BINDING SECT. APR 15 1968

T'ai p'ing t'ien kuo yeh shih

CALL NO: DS 759 L5563

EAS

AUTHOR: Ling,

TITLE: T'ai...

VOL:

DATE CHARGED: March 8/68

TO

TICK AND INITIAL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taipingtianguoye01wang

太平天國野史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LIBRARY
JAN 1 2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文明書局發行

經學及修養用書

經學源流淺說	一冊	三角
四書集註	六冊	三角
評點左傳句解	六冊	五角
新增繪圖幼學故事瓊林	五冊	三角
新幼學	一冊	一角五分
新編泰西學案	一冊	九角
箴言類鈔	三冊	一元二角

子書

世德堂本影印六子全書	二十冊	六元
老子	一冊	二角
荀子	六冊	一元六角
莊子	六冊	一元六角

史地用書類

增修補註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中紙四十冊 洋紙六十四冊	十四元 十元
注釋清鑑輯覽	十二冊	三元
清史紀事本末	八冊	二元
白話中國歷史	二冊	六角
白話中國地理	二冊	六角
中華民國分道大地圖	一幅	七角
中華民國大地圖	一幅	七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序

太平一朝。自建號至國滅。凡十四年。（清咸豐元年洪軍克永安建號太平天國以明年爲元年故自紀元計之祇十三年）用兵起訖。則歷十有六載。（太平軍起清道光三十年終於清同治四年偕王譚體元敗死於閩）勝敗無常。興亡飇忽。談史者謂其得國之久。不如苻秦。澤民之深。遠遜吳越。卒以草竊視之。而不知太平之起蹶。其影響於吾華夏者。實較洪武之屋元。民國之墟清。爲尤重且要也。

泰西之溝通吾華。實始自兩粵。而嚮時華人之具有世界眼光者。亦維兩粵之人爲較著。太平諸王。生聚於斯。習傳彼教。懲於鴉片之敗。創深痛鉅。於是協謀改革。揭竿而起。雖偏安之局。曾不須臾。而清季之廢科舉。尙新學。禁吸煙。重衞生。戒纏足。崇女教。民國之易服制。改陽曆。尊約法。提倡新思潮等等。莫不於是時曾爲一度之試驗。而棄帝稱王。模仿英制。以爲共主之預備。亦似有深意存焉。設天假之助。遂其初志。則今日之傲擾。當已成陳跡。亞東大陸。吾黃帝之裔胄。或扶搖直上。駕日本而上之。未可知也。乃操之過切。於逐鹿未決之時。三令五申。遽以不經見之新政。加諸於數千年陳腐相沿之人民。羣衆駭異。橫生反動。致爲異族所利用。一線之光。仍歸黑暗。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其太平諸王之謂乎。

清兒時。嘗於燈下泥先王母說故事。先王母輒語以太平時之殘殺事。指斥兩軍。不稍偏袒。而獨於石達開李秀成多褒辭。稍長。瀏覽諸家記載。凡語及太平者著述之人。輒故詘之。卽對於翼忠二王。亦復唾棄不餘遺力。積威之下。萬衆箝口。於是知小民之隱痛。筆之當較言之爲尤難。而太平一代之眞相軼矣。

辛酉夏。丁君輔之以姚氏所藏洪楊紀事抄本見示。著者不署姓字。書中所記。皆太平故實。而止於清咸豐五年(太平四年)傳者祇三十人。人各百餘字。而獨於職官兵制。考訂周詳。分類極細。爲他家記載所未見。爰搜羣籍。釐訂史例。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略者詳之。歷一載而全書始告成功。雖存其原辭。不無穢蕪。而本末兼備。自成太平一代之書。或於異日之修史者有所裨益焉。茲述其緣起及感想如此。

民國十二年三月吳興凌善清序

序

太平一代之事實。東鱗西爪。載諸名人筆記者。既數見不一見矣。顧余有數憾焉。文人好事。嚮壁虛造。一也。成王敗寇。詆斥不當。二也。敘述瑣屑。無關政要。三也。蓋自金田起事。以訖金陵之亡。據地至十餘省。歷年亦十餘載。改正朔。易服色。開國規模。建設略備。攘異族而君之。不得謂爲餘分閏位也。惜無人焉能綜諸書紀載之可信者。擇精語詳。以成一有系統之史耳。猶憶二十年前。友人倉山舊主爲余道及王某(其人曾主中滬報筆政著述甚多)因上書湘鄉不遇。入太平軍。多所規畫。太平敗後。遯迹天南。著洪楊紀事一書。已成未刊。聞爲湘人攜去。今臨平姚君虞琴。所購寫本。據云得自長沙書肆。其即當時攜去之稿耶。恨不能起倉山舊主而一證之。瀏覽一過。紀載之簡明。制度之詳賅。意當世無人能爲之者。即爲之。非局中人亦不能如此詳且盡。其所以不署姓名者。或以清多文字之獄。身又曾遭邏緝故耳。姻好桂青凌君博正而習史辭。願告奮勇。編次此書。寒暑再易。始克蒇事。以輾轉傳鈔。散失訛奪之本。而一經點竄補綴。如出一時。如成一手。信乎難能而可貴者。與余嘗戲之曰。子今者雖非兩行椽燭。紅粉列侍。如宋子京故事。而亭開野史。布衣得枋袞鉞。所謂書生偉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次讀其序。大言驚座。推崇太平。妝飾面目。易起一孔之訾謷。要之士各有

見。存其說。以待天下後世之評論太平者。余固可以無言矣。

民國十二年三月吳興王文濡識於上海民厚南里之寓廬

太平野史目錄

卷之一　本紀
天王
后主
后妃
卷之二　職官
職官等差總表
王侯分表
職官分表
同職官總表
同職官分表
守土官鄉官表
女官表
女同職官表

職官表補誌
各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同職所屬各官名目
同職官歷傳各典官
流外官
各官勳階陟降名色
初設後廢各官名目
太平五年後增置各官名目
品級銓選
朝內官
軍中官
守土官鄉官
職官總數表

女官女軍總數表

卷之三 兵制

軍目軍册

軍目式

軍册式

兵册式

家册式

陣法

牽線陣

螃蟹陣

百鳥陣

伏地陣

營壘

夾江爲營

夾河爲營

浮筏爲營

阻山爲營

夾市爲營

據村莊爲營

望樓

城上板屋

土牆濠溝

重濠重墻

木樁十字竹簽

土營

諸匠營

水營

軍械

旗幟

號帽號衣

腰牌
軍火器械隱語
營規
軍營規例
行營規例
號令
老軍
新軍
童子軍
掠城
徵兵
戎機
太平軍總數表

卷之四　宗教

經書
天父上帝醒世詔（即十全大吉詩）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聖書
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太傳福音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天條
天條書
悔罪規矩
悔罪奏章
朝晚拜上帝
每飯感謝上帝
災病求上帝

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
饌茶飯祭告式
凡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
饌茶飯祭告式
昇天祭告式
禮拜日讚美皇上帝恩德
時時遵守十欵天條
禮拜
講道理
卷之五　禮制
宮室
璽印
印長闊寸分表
朝儀
服飾
儀衞輿馬
稱呼
太平稱謂詔令
卷之六　曆法
時憲書式
太平曆夏曆陽曆對照表
卷之七　刑法
裁判
刑罰
禁律
卷之八　科舉
試士規制
試題
試藝
考試女子

文字獄
卷之九　食貨
貢獻
擄封沒入
科派
便民由單式
船運
關權交易
卡憑式
口糧
倉庫
幣制
權衡
卷之十　文告
詔旨
討淸詔書式
封羣臣詔旨
行軍誅妖詔
刊刻詩韻詔
勸人戒烟詔
誥諭誡諭訓諭誨諭之分別
誥諭式
回覆誥諭式
誡諭式
訓諭式
誨諭式
札諭式
平行照會式
將憑式
批示式

公文封筒式

章奏

本章式
稟奏式
稟報式
稟申式
敬稟式

告示

東王告示式
北王告示式
翼王告示式
北翼二王會同告示式
燕王告示式
佐天侯告示式

檄文

天王檄文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翼王檄告招賢文
天將林彩新檄文
丞相某檄文

憑照

官照式
官憑式
暗記憑據
各館門牌式
船票式
船牌式
貢單式
鄉卒門牌式
封條式

文字
天父名諸王及王子孫名諱改避諸字
皇上帝天王聖神諱改避諸字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軍中語忌所改諸字
創造諸字
數目諸字
五行次序
隱語
聯語
詩
卷之十一　災異
紅羊劫讖
清咸豐年號之讖
制藝中預兆
推背圖預言
黃蘗禪師詩
江寧童謠
烽烟太平
僧一朗識人
四川童謠
白鼠作畫
星異
蔡勤卜傷大將
五色蛇
兎異
卷之十二　首事諸王傳
東王楊秀清
西王蕭朝貴 子有和

南王馮雲山
北王韋昌輝
翼王石達開
天德王洪大全
燕王秦日綱
豫王胡以洸

卷之十二　殉國諸王傳

英王陳玉成
忠王李秀成
侍王李世賢
顧王吳如孝
章王林紹璋
慕王譚紹洸
航王唐正財
護王陳坤書

堵王黃文金 弟昭王文英
扶王陳得才
遵王賴文光
康王汪海洋
偕王譚體元
導王陳仕榮
從王陳德隆
孝王胡昇文
祥王黃隆芸
潮王黃子澄
輸王項大英
列王方成宗
直王林得英
佐王黃和錦
柬王賴桂芳

烈王陳時永
威王陳　榮
譽王李瑞生
端王藍成春
佑王李遠繼
懷王周春之
贊王賴阿養

卷之十四　國宗傳

洪仁發
洪仁達
洪仁政
洪仁玕
楊輔清
韋元玠
韋　濬

韋志俊
韋得玲
韋以德
石鎮崙　弟鎮崗
石祥貞
石鳳魁

卷之十五　列傳　以下均終於太平朝者

賴漢英
羅大綱　弟瓊樹
曾天養
林鳳祥
李開芳
吉文元　弟志元
朱錫崑
曾立昌

黃益芸
許宗揚
林啓容
林錫保
黃再興
羅際隆
余廷璋
涂振興
張潮爵
曾鳳傳
曾水源
白暉懷
覃炳賢
魏超成
周勝坤
陳宗勝 弟宗揚
張維崑
陳承瑢
胡海隆
曾錫謙
李壽春
侯淑錢
羅苾芳
劉承芳
陳桂堂
張子朋
吳可億
譚順添
李復猷
藍大順

李短搭
李世光
梁兆鴻
劉勝芳
陳　轉
汪成林
曾錫發
陳世保
陳贊元
李長有
吳春和
孟文慰
金之亨
任大綱
梁修仁

黃鳳岐
陳文金
汪得勝
劉紹武
梁國安
熊常易
鍾延元
廖敬順
胡萬智
萬象份
伍大貴
陳大爲
周少魁
趙元發
王興化

羅文元
章成金
劉松稠
吳守剛
陳上林
韋自綱
李興隆
翟明海
李雅鳳
吳　法
洪　方
莫　興
吳德孝
陳麗江
黃立英

陳明官
蔡光遠
周學福
王智明
李定發
孫子安
霍天燕
石廷玉
賴汶禾
鄧傳意
吳桂先
鍾觀沛
馬清太
陳聚成
陳安成

梁顯新
李元徠
李尙揚
錢加仁
馬桂功
朱衣點
賴裕新
古文義
張承德
施得桂
汪敬之
曹盛勇
萬國鎭
黃有才
林正揚

張在朋
蔣開揚
李元茂
汪起賢

卷之十六　列傳以下均不知所終者

黃玉崑
曾添浩
李壽暉
童容海
賴文鴻
黃金愛
陳炳文
鍾　英
李來勝
黃超鳳

陳元旺
李壽成
張遂謀
曾水連
李維新
曾夢章
陳綽室
黃忠來
黃英兆
陳仕章
孟文建
陳宗志
新成金
彭亦嵩
劉尉鴻
韋球
陸瑛
梁俊明
楊明來
隆超富
卷之十七 文學傳
何震川
盧賢拔
曾釗揚
方技傳
李俊良
何潮元
賓福壽
鍾芳禮
卷之十八 女官傳

洪宣嬌
傅善祥
外臣傳
白齊文
卷之十九 倖臣傳
蒙得恩
侯謙芳
侯裕寬
黃啓芳
貳臣傳
郜雲官
鄧光明
丁太陽
蔡元隆
洪容海

韋 俊
古隆賢
伍貴文
汪安鈞
周文嘉
范啓發
張大州
汪懷武
汪有爲
吳八杰
譚 富
莫恩詒
鄧維揚
附廣德州志載洪容海事
卷之二十 載餘

太平朝之外交
天王答美國總統書
侍王答各領事書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女館
東王磨鍊館女
詠女館
東王之奢侈
翼王善技擊
翼王弭盜
忠王之治軍
石綺湘
卜應期
劉瑲林
陳開響應太平軍
錢江上書
牌尾館謀叛
解元對句
王曉上忠王攻上海策
南北皆非
馳馬詩
寓意詩
暗街
好善得生
葛謙山
蕭三娘
韋檢點
畢三叉
葉天將

雀牌爲太平時之酒籌
太平軍捕猨
典金官盜金
天王戲腐儒
蔣驢子
胡元煒
宮人楊氏
士人滑稽
九江燐火
金山長蛇
炮口中彈
何鏡人
清吏之[illegible]
太平銅礟
武昌地雷
澣衣嫗
韓寶英
太平軍之飲食
太平間諜
蕭智懷
黃公俊
聽王妃
天王日記册
杭州婁通判
炊飯太守
楊二姑
老僧神勇
道姑神勇
譚鐵臂之豔遇
頭上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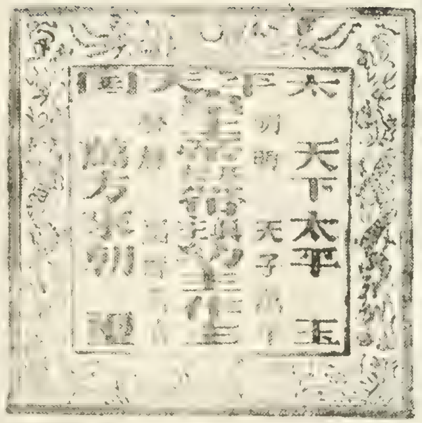
利用偶像
太平軍之格致
黃淑華
太平軍納資捐淸官
金像被竊
乃埋世民
楊妃楊
禁纏足
薦紳之子
李來中
三眼狗
白鸜鵒
支那之友之記述
中秋對聯
太平軍之見解

太平野史目錄終

天王洪秀全

洪氏玉璽
玉璽之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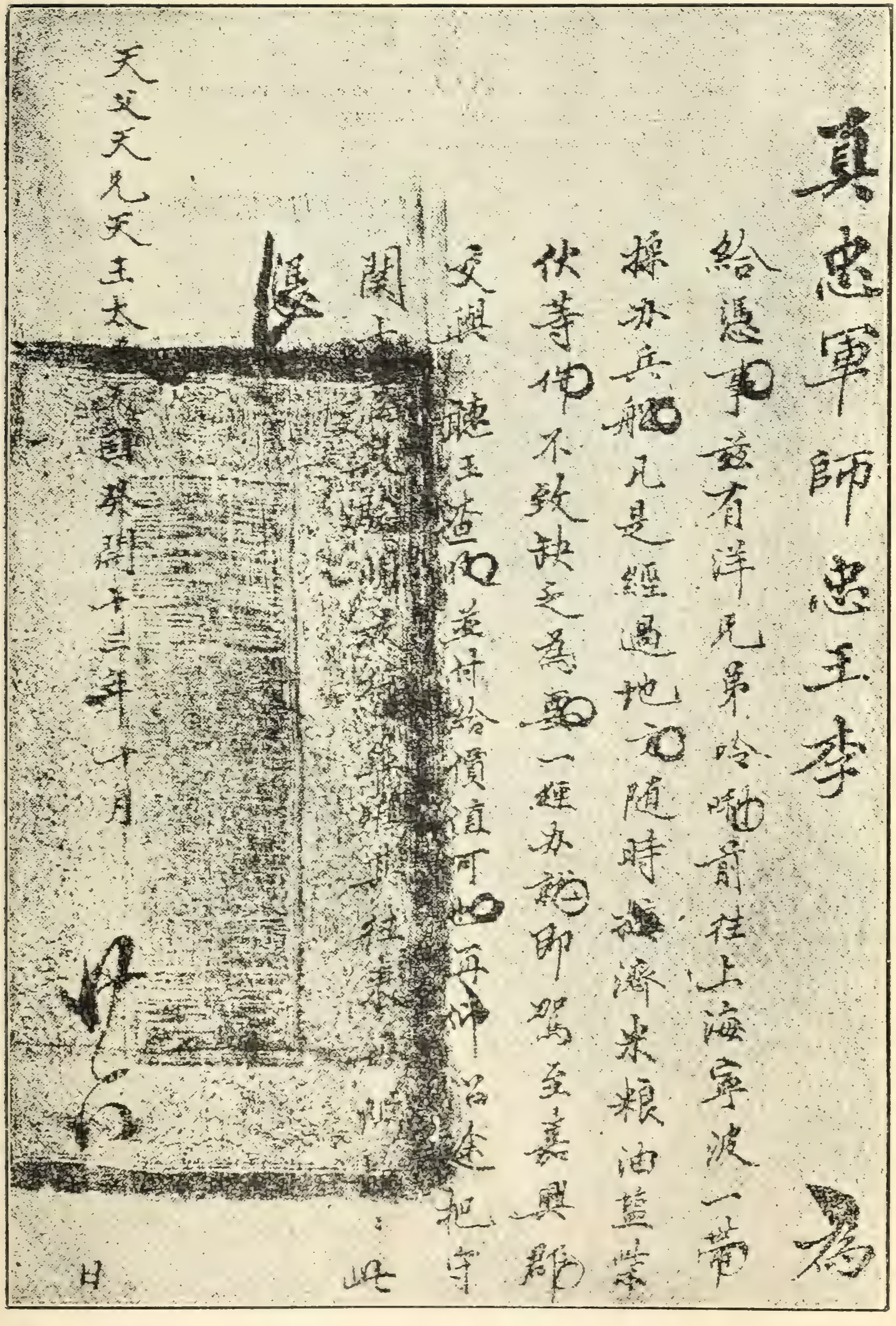
六寸六分平方



六寸三分平方

軍政司印

忠王憑照式



真忠軍師忠王李　為
給憑事茲有洋兄弟哈啞前往上海寧波一帶
採办兵船凡是經過地方隨時接濟米粮油鹽等
伏侍伊不致缺乏爲要一經办竣即駕至嘉興郡
交與聽王查收並付給價值可也毋許沿途把守
關卡 [illegible] 往來 [illegible] 此
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十月　日

太平野史卷之一

本紀

天王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身材適中。美秀而文。兩目斜上。嚴重有威。生於淸嘉慶十七年七月。父國游早死。幼穎悟。七歲就村塾。讀目數行下。尤嗜史學。於古帝王之成敗興亡。論斷歷歷不爽。嘗應童子試赴郡。遇一星者。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於靑紫中討生活者。然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謝之。試畢。果落第。睹淸政之溷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隱蓄革命之志。時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官捕之急。聞入耶教可藉之以抗官。乃往香港受教于英牧師郭笠士門。以傳教游廣西。居鵬化山。桂平曾玉珩相延爲塾師。遂與土豪楊秀淸陰相結。武定蕭朝貴。秀全妹壻也。與貴縣石達開秦日綱皆客桂平。咸師事秀全。是時廣西洊饑。羣盜蠭起。慶遠則有張家福鍾亞春。柳州則有陳亞潰。武定則有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有區振組。潯州則有謝江殿。大股則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四出擾民。焚掠甚慘。秀全乘之。與馮雲山楊秀淸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先是秀全忽暴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謂衆云。上帝召

我。有大劫。拜天。則免。秀全後嘗語人云、暴死時、雖不能言、動心殊了了、初夢一龍一虎一雞入室、繼之者多人、衣美服、奏天樂、昇我登與而去、至一處、見男女多人、衣皆古製、見我至、咸與爲禮、一媼亟前推我入河中使浴、而後進入一殿、衆以刀破我胸、取我心而易之、殿中藏小冊子甚多、皆勸人爲善者、劉覽畢、入別殿、見一老者、踞上座、鬚髮作黃金色、衣玄服、見我入、召之前、謂之曰、世界人類、皆我所創造、食我之食、而衣我之衣、然於其中欲求一眞愛我而敬我者、未之有也、願爾毋效其所爲、因賜劍印、吞一以爲降魔之用、且戒其不可妄加於姊妹兄弟之間、又賜黃色葉一枚、啖之、啖至甘美、我既拜賜、權弗勝、力辭、老者慰我曰、好自爲之、吾當於冥冥中助汝、我乃再拜而甦、遂造眞言寶誥。謂天曰耶火華。耶蘇爲長子。秀全次子。嗣是輒偃臥一室。禁人窺伺。不進飮食。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衆盡駭異。謂秀全果天生之肖子也。迨創保良攻匪會。歸附者益衆。清桂平令虞其不軌。誘而擒之。搜獲入教名册十九本。白狀大府。時桂撫鄭祖琛吳興雙林鎭人。有佛子之稱。慈祥佞佛。躊躇不能決。令曰。秀全。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則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卽釋之。令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也。止之不聽。秀全既出獄。以時値丁未之後。適應洪羊之讖。反志益決。道光三十年六月。清廷命鄭祖琛出省督師。移駐平樂府。秀全始起事于金田村。金田村者。桂平縣地。西則武定。桂縣。客民夙與土民雜處相仇。村人韋昌輝饒于貲。與秀全勾結。號曰十兄弟。反狀漸著。有訴昌輝等罪狀于郡者。檄桂平令緝治。下昌輝獄。已而釋之。副將李殿元謂令受金。率兵追昌輝。及于韋家祠。笞責昌輝。其夜昌輝糾衆放火。殿元跳而免。刺殺巡檢張鏞。於是楊秀淸、石達開、秦日綱、皆起兵會

金田。一說秀全被逮、曾玉珩馮雲山皆株連入獄、會瘐死、雲山以賄得釋、遞解回籍、不久又復西行、爲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僉曰。洪秀全。天兄。宜爲王。遣人至花洲山迎之。遂踞金田以起事。分赴旁邑。招納諸亡命。拜上帝會者。貴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衡山洪大全等。率黨從之。有衆。萬人。兵皆蓄髮。易服制。清廷罷鄭祖琛職。命向榮爲廣西提督。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移兵進剿。十一月丁巳。洪軍及清軍戰于金田。大破之。殺清副將伊克坦布。明年。清文宗立。是爲咸豐元年。秀全與向軍戰。復破之。進屯大黃江。分掠桂平、武宣、貴、平南等縣。前鋒及象州。八月。秀全率大軍分水陸趨大黎。窺永安。向榮烏蘭泰分兵追之。烏軍阻山內。秀全反擊向軍。乘雨濘之。向軍大敗。閏八月甲申。克永安。始建號曰太平天國。秀全自立爲天王。妻賴氏爲后。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洸等稱丞相軍師。清廷大震。命欽差大臣賽尚阿合軍數十營圍永安。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有爲太平軍說向榮者曰。兵法圍城當缺一隅。榮信之。

太平元年二月戊戌。太平軍自永安潰圍。北趨陽朔。清軍邀擊于山岡。天德王洪大全被擒。會大雨。清軍乏食。天王復合隊與戰。清軍敗績。殺清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逕趨桂林。烏蘭泰率死士躡之。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太平軍用兵夾攻。奮力反擊。清軍復大敗。烏蘭泰中礮死。三月。天王圍桂林。踰月不克。解圍北趨靈川。克興安全州。入湖南境。清將

江忠源。慮太平軍乘湘水漲。刼船東趨長沙。急扼蓑衣渡。渡狹。夾岸多林木。伐木爲堰。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舟師果蔽江下。忠源扼擊之。鏖戰兩晝夜。太平軍大敗。南王馮雲山中礮死之。天王棄輜重登陸。奔永州。阻水而東。克道州、衡州、桂陽、郴州。軍聲復振。八月。西王蕭朝貴以輕騎襲長沙。不克。死之。時天王屯兵郴州。聞朝貴死。悉衆攻長沙。以郴桂礦夫穴地攻城。九月丙子。南城魁星橋地雷發。城裂四丈。清軍死力拒戰。呼城丁掘街石塞缺口。城復完。十月己卯。金雞橋地雷再發。甲午。魁星橋地雷又發。城崩八丈。皆不克。時以圍攻久。地道屢無功。軍中有攜貳者。天王欲還軍。會得玉璽。衆皆呼萬歲。遂于乙未夜半。悉衆從浮橋渡湘西走。道龍回潭。趨甯鄉。故分小股南行。明日日中。城軍瞭望壘空。動色相告。將帥愕視。不知所往。戊戌。太平軍克益陽。掠民船數千。出洞庭。窺岳州。清提督郡守皆先數日棄城走。十一月己酉克之。時湖南爲防江計。塞土星港。拒太平軍數月間所遮留估舟。約五千餘。至是太平軍盡刼之而東。艨艟萬艘。帆幟蔽江。所過城鎮。望風披靡。乙卯。薄漢陽。戊午。克之。遂燒漢口。延綿十五里。火聲隆隆。五晝夜不絕。漢陽與武昌隔一江。江面廣濶。値北風起。則斷渡。冬令水涸。江中漲巨洲。太平軍自漢陽以鐵索繫船爲浮橋。絡繹達武昌。往來渡兵。風濤竟不作。兩軍皆驚。爲神助。乃傍省城四圍築壘。日夜環攻之。時清援軍萬人。駐洪山。號勁旅。隔太平軍壘不能進。遣諜約城內夾擊。鄂撫常大淳慮城啟。恐有失。不許。太平軍瞰文昌門濱江穴

地丈餘。置地雷。已卯地雷發。省城崩。城內外援守軍皆匿走旁邑。太平軍遂登城。天王既克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與楊秀清等議所向。或言據武昌爲都城。遣兵道襄樊北伐中原。或言金陵天府。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楊秀清主之。遂決意東下。

太平二年正月丁未。天王棄武昌。悉衆東下。帆檣蔽江。陸軍夾兩岸行。壬戌。克安慶。清江南總督陸建瀛。悉出舟師。分屯東西梁山扼之。比太平軍至。水師輒委船而去。建瀛遁歸金陵。辛未。太平軍圍金陵。環城築壘二十四。其船自新洲。大勝關。迤邐至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攻城。二月乙酉。儀鳳門地雷發。城崩。太平軍驟登。而穴內尚埋地雷二。須臾又發。登者皆斃。清軍爭割耳獻功。而太平軍他股已由三山門越城入。殺建瀛及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羣臣議定都。東王楊秀清曰。河南居天下之中。古東京也。立都便。天王以爲然。議留黨守金陵。自將由淮安北伐。有老年舟人呼曰。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天王悟。遂改金陵爲天京。毀總督署爲王宮。立法條十號。曰天條。凡拜邪神有禁。殺人害人有禁。不孝父母有禁。讀妖書有禁。奸盜有禁。欺詐有禁。匿財不報有禁。夫婦同宿有禁。私逃者斬。兵入民房者斬。所至設高座說天條。謂之講道理。遣丞相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徇鎮江揚州。皆下之。先是太平軍棄武昌。清提督向榮復陷之。率所部躡之而東。迨抵金陵。陷已旬日。乃率部將張國樑繞道至孝

陵衛軍焉是謂江南大營同時清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帥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至揚州軍于城外號江北大營五月江北軍造樓船攻揚州太平軍拒之殺清總兵雙來十一月江南軍圍鎮江天王移皖南軍救之丁卯清軍陷揚州曾立昌走瓜州

太平三年二月江北軍圍瓜州太平軍大破之殺清總兵瞿騰龍遂克太平自瓜州結壘屬於江以達金陵舟師往來如織閏七月辛巳清軍陷太平壬午楊秀清出兵奪清壘不利三路皆潰十月清江北軍犯浦口江南軍復分兵渡江由金湯門外五路並進太平舟師飛槳迎戰連戰皆敗於是太平軍自金陵迤東而南雨花台諸壘盡下清軍偪南門而營時天京久困圍師糧不繼天王命揀男婦之老弱者佯令城外刈麥既出而閉之以減軍食

太平四年三月庚寅清將吳全美等率紅單船攻三山陸師助之太平舟師敗績三山者濱大江據金陵上游太平以重兵扼守以阻清水師之西下者也七月清江南軍陷蕪湖十一月清軍圍瓜州天王遣兵援之

太平五年三月戊午克揚州庚午清軍復陷揚州時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圍鎮江令知府劉存厚進高資築三壘於煙墩山以絕城糧天王患之遣輕騎數萬出句容約鎮江軍趨高資圍劉存厚營吉爾杭阿兵才數千清將皆閉壁自保不相救或勸其棄高資吉爾杭阿不聽遂馳騎入存厚營太平軍攻之吉爾杭阿中礮死向榮聞警遣張國樑馳救太平軍連戰

不利遂解存厚圍返天京當時向榮張國樑在清軍中雖負重望稱江南勁旅聲威遠出北軍上然類年攻戰餽餉乖時軍士忍飢赴敵頗觖望楊秀清知可乘請于天王夾攻江南大營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自西而東趨天京拊清軍之背天京大軍自西而東與相應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兵橫截旁山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先命賴漢英率紫金山兵奪七甕橋以挑之向榮張國樑狃常勝併力截殺漢英忽稍卻向榮益促大營兵赴前敵吳如孝以鎮江兵突薄之大營空虛守兵驚散前敵清軍見大營火起退無所據倉卒亦潰太平軍數路乘之清軍死傷遍地遺械無算國樑獨以身翼榮突圍出稍收散卒退保丹陽太平軍復躡之環城外築壘幾遍榮憤懣成疾七月榮疾大漸或勸退保蘇常榮喟然曰吾病不能進更何顏南走乃以軍事付國樑而卒天王之起兵于金田也自桂林而長沙而武昌所至榮皆躡之迨定都金陵榮復頓兵堅城日夜與太平軍鏖戰者四年至是天京將士皆額手相慶天王益日居深宮臣下罕得見軍事皆決於楊秀清文報先白東王府刑賞黜陟由之出諸王如韋昌輝石達開雖同起草澤比于偏裨常令遠攻江西湖北江南大營既潰天京無圍師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自立「脅天王過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不能堪曰、弟稱萬歲何以處兒因召昌輝密圖之昌輝新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詬厲頗甚昌輝恚亦欲殺秀清一日秀清招飲昌輝戒備以往即席刺之洞胸臠而食之乃令于衆曰

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衆洶懼昌輝令閉城搜東王黨殲焉於時石達開在湖北洪山黃玉昆在江西臨江聞亂趨歸達開頗詬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甯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天王乃大恐使使隱約秀清餘黨于城外共攻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縛送天京磔之夷其族傳首甯國甘言召達開回既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朝政天王已誅楊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走安徽不復歸於是始起諸王畧盡乃封陳玉成爲英王李秀成忠王李世賢侍王黃文金堵王楊輔清輔王其餘踵起封王者至有九十餘人之多兵事專之于忠王而內政則天王兄弟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柄之二人貪婪險刻猥狠爲奸刑賞黜陟之事遂不復如東王時之嚴飭矣

太平六年閏五月清張國樑陷句容十一月己丑國樑復陷鎭江吳如孝遁歸天京同日清將德興阿陷瓜州

太平七年二月庚申清軍陷秣陵張國樑進攻七甕橋天王開西南門出大隊迎戰不利清軍始逼天京而軍和春張國樑定計作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鑿山越水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舢板聯爲水營絕應援天王患之諭各門嚴守備潛結壘於壽德州悉銳出突長圍不克死者枕藉是時清廷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之名著甚八月九洑洲太平軍越江浦攻浦口連戰皆勝國樑分河南兵渡江救之太平

軍分兵禦清軍。益力撲浦口。壬戌。江北大營潰。清統帥德興阿乘艇船遁揚州。于是江浦天長儀徵皆克。九月乙亥。英王陳玉成攻揚州克之。丁亥。清將張國樑復陷揚州。己丑。太平軍克六合。

太平八年三月。張國樑犯九洑洲。天王遣兵拒之。敗績。附洲諸壘皆被燬。十月。清將李若珠犯六合。太平軍出紅山窯截其後。圍之數重。併力擊之。若珠僅以身免。太平軍遂乘勝圍浦口克之。殺清將周天培。

太平九年正月。清將張國樑大舉犯浦口。遂進攻九洑洲。乙亥陷之。直偪天京。其軍鋭甚。旋與和春議。招降太平軍。於是太平壽德州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茂廷相繼納款於清軍。約內應。二月戊戌。清軍進攻七里洲。秦禮國應之。上關下關皆陷。江南大營復振。天京岌岌不可終日。李秀成命李世賢取道廣德安吉。進克杭州。和春命張玉良分兵援之。三日丁卯。杭州復陷。李世賢還攻東壩。克建平溧陽圍金壇。窺常州。是時大營清兵四出赴援。援浙之兵不能遽返。天王覘大營兵薄。促浙皖江北之軍十道並進。齊集天京。初清軍自長圍成。自謂天京指日可下。將士頗驕。和春復念饋餉之艱難也。議月餉三分而減一。其一俟功竣補給。而存營銀尚數十萬兩。士卒憤怨。傳單相煽惑。張國樑憂之。而不能爲謀。天王遣諜偵得其實。先以重兵屯句容。以斷清軍之後。而日夜出兵撲圍師。國樑拒戰八晝夜。勢不能支。

餉。又不濟。軍心益渙。戊申。太平軍前後夾攻。天怨酷寒。至夜雷電以風。大雪厚數尺。清軍殭凍。居守者譟集。襲長王俊帳下。索餉不得。遂肆掠通衢。拒戰者亦遽退。太平軍乘勝薄之。清營各處忽火起。軍士紛竄。國樑殺數人。不能止。遂全軍潰散。和春退奔丹陽。國樑方欲如前年故事。收集潰卒一萬二千人。亦退丹陽。圖再舉。李秀成率數萬騎。由溧陽宜興步步躡之。張開南門迎戰。望見秀成旗幟。軍復潰。國樑憤甚。揮親軍奮馳鏖戰。潰卒塞途。壅蔽不得前。秀成遣勇士溷入潰卒中。狙擊張。創甚。國樑躍馬丹陽河而死。遂克丹陽。和春退保常州。太平軍復躡之。和春收潰卒迎戰。受重創。退至滸墅。嘔血而死。四月。李秀成克常州蘇州。清廷大震。詔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命規取天京。左右皆勸國藩直搗金陵。規復蘇常。國藩不從。堅持力攻安慶。取建瓴之勢。自是天京無圍師者二年。

太平十年八月。清曾國荃陷安慶。

太平十一年。（清同治元年）三月壬寅。曾國荃陷巢縣。甲辰。進襲和州。復陷之。四月壬申。國荃陷太平。甲戌。復陷蕪湖。五月國荃進犯秣陵關。太平守將舉關降。於是諸要隘相繼盡失。清軍水陸直逼天京。營於雨花台。是為湘軍圍攻天京之始。天王數使使趣李秀成自蘇常赴援。而數出勁卒攻雨花台。輒不利。五月。太平軍與清軍戰於六郎。復大敗。天王益不安。促李秀成還天京。時清左宗棠犯衢州。李鴻章圖松滬。秀成奔命未遑。乃先遣其國宗引兵數萬自蘇

州西援。六月與清軍屢戰於雨花台。互有勝負。天王收其軍入城。八月。江南大疫。清軍互相傳染。死者山積。曾國藩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曰。我軍薄雨花台。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返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云云。而李秀成引兵三十萬自蘇常奔至東起方山西訖板橋鎮連營數百。圍清廷圍師。數匝。水陸阻隔不相聞。曾國藩在安慶。憂之。廢寢食。飛檄令國荃撤圍。國荃數突圍不得出。乃分其軍爲三。以其二防城中。夾攻。自將其一當秀成。一夕築小壘無數。留孱卒守柵。選健者日夜拒戰。更代眠食。軍士傷亡頗衆。己酉部將倪桂。節中礮殞。國荃左頰亦受鎗傷。裹創以巡。營李世賢復自浙江引軍與秀成軍合。鑿地埋火藥。辛酉兩穴同發。土石飛躍如雨。清營牆坍。國荃督軍士露立牆外。環擲火球。併力拒之。牆缺復完。國荃乃令各軍掘內壕。秣厲以守。會糧盡。清將皆謂非出一死戰不足以圖存。國荃乃命李臣典等出東路。曾貞幹出西路。彭毓橘。蕭孚泗等出南路。甲申臣典燒東路四壘。火光燭天。太平軍之在西南者。倉卒驚潰。三汊河太平軍復爲曾貞幹所敗。蕭孚泗彭毓橘乘勝逐之。東路西南路諸太平軍皆不戰而靡。於是蘇浙數十萬之援師皆解體。是役也。清曾國荃以孤軍居圍中戰守四十六日。將士殺傷殆半。其存者亦皮肉將盡。而太平援軍號稱數十萬。各帥皆不相統屬。除秀成外皆嬉戲不復以清軍爲意。城中亦坐視不出一兵。致有此挫。自金田起兵以來。未有如此之敗衄也。

太平十二年四月癸卯夜。清曾國荃陷雨花台土城。進襲九洑洲。令陸師伏叢莽中。從隄埂缺鳧水而進。而以水師夾洲上下。庚申昧爽。兩岸戰旗並舉。突出襲之。守兵伏洋鎗隊於洲三面。伺閒出擊。清軍精銳多傷亡。至夜欲退。清將彭玉麐令曰。洲破乃還師。時月色冥濛。西南風大作。清軍移船。以火箭射太平舟師。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欄。守兵亂。清軍呼噪而登。九洑洲遂陷。州兵萬餘人。爭赴火。踏水。無一肯降清者。於是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秣陵關、博望鎮、諸壘盡陷。十一月。清軍於神策門掘地道成。戊申火發。城崩數丈。清軍肉薄爭登。太平軍扼守月城橫洞。清軍不能進。死傷三百餘人。李秀成聞警。自蘇州領兵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百騎入太平門。勸天王棄城同走。不聽。曾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

太平十三年正月戊申。李世賢黃文金克績溪。入江西。秀成益說天王出就食。天王流涕不肯去。秀成不得已。留天京城守。曾國荃度城中糧將匱。命水師巡江。見民間運米入城者。輒奪之。命陸師繞鍾山後。斷陸路運道。更命梁美材屯洪山。朱南桂屯北固山。塞神策門。傍元武湖阻水為圍。天京之圍始合。而糧絕矣。四月。秀成日放婦孺出城。節食終不給。乃以無米告。力勸天王就食江西。天王命衆曰。闔城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者。草也。旋命衆於城內毁民房種麥。以救飢。復緩不濟急。人心益渙。天王自知大勢已去。益託病不理朝事。一夕。密召

仁發仁達至宮中。謂之曰。朕自誅殺楊韋後。常忽忽不樂。近日僵處圍城。益復無聊。秀成日聒。朕就食四方。朕一教民。賴天父之力。自金田起事。而躋大位。已十餘年矣。今兵敗勢蹙。翼胞復被害於西蜀。股肱盡矣。雖出行將何之。朕已請於天父。與此城相生死矣。仁發對曰。天王是天下萬國眞主。凡事自有天父天兄作主。何懼之有。天王唏噓泣下。復曰。我前疑秀成。質其母妻。減其兵力。今知其心無他。朕甚悔之。遂揮二人出。時清兵薄城益急。天王一夕數起。至二十七日。慨然謂左右曰。自古有帝王而爲俘囚者乎。遂仰藥而崩。曾國藩奏清廷摺云、僞天王之屍直至六月杪、始從僞宮內掘出、扛至營次、該逆屍遵尙邪教、不用棺木、遍身包裹繡龍黃緞、雖膀腳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乃舉烈火焚之、有僞宮嬪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卽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年五十二歲。時孤城已垂危。懼將士瓦解。仁達仁發與秀成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戊申。始行宣布。立后主福瑱爲天王。

后王

后主福瑱。天王長子。賴后所生。九歲時。天王名之曰天富貴。後天京陷。后主奔湖州。清軍獲其璽。其文上刻洪福下橫列眞王二字。悞合爲瑱。因名之爲洪福瑱。太平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王以勢蹙仰藥死。羣臣恐懼。秘不發喪。延至五月戊申。始擁立福瑱爲天王。年僅十六歲。孤城久困。童年悚懼。政事皆由安王仁發福王仁達干王仁玕主之。已已。清將李祥和奪龍膊子石壘。古之龍膊子者。太平軍所謂天堡城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巔。可以俯

礮城中清軍密排巨礮於其上晝夜轟擊城堞皆頹李秀成率死士露立還轟其礮壘多命中清軍卒不得逞先是清軍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秀成見地上草色即能辨之命軍士掘橫隧以毒煙沸湯拒之每穿一穴清軍死者率千數百人清統師曾國荃憂之六月庚午國荃令軍士各持柴草擲於城下廢隧之上高與城齊示將由此以登城者太平軍爲所愚嚴加設備不復顧及地道清軍乃於廢隧中併力挖掘甲辰地道成實火藥三萬斤以巨石封之乙酉日中地道火發初隱隱若雷聲俄而寂然清軍皆氣阻繼忽又轟發城崩二十餘丈磚石雨落擊人於數里外死者數百人清將李臣典先登太平軍併死拒之臣典創甚其衆卻潰蕭孚泗繼之闖於城缺中而他股已越城入天京遂陷時城中守軍尙數萬人率皆菜色死戰無一肯生降者后主知外城破子城不可保與賴后閉宮將自焚秀成破門入奉后主趨旱西門宮中遂火起后主不善騎馬忽傷足秀成以己所乘者乘后主便偕千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雜亂軍中衝門以出一說外城既陷福瑱與秀成謀令撤子城兵盡剃髮伏匿僻險禁城中擧火清軍臨城疑爲詐未敢入越數時無聲息意爲空城使兩營兵先入探之伏兵突起截殺無一得出城者太平軍乃衣清軍衣詐爲敗退狀城外清軍以爲先入者復出不疑其他嗣見隨後衝出者萬人始知有異而福瑱已雜僞軍中出外城矣秀成以馬劣不能及卒爲清軍所擒己丑后主至廣德甲午堵王黃文金迎后主至湖州七月清將蔣益澧敗太平軍於晟舍進圍湖州后主懼文金遣其弟文英奉后主還走廣德乙卯湖州陷文金亦率衆至廣德八月黃文金奉后主

走甯國。出昌化白牛橋。清軍邀擊。堵王黃文金負創死。昭王黃文英、裕王李繼達。偕王譚體元。奉后主道建口。趨績溪。乃由遂安走開化。入廣信。清軍扼之。乃走鉛山。太平將丁太陽率衆趨石城。謀迎后主入瑞金。會清將張岳霖等邀擊之。后主兵敗。與譚體元李繼達相失。乃走瀘溪。斜趨山谷間。晝伏夜行。九月。清將席寶田聞后主在。率輕騎裹糧行。三日夜。偵所向及之。太平軍反擊。復大敗。殘騎才千餘。后主率之而南。寶田度太平軍一日未飯。必止餐。令軍士蓐食。復進。己酉平旦。及石城。見炊煙。寶田繞勞山先設伏。然後薄之。太平軍棄食遽走。中伏。殺傷過半。干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昭王洪文英。及后主未婚妻。皆被擒。后主跳而免。寶田跡之不能得。辛酉。寶田部將周家良。聞小兒牧馬者謂其曹曰。小天王過此矣。家良窮山中索之。后主從數小兒北走荒谷中。遂被獲。寶田訊之。證之諸俘者。皆曰是矣。乃聞其事於清廷。並仁政仁玕文英。駢戮於南昌市。或言曾國荃破金陵、謂洪福瑱已自焚死、國藩據以入告、左宗棠頗譏誚之、因是曾左有隙、及席寶田獲福瑱、請獻俘於朝、曾黨復謂非是、清廷慮解京審訊、眞僞俱與曾左感情有礙、遂命戮之於南昌、又清稗史、言金陵陷、洪福瑱奔黃文金、時浙軍圍湖州、旦夕且破、洪仁玕謀於文金、欲請福瑱遁美國、以存洪氏一線之胤、爲他日恢復地、文金即使仁玕從福瑱亡海外、仁玕不可、曰、美洲識我者多、恐事機不密、清廷必索之、輔王堅忍有急智、盍以屬之、且東王與天王共首事、不可分、漸滅無後、文金從之、輔王爲楊輔清、秀清弟也、仁玕有一西友、亦教徒、因以福瑱屬之、貲以財賄、潛由上海而至美洲、輔清實從、遂爲美洲三合會開幕之始祖、隱語有三永共合福齊天諸名詞、三永共合者洪也、福齊天者、即洪福齊天、蓋隱指洪福瑱爲小天王也、

后妃

天王后賴氏。廣東嘉應州人。父賴公。故士族。嘗讀明季諸史。慨然有興復志。時兩粵志士。秘密結社者。詭隱術藝間。賴公獨深與結納。且資給焉。嘉應俗敦樸。后習女紅外。恒侍父聽講授。性敏悟。有識斷。論古今大事。往往不爽。旣及笄。求字者踵相接。賴公無一可。母黃氏叩其故。則曰。碌碌者。豈我女偶耶。會賴公作廣州游。遇故友。道天王問功名事。花縣故有戚。往覘之。信。以后歸焉。天王家窘甚。后脫簪珥。並賴公資助。遂密結同志。往來谿峒間。以傳教爲革命。先導。金田起義之先一年。天王令人至廣東挈眷屬。凡有謀畫。后實與聞。永安突圍。后率將士眷屬。橫刀躍馬。鼓噪助陣。因潰淸師。適賴氏族衆。率嘉應州民二千人來。勢益壯。辛亥太平天國成立。冊爲王后。自永安至金陵。戰無虛日。親緝甲士衣履。佐軍陣。尤嚴男女之別。軍中分二行。不得紊。金陵設館。鈐束更甚。違禁者誅。雖起義重臣。無敢亂羣。肆虐者。蓋后性果毅。重名節。恒不直洪宣嬌所爲。楊秀淸乞宣嬌如東府。后力持不可。其弟漢英。亦上書極諫。秀淸因此忌后。抑賴氏不少假。后以秀淸跋扈。遲必變生。潛遣漢英文洸等圖之。秀淸既除。密請以軍國大事。一委忠王李秀成。後洪氏兄弟次第柄政。疑秀成權重。掣肘媒孽無不至。其居中調護者。后力爲多。然內外閡隔。事已無可爲矣。太平天國十三年。天王暴薨。（或曰仰藥死）危城陷落。后急召忠王至殿庭。牽福瑱手。而詔之曰。此洪氏一塊肉。成敗惟君。言已。卽入闔宮自焚死。卒年四十有七。生二女。長爲崇明公主。次爲尙明公主。后主生時。飛鳥千百盤

旋空際。既集樹端。歷一月始散去。村人傳爲瑞異云。

詹氏天王妃。廣東興寧縣人。故世家女。端嫺。貞靜。與賴后甚相得。太平天國五年生一子。因感事。憂歎。鬱鬱。卒。天京陷。其子不知所終。或曰。先爲某外人攜出。避地至海外云。

蕭氏天王妃。廣西潯州武宣人。西王朝貴族女弟。輕矯。習鞍。馬錦衣。玉貌。馳驟若飛。粵西婦女。故多力。部勒成一軍。永安圍解。建功。至偉。沿江東下。翊衛天王左右。清軍。圍天京。急。間出撓。敵。後天王仰藥。妃亦隨殉。

謝氏天王妃。廣西桂平縣人。天王傳教至潯州。妃信奉尤篤。入宮後。卒嬪嬙愛嬙嬉嬙等。朝夕念讚美。性慈善。憫沿。江。婦女。罹纏足。害。請申。禁。天京將陷時。宮中咸驚泣。妃神色自若。以登。天。國。相。慰。勉。遂自經死。

方氏天王妃。廣東香山縣人。通翰墨。習外。國。語。掌內。廷。書。翰。病。詞。臣。撰。述。多。浮。辭。故。詔。令。批答。間。用。淺。語。俾人。習。解。天京陷。自焚卒。

曾氏后主妃。廣西人。丞相添養女。添養沒岳州。其女育於宮。賴后撫之如己出。通書。史。及。騎擊。太平天國十三年。册爲妃。變起未成禮。城陷日。與后主偕出。后主被執。墜崖卒。

太平野史卷之一本紀終

太平野史卷之二

職官

太平初建國。自諸王以下。僅有丞相軍長侍衞諸名。至克湖北。都金陵。政務紛繁。設官始冗。其制分朝內軍中守土爲三途。有仿古制而稍變通者。有因事制宜而特設置者。名目繁多。已不如初制之政無廢員員無廢事矣。至於女官。有軍師丞相總制監軍軍帥各職。則自古所無也。茲考當時淸吏文案及諸家記載之可信者。並採太平遺老所述。列表分目。訂爲職官云。

職官等差總表

一等	東王	西王	
二等	南王	北王	
三等	翼王	天德王	
四等	燕王	豫王	國王
五等	侯		
六等	丞相	恩賞丞相	平湖丞相

七等	檢點	職同檢點	恩賞檢點
八等	指揮	職同指揮	恩賞指揮
九等	將軍	職同將軍	恩賞將軍
十等	總制	職同總制	恩賞總制
十一等	監軍	職同監軍	恩賞監軍
十二等	軍帥	職同軍帥	恩賞軍帥
十三等	師帥	職同師帥	恩賞師帥
十四等	旅帥	職同旅帥	
十五等	卒長	職同卒長	
十六等	兩司馬	職同兩司馬	

王侯分表

一等王	東王 楊秀清 西王 蕭朝貴 以下楊韋搆難之後封
二等王	南王 馮雲山 北王 韋昌輝 以下楊韋搆難之後封
三等王	翼王 石達開 天德王 洪大全 以下楊韋搆難之後封
四等王	燕王 秦日綱 豫王 胡以洸 以下楊韋搆難之後封
侯	頂天侯 秦日綱初封頂天侯旋升燕王此爵廢不復置 護天侯 胡以洸初封護天

英王 陳玉成
忠王 李秀成

安王 洪仁發
福王 洪仁達
邱王 洪仁政
玕王 洪仁玕
輔王 楊輔清
侍王 李世賢

顧王 吳如孝
贊王 蒙得恩
航王 唐正財
章王 林紹章
慕王 譚紹洸
堵王 黃文金
聽王 陳炳文
護王 陳坤書
納王 郜雲官
康王 汪海洋
歸王 鄧光明

偕王 譚體元
裕王 李繼達
來王 陸順德
扶王 陳得才
啟王 梁成富
遵王 賴文洸
端王 藍成春
湘王 黃子澄
孝王 胡昇文
守王 方海宗
佑王 李遠繼

侯旋升豫王此爵亦不復置
衛國侯 黃玉崑初封衛天侯後改封衛國侯此爵亦不復置
興國侯 陳承瑢初封佐天侯後改封興國侯此爵亦不復置
鎮國侯 盧賢拔初封鎮國侯革職此爵亦不復置
佐天侯
衛天侯
補天侯
靖湖侯
定湖侯
平湖侯
剿湖侯
滅湖侯

金王 鍾英

昭王	黃文英
對王	洪春元
烈王	李萬材
譽王	李瑞生
會王	蔡元龍
戴王	黃呈忠
首王	范汝增
梯王	練業坤
李王	胡鼎文
廣王	李愷順
祥王	王隆芸

貴王 陳得勝
列王 方正宗
翰王 項大英
直王 林德英
從王 陳德隆
導王 陳仕榮
比王 伍貴文
寧王 周文嘉
佐王 黃和錦
柬王 賴桂芳
戚王 陳　榮

宗王 汪起賢
懷王 周春之
保王 洪容海
陪王 譚富
順王
邑王
定王
崇王
璋王
奏王
樂王
榮王
劉王
襄王

丞相

天官正丞相
天官又正丞相
天官副丞相
天官又副丞相
地官正丞相
地官又正丞相
地官副丞相
地官又副丞相
春官正丞相
春官又正丞相
春官副丞相
春官又副丞相
夏官正丞相
夏官又正丞相
夏官副丞相
夏官又副丞相
秋官正丞相
秋官又正丞相

檢點

殿前左一檢點
殿前右二檢點
殿前左三檢點
殿前右四檢點
殿前左五檢點
殿前右六檢點
殿前左七檢點
殿前右八檢點
殿前左九檢點
殿前右十檢點
殿左十一檢點
殿右十二檢點
至殿左三十五檢點殿右三十六檢點止但分左右不繫前後字計檢點三十六人

指揮

殿前左一指揮
殿前右二指揮
殿前左三指揮
殿前右四指揮
殿前左五指揮
殿前右六指揮
殿前左七指揮
殿萬右八指揮
殿前左九指揮
殿前右十指揮
殿左十一指揮
殿右十二指揮
至殿左七十一指揮殿右七十二指揮止但分左右不繫前後字計指揮七十二人

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副將軍
至炎十正將軍炎十副將軍止
水一正將軍
水一副將軍
至水十正將軍水十副將軍止
木一正將軍
木一副將軍
至木十正將軍木十副將軍止
金一正將軍
金一副將軍
至金十正將

總制

炎一總制
至炎十九總制止
水一總制
至水十九總制止
木一總制
至木十九總制止
金一總制
至金十九總制止
土一總制
至土十九總制止
計總制九十五人

監軍

炎正副炎一丙一監軍
炎正副炎二丁二監軍
至炎正副炎九丙九炎正副炎十丁十監軍止
水正副水一壬一監軍
水正副水二癸二監軍
至水正副水九壬九水正副水十癸十監軍止
木正副木一甲一監軍
木正副木二乙二監軍
至木正副木九甲九木正副木十乙十監軍止
金正副金一庚一監軍
金正副金二辛二監軍
至金正副金九庚九

秋官副丞相
秋官又副丞相
冬官正丞相
冬官又正丞相
冬官副丞相
冬官又副丞相

軍金十副將
軍止
土一正將軍
土一副將軍
至土十正將
軍土十副將
軍止
計將軍一百人

金正副金十辛十監
軍止
土正副土一戊一監軍
土正副土二己二監軍
至土正副土九戊九
土正副土十己十監
軍止
計監軍一百人

軍帥

前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前十九軍軍
帥止
後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後十九軍軍
帥止
左一軍軍帥
以次編排至

師帥

前一軍前營師
帥
每軍軍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五營師帥
凡繫銜必標
明某一軍某
營師帥計九
十五軍應有
師帥四百四

旅帥

前一軍前營師
帥前營旅帥
每一師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五營旅帥
凡繫銜必標
明某營旅帥
計九十五軍
應有旅帥二
千三百七十

卒長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卒長
每一旅帥分
轄前後左右
中一二三四
五卒長銜繫
前一軍前營
前前一卒長
者乃前一軍
前營師帥前

兩司馬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東兩司馬
每一卒長分
轄東西南北
四兩司馬銜
繫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東
兩司馬者乃
前一軍前營
師帥前營旅

左十九軍軍帥止右一軍軍帥以次編排至右十九軍軍帥止中一軍軍帥以次編排至中十九軍軍帥止	十五人	五人	營旅帥第一卒長也故官銜有前十三軍前營左左一卒長諸字樣凡卒長必標明某軍某營某營前後左右中一二三四五諸層次計九十五軍應有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帥前一卒長東兩司馬也故官銜中有後十九右軍營中左三卒長西兩司馬諸字樣凡兩司馬必標明某軍某營前後左右中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諸層次計九十五軍應有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同職官總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四十八人

從魁
登明
勝光
太乙
大吉
小吉
傳送
功曹
自神后侍衛
至功曹侍衛
正副各一人
計二十四人

通讚	左一通讚 右二通讚 至左七通讚 右八通讚止 計八人
總聖庫	正總聖庫 副總聖庫 又正總聖庫 又副總聖庫
總聖糧	正總聖糧 副總聖糧 又正總聖糧 又副總聖糧
東殿尚書	東殿吏部一尚 書至吏部十二 尚書止 東殿戶部一尚 書至戶部十二 尚書止
東殿承宣	東殿左一承宣 東殿右二承宣 至左二十三 承宣右二十 四承宣止計 二十四人
東殿僕射	東殿左一僕射 東殿右二僕射 至左三十一 僕射右三十 二僕射止計 三十二人

東殿禮部一尚書至禮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兵部一尚書至兵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刑部一尚書至刑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工部一尚書至工部十二尚書止
每部十二人
計七十二人

東殿指使	東殿左一指使 東殿右二指使
東殿引讚	東殿左一引讚 東殿右二引讚 至左七引讚 右八引讚止 計八人
東殿掌門	東殿左掌門 東殿右掌門
典天與頭目	正典天與一人 副典天與一人
東殿大旂手	東殿大旗手一人

職同指揮官名目十三

二十四節氣侍衛

立春正副侍衛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天朝各典官

典天輿一千人
典天馬一百人
典天樂三百人
典金鑼四十八人
典天袍三十人
典天砲三十人
典天更六人
典天水六人
典天廚一人
典天魚一人
典天柴二人
以上謂之朝內典官專供給天王者計一千五百二十五人
典滌書四人

天試三鼎甲

狀元
榜眼
探花

天朝督內醫

天朝督內醫四人
另有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

天朝總巡查

天朝總巡查一人

典東輿頭目

正典東輿一人
副典東輿一人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自立春侍衛至大寒止正副各一人計四十八人

典台命二人
宣詔書四人
提中關一人
典天牢四人
典刑罰二人
典聖庫四人
典聖糧四人
典油鹽四人
典買辦二人
舂人四人
漿人二人
宰夫四人
典天茶二人
典茶心二人
典金官二人
典玉局一人
典繡錦二人
織錦匠二人
典結彩四人
典角帽四人
典金鞾二人

鑿輿匠四人
典旗幟二人
督銃砲一人
鑄鉛碼四人
典紅粉四人
典硝四人
鑄銅砲二人
督造戰船一人
典鐵二人
典銅匠二人
典錢匠四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石匠一人
以上均天朝典官供給天王兼供各職者

北翼殿尙書	北殿吏部一尙書
北翼殿承宣	北翼殿左一承宣 北翼殿右二承宣
北翼殿僕射	北翼殿左一僕射 北翼殿右二僕射
北翼殿指使	北翼殿左一指使
北翼掌門	北翼殿左掌門 北翼殿右掌門
北翼殿大旗手	北殿大旗手 翼殿大旗手
天朝內疏附	朝內正疏附 朝內副疏附

北殿戶部一尚書
北殿禮部一尚書
北殿兵部一尚書
北殿刑部一尚書
北殿工部一尚書
北殿每部六人共三十六人翼殿吏部尚書至工部尚書每部各一人

至左二十三承宣右二十四承宣止北翼各二十四人

至左十五僕射右十六僕射止北翼各十六人

北翼殿右二指使

職同將軍官名目十

東西殿參護

東殿各典官

總聖庫協理

天試二甲翰林

各門巡守將軍

東殿參護一千六百人
　卽牌刀手

西殿參護八十八人
　因西王陣亡附於
　東王統下

典東輿八百人

附典西輿一百人
　因西王陣亡附於
　東王統下

典東馬八十人

殿東龍三百人

典東彩三百人

典東樂二百四十人

典東鑼三十二人
　此以上各典官多
　至一千七百五十
　二人此皆東王司
　儀衛之官其下聽
　使之人更不可數
　計

典東砲二十四人

典東更二十人

典東牢四人

典東刑四人

典東袍四人

總聖庫協理二人

無定員

大南門巡守將軍

小南門巡守將軍

大東門巡守將軍

小東門巡守將軍

北門巡守將軍

太平門巡守將軍

水北門巡守將軍

旱西門巡守將軍

水西門巡守將軍

提報	正提報一人 副提報一人	
朝內拯危急	朝內拯危急一人	典東轉二人 典東廚二人 典東水二人 典東柴二人
關頭提船將軍	關頭提船將軍一人	
典北翼輿頭目	正典北輿一人 副典北輿一人 正典翼輿一人 副典翼輿一人	
燕豫王大旂手	燕王大旗手 豫王大旗手	

職同總制官名目十二

南北翼殿各典官	典北翼輿各八百人 典北翼馬各六十八人 典北翼樂各一百人 典北翼綵各六十八人 典北翼鑼各廿四人
南北翼殿參護	南殿參護四十八人 因南王戰死 附於北王統下
各街道巡查	各街道巡查 無定員 女巡查 無定員 以年老之員
天試三甲進士	無定員
燕豫六部書	燕吏書 燕戶書 燕禮書 燕兵書 燕刑書
燕豫歷	燕歷二人 豫歷二人

典北翼砲各二十人 典北翼吏各十二人 典北翼牢各二人 典北翼刑各二人 典南北翼袍各二人 典北翼廚各二人 典北翼水各二人 典北翼柴各二人	燕豫傳	燕左一通傳 燕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豫左一通傳 豫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北殿參護八百人 翼殿參護八百人 卽牌刀手	國宗協理	每國宗一人
巡查各女營女館弄以女官爲巡查也	國宗掌書	無定員任國宗自署
	天京左右巡江河道	天京左巡江河道一人 天京右巡江河道一人
燕工書 豫吏書 豫戶書 豫禮書 豫兵書 豫刑書 豫工書 每部一人	典粧官	典粧官一人
	候大旗手	候大旗手 每候一人

職同監軍官名目十一

各軍典官

宣詔書二人
典聖庫二人
典聖糧二人
典買辦二人
典油鹽二人
典旗幟二人
典砲二人
典鉛碼二人
典紅粉二人
典硝二人
典罪囚二人
典刑罰二人
疏附一人
巡查一人
內醫一人
掌醫一人

安徽湖北巡河道

安徽正巡河道一人
安徽副巡河道一人
湖北正巡河道一人
湖北副巡河道一人

侯相檢指六部掌書

吏部掌書
戶部掌書
禮部掌書
兵部掌書
刑部掌書
工部掌書
每一侯相檢指每部各一人

燕豫尉

燕尉六百人
豫尉六百人
凡尉皆牌刀手

燕豫伺

燕伺二十八人
豫伺二十八人
凡伺皆給事左右之人

燕豫各典官

典燕袍一人
典燕廚一人
典燕輿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豫袍一人
典豫廚一人
典豫輿一人
典燕樂一人

功臣一人
拯危急一人
理帳一人
典鐵匠一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繩索一人
凡二人皆一正一副一人則其銜不繫正副字様計一軍典官三十五人

歷（侯相檢指）

侯歷
每侯一人
相歷
每相一人

傳（侯相檢指）

侯傳
每侯六人分左一右二左三右四左五

國宗（尉伺）

國宗尉六百人
國宗伺二十人
凡頒給提督軍務印之國

天朝次等典官

典花官四人
典天鳥四人
典鐘表二十人
典風琴四人

大旗手（侯相檢指）

相大旗手
每丞相一人
檢大旗手
每檢點一人

職同軍師官名目五

侯相檢指	尉
侯相檢指	伺
侯相檢指	各典官
總制將軍監軍	書理
將軍	大旗手

檢歷
每檢一人
指歷
每指一人
其銜繫如佐天侯侯歷殿右十四指揮指歷之類

右六如補天侯左一通傳之類
相傳
每相四人亦分左一右二左三右四
檢傳
每揮點二人亦分左一右二
指傳
每指揮二人亦分左一右二
其繫銜如殿前左三指揮右二通傳之類

宗每一國宗有此數若閒散國宗尉不得過十人伺不得過四人

醫騾馬一人
典天獸四人

指大旗手
每指揮一人

侯尉　每侯五百人
相尉　每相三百人
檢尉　每檢點二百人
指尉　每指揮一百人

侯伺　每侯十六人
相伺　每相十二人
檢伺　每檢點十人
指伺　每指揮八人

侯典袍
侯典廚
侯典輿
侯典樂
每侯各典官各一人
相檢指同
凡侯相等典官繫銜如佐天侯典樂之類天官正丞相典袍之類

將軍書理　每將軍四人
總制書理　每監軍四人
監軍書理　每監軍四人

將軍大旗手　每將軍一人

職同師帥官名目三

將軍總制尉
將尉　每將軍一百人
總尉　每總制八十人

將軍總制伺
將伺　每將軍六人
總伺　每總制四人

軍帥書理
軍帥書理　每軍帥四人

職同旅帥官名目三

監軍尉	監軍伺	師帥書理
監尉 每監軍六十八人	監伺 每監軍四人	師帥書理 每師帥二人

職同卒長官名目三

軍帥尉	軍帥伺	旅帥書理
軍尉 每軍帥四十八人	軍伺 每軍帥四人	旅帥書理 每旅帥二人

職同兩司馬官名目三

師帥尉	師帥伺	卒長書理
師尉 每師帥二十八人	師伺 每師帥四人	卒長書理 每卒長二人 旅尉 每旅帥十六人

守土官鄉官表

郡總制	州縣監軍	鄉軍帥	鄉師帥	鄉旅帥	鄉卒長	鄉兩司馬
每府設一人以老兄弟充之統轄鄉官如湖北黃州郡總制	每州縣設一人以老兄弟充之統轄鄉官如湖北蘄州監軍安徽青陽縣監軍	每一軍一人每一州縣分三軍五軍不等自軍帥以下皆以本地人充之如安徽安慶郡總制東流縣監軍華陽鎮鄉前一軍軍帥	如湖北黃州郡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師帥	如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旅帥	如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	如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東兩司馬

女官表

女軍師	女丞相	女檢點	女指揮	女將軍
左輔正軍師 右弼又正軍師 前導副軍師	天官正丞相至冬官副丞相共十二人	殿前左一檢點至殿右三十六檢點共三十六人	殿前左一指揮至殿右七十二指揮共七十二人	炎一正將軍至土四副將軍共四十人

後護又副軍師各一人	恩賞丞相	恩賞檢點	恩賞指揮	恩賞將軍

女總制	女監軍	女軍師	女卒長	女管長
前一總制至中八總制共四十人	前一監軍至中八監軍共四十人	前一軍軍師至中八軍軍師共四十人女營前後左右中各八軍共四十軍女營每軍師轄卒長二十五人兩司馬一百人女兵二千五百人郎男營師帥之制	前一軍前一卒長至中八軍中二十五卒長共一千人	前一軍前一東管長至中八軍中二十五北管長共四千人女兩司馬改名管長

女同職官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天朝內掌門 東西殿內貴使	東西殿內掌門 南北殿內貴使 女繡錦將軍	南北殿內掌門 翼殿內貴使 女繡錦將軍	翼殿內掌門 燕第內貴使 女繡錦總制	

職官表補誌

(一)各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育才官 太平朝選天試進士、充各王府教讀、聞封育才官、使出巡地方、採訪賢才、

●天試正副掌考

●東試正副掌考

●北試正副掌考

●翼試正副掌考

●各直省正副掌考

試無定期。充無定員。

(二)同職所屬各官名目。

●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理。

凡王侯丞相檢點指揮有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諸名色。其六部尚書所屬。又各署六部掌書。六部書。六部掌書。又各有掌書書理。惟東殿各尚書之掌書。須給印信。其餘掌書書理。六曹執事。若吏胥而已。

●書使

凡一切同職官。均有書理。但概稱書使。視長官同何職。屬官亦同所屬何職。如軍中各典官。職同將軍監軍。其書使亦同監軍書理。所同之職。

● 檢差

● 指差

● 將差

● 總差

● 監差

● 軍差

● 師差

● 旅差

凡一切同官職。均有尉。但概改爲差。如東殿尚書東殿承宣。職同檢點。其尉何則稱東殿吏部一尚書檢差。東殿左一承宣檢差之類。遞而下之。則有指差旅差諸名色。

(三)同職官、歷、傳、各典官。

歷傳各典官。至指揮以下則無。有同職官亦惟職同檢點指揮者有之。如東殿

一倘書檢歷二承宣指傳之類。

以上同職官所屬職之官人數視正職官置幾人亦置幾人。

(四)流外官。

●卒長兩司馬大旂手

●兩司馬書理

卒長兩司馬亦挑剽悍者爲大旂手。挑識字人爲書理。至卒本無官職。然散卒奉之如官長。倘該管長官知其能。即下札諭調取。有朝爲兩司馬大旂手。暮升旅帥而充總制大旂手者。有朝爲兩司馬書理。暮爲將軍書理者。

(五)各官勳階陟降名色。

●功勳　凡在永安州突圍而出之老兄弟、無論官職大小、悉加功勳二字、

●功勳加一等　凡在金田與祝天王生一日者、無論官職大小、悉加功勳加一等字樣、

●平湖加一等　凡曾攻三汊河者、不論銜職大小、悉加平湖加一等字樣、

●監試加一等　凡監試一次、則加一等、有銜署監試加三等者、

●功勳平湖加一等　此永安老兄弟、又曾攻三汊河者、

●功勳平湖加二等　此金田老兄弟、又曾攻三汊河者、

●功勳平湖加三等（此金田老兄弟、曾預三汊河之役、且曾攻克城邑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二等（此永安老兄弟、曾攻三汊河、又曾充監試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全上、）

●功勳平湖監試加四等（此金田老兄弟、曾從征三汊河、且曾攻克一城、及充過監試一次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一等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二等

此則本有勳階。有過降等者。如功有三等。降至三等。則除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

●炎一正將軍降一等

●木正木一甲一監軍降一等

此則無勳階有過降等者。猶之降級留任之意。如降至三等。則另降改補。或竟革職矣。

（六）初設後廢各官名目。

●頂天侯

●護天侯

●衛國侯

●興國侯

●鎮國侯

或因改封或所封之人升黜。皆不復置。

●東殿丞相

●西殿丞相

●北殿丞相

●翼殿丞相

●御殿丞相

●日干甲官至癸官侍衛

●月建正月至十二月侍衛

以上太平四年後俱廢。

●炎官正副將軍

●水官正副將軍

●木官正副將軍

●金官正副將軍

●土官正副將軍

後去官字。改加數目自一至十。

●前軍長

●後軍長

●左軍長

●右軍長

●中軍長

此起兵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爲軍帥。

●西南殿各屬官典官

因西南二王在湖南戰死。屬下所置各官俱廢。僅留叅護典輿典廚典袍數十人。供給二王家屬。

●將使

●虎使

●豹使

後俱改爲某尉某尉。

（七）太平五年後增置各官名目。

●封號

楊韋搆難後。王侯皆一網打盡。天王慮大權旁落。擬不再封王。始置封號。如陳玉成初封成天豫。是位在丞相上侯下。茲畧舉諸將之得封號者如左。

陳玉成封成天豫

洪　方封固天福

英　興封立天豫

賴文禾封岡天燕

陳集成封統天義

陳安成封虔天義

梁顯新封禱天義

孚元徠封延天義

錢加仁封憑天義

馬桂功封閥天義

朱衣點封孝天義

古文義封絢天義

張承德封富天豫

施得桂封羅天安

●天將

太平七年後置。無定額。位如丞相等。

品級銓選

職官品級等差。及諸名色。已詳職官表內。可以觸類引伸。窮其究竟。至於品級次序。則王為最尊。次侯。次為丞相。次為檢點。次為指揮。次為將軍。此朝內官品級之大略也。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為卒長兩司馬。此軍中官品級之大略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同某官。皆為天朝雜職。而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為尊。東王府屬。亦視各王府屬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各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銓選之法。丞相檢點指揮。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翼王北王。轉申於東王。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天王。以取上諭。榜示朝堂。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上官保奏。能略取清廷州郡城池關隘

重地者。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敘功。則以能籌餉。爲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征糧米。募船隻及探得敵軍信息者。皆與優奬。循次升擢。賚功課職。深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下爭爲致死。

朝內官

宮內　左掌朝門右掌朝門各二人。侍臣四十八人。伸后大衛。大吉。小吉。功曹。勝光。天罡。登明。太乙。河魁。從魁。傳送。十二日干侍衛。正副各一人。又二十四節氣。自立春侍衛至大寒侍衛。正副各一人。典天輿頭目二人。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典天樂三百人。典金鑼四十八人。典天砲三十人。典天吏六人。典天廚二人。司天水六人。典天魚一人。典天柴二人。掌朝門侍臣。日干侍衛。典天輿頭目皆職同檢點。二十四節氣侍衛至典天柴。皆職同指揮。以上各官。皆朝夕執事於朝門。專供禁內役使者。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一人。但皆爲頭目。至于頭目所屬執役之人。則不可以計數。

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記事記言。如古制。左右掌朝儀二人。主議定禮樂。通讚引讚左右各八人。主傳天王視朝時出入言語。朝內疏附二人。提報二人。主接遞文報。典簿書正副共四人。（卽詔書衙）典詔命正副二人。主繕寫詔旨。宣詔書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發奏稿上諭。提中關一人。主龍江關榷稅。典刑罰各四人。主監獄刑法。典鐫刻四人。主刊刻詔旨天書。總聖

庫總聖粮正副又正又副各四人。典聖庫典聖粮各四人。另有總聖庫協理二人。分主庫藏粮米之出入。典油鹽四人。主收發油鹽。典買辦二人。主買採物料。舂人四人。主舂碾粮米。漿人四人。主收發醬醋。宰夫四人。主宰割牲畜。典天茶二人。主收發茶葉。典茶點二人。主收發菓品點心。典金官二人。主鑄印並鎔金銀爲器飾。典玉局一人。主雕琢玉器。典繡錦二人。主督男繡工刺繡。織錦匠二人。主織刻絲紕緞。典結彩四人。主張掛燈綵。典角帽四人。主製造冠帽。典金韡二人。主製造韡鞋。整輿匠四人。主修整輿轎。督硫砲一人。主督造槍砲。鑄鉛碼四人。主鑄造大小鉛彈。典紅粉四人。主製造火藥。典硝四人。主煎熬硝礦。鑄銅砲二人。主督造銅砲。督造戰船一人。主造戰船。典鐵二人。統領鐵工製造兵器。典銅匠二人。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匠典石匠各一人。皆各領工匠。主製造各器具。凡所典之司。俱兼事收發。又有典粧官一人。職同總制。主供宮闈脂粉。典花官四人。主培植花木。供應瓶盎愛玩。及插鬢薰茶諸用。典天鳥典天獸各四人。主馴養鳥獸。醫騾馬一人。卽馬醫。典鐘錶二十人。主修鐘表。典風琴四人。主修八音盒謂之奕等。典官俱職同監軍。以上統計一百六十四人。自左右史至總聖粮俱職同檢點。總聖庫協理職同將軍。其餘各典官俱職同指揮。其金木等匠。復立諸匠營。別詳軍制營壘條內。

東王一人　銜繫勸慰師聖賢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其下稱九千歲。朝內刑賞生

穀各官升遷降調。皆得專決奏明天王行之。所屬銜繫東殿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尙書。每部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主分受各官禀奏。封賞歸吏部。錢穀歸戶部。以下類推。如六房所掌。皆以廣西識字義人充之。承宣二十四人。主發號施令。僕射三十二人。主侍東王服食起居。如奚童。左右掌門二人。引讚八人。典東輿頭目二人。大旂手一人。左右指使四人。（即參護頭目）參護一千六百人。（即牌刀手）主出入侍從。直宿東王府。如侍衛。典東輿八百人。典東馬八十人。典東龍三百人。東王出行。前後有龍燈各一條。故獨有典東龍名目。典東彩三百人。典東樂二百四十人。典東鑼三十二人。典東砲二十四人。典東更二十人。典東牢。典東刑各四人。典東袍。典東韡。典東廚。典東水。典東柴各二人。自尙書至大旂手。均職同檢點。餘俱職同將軍。統計三千五百六十四人。皆給事東王及儀從之官。頭目若是之多。所屬之數可想。其六部尙書。又各有六部掌書。如胥吏。俱冠帶而給印。東王權重事繁。故屬官視他人倍。

西王一人　銜繫雲師右弼又正軍師。其下稱八千歲。所屬官本與東王等。西王在長沙戰死。遂以其屬改調別職。僅留西參護八十人。典西輿百人。附於東王統下。每令分守城垣。夜中巡更。

南王一人　銜繫雨師前導副軍師。其下稱七千歲。所屬本與北王等。南王在蓑衣渡中炮

死。故所屬官亦多改調別職。僅餘南參護四十人。典南袍二人。附於北王統下。

北王一人　銜繫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其下稱六千歲。所屬六部尙書三十六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旋手一人。左右參護八百人。典北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北輿八百人。典北馬六十人。典北袍二人。典北樂八十人。典北綵八十人。典北鑼二十四人。典北礮二十人。典北刑二人。典北牢二人。典北更十二人。典北水二人。典北柴二人。自尙書至大旋手。俱職同指揮。典北翼頭目職同將軍。餘俱職同總制。六部尙書。則分曹治事。自承宣以下。皆北府宿衞奔走之官。所事著於其名。如承宣主傳命。典廚主治膳。餘可類推。僕射則皆以童子爲之。供伺應之役。

翼王一人　銜繫電師左軍主將。其下稱五千歲。所屬各官。與北王同。

燕王一人　銜繫霜師。自頂天侯升封。所屬有燕大旋手一人。燕歷（亦稱燕經歷）二人。燕傳（亦稱燕通傳）、六人。主出入將命。燕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共六人。燕尉六百人。燕伺二十人。燕典袍。燕典廚。燕典輿。燕典樂。各一人。大旋手職同將軍。歷傳六部書職同總制。尉伺各典官。俱職同監軍。

豫王一人　銜繫露師。自護天侯升封。屬官與燕王同。自東王以下。所屬署衙。俱冠以某殿。國宗皆首事諸王兄弟。太平制。東王以下親屬前輩爲國伯。同輩爲國宗。後輩爲國相。在外

亦稱國宗。有才者則加提督軍務銜。出守要地。任事不亞侯相。國宗銜所屬協理一人。掌書無定員。均職同總制。國尉六百人。國伺二十人。均職同監軍。其無職守者。亦置屬官。以尊寵之。國伯銜協理一人。國尉十人。國伺四人。閒散國宗銜協理一人。國尉八人。國伺二人。俱職同總制。

侯　銜繫眞忠報國世襲。其頂天侯護天侯加封爲王。其爵不復置。以佐天侯爲最尊。主收發文書。襄理朝政。次衞天侯。次補天侯。後命諸將卒兵北征。更封靖湖侯。平湖侯。定湖侯。剿湖侯。滅湖侯諸爵。所屬侯大旂手一人。侯六部掌書六人。侯歷二人。侯傳六人。侯尉五百人。侯伺十六人。侯典袍。侯典輿。侯典廚。侯典樂。各一人。大旂手職同總制。掌書歷傳俱職同監軍。尉伺各典官。俱職同軍帥。

丞相二十四人　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又正、又副、四人。朝中政令皆歸東王。次則北王翼王主之。六官丞相。僅有其名。承意旨具文書而已。惟奉朝命。出任兵事。權亦亞於王侯。外有平湖丞相。以曾攻三汊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給印。又有恩賞丞相。乃太平朝虛銜。或一時任意而授。在外則稱殿前丞相。並無屬官。不得與六官丞相並。丞相所屬掌書歷傳尉伺各典官。所同何職。均與侯同。惟旂手一人。職同監軍。與之少別。

檢點三十六人　屬官與丞相同。惟更檢傳諸名色。其屬官人數。自侯以下。挨次遞減。

指揮七十二人　屬官同檢點。惟更以指傳指歷指尉指何諸稱。其緊銜與檢點俱稱殿前左一殿前右二編排。自十一以後。則去前字。以殿左十一殿右十二以次相承。太平軍未克武漢以前將士有功者。不拘何職。加恩檢點恩指揮虛銜。出則改稱殿前檢點殿前指揮。與恩賞丞相同。均無屬官。每私署掌書大旂諸職。

將軍　分炎水木金土正副。俱一至十以下。所屬有大旂手一人。書理四人。均職同軍帥。將歷一百人將伺六人。職同師帥。又有頭關提船將軍一人。主收發攻獲民船戰艦。各門巡守將軍十八人。分守江寧省之九門。

育才官　無員數。亦不常設。胡萬智天試進士。以育才官領湖北興光州。在東殿訓讀。授是職。職似清廷教諭。而位較尊。閒亦任事。

殿前國醫一人　封眞忠報國補天侯。屬官至多。天朝內醫四人。職同指揮。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亦職同指揮。又內醫十八人。四人職同將軍。七人職同總制。又七人職同監軍。各軍內醫十八人。四人職同總制。十四人職同軍帥。恩賞檢點督醫將軍一人。掌醫二十五人。職同總制。留朝內診脈醫生九人。分設各街道醫生六十人。並職同軍帥。太平朝於將士病者。醫治甚勤。藥餌無缺。左右常有服役之人。又設朝內拯危急一人。職同將軍。各軍拯危急職同監軍。屬官無數。則皆治外科。主療受傷之人。將士成廢疾者。設病廢院收撫之。所以優

郵軍士者甚至醫官瑣碎。增封無定員。品級亦無定制。故職官表內。祗載內醫掌醫等數名目。

天朝總巡查一人　職同指揮。各街道巡查無定員。

天京左右巡江河道各一人。　均職同總制。

太平朝頒給官俸。名爲分肉。諸王俸給至豐。自丞相以下。以五斤遞減。其典輿馬侯歷侯傳各官。資用甚薄。或不免於飢寒。故常託出招兄弟。賄囑諸王親信。給批赴各省攻略郡縣。擄掠金帛。盈橐而後歸。否則求出爲守土官。剝奪民膏以自肥也。

當太平建國之初。所頒誥命。已有朝內軍中之稱。而未著其制。至奠都金陵。遂定內外之分。然文武併途。前後錯出。官名階位。日新月異。而授官之濫。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婦嫗操餅以餌羣兒。迨至印綬充途。無可資給。假以事端。使出征略。大都以擄掠爲事。此亦太平失國之一原因也。

軍中官

總制　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即前後左右中也。於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二三四。以次相承。至土十九總制止。應有總制九十五人。自監軍以下。悉受節制。其掌醫繡錦及金匠金韓營。皆有總制之官。而治軍爲正職。監軍以下皆同。

監軍　每軍二人。分炎水木金土。於炎水木金土。仍分炎正炎一丙一炎正炎二丁二等名色。以五行正副干支數目。以次推衍。共監軍一百人。平時轄軍。軍帥獨任。至出師。乃以監軍統之。其丞相檢點指揮以王命出。則並轄數軍。總制以下。皆聽約束。行文繫銜。則署欽差大臣。

軍帥　每軍一人。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營有師帥。又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旅帥分率之。旅帥下分一二三四五五卒長司之。每卒長下分東西南北四兩司馬司之。每兩司馬下分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長司之。每伍長下分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伍卒。凡軍帥所屬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每軍所轄合軍官伍長伍卒。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

師帥　統五旅帥。共率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旅帥　統五卒長。共率五百二十五人。

卒長　一名營長。軍中又稱營長。統四兩司馬。共率一百四人。

兩司馬　統五伍長。共率二十五人。

以上皆軍中官。凡攻城略地。嘗以國宗或丞相領軍。而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結壘。接陣進師。皆責成於軍帥。由監軍總制上達於領兵大員。以取決。其大小相制。視衆如

寡。臂使指應。頗能聯絡一氣。分合咸宜。其所以揭竿而起。得成偏安之局十數年者。皆由所立軍中各官。統系分明。得馭衆之道也。且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不稍徇情。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踰時。故其衆皆甘心服役。至身臨矢石而不惴。膏塗草野而無悔也。

守土官鄉官

總制　府一人。主轄監軍軍帥。凡地方之獄訟錢粮。由軍帥監軍區畫。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監軍　每州縣一人。其小縣或竟屬於總制。如軍刑政。由軍帥議定。乃稟監軍。以達於總制。如清廷之直隸州。而權較重。亞於總制。

軍帥　每軍一人。凡轄一萬二千五百家。家籍一丁。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以下諸軍。其未置監軍統之者。則以一人爲總軍帥。所職上給貢賦。下理民事。如清廷之州縣。而權過之。得發民爲兵。所轄之伍卒。使有冲鋒勇敢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其意蓋寓兵於農。令軍帥兼理軍民之政也。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以次相承。皆如軍制。惟軍中師帥所轄二千五百人。守土師帥則二千五百家。下至兩司馬皆同。所轄人多以倍數。而職不如軍中之尊。軍中卒長。則得治鄉官軍帥。

初。太平軍攻破州縣。輒取其庫藏軍備。委其土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定都金陵。分兵攻克各府州縣。遂卽其地分軍立軍帥以下各官而統於監軍。鎮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受命於天朝。爲守土官。自軍帥至兩司馬爲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爲之也。選舉鄉官。先必大張誥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戶册。卽於鄉里使人民公舉軍帥旅帥。舉定。書册並所轄地方戶籍及賦稅。呈於國宗檢點。申送天京。是謂受降。其軍帥假以令旗。得操征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旂。以旂長短爲尊卑之分。軍帥得備彩輿。舁以四夫。旛蓋塞途。儀衛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得斷理鄉曲。守土官鄉官。皆子孫承襲。世傳不替。而無恥之徒。不學之輩。其驅之如鶩。亦有謹飭之士。爲衆姓所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不能自脫。而土著生計。絲粟難隱。興利除弊。亦有時收效者。周禮以鄉大夫士出任軍政。無事仍復其常。太平之合軍民爲一者。似又本此矣。

職官總數表

●王 無定數

●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餘人。餘俱閑散國宗。

●侯 無定數

●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檢點三十六人。
●指揮七十二人。
●將軍一百人。
●總制九十五人。
●監軍一百人。
●軍師九十五人。
●師帥四百七十五人。
●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副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水營九軍。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
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土營二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
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木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織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繡錦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鐫刻營一軍同上。共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東王屬官。典西王屬官附內。共三千八百三十七人。

北王屬官。典南王屬官附內。共二千三十一人。

翼王屬官典官。共一千九百七十一人。

燕豫王屬官典官。各六百四十九人。共一千二百九十八人。

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計十四國宗。共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侯屬官典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侯九人。共四千八百十五人。

●丞相屬官典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十四丞相。共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六檢點。一萬一千一百人。
●將軍屬官。各一百十一人。將軍一百人。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十七人。十二指揮。共八千四百二十四人。
●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八千三百六十人。
●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千八百人。
●軍師屬官。各四十九人。九十五軍師。共四千三百七十人。
●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帥。共一萬三千三百人。
●旅帥屬官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帥。共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人。
●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長。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軍。共六千六百五十人。

統計以上正副官。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按太平額制各官。實有此數。第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應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即恃多恃衆。可不戰而勝。其實王侯丞相檢指。多有殲斃。仍列銜名而不除。亦不補人者。如西南二王授首已久。人所共知。太平軍仍諱之。五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轄三

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

女官女軍總數表

●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女檢點三十六人。
●女指揮七十二人。
●女將軍四十人。
●女總制四十人。
●女監軍十十人。
●女軍師四十人。
●女卒長一千人。
●女管長四千人。
●各王府内掌門三百人。
●各王府内貴使二百八十人。
●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女綉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統計以上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女軍共四十軍。每軍女兵二千五百人。計女兵十萬人。

●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每一監軍統繡工五十人。計女繡工八千人。

●女軍師各有女使百人。丞相女使五十人。檢點女使三十人。指揮女使二十人。

將軍女使六人。總制監軍皆各四人。軍帥各三人。卒長各一人。

統共女使五千二百人。

太平野史卷之二職官終

太平野史卷之三

兵制

太平首事諸人。如楊秀清馮雲山洪大全秦日綱等。或肄習兵事。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類皆諳習。故所定軍目。具有條理。如每一軍領一萬二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制監軍監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師帥各分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分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臂使指應之效。至於營壘。其操縱亦有把握。度其不必防也。則朝行暮宿。散處如投逆旅。毫無屏蔽。若於愼防堅守之處。則重濠重墻。密置竹釘木樁。甚至封塚如城。其防禦又無所不至。攻城則全恃開挖地道。特募廣西挖煤山人。編爲土營。復招百工。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工技藝者。各有所歸。各效其職役。故軍中所需。咄嗟立辦。所缺者老兄弟。率皆粵西山民。水師實非所習。迨克武漢。趨金陵。始得舟師。唐正財爲之編制。略具水營規模。然聲勢雖盛。而終不克以一戰也。爰採故老遺說。及當時清廷文牘。匯萃而分疏之。編爲兵制一門。

軍目軍冊

軍目軍册。金田起兵之初。已預定此制。其後一應制度。莫不權輿於此。且太平政令。率皆朝出暮改。獨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爲善也。或謂太平軍立軍帥旅卒兩伍諸名目。皆倣自周禮夏官之制。而細審其軍目。又似戚少保束隊陣諸法。惟無什長與之小異。而臨陣指揮。實較便利。太平軍中。正大有人在。設使清廷不假外人之力以臨之。則中原逐逐。正不知鹿死誰手也。

（一）軍目式

前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前營旅帥	前營旅帥	前一卒長
		後營旅帥		前二卒長
		左營旅帥		前三卒長
		右營旅帥		前四卒長
		中營旅帥		前五卒長
	後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後一卒長
		後營旅帥		後二卒長
		左營旅帥		後三卒長
		右營旅帥		後四卒長
		中營旅帥		後五卒長
	左營師帥	前營旅帥	左營旅帥	左一卒長
		後營旅帥		左二卒長
		左營旅帥		左三卒長
		右營旅帥		左四卒長
		中營旅帥		左五卒長
	右營師帥	前營旅帥	右營旅帥	右一卒長
		後營旅帥		右二卒長
		左營旅帥		右三卒長
		右營旅帥		右四卒長
		中營旅帥		右五卒長
	中營師帥	前營旅帥	中營旅帥	中一卒長
		後營旅帥		中二卒長
		左營旅帥		中三卒長
		右營旅帥		中四卒長
		中營旅帥		中五卒長

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二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三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四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五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後十三軍軍帥

前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後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左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右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中營師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營旅帥	前一卒長
	前二卒長
	前三卒長
	前四卒長
	前五卒長
後營旅帥	後一卒長
	後二卒長
	後三卒長
	後四卒長
	後五卒長
左營旅帥	左一卒長
	左二卒長
	左三卒長
	左四卒長
	左五卒長
右營旅帥	右一卒長
	右二卒長
	右三卒長
	右四卒長
	右五卒長
中營旅帥	中一卒長
	中二卒長
	中三卒長
	中四卒長
	中五卒長

前一卒長
- 東兩司馬
- 西兩司馬
- 南兩司馬
- 北兩司馬

前二卒長
- 東兩司馬
- 西兩司馬
- 南兩司馬
- 北兩司馬

前三卒長
- 東兩司馬
- 西兩司馬
- 南兩司馬
- 北兩司馬

前四卒長
- 東兩司馬
- 西兩司馬
- 南兩司馬
- 北兩司馬

前五卒長
- 東兩司馬
- 西兩司馬
- 南兩司馬
- 北兩司馬

水師營前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 前營旅帥
- 後營旅帥
- 左營旅帥
- 右營旅帥
- 中營旅帥

後營師帥
- 前營旅帥
- 後營旅帥
- 左營旅帥
- 右營旅帥
- 中營旅帥

左營師帥
- 前營旅帥
- 後營旅帥
- 左營旅帥
- 右營旅帥
- 中營旅帥

右營師帥
- 前營旅帥
- 後營旅帥
- 左營旅帥
- 右營旅帥
- 中營旅帥

中營師帥
- 前營旅帥
- 後營旅帥
- 左營旅帥
- 右營旅帥
- 中營旅帥

前營旅帥
- 前一卒長
- 前二卒長
- 前三卒長
- 前四卒長
- 前五卒長

後營旅帥
- 後一卒長
- 後二卒長
- 後三卒長
- 後四卒長
- 後五卒長

左營旅帥
- 左一卒長
- 左二卒長
- 左三卒長
- 左四卒長
- 左五卒長

右營旅帥
- 右一卒長
- 右二卒長
- 右三卒長
- 右四卒長
- 右五卒長

中營旅帥
- 中一卒長
- 中二卒長
- 中三卒長
- 中四卒長
- 中五卒長

卒長	兩司馬
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二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三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四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前五卒長	東兩司馬
	西兩司馬
	南兩司馬
	北兩司馬

此太平初定軍目式也。曾刊太平軍目一册。以一軍爲例。全刻五百兩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師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尚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强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千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卷茫然。嗣求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因於旱營舉一軍。水營舉一軍。著之於篇。以爲定式。十軍皆同。覽者可觸類而推尋焉。

（二）軍册式

前一軍軍帥前營師帥前營旅帥前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後二軍軍帥左營師帥右營旅帥前三卒長南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左五軍軍帥中營師帥後營旅帥右二卒長西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右十一軍軍帥前營師帥中營旅帥後四卒長北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中十五軍軍帥右營師帥前營旅帥左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每一軍。計五百兩司馬。令於前後左右中五軍。各舉一兩司馬伍卒册式。著之於篇。以概其餘。如號衣上刷印某軍某營某司馬聖兵。左繡剛强二字。右繡衝鋒二字。卽知是何軍何營何司馬管下第一伍長所管第一伍卒。如左繡雄猛二字。右繡奏捷二字。卽知是第三伍長所管第四伍卒。軍中曾刻軍册長闊二尺。以一軍爲一册。計軍帥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剛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諸伍長。各五百人。共伍長二千五百人。衝鋒破敵制勝奏捷諸伍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萬人。合伍長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自軍帥至兩司馬。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計一軍官長伍長伍卒。統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太平軍於各鄉徧置鄉官。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幷頒給所刻軍册。勸令塡註彙齊。令詳造家册呈送天京。寓兵於農本周官比閭族黨之法。然古法以七家供一卒。此則一家一卒。既籍民以爲兵。復責以貢獻。似太平朝有軍無民矣。欲其久長得乎。

(三)兵册式

前十三軍前營前一東兩司馬統下

正司馬吉添順　年二十六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宣墟人。庚戌年八月。在金田入營。壬子十二月破武昌。封爲前一軍。前營前三東正司馬。

副司馬汪萬菁　年十八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昌入營癸好三年破天京封為前一軍前營前三東副司馬

書使　●陳萬順　年四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團風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伍長　●譚大福　年十九歲湖北黃州府蘄水縣蘭谷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周繡良　年二十一歲湖南岳州府鹿角人壬子二年十月在岳州入營

●陳亞福　年三十二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安樂鄉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安慶入營

●朱璿貴　年三十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池口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馬添林　年四十二歲安徽廬州府合肥縣派河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伍長　●姚萬奎　年三十三歲黃州府黃岡縣余家集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黃州入營

●張有財　年十八歲湖北武昌府興國州酒鋪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陳守道　年十九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吳城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吳城入營

●董萬喜　年二十八歲江南揚州府江都縣北來寺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揚州入營

●高三順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伍長　●黃大興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寧府句容縣茅山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陳良銀　年四十一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殷家涯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趙狗子　年十七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人癸好三年在鵝公頸入營

陳發科 年四十一歲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鄉八癸好三年正月在九江入營

汪成才 年三十三歲安徽徽州府黟縣江村八壬子二年十一月在漢陽入營

伍長 蘇容林 年三十歲江南蘇州府元和縣南厫八癸好三年在鎮江入營

黃丹桂 年三十六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張官渡八癸好三年在鎮江入營

周家齊 年四十五歲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劉家隔八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川入營

牌尾 陳小四 年十四歲湖北武昌府大冶縣冶山八癸好三年九月在興國入營

萬如意 年十四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八癸好三年在宋埠入營

伍長 邱添瑲 年二十三歲湖北武昌府崇陽縣東四都八癸好三年六月在團風入營

李泉順 年五十一歲陝西西安府涇陽縣皮樓八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口入營

吳長菁 年二十四歲安徽徽州府黟縣宋家冲八癸好三年五月在安徽入營

牌尾 汪毛兒 年十三歲安徽桐城縣練潭人癸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入營

牌尾 朱貴兒 年十一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天林庄八癸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入營

牌尾 趙瞎子 年五十九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城內八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昌入營

牌尾 鄭杏花 年十四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城內八壬子二年在武昌入營

兵冊每一兩司馬造一本。呈本管卒長。每卒長合四兩司馬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旅

帥。每旅帥合五卒長兵册彙造一本。呈本管師帥。每師帥合五旅帥兵册彙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册彙造一樣四本。分散本管監軍總制將軍及詔書衙。如有逃走增添。隨時改造。節節呈送。每七日各兩司馬館。開入數單。赴典聖庫衙領禮拜錢。典聖糧衙典油鹽衙領米油鹽。

(四)家册式

後二軍軍帥

◎梁立泰

年三十四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旅帥辛開(按開即亥)元年十一月封後二軍師帥十二月　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東王大開天恩封爲後二軍軍帥

父梁萬鑄　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　隨營封爲後四軍女軍帥

妻廖大妹　在繡錦衙

妹梁晚妹　北殿內貴使

子梁小保幼　以上俱隨營

女梁二妹幼

兄梁立漢　在武宣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在家未隨來

梁立洲　在家未隨來

家冊每軍自軍帥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彙轉。如兵冊之制。各軍典官所屬。亦造兵冊家冊。由各典官逕送本管總制。總制彙造。呈送詔書衙。

陣法

(一)牽線陣

太平軍行軍。凡由此城鄉。至彼城鄉。必下令作牽線陣行走。每兩司馬執旗一面。後隨二十五人。百人則間卒長旗一面。五百人則間旅帥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則間師帥旗一面。一萬二千五百人則張軍帥旗一面。其軍帥、監軍、總制、乘輿馬隨行。一軍盡。一軍即續。寬路則分雙行。狹路則單行。肩相挨。足相躡。魚貫以進。嶄然不紊。軍令至嚴。凡行走亂其行列者斬。途中有人將溲。必呼相挨兩三人使之等候結伴。徐徐歸隊。如隻身憩息路旁。所管軍長。卽手

刃之。借以儆衆。若廣西老兄弟。則又不然。雖係伍長。亦容其乘輿。或休息於民舍也。其牽線行走之時。此二三十里中。一遇敵軍。首尾蟠曲鉤連。頃刻登集。可以相救。每與敵軍接仗。勢果不支。指揮者命敲金。方准奔竄。然仍遵牽線之令。時若路寬。則併作十行二十行以行。但不得斜奔旁逸。必挽手急趨。魚貫而退。敵軍往往追之不及。即及之。每見其隊伍不亂。亦未敢窮追。此太平軍之對於牽線陣所以始終不易其制也。

（二）螃蟹陣

螃蟹陣者。乃太平軍中三隊平列陣也。中一隊人數少。兩翼人數多。形似螃蟹。故名。其法視敵軍分幾隊。即變陣以迎戰。如敵軍僅左右兩隊。即以陣之中隊分益左右翼。亦爲兩隊。如敵軍前後各一隊。則合左右翼之前鋒爲一隊。以左右翼後半與中一隊合而平列。以爲前隊接應。如敵軍左一隊兵多。則變偏左陣。右一隊兵多。則變偏右陣。如敵軍出四五隊。亦分爲四五隊。次第迎拒。其大陣包小陣法。或先以小陣拒敵。後出大陣包之。或詐敗誘追。伏兵四起。以包敵軍。窮極變幻。至於損左益右。移後置前。臨時指揮。其權則操之司令者。其進退開合之疾。徐惟大旗。數人嫻習。兵士悉提心在口。視大旗所往而奔赴之。無敢或後。故軍中不演技藝。專練急奔大旗數人。日至所管軍帥處聽令。所講求者。皆接仗機宜。一軍用此數人。便可役使萬衆。畧無參差。振裘挈領。深得以簡馭繁之妙。

（三）百鳥陣

百鳥陣。太平軍中有此名目而不常用。偶值平川曠野。與敵兵戰。輒以二十五人爲一小隊。分百數十隊。散布如撒星。使敵軍驚疑。不知其數之多寡。已乃察敵軍氣餒。即一鼓作氣攻之。敵軍每每不知所措也。

（四）伏地陣

太平軍卒。無不知伏地陣者。在遇敵軍追逐。至水窮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齊偃。瞬息千人萬人皆貼伏於地。寂不聞聲。敵軍急追。突見前面渺無一卒。無不詫異徘徊。太平軍貼伏約半炊之頃。忽一旗立。千旗齊立。千人萬人風湧潮奔。呼聲雷吼。轉面急趨。以撲敵兵。敵兵一疑不釋。又增一疑。而益以一驚。其不轉勝爲敗者鮮矣。此陣嘗用於長沙。乃南昌武昌之役。輒獲巨勝也。

營壘

太平軍之營壘。其夾江爲營。阻山爲營。夾河夾市及包敵營以爲營。動合古法。說者每稱之。然亦當視所守之將何如。不可一概論也。曾立瑲守揚州。朱錫琨黃益芸屯六合縣河口。百務廢弛。陳承瑢逆料其必敗。時告東楊。特下誥諭誡飭之。未幾。揚州果失守。錫琨益芸亦全軍覆沒。他如石鳳魁守武昌。清軍日逼。黃再興亦預知其不可守。卒賴再興死拒數日。全軍

退出大東門自脫。而兼脫鳳魁。迨鳳魁再興以失機伏誅。後之爲守者。設備益謹。凡守城築塞。必躬自巡勘。盡攬山川形勢於胸中。以古法參己意。作防禦工程。必堅必固。且能倚伏相救。聲氣相通。清將江忠源嘗謂太平營壘諸法。皆出自金湯十二籌。洴澼百金方諸書中云。

(一)夾江爲營

夾江爲營。屢行於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於武漢則搭浮橋。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攔鐵鍊。於黃州則堅築壁壘。以防北岸。南岸僅駐兩營。其行軍於江畔也。亦能夾江步步爲營。水陸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其駐團風鎮時。北岸陸軍。則住街市民房。南岸陸軍。則住洲上民房。不敷住。則寄宿於船。船分兩岸停泊。其房屋較少之一邊。則停泊七八成。以船二三成停泊於房多之一岸。三路表裏。從不參差。當已克漢陽漢口武昌未下之時。則盡關船隻於小河內。河口江邊。密植木樁。護以木筏。敵兵可渡而不可登。其立制至善也。

(二)夾河爲營

太平軍遇有河道通舟。三路並進。時亦必夾河爲營。如夾江法。獨於漢口小河。備極經營。其通江河口。則植木樁兩萬根。更以破船塞口中。開一閘。以堅木柵爲門扇。用牽車啟閉。以放船隻出入。河口兩岸。各立數營。漢鎮之尾橋口地方。兩岸亦各立數營。中於接駕嘴搭浮橋一道。以通往來。

（三）浮筏爲營

太平軍嘗以大木簰數架。外樹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樓爲營壘。木城上開礮眼。密架鎗礮。以向外擊。此多置於江寧城外水營及湖口田家鎮漢口等處。太平三年。淸軍復武漢。楊秀淸屢下誥諭。搜括錯纜。廣造木筏營壘。命東殿左七承宣涂鎮興等運五座至田家鎮。後太平軍敗田鎮。陷筏亦被毀。

（四）阻山爲營

兩山對峙。或狹路谷口。太平軍每對駐數營。山後多插旗幟。以爲疑兵。前築土墻。上開礮眼。架鎗礮以擊敵軍。凡守城守險。以及攻略。必依山爲營。而用此法。或於山腰山頂。分立數營。如桂林之象鼻山。武昌之洪山。漢陽之龜山。蘄州之半壁山等處。皆是。尋常朝行暮宿。悉住民舍。不營於山岡。

（五）夾市爲營

太平軍在長江埠蔡店漢口宋埠團風武穴大通派河練潭瀹港及北省之連鎮諸處。俱夾市以爲營。命軍士分駐街市民房。而拆門窗複壁板片。環立營壘。嚴守三面。而留一面。爲援師及退走之路。

（六）據村莊爲營

以村莊爲營。乃在平野。無城池市鎮可憑。遂據大村。挑濠築土牆以堅守。北五省村莊多有圍牆瞭臺。護莊河。太平軍北征山西河南山東直隷各境時。往往即其村莊以爲營。焉營壘與敵營對立。相抗日久。則乞援師。突然以包敵營。一二日間。環敵營皆已壘。獨留一路。誘敵兵由此徑衝出。前以伏兵要之。鮮有不敗者。

（七）望樓

望樓高低無定式。必立於至高之處。每數營則置一樓。上立瞭望者。一晝夜輪換十數人。無敢曠誤。見敵軍至。則吹角爲號。與敵軍接仗。則擊鼓搖旗。

（八）城上板屋

太平軍守城無布帳。架木爲板屋。每五垛置一具。高出雉堞數寸。凡堅守之城。並用磚石。將垛口砌閉。只留小孔。外視。或將城加高數尺。其餘營壘。但築木牆土牆。亦必環度板屋。相離數尺。即置一具。如係土牆鬆不能載。則植樁於地上。搭板棚略高出土牆數寸。

（九）土牆濠溝

濬濠築牆。營壘一定之制。太平軍築土牆。每樹竹木爲骨。外以磚石疊砌。搥擊堅實。雨淋不致坍塌。濠溝務取寬深。再令軍中老弱。及鄉村婦女。日以削竹簽爲事。取用不竭。每以竹簽密釘濠中。或徧插平地。周匝數丈。以阻礙敵軍。

(十)重濠重墻

太平軍於當敵衝之處。則濬重濠。築重墻。第一道濠必密植竹簽。第一重墻必用雙層板片。陳疎排架。用橫木釘而約之。虛其中如複壁。中塡沙石磚土。重濠亦務寬深而已。第二重墻所築爲何物。則無定。或密排整株樹木。或壘積鹽包糖包以及水浸棉花包。其在永安州時。曾以生根活樹。間以杉竹篙編成墻壁。尤爲匪夷所思。

(十一)木樁十字竹簽

木樁多釘於江灘河灘水淺之處。使敵船不能近岸。其土墻外濠邊卡房外亦多釘之。更以荆棘繫其旁。十字竹簽則釘於木樁之外。取極軟竹片交叉密布。礮子擊中。竹簽微敧而礮子已無力墮地。蓋以柔制剛也。大抵太平軍堅守之處。房屋之外必築土墻。墻外開濠。濠外又立木墻。木墻外又開重濠。濠外釘木樁。木樁前立交叉竹簽。其意不過欲多一層。卽多一重防禦。可以從容拒戰。且使敵兵知難而退耳。

土營

太平軍攻城專以挖地道爲能事。謂之鼇翻。於道州郴桂等處。盡募挖煤山人數千。另立土營。初僅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百餘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至江寧。封土營師帥至七百六十二人。因挖城有功。而獎以銜職。並

非一師。帥轄二千五百人也。凡土營之衆。軍中呼爲開壠口兄弟。統軍者優視之。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既克一城。則分兵據守。又必將轟損城垣補葺。所開地道填塞。亦皆此輩爲之。每有工作。輒鳴鉦傳呼於市曰。某王或某丞相有令。開壠口兄弟。卽刻赴某處監軍衙聽點。蓋卽役使土營挖地道。或修城塞竇也。地道之計殊惡。然亦視守城爲何如耳。太平軍屢用於長沙南昌城內。知覺亦開濠溝。直穿橫截。灌水灌糞。死人無算。卽被轟城成缺。猶能殺退登城之賊。隨卽補繕。卒能保守。若武昌江甯。未講戰守諸法。卽不穴地。亦未必不失。

諸匠營

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匠。金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韡營。其卒皆韡鞍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其總制至兩司馬。亦如土營之制。營中又設典官。名目至繁。凡徵得諸色目人。則分送各匠營。謂之聽使。各儲其才。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此等匠營曁典官所屬散卒。隨營奏技。不役使打仗。然每當危急之時。亦使搖旗吶喊。用作聲援也。

水營

太平軍初無舟楫。故無水營。自益陽至武漢。得民船三千餘隻。船戶唐正財搭浮橋於漢江陽以濟師。天王嘉之。始立水營。以正財爲指揮。總統水營船務。逮下江南。淸廷長江水師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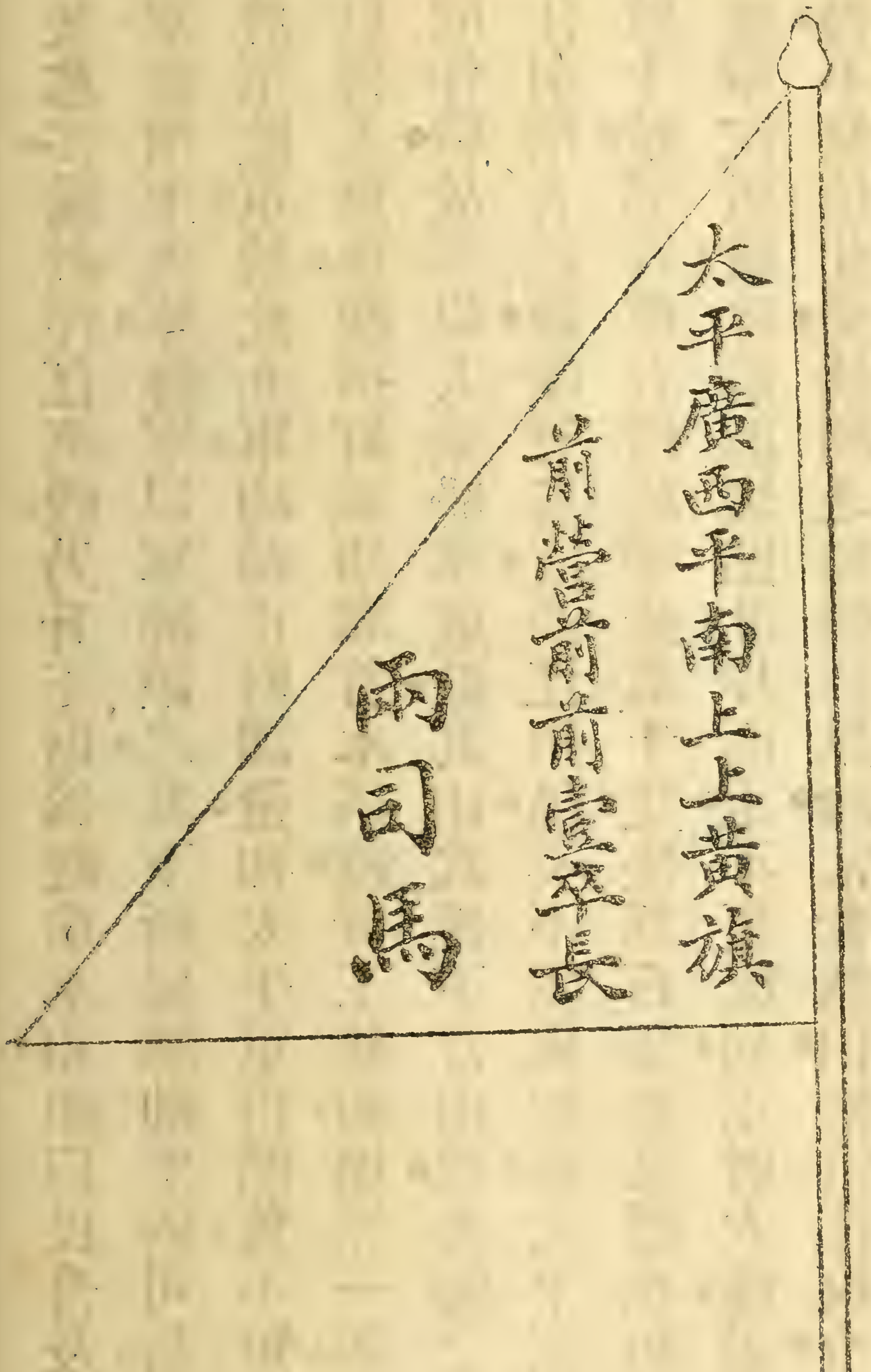
爲所撫船隻愈多。幾於浮江萬艘。乃升正財爲殿前丞相。郎以民舟及就撫水軍編爲前後左右中五軍。旋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領之。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亦如旱營之制。別立水營總制將軍監軍統此九軍。均歸正財調遣。初太平軍得船隻不知顧惜。不事修理。不久皆爲朽板。自得正財後。搜括釘鐵油麻竹木錨纜。督工修補。煥然一新。船隻又大小不一。未經訓練。不能作戰。故專以人衆船多威敵。其由武漢下江南也。舟師之多。銜尾四十里。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礮聲遙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風披靡。太平三年。復攻武漢。舟師從征者幾及數千艘。鄂省僅有清廷礮船數十隻。快划百隻。衆寡懸殊。初甚驚惶。後舟師抵武昌。城上開礮擊沉數艘。餘船卽緊貼北岸而走。不復成列。正財大慚。盡將船隻封入小河。專供轉運之役。不使接仗矣。清湖北知縣羅鳳池。常奮然曰。使沿江牧令。皆有膽識。不爲虛聲所驚。安排火船火筏。處處燒之。太平舟師。無噍類矣。後清侍郎曾國藩。卽用其計。初焚太平舟師於湘潭。約二千艘。再焚於岳州。約數百艘。再焚於城陵磯。約數百艘。再焚於漢陽小河。約四千艘。再焚於田家鎭。約三千艘。而漢陽田家鎭兩次。浮屍蔽江。江水爲沸。損失尤大。秀清知衆不足恃。始命正財重練水師。改船制。造槍礮。習陣法。練之經年。始克與清軍相拒。而聲勢已不復如前之盛。迨其後正財戰死於蘇州。而太平之舟師遂燼。

軍械

太平軍倉卒起事。裂布爲旗。削竹爲矛。初未標新立異。迨克武昌。聲勢大震。始修戰具。所執刀矛。多用硃漆畫桿。每一軍大小黃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計兩司馬旗五百面。卒長旗一百二十五面。旅帥旗二十五面。師帥旗五面。軍帥旗一面。共成此數。更有總制將軍監軍各典官之旗。尤不可數計。茲將軍中旗幟尺寸顏色號衣號帽腰牌槍械等分別記之。并列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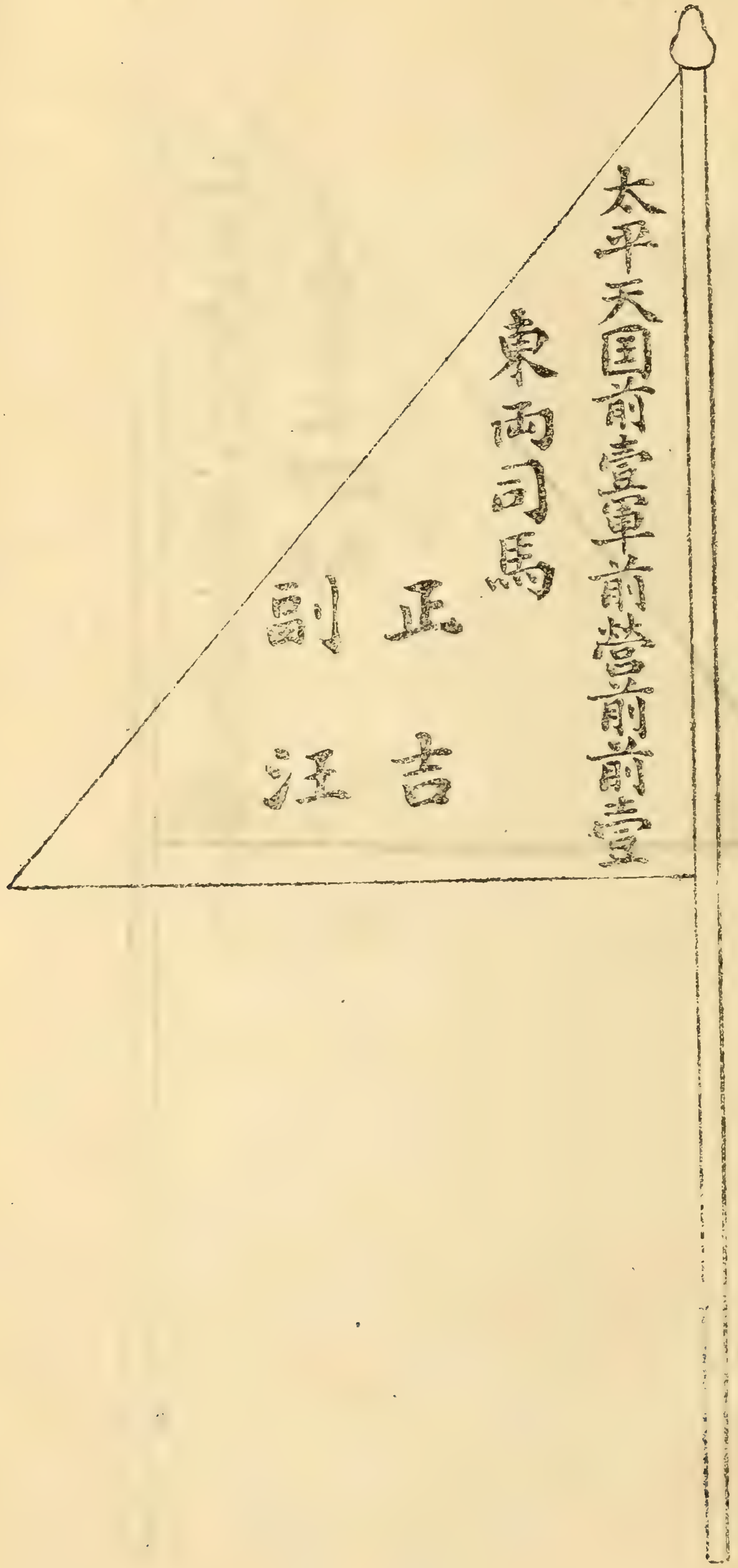
(一)旗幟

太平軍初起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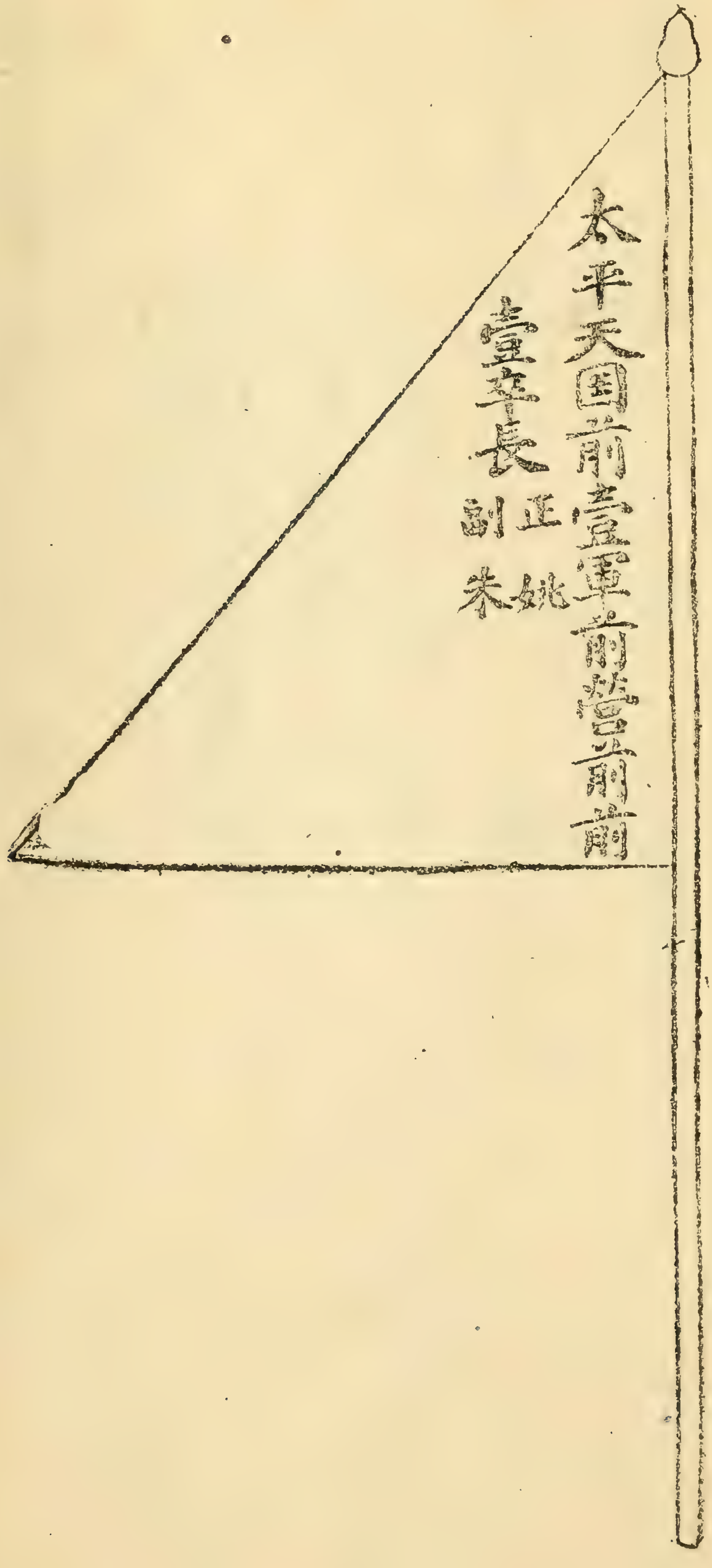
此金田初起事時兩司馬黃旗也。長闊二尺五寸。其刊於太平軍目中。有太平廣西平南桂平貴縣道州上上黃旗等字樣。蓋其始攻克一州一邑。則盡其人民爲一軍。以旗標別各繫地名。嗣所征之處。漸多五方雜處。湊集成軍。難於區分。此制故廢。此旗乃太平軍旗之濫觴。特前列之。

正職官兩司馬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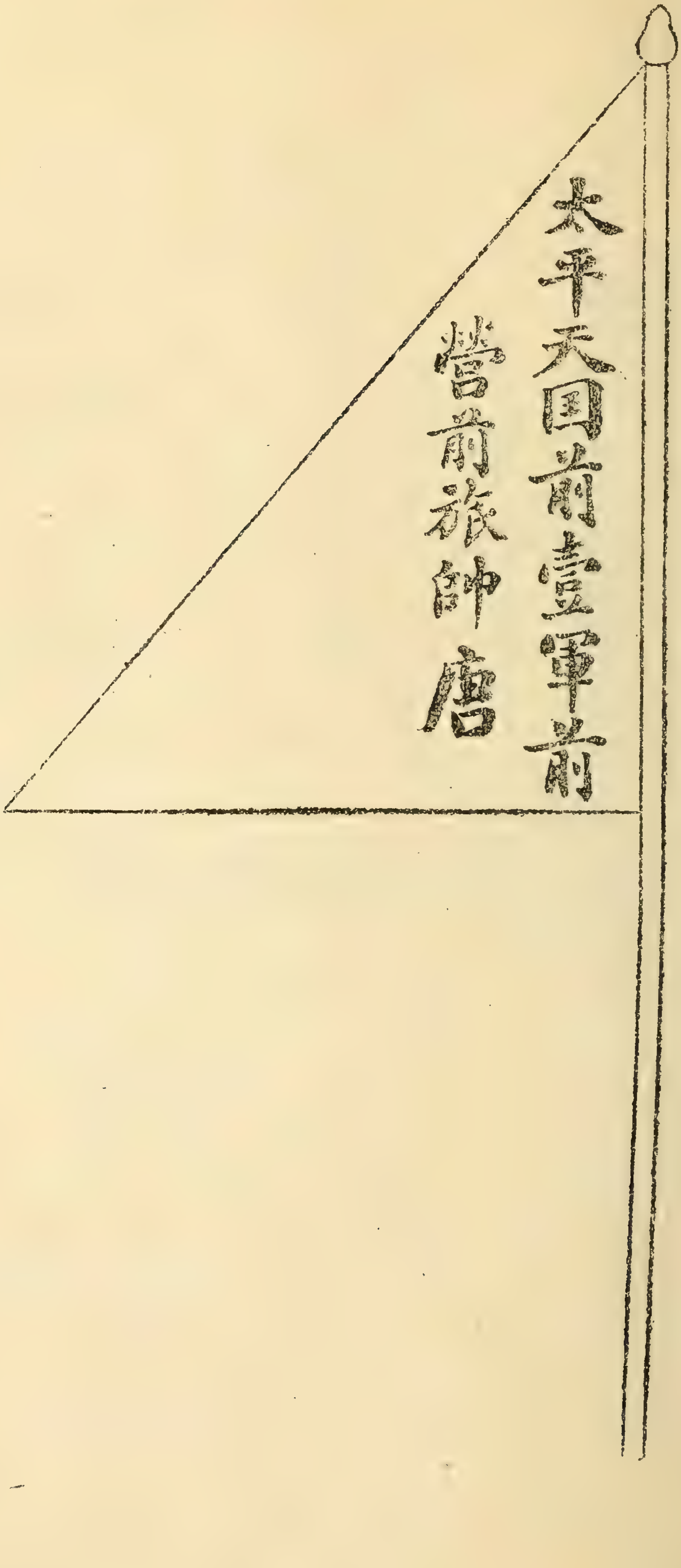
兩司馬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二尺五寸。

卒長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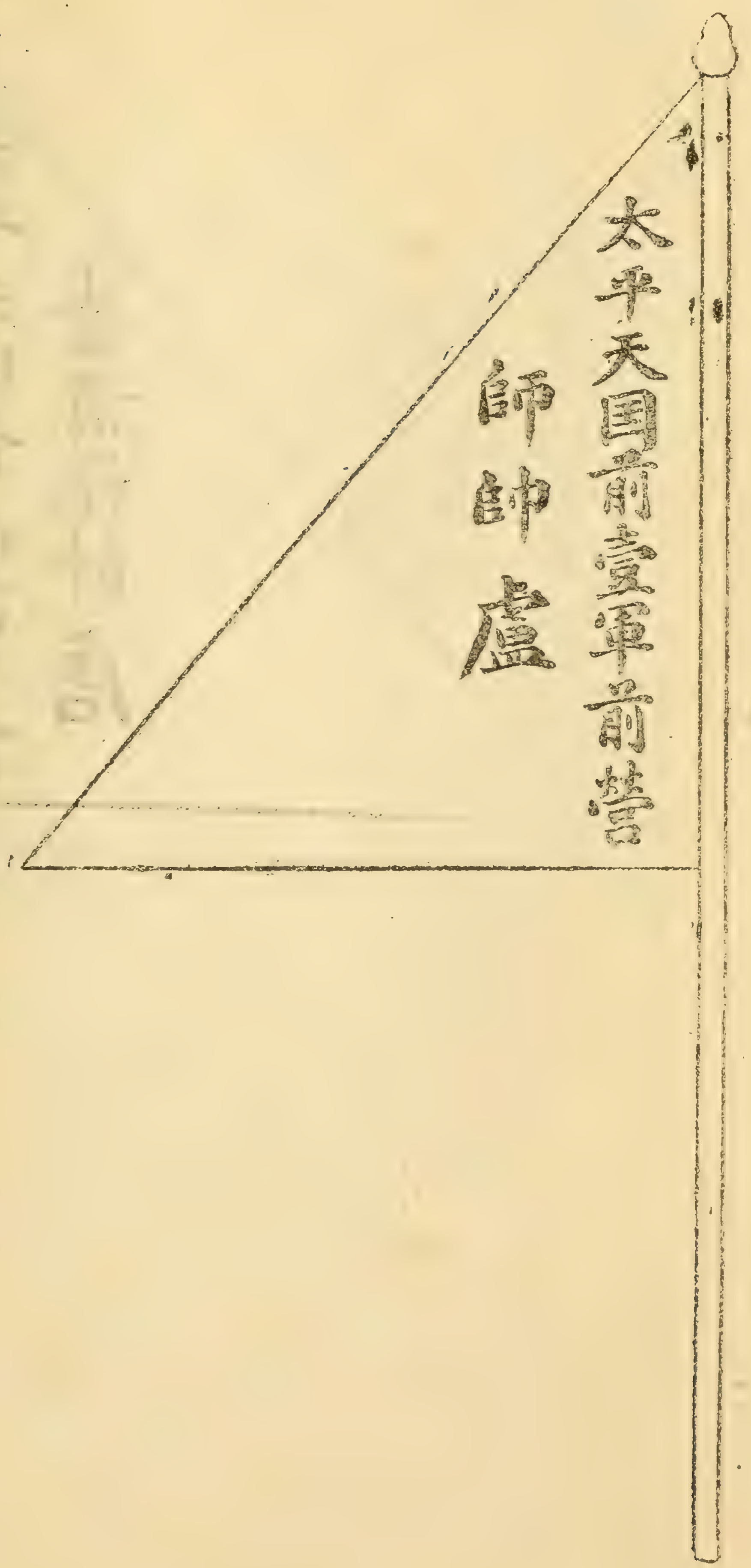
卒長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三尺。

旅帥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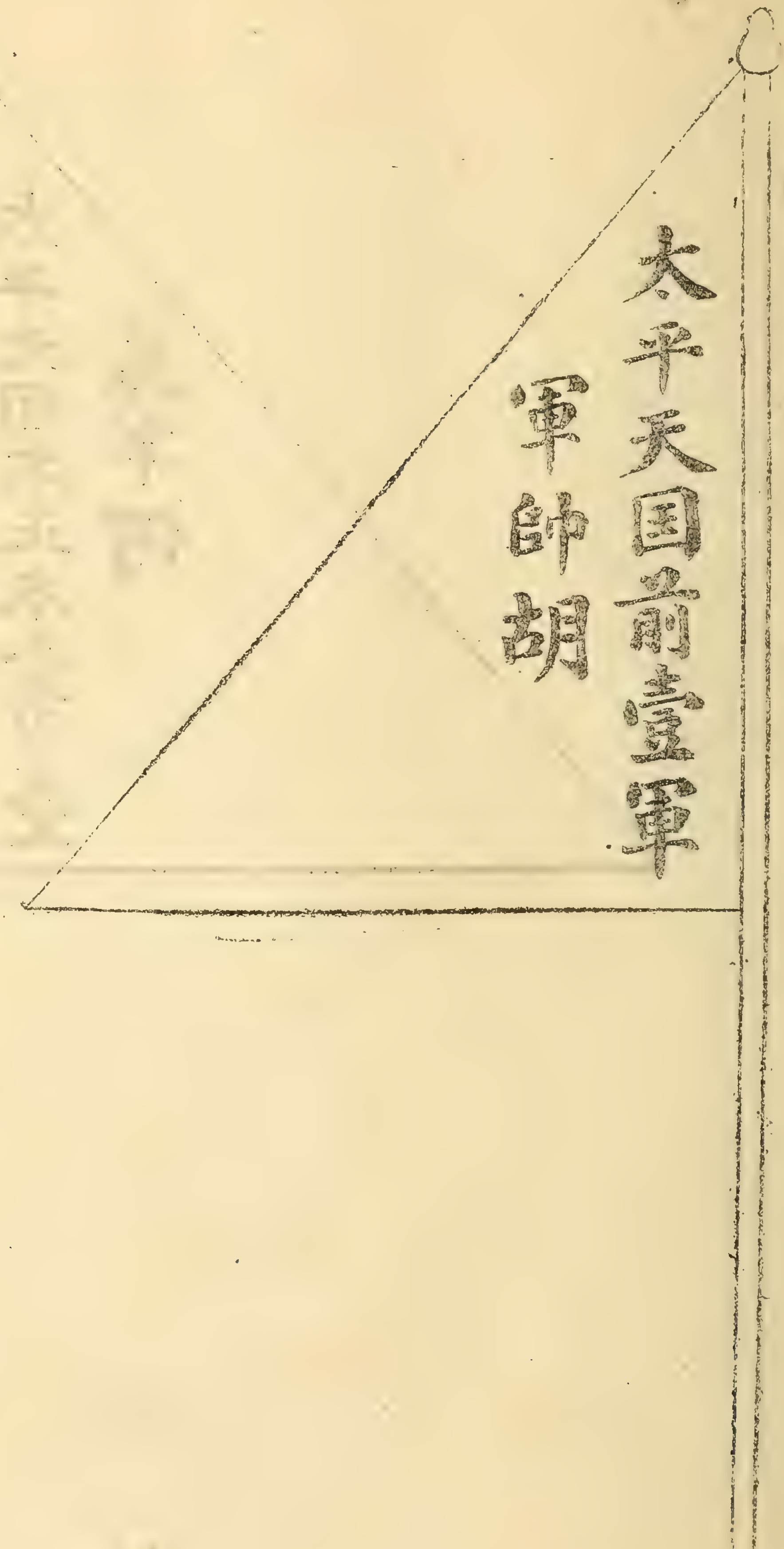
旅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三尺五寸。

師帥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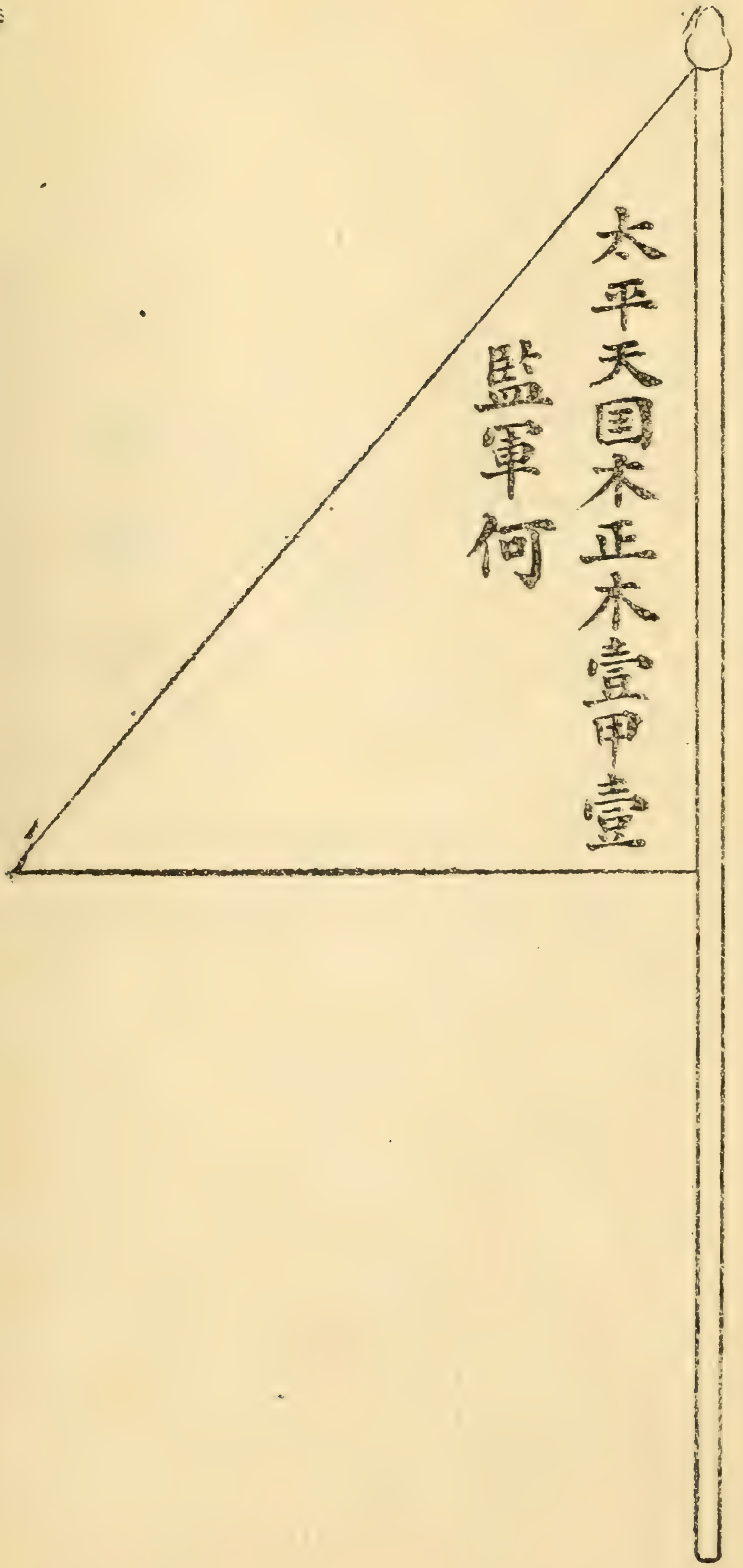
師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四尺。

軍帥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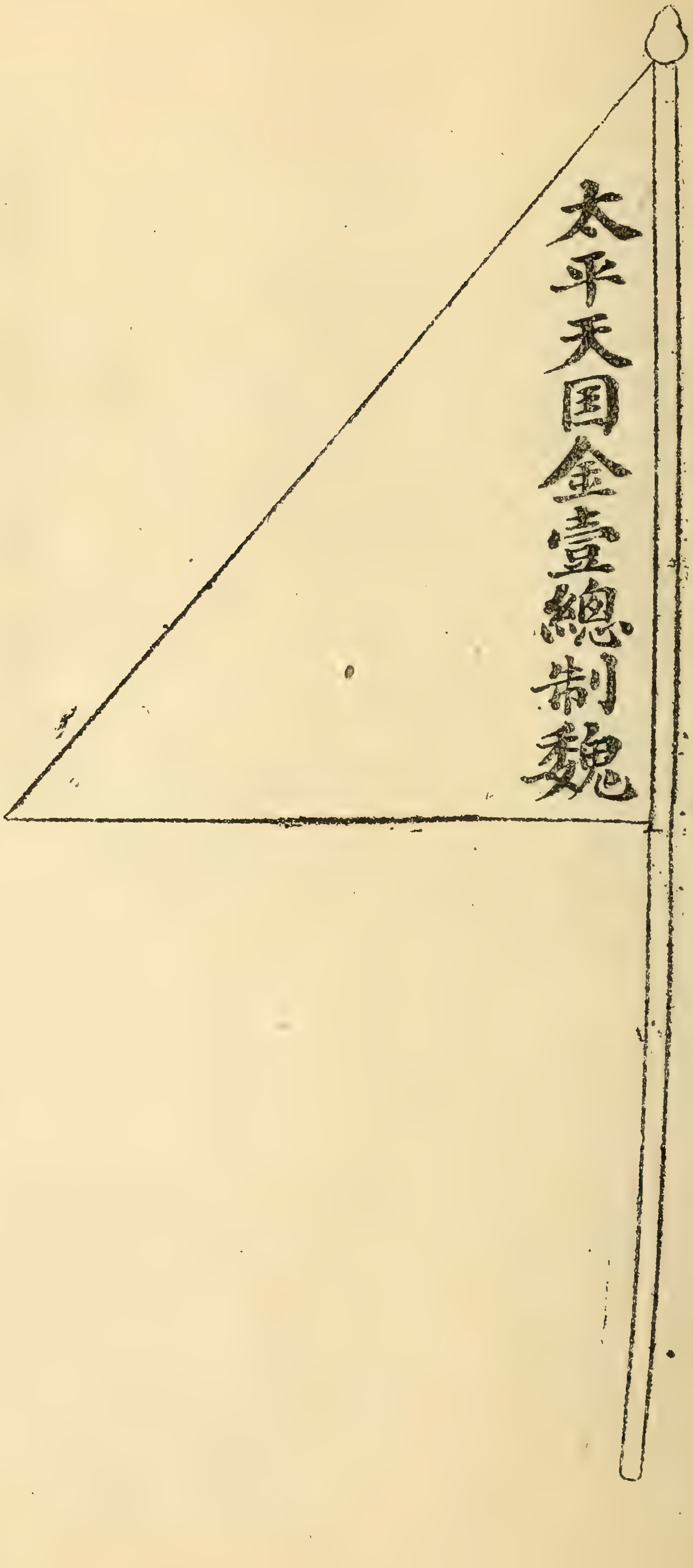
軍帥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四尺五寸。

監軍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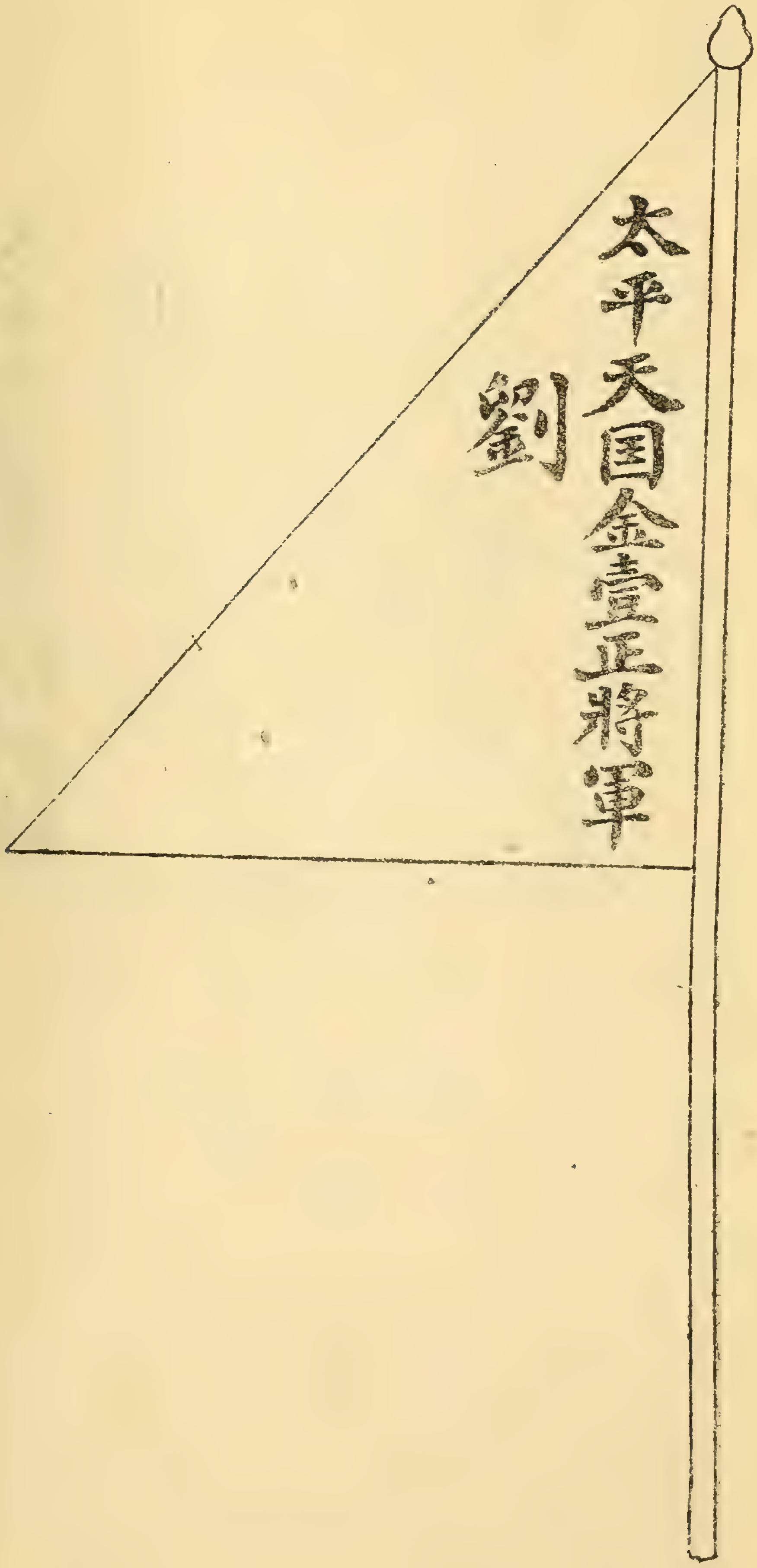
監軍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五尺。

總制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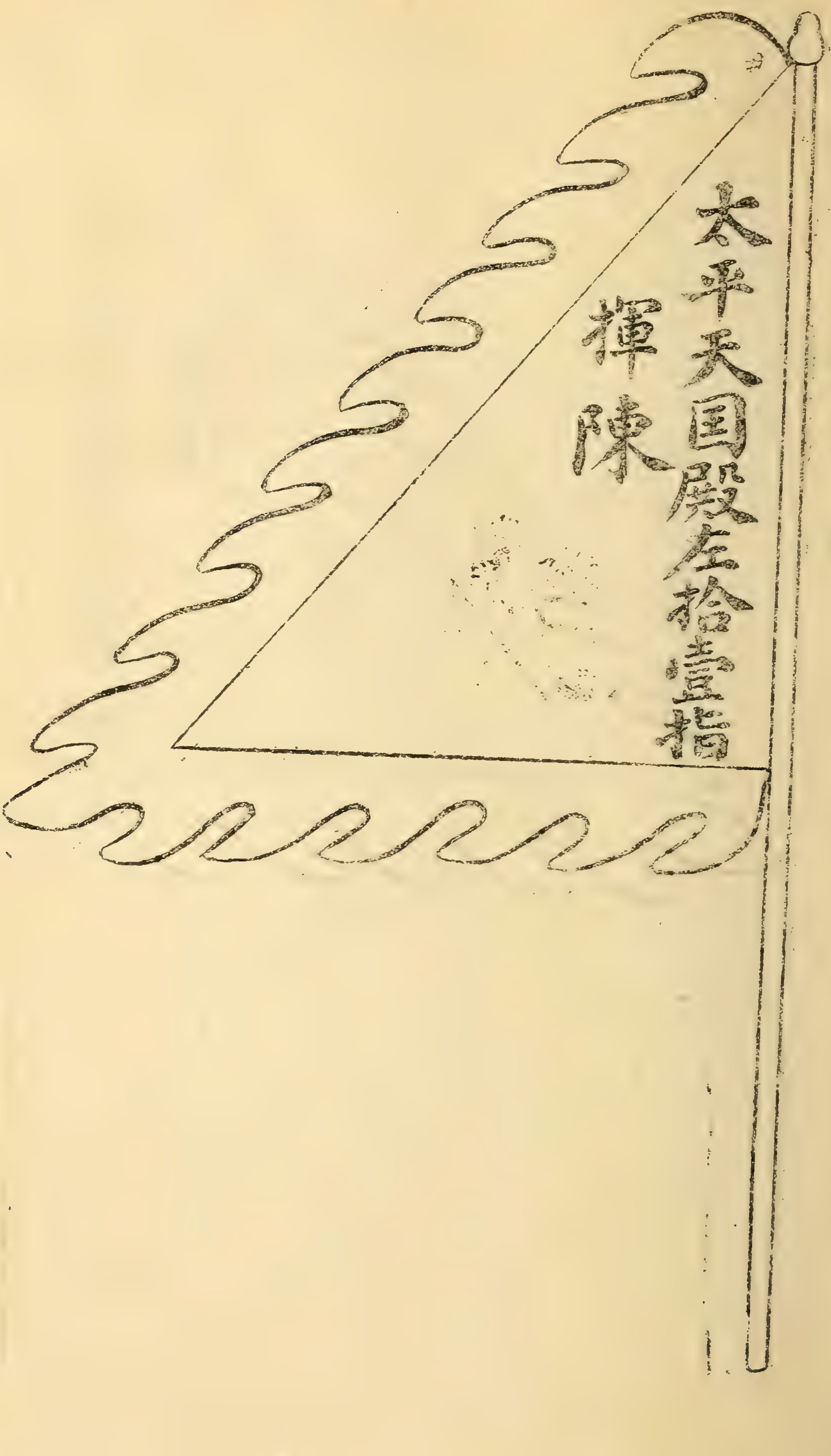
總制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五尺五寸。

將軍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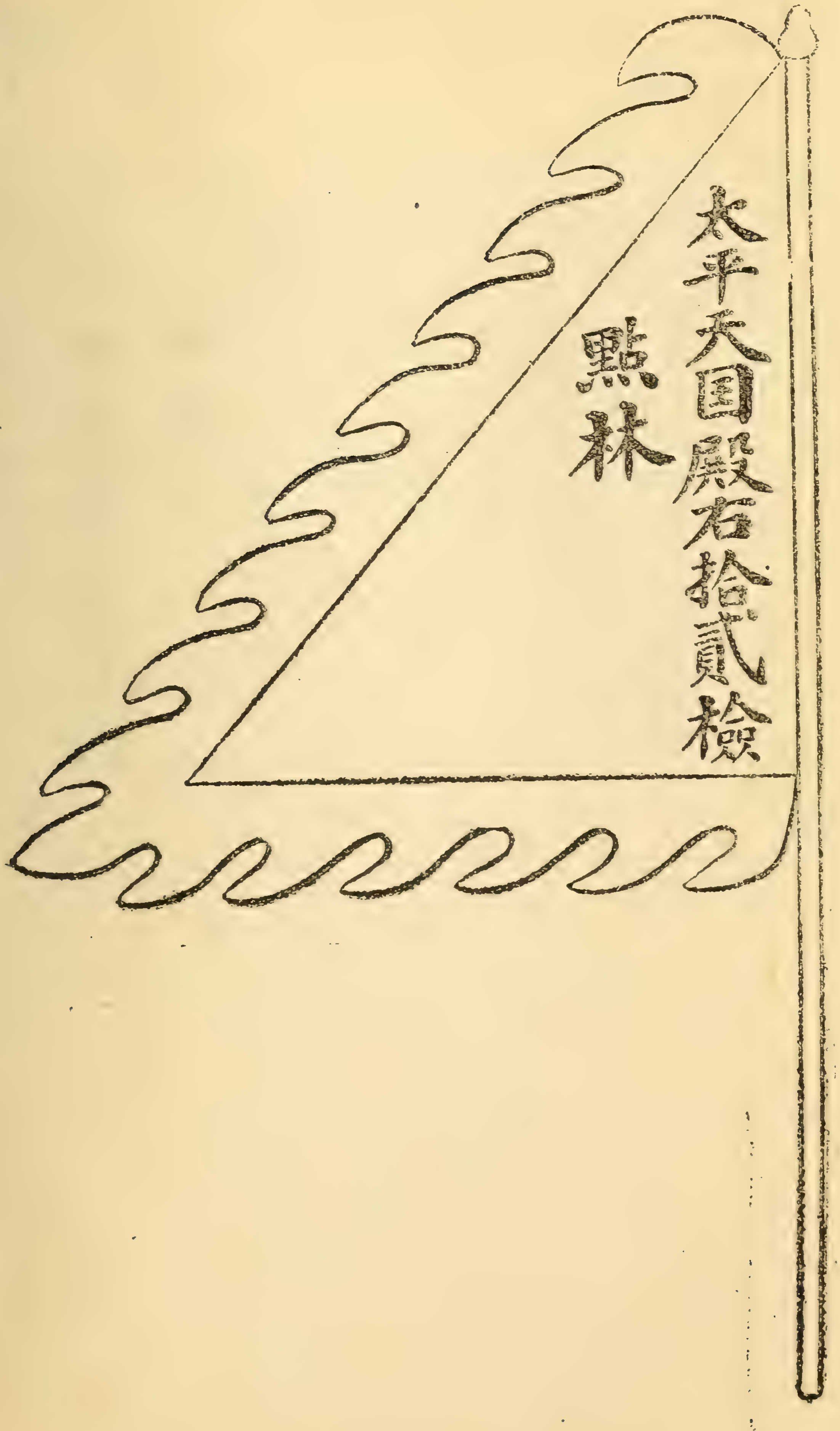
將軍黃旗無邊。形尖黑字。長濶六尺。

指揮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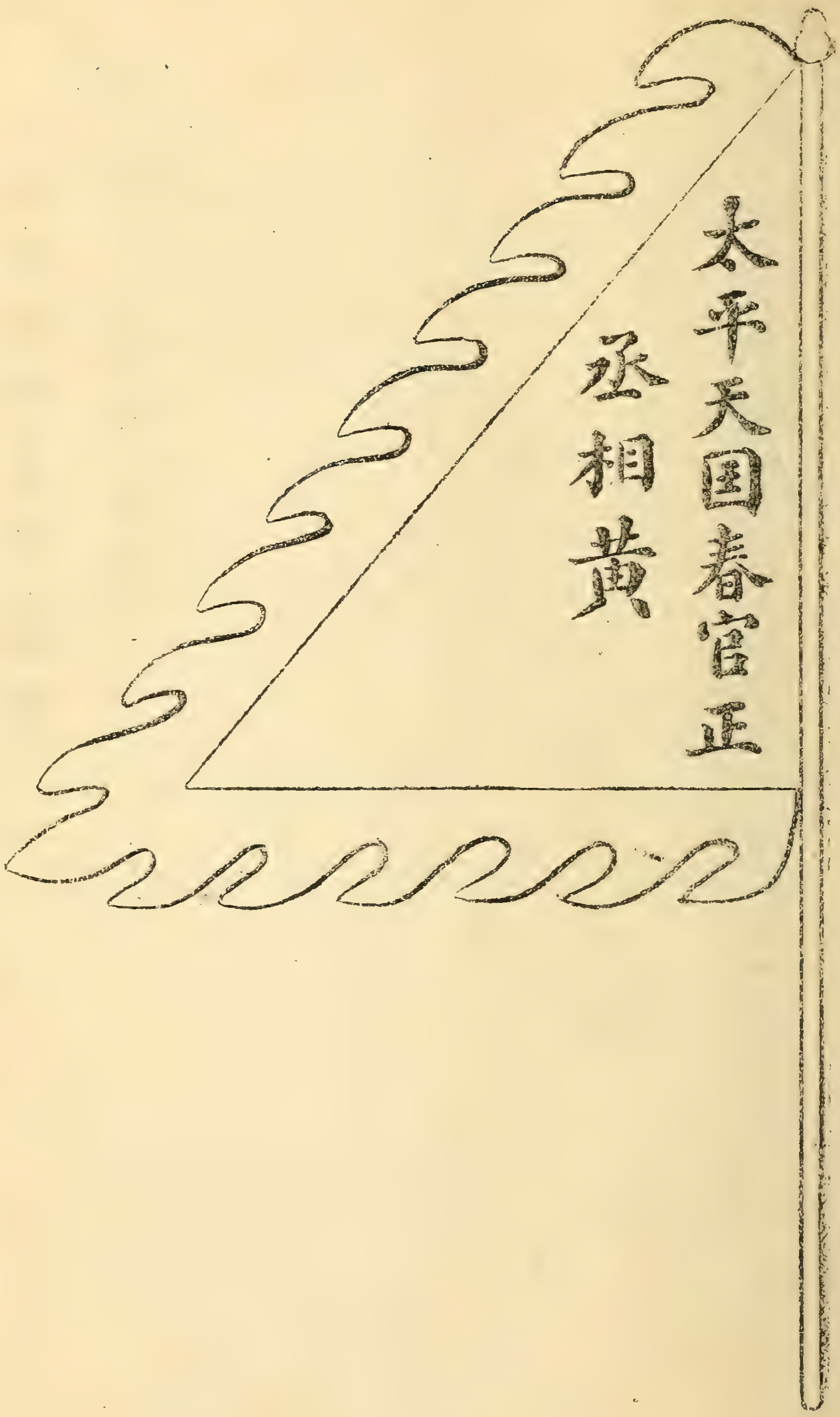
指揮黃綢旗。黑字水紅邊。長濶六尺五寸。

檢點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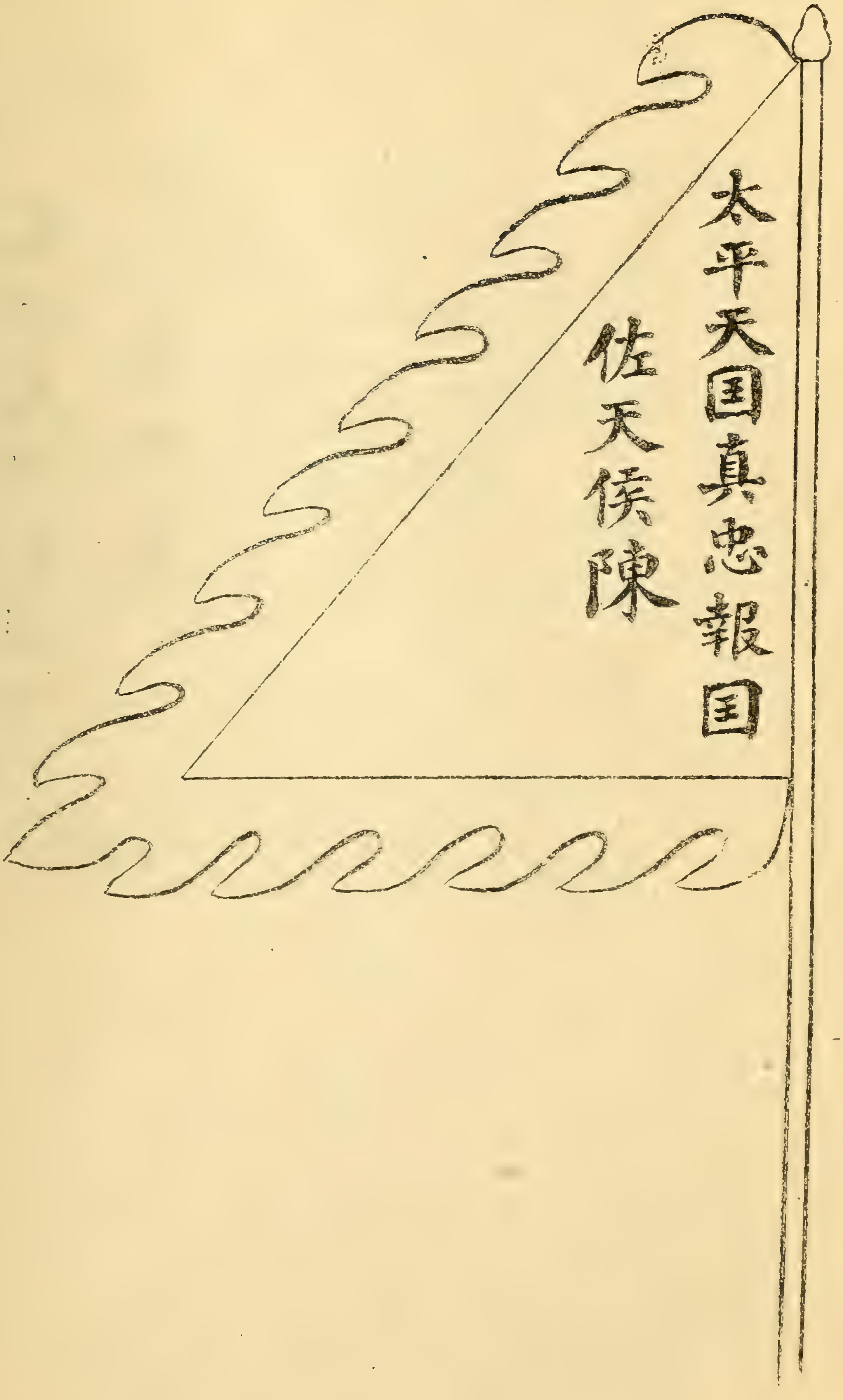
檢點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

丞相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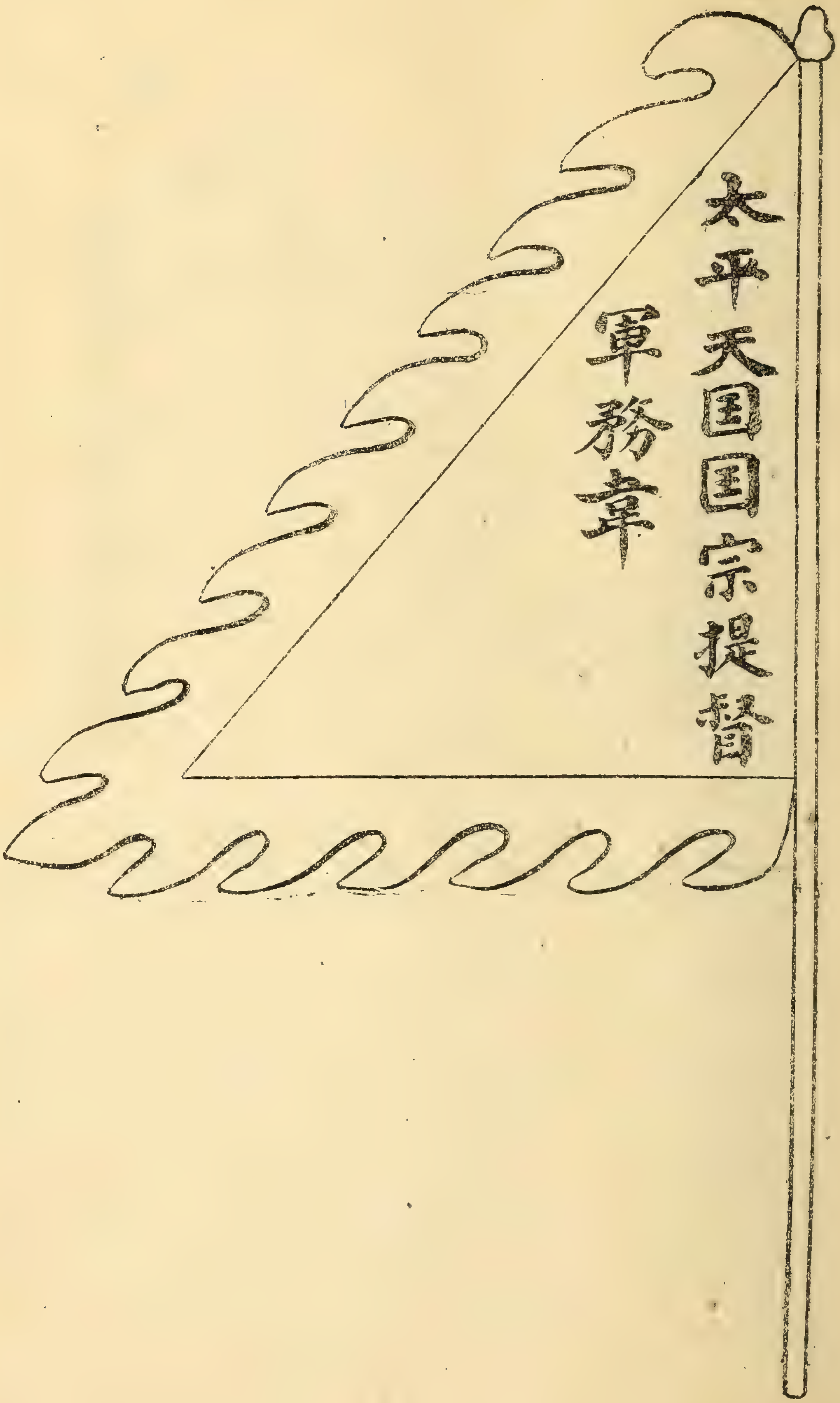
丞相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五寸。後設天將旗同丞相。

侯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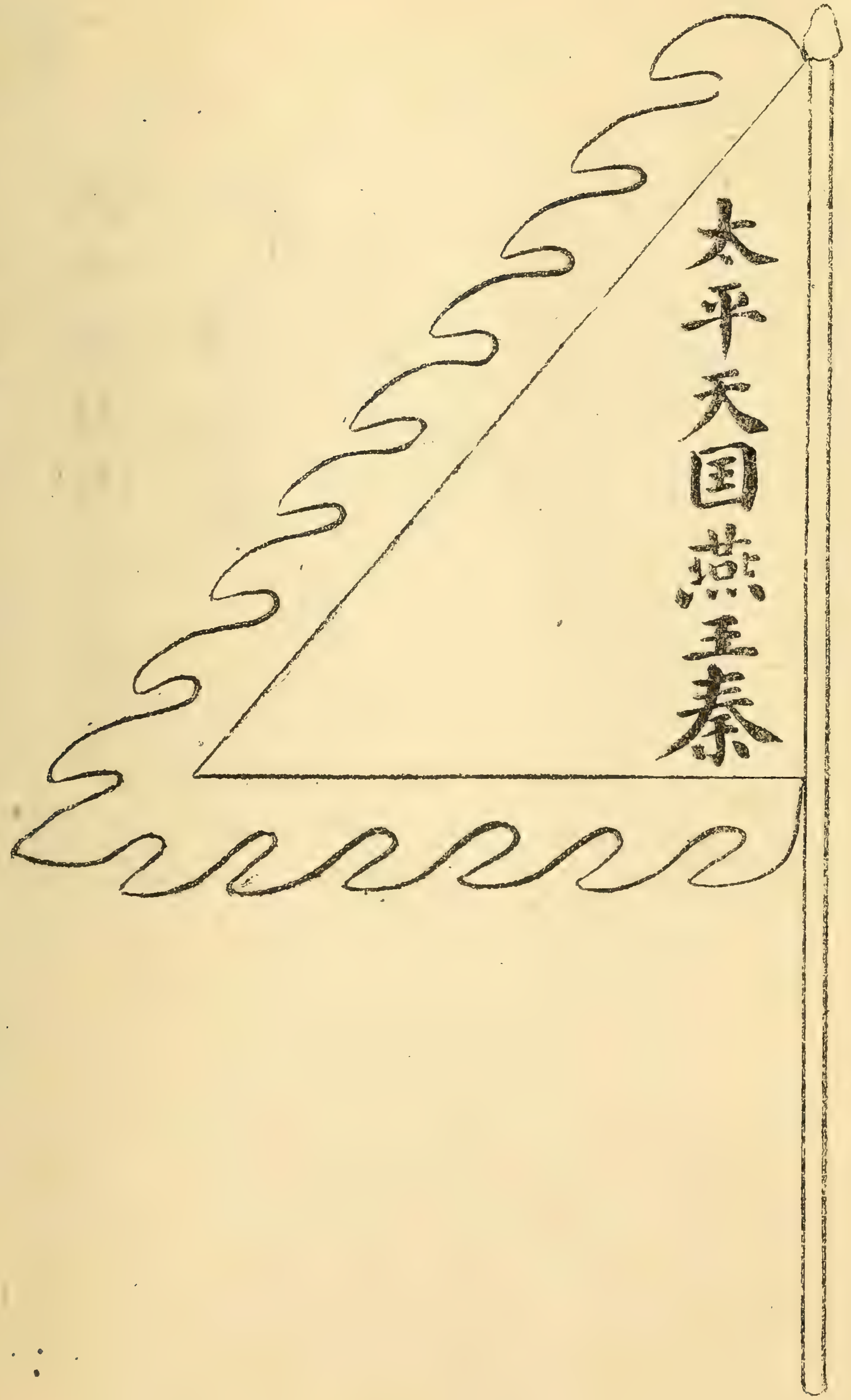
侯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七尺八寸。後設封如承天豫等旗同侯。

国宗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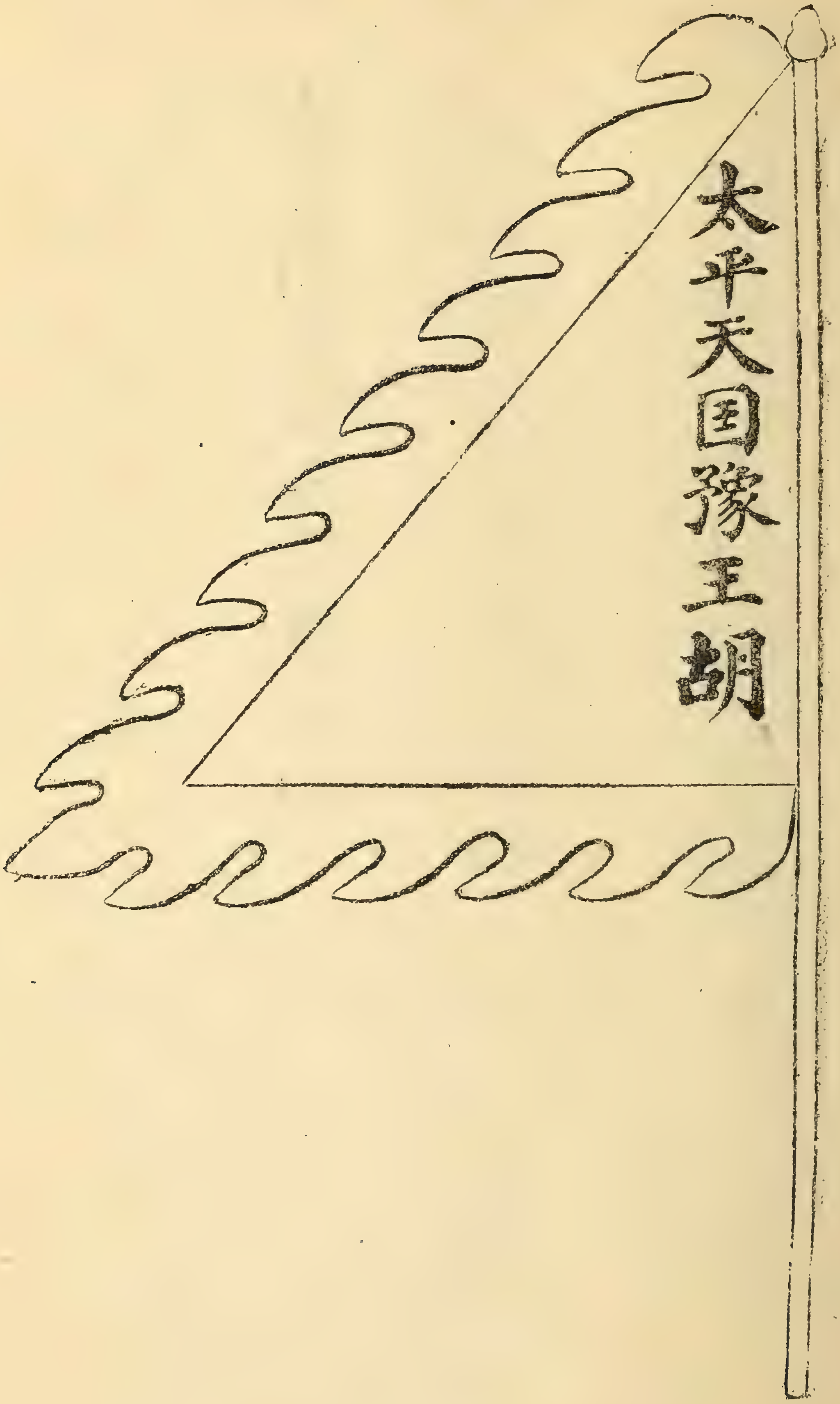
国宗黃綢旗。紅字。其邊色視何王国宗。即從何色。長濶八尺。

燕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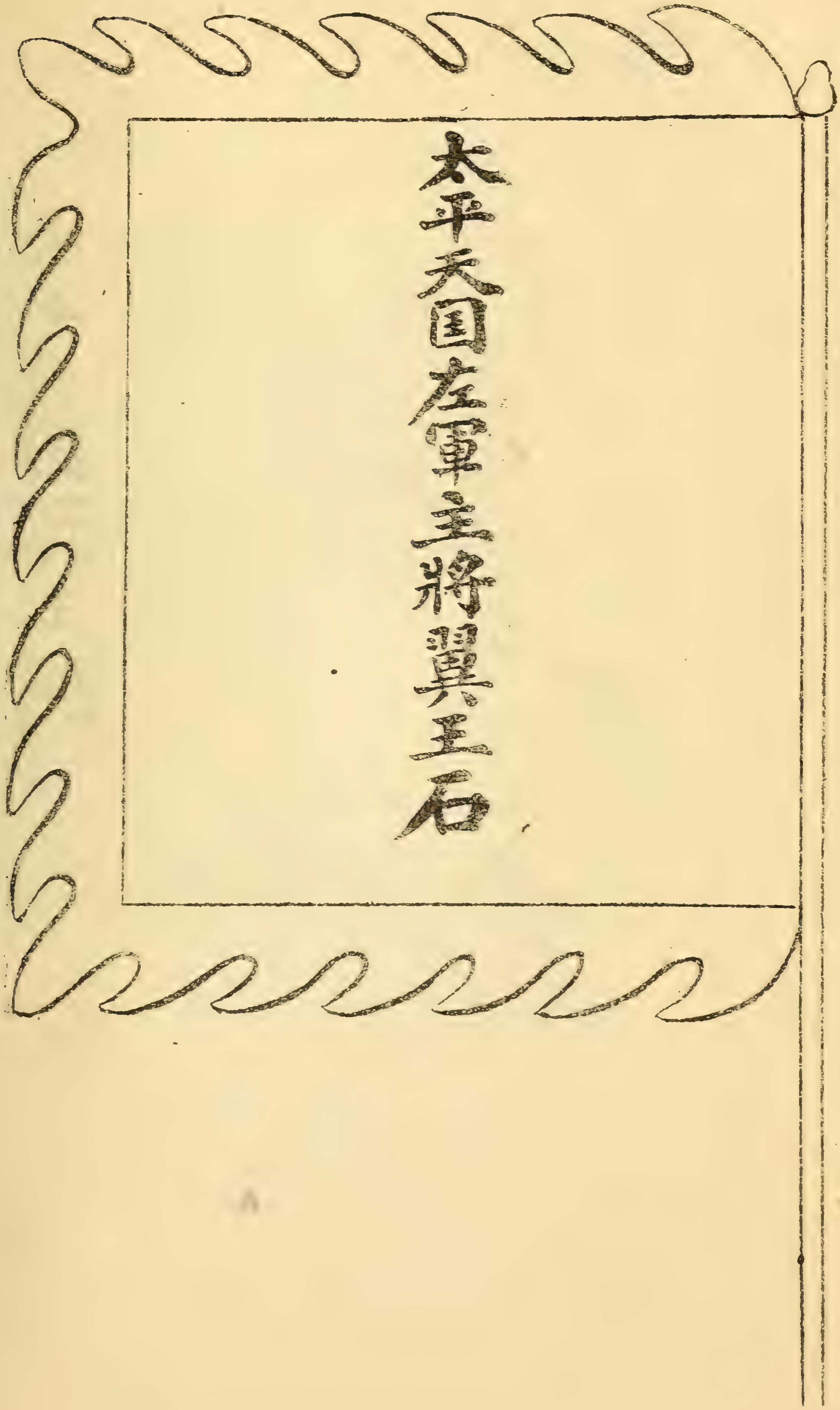
燕王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豫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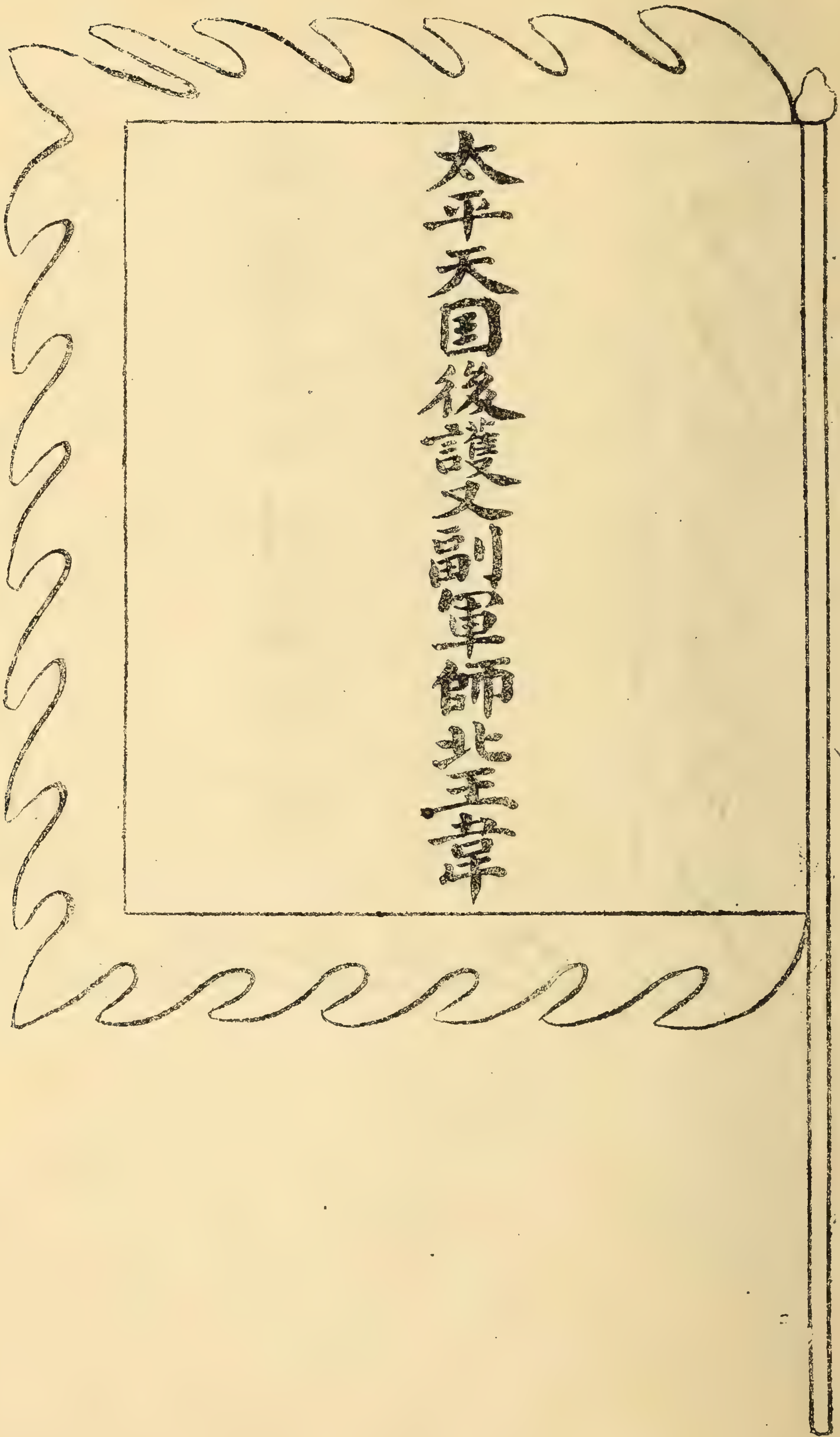
豫王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翼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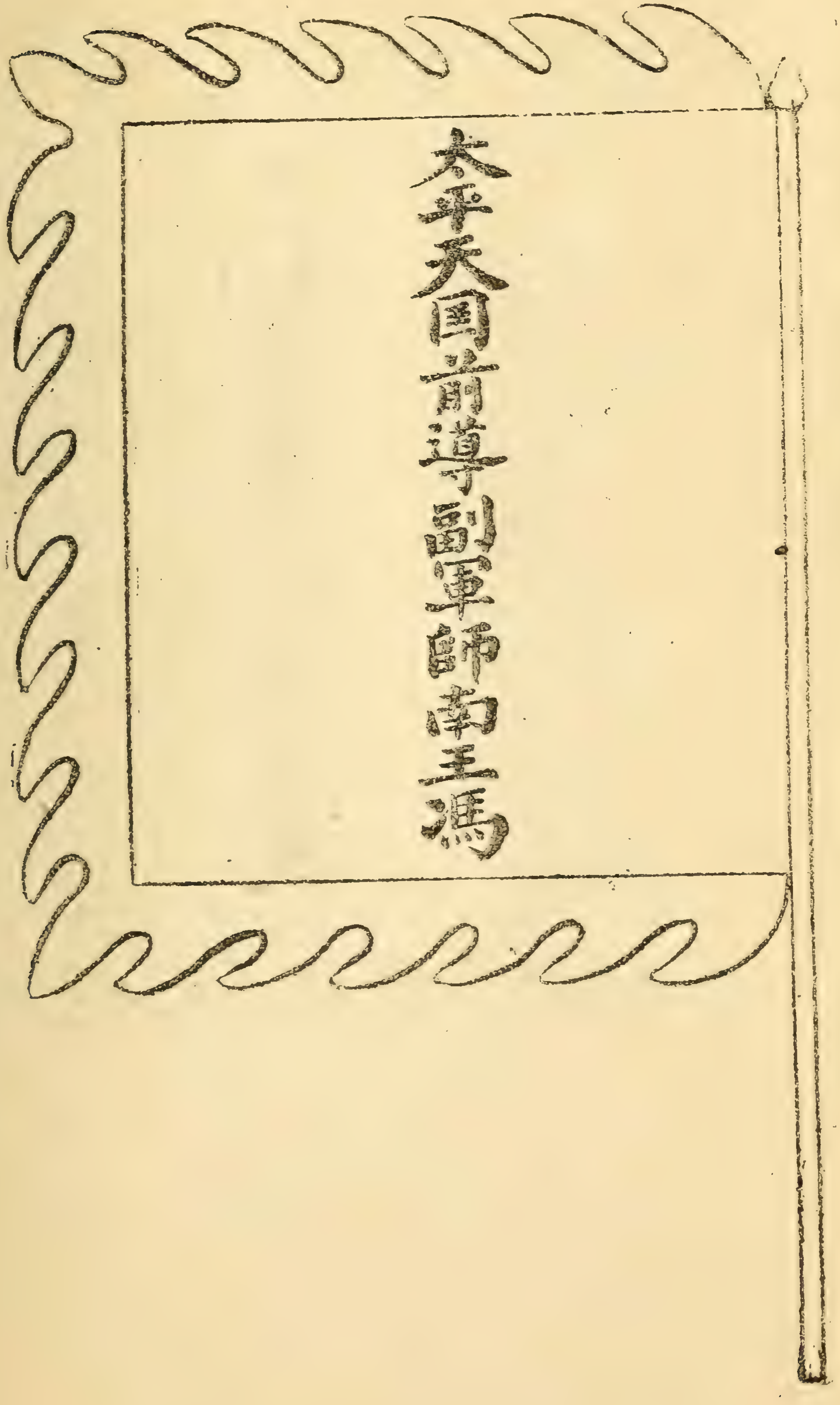
翼王黃綢旗。紅字藍邊。形方。長濶八尺五寸。

北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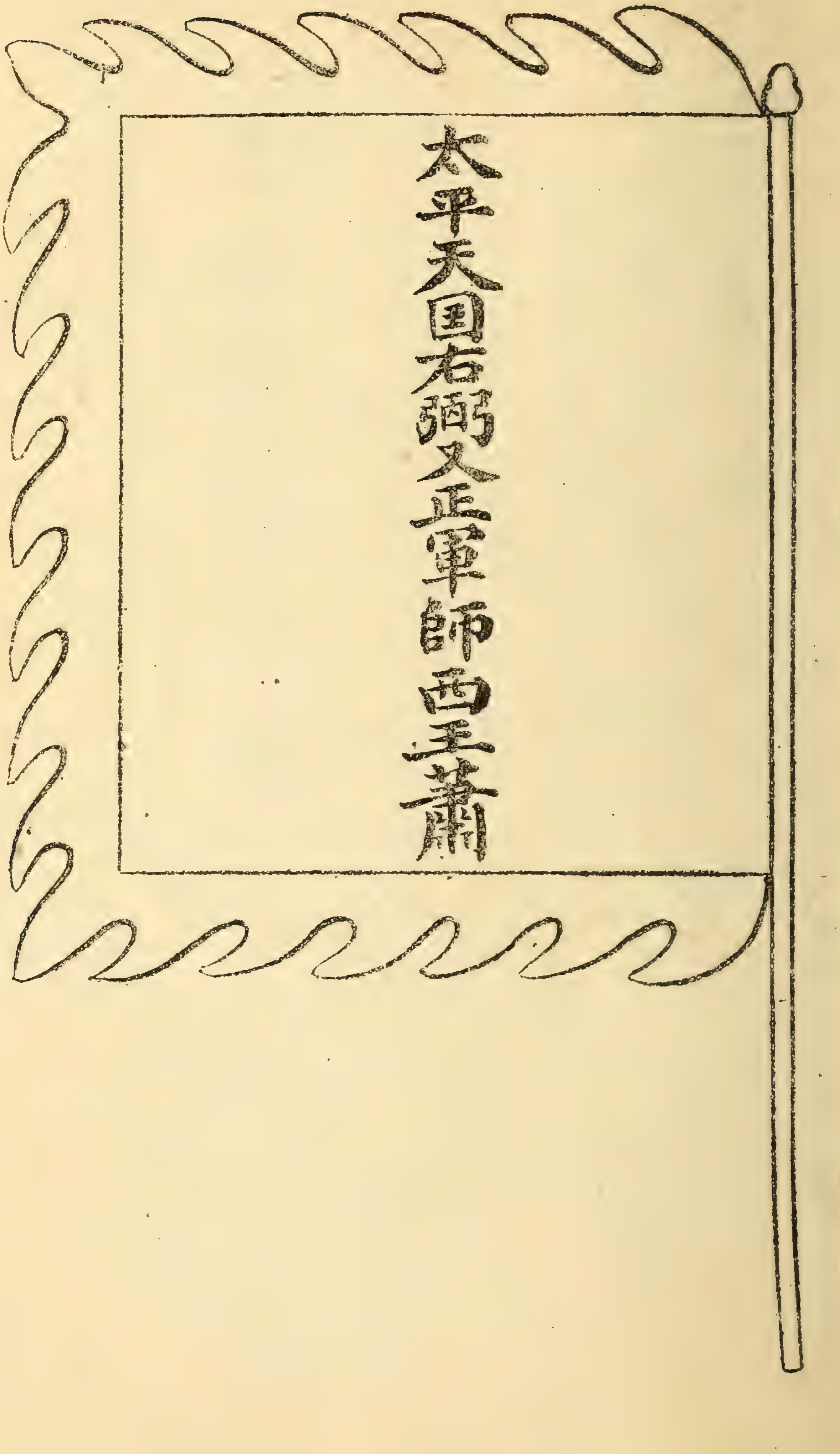
北王黃綢旗。紅字黑邊。形方長濶九尺。

南王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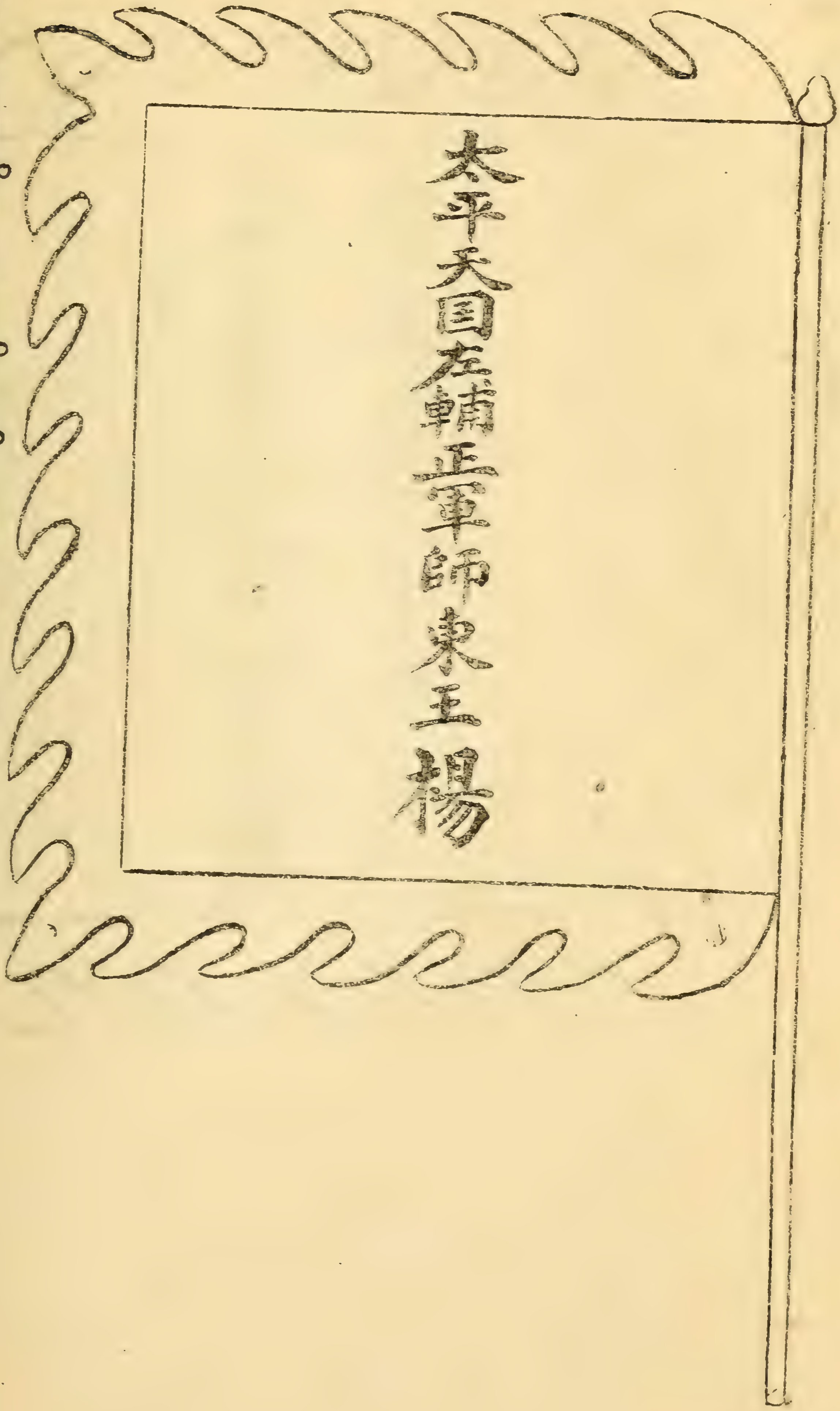
南王黃綢旗。紅字紅邊。形方長濶九尺。

西王旗圖



西王黃綢旗。紅字白邊。形方。長濶九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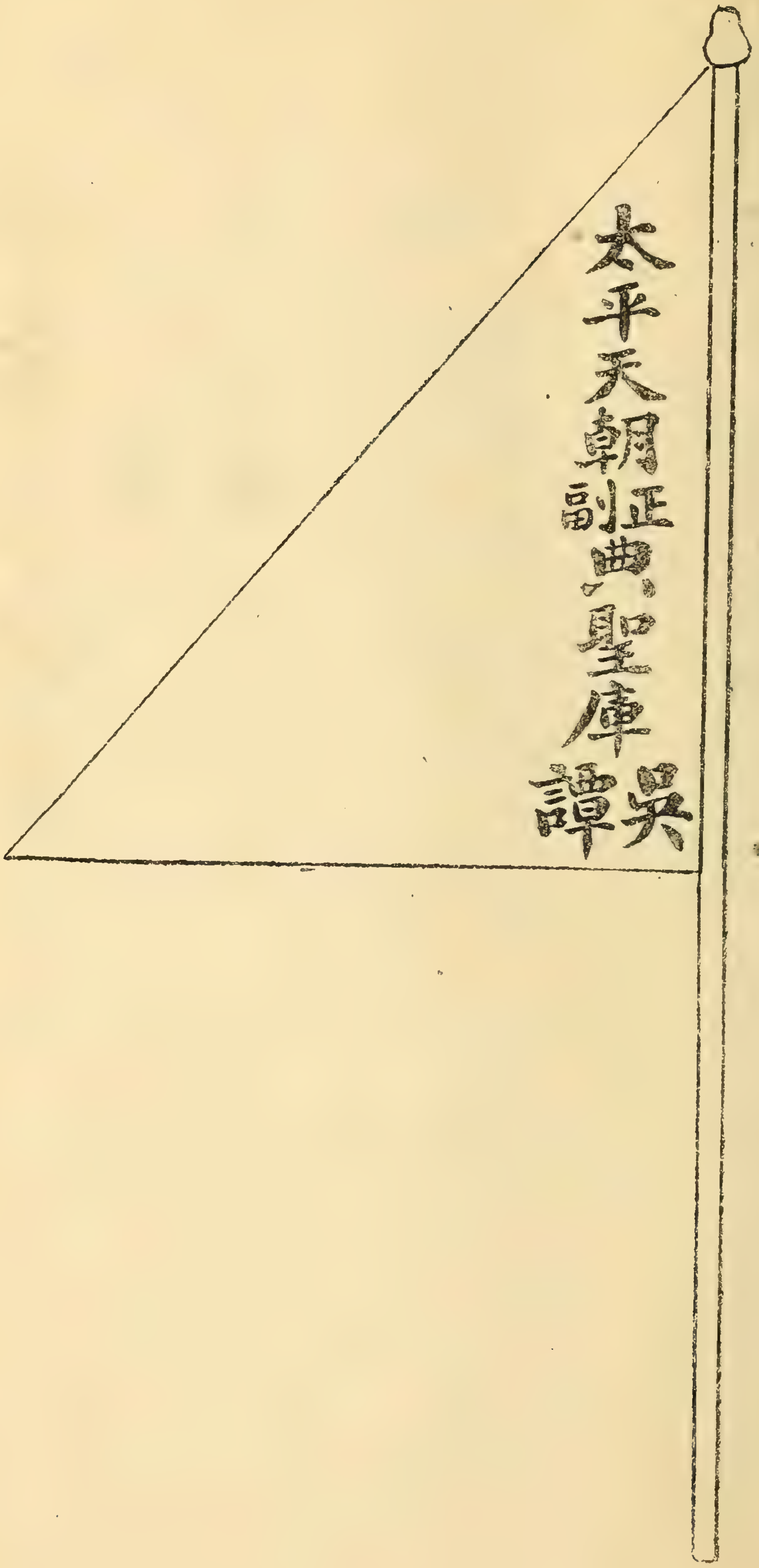
東王旗圖



東王黃綢旗。紅字綠邊。形方長濶九尺五寸。
太平軍目首載旗之尖方式樣長濶尺寸。但不及邊色。其時尚未封燕王豫王及各侯爵。其東王旗長濶止九尺。並定日干侍衛旗七尺。節氣侍衛旗六尺五寸。諸制。嗣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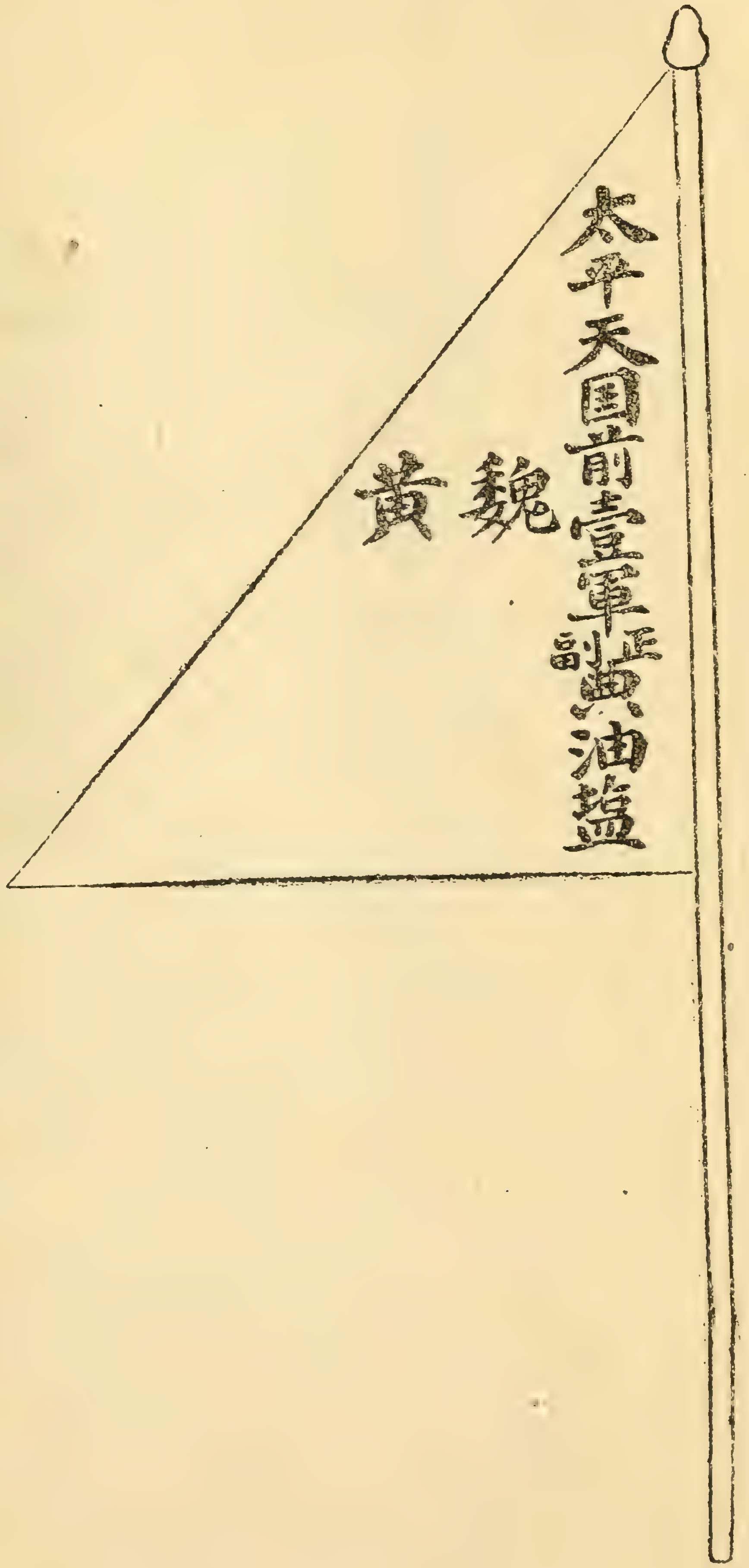
同職官典聖庫旗圖

甯。以侍衛歸入同職官。裁其旗制。增封侯王。遞加至東王旗九尺五寸而止。字分紅黑邊分各色。而其制始備。其後所封諸王。旗制視王之等級。與首事諸王同。



職同檢點。旗色字色長濶均同檢點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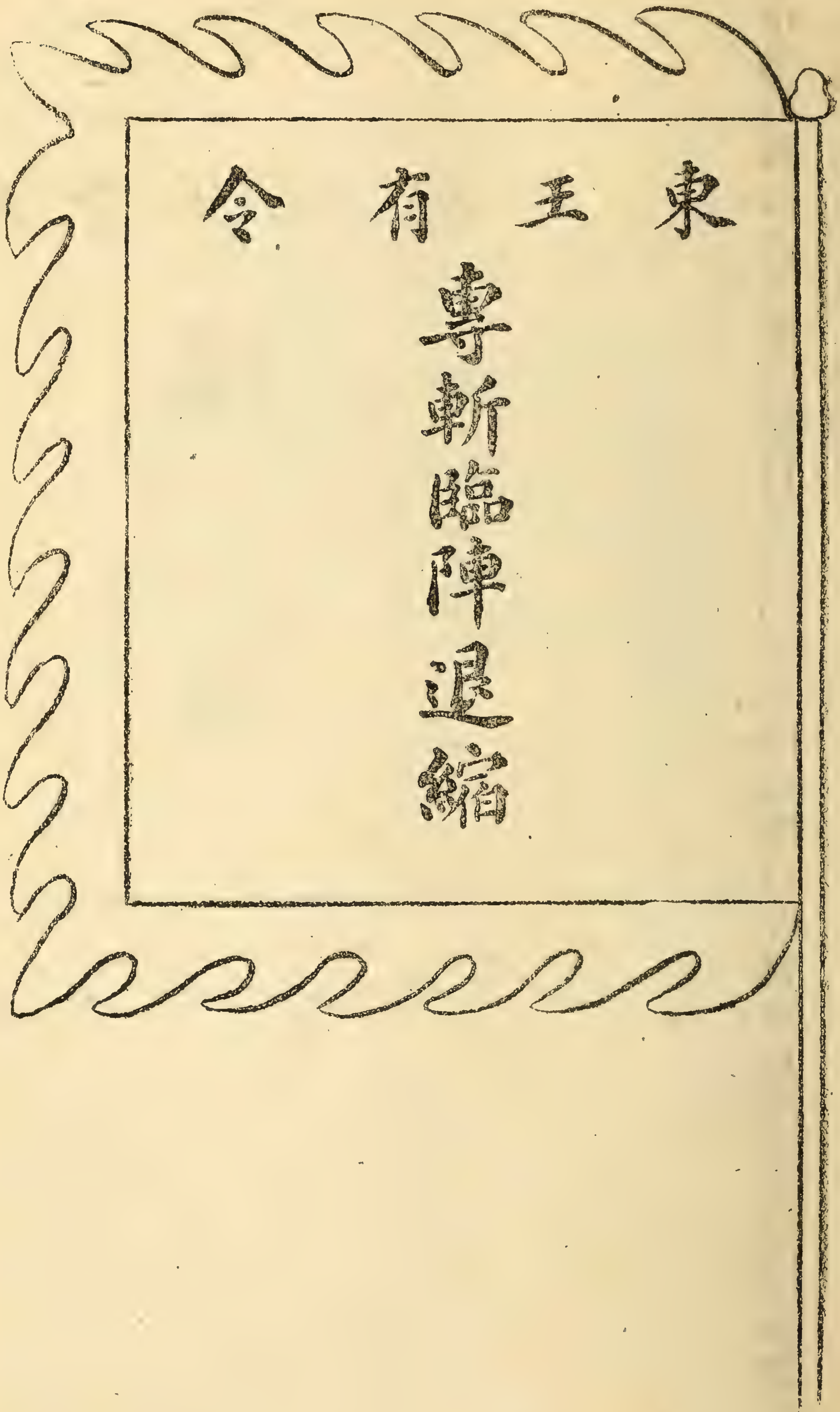
軍中典油鹽旗圖



職同監軍。旗色字色長濶均同監軍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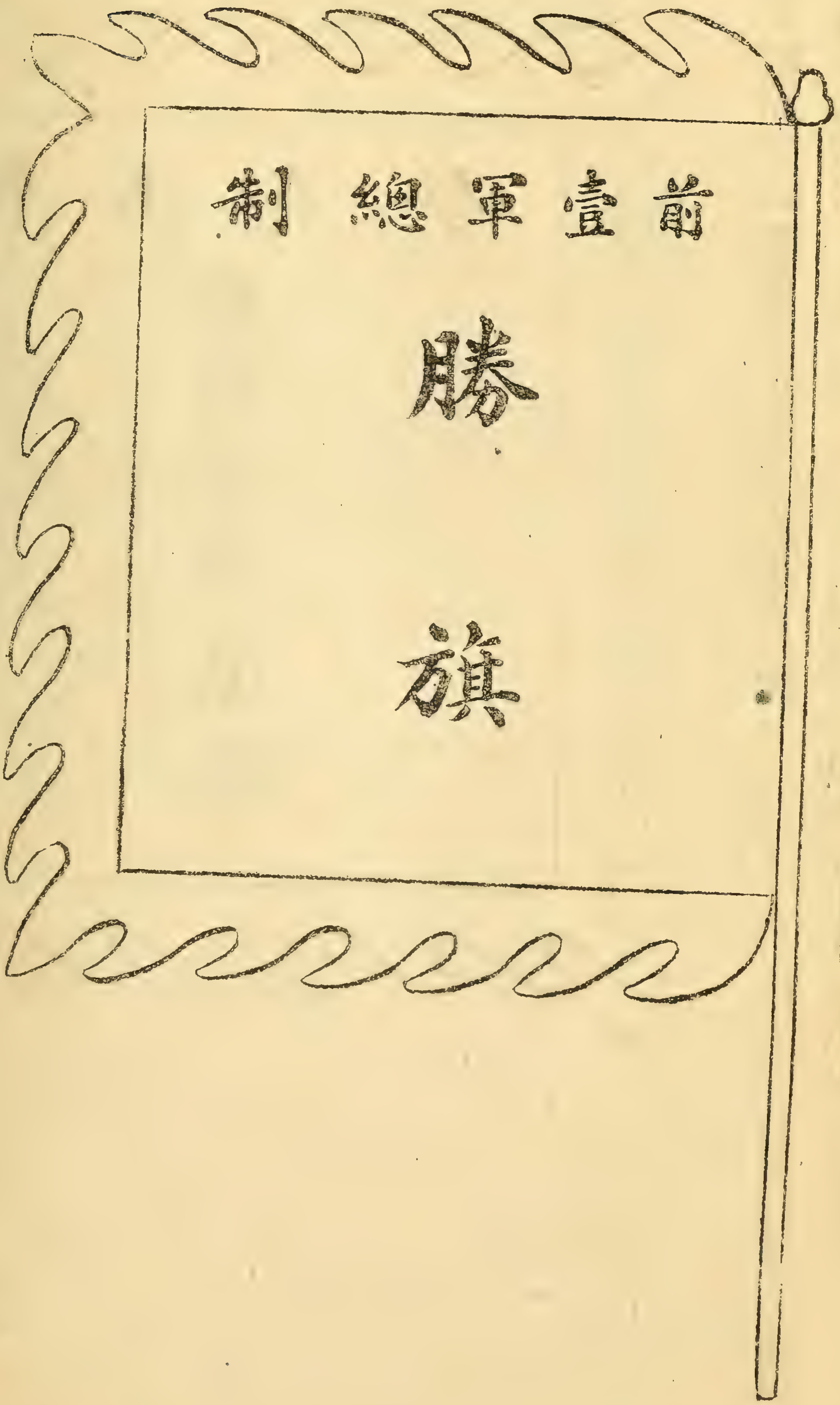
雜職皆定爲職同何官。統謂之同職。官名目繁瑣。已見職官表內。茲列天朝總聖庫軍中典油鹽二旗。以例其餘。女官亦有旗。職與男職相同。如女軍師旗同男軍帥旗之類。

專斬臨陣退縮旗



專斬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燄邊。長濶一尺二寸。上平寫東王有令四字。下寫專斬臨陣退縮六字。蓋用東王印。此旗由楊秀清頒給各佐將臨陣親執督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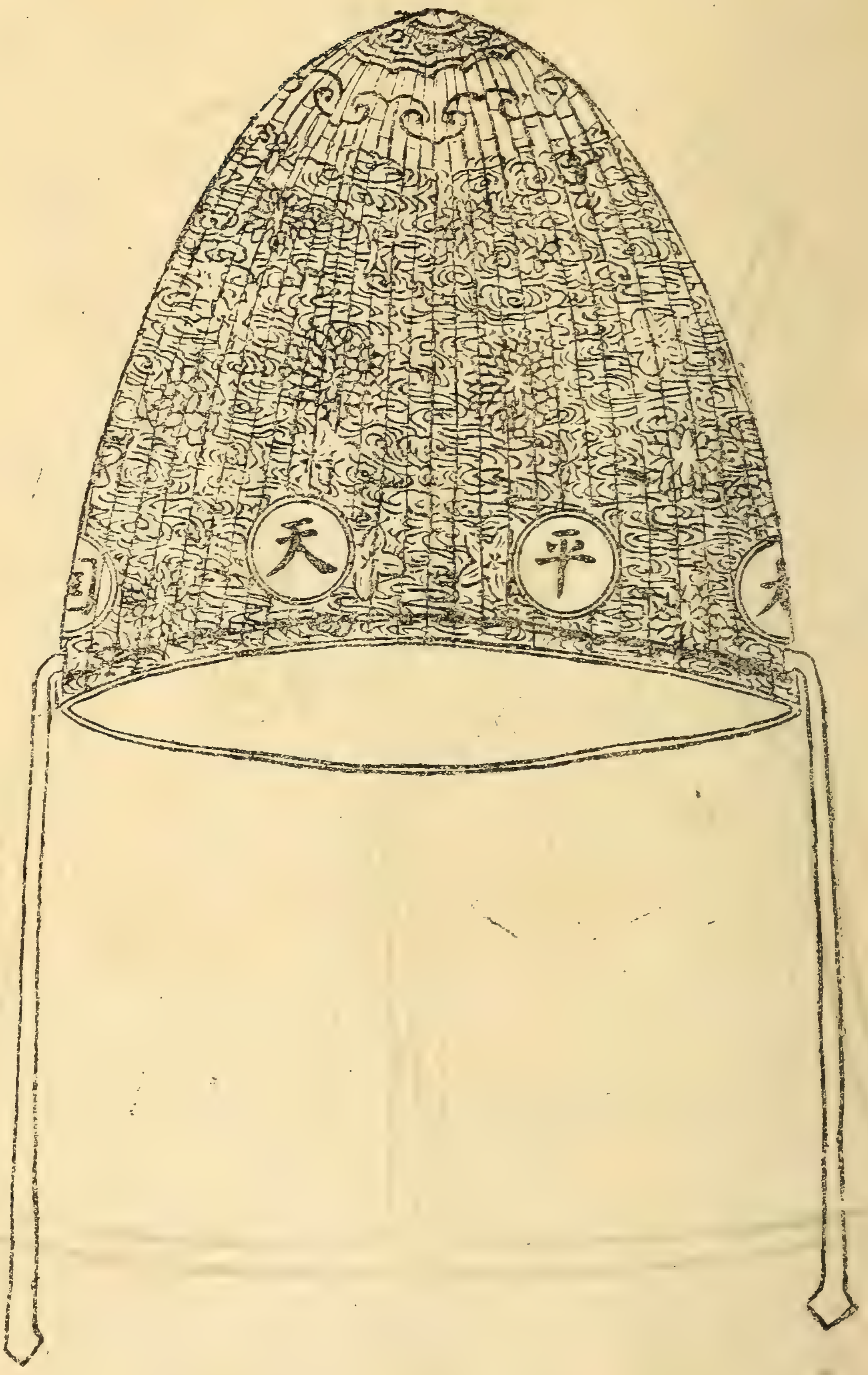
勝旗圖



軍中另有勝旗。乃各軍總制自製。請諸王用印。臨陣以此督戰。長濶並無定制。各軍皆有。若臨陣退縮。亦殊不輕貸也。

號帽圖

（二）號帽號衣



號帽以竹片編爲柳條凉帽式。工畫紅綠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四個。分寫太平天国四字。軍中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国。所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軍中號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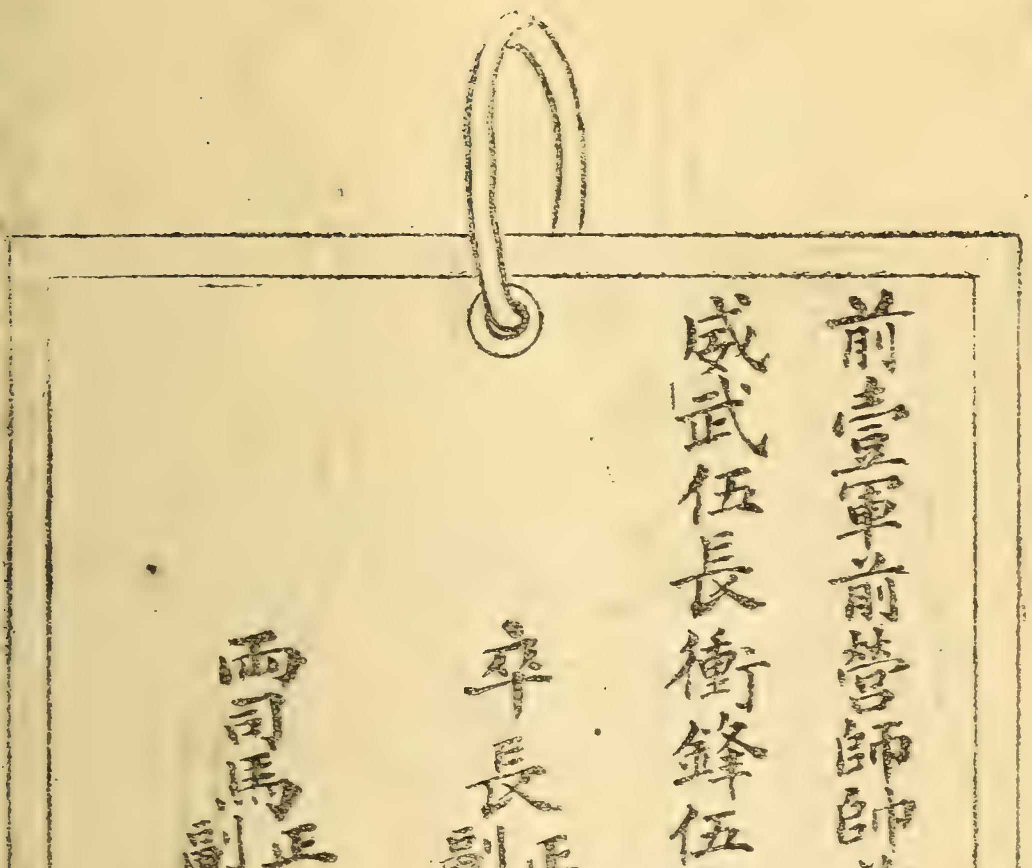
各衙號衣圖

軍中號衣。皆半臂式。如俗尙背心之制。天王統下。則全黃背心。無邊。東王統下。黃背心綠邊。西王統下。黃背心白邊。南王統下。黃背心紅邊。北王統下。黃背心黑邊。翼王統下。黃背心藍邊。燕王豫王統下。黃背心水紅邊。侯至指揮統下。亦黃背心水紅邊。將軍至監軍統下。紅背心黃邊。軍帥至兩司馬統下。皆紅背心綠邊。前後各綴長五寸濶五寸黃布一方。或寫或刷印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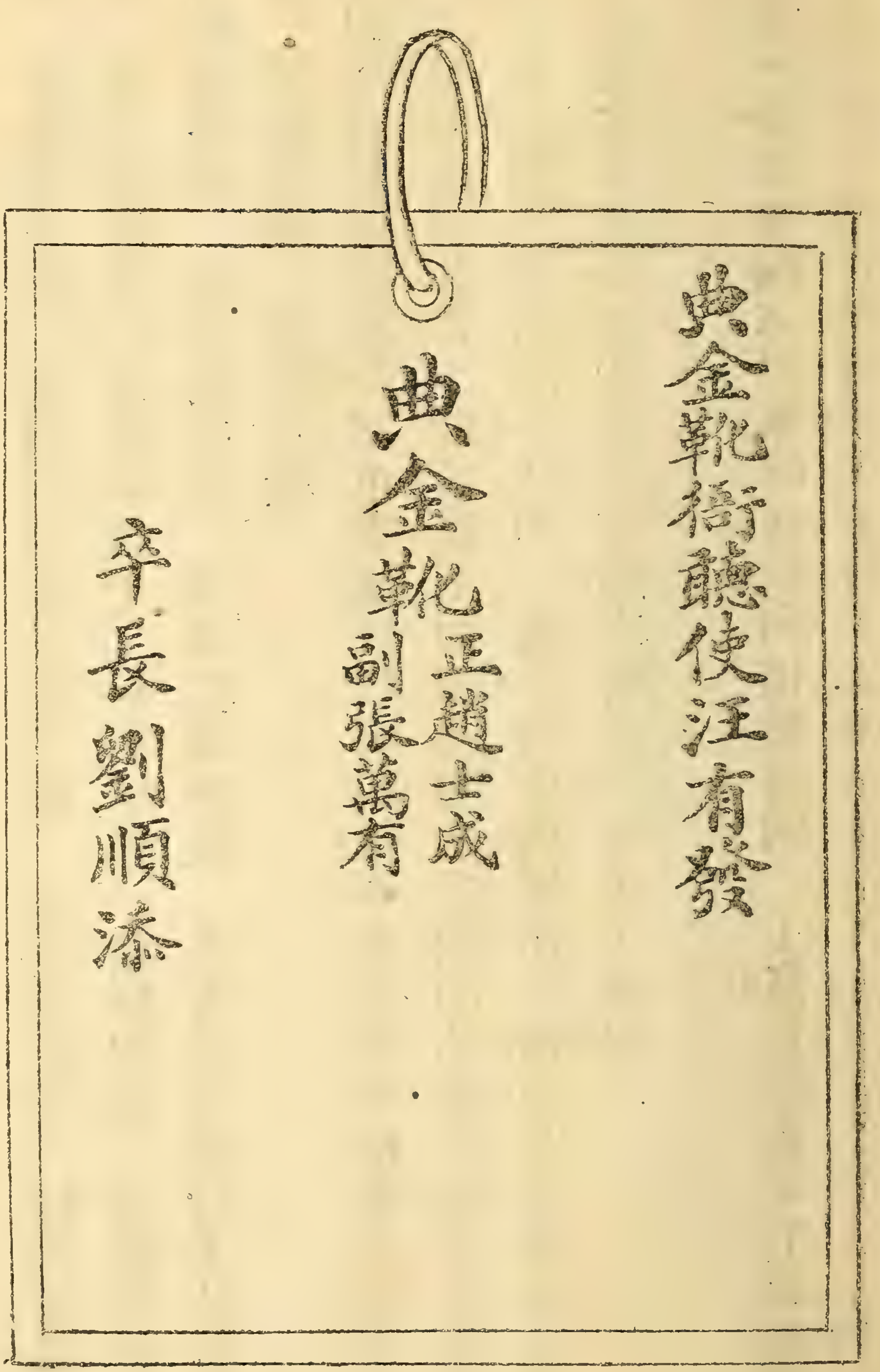
則前寫太平二字。後寫第幾軍聖兵數字。或某衙聽使數字。如前一二軍聖兵典金靴衙聽使之類。建都江寧。則精其製。宋字鏤板。濃墨刷印。於號衣前後。不復另綴黃布充胸背兩方字樣。一律如以上所畫之式。

(二)腰牌

軍中腰牌圖



各銜腰牌圖



太平軍每克一城。必勸人從軍。强壯者莫不爭領包巾號衣腰牌。一時所備不給。甚有劏門板爲腰牌者。腰牌之長濶厚薄。初無一定。上平寫太平天國四字。下寫某一軍聖兵某人某銜聽使某人。既克江寧。始頒定制。下烙火印。豫製千萬塊。分給各軍各銜備

用。所寫字樣如上圖式。軍中各典官。皆職同監軍。所屬人數。多少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馬。二百人則置八兩司馬。無軍帥旅帥諸官。故各衙聽使腰牌。無前營後營字樣。若係朝內王府典官。並無某軍字樣。則標典天輿衙典東鑼衙諸名目。

(四)軍火器械隱語

大礮稱洋裝　抬礮稱長龍　鳥槍稱營槍又名小礮　火藥稱紅粉　槍礮子稱鉛碼

刀稱雲中雪　短刀稱順子　矛杆稱挑子　兵稱聖兵　鼓稱聖鼓　海螺稱聖角　旗稱聖旗　竹帽稱聖帽　號衣稱招衣　連荄榅稱神鞭　火彈稱先鋒包又名紅粉包

噴筒稱花筒　庫稱聖庫　糧稱聖糧

太平軍初爲兩粵秘密黨會。竄屯嘯聚。畏官司緝捕。不敢公然稱槍礮火藥。故作隱語。其後羣下口熟。遂沿其習。不能改也。至如聖鼓聖角之類。因耶教書中有聖水聖油諸說。軍中信奉之。因於事物之上。動加一聖字。然此獨軍需一端。而其餘竄易偏傍字畫。改換名色。尤多不可詰。故得太平文牘。卒爾讀之。每多不解也。

營規

軍中刊本營規一冊。係粵西初起軍時舊制。內僅載規例二十條。其餘若東王誥諭。內有禁令多則。燕王告示。內有榜列應斬罪多至數十款。徧貼各館各營。細審之近似法律。非專用

以行軍者因別之另列入法制內。

（一）軍營規例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平。毋得包弊狥情順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悞公事。

八要學習爲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礮。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謊言國法王章。訛傳軍機將令。

（二）行營規例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强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安分良民。

三令內外官兵。如途遇　天王及各王時。各宜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　千歲。不得雜入銜輿官妃馬轎中間。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抄藥材舖戶並州府縣衙門。

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挑水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財物。

七令不許在途中舖戶堆燒睏睡。躭阻行程。務要前後聯絡。不得脫走。

八令不得焚毀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發。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號令

軍中號令。惟擊鼓敲金吹螺搖旗而已。瞭望敵軍至。及將起行將出隊時。俱擂鼓吹螺搖旗以集衆。打仗則擊鼓吶喊。收隊則鳴鉦。每一擊必一連四聲。其暮宿城鄉市鎮。打館既定。必敲鑼傳令。徧曉各館。其據守一城一鎮也。一日之內。鳴鉦於市者。動輒十數次。軍中謂之喊令。其所傳之令。不可枚舉。如敲鑼者。大呼曰。東王有令。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各衙兄弟人等。明日黎明齊集某處聽點。或呼國宗大人有令。丞相大人有令。大小官員各衙兄弟齊集於

某處聽講道理之類。他如挑濠築墻一切雜役。皆以喊令傳人。俟齊集而後分遣之。其犯營規或犯天條者。重則斬首。以二卒扛抬首級。一卒敲鑼大呼於市。曰某人犯某事斬首示衆。輕者責打枷示。亦必荷校游行於市。一卒在前敲鑼。一卒以竹篦鞭撲之。使其自呼因犯何事而得此罪。衆兄弟切莫學我云云。蓋懲一以警百。使人人有自懼之意也。報更不用鉦柝。每館必設一鼓。羣卒輪流支更。一更則擊一聲。五更則連擊五聲。定更天明。皆無信礮。其泊船也。每船擊鼓支更。一如館中。惟掠得鉦鐃。及一切樂器。可以任意敲擊。夜中無口號。然多隱語。問諜衣領。必藏暗號。每晚必呼下級軍官聽令。聽令之制。甚屬詭秘。如兩司馬必至卒長館。卒長必至旅帥衙。遞而上之。如國宗之踞一城。所轄總制監軍軍帥。每晚必齊集其署。無敢曠誤。卒長兩司馬皆有正副。正者聽令。副者守館。謂之照館。軍帥等官無副員。則自設協理。本員聽令。留協理照館。每晚所聽之命。外人不得與聞。大抵不便鳴鉦徧曉之言。必於此時密授之。如事出倉卒。則隨時鳴鉦傳集。則又不待日夕之趨詣也。

老軍 一稱老兄弟

清道光末年。兩粵盜匪滋熾。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淩十八西南長等是。洪楊久謀革命。至此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先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清廷捕之急。或逃亡。或伏藏觀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此拏彼竄。往來飄忽靡

常。旬月之間。擄有男婦數千人。然後回踞大黃江。凡紫荊山附近藏匿黨羽。皆出歸附。於是羣衆大會。署官。製印。立軍。製造火器。購鉛藥。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共得數千人。皆勇敢善戰。其後新募者日衆。遂目此數千人曰老兄弟。是卽廣西老軍。太平元年克永安時。衆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軍。僅老兄弟五千餘耳。迨由岳州陷漢陽武昌。太平軍之雄心。至此大逞。升賞官職。不可勝計。而老兄弟居十之七。且皆權要。太平二年。克江寧。老軍盡居顯職。無復卑官矣。其後令衆北伐。及攻兩湖。派出督隊者。皆爲廣西老軍。其餘俱居金陵。給役諸王左右。及分守鎭江廬州等赴郡邑。蓋老軍皆百戰之餘。腹心之契。天王倚爲羽翼。雖無職。每加功勳。平湖諸銜。有過亦不盡法懲治。蓋念敵愾同袍。金田起事之功也。而老兄弟恃功驕恣。殘殺自逞。任使多不稱其職。太平大局之壞。此一原因也。

新軍 一稱新兄弟

太平軍初克武昌後。軍勢大震。有衆數十萬。然皆沿江游手。或人民之被脅者。倉卒編以成軍。多不耐戰。且乘機思遁。故每軍皆有監軍監之。是曰新軍。每出仗。以新軍居前。殿以老軍。觳觫臨陣。狀甚可憐。卽有勇敢耐戰者。其升賞之途。亦每每爲老軍所抑。動多怨望。此又太平軍滅亡之一原因也。

童子軍

太平軍視童子爲至寶。每克一城。過一鄉。避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抱携以去。其聰俊者。頭目認爲義子。輙從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伍卒帶爲老弟。然軍中章程。非髮長五六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如有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先以好言誘之。不從。則加鞭撻。每以血刃利劍華服美食置其前。謂順從則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童子如懼死從之。頭目曲盡調護之責。且慫縱之。居然以軍中爲樂土。習而與之俱化。殺人打仗。俱優爲之也。隨賊愈久。殘忍愈甚。至以殺人爲玩戲之事。故太平軍臨陣攻城。亦常用童子軍臨前敵。以其號呌跳躍。手足輕便。往往登高陟險。如履平地。倏忽而前。爲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爲人所不及追。包抄襲擊。往往獲勝。且在後之軍。自計童子尙威猛如此。我輩而退縮。不恥甚耶。故亦往往致死。反與童子軍爭功。又陷城時。入官廨搜刮金銀文書服飾。衆所難索者。童子攀高入諳。如貓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又最爲樂爲。童子又愛見觳觫之狀。喜聞呼號之聲。有時殘暴反較成人爲尤烈。太平軍嘗獲得逃人。及淸之偵探。當刑拷甚慘時。老軍或稍緩頰。童子獨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搜查洋烟黄烟。及邏察犯天條犯令各事。童子亦最認眞不遺餘力。及其壯大。善戰嗜殺。已成習慣。故諸王愛之。而其餘無論老軍新軍。皆畏之也。

掠城

太平軍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間諜數十百人於境內城內。布散謠言。或張貼告示。云天王係太子耶蘇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爲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疾病。故稱東王爲勸慰師贖病主。又謂太平軍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富者出資。貧者効力。事定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盡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無事。若幫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久。編氓罕見兵革。且惡清政之虐。對於此種布告。每爲所動。富者怯者。或引避鄉村。智者强者。且攘臂而投入太平。以殺清軍。商農效之。皆以助清軍爲戒。靳賞惜力。不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值。積殖自封。准備於太平天國受一廛以爲民。而享其樂利。清之守土官吏。一無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爲務。甚言太平軍不足懼。距此尙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相率安之。逮倉卒軍至城破。守土文武。或降或遁。太平軍入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呼聲雷動。居民恐懼閉關下鍵。軍至通衢。則九逵百衢。已無人迹。清兵潰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稱百姓。太平軍遂分赴各衙廨城樓公所。殺官收庫。復分小隊。搜尋兵勇。挨戶檢查。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撞門。並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若撞門時。卽遣一人蹌踉開門。太平軍先問有妖無妖。若甚恐不能答言。或答曰無妖而色變者。必逐細搜檢室中。

或有不俟撞門。先敞扉以待。並有設音樂放爆竹。舉室跪接於門內者。賊更慘害之。非施放鳥鎗連貫數人。即以刀矛攢刺之。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耳。凡膽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處者。搜出亦必殺之。謂心虛不敢見我。縱使非妖。必非善類。若于太平軍至時。集一家人於廳事。任其一一盤詰。無所畏懼與諂媚。旋即他去。不相侵害。蓋太平之卒長兩司馬等類。皆兩粵之人。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言語之間不免誤會。故殺戮亦有所不免也。

徵兵

太平軍之徵兵法。皆出之於强迫。每克一城。對于强壯之丁。皆驅之歸館。既到館中。則頭目據高座。將擄得之人。皆指爲妖。挨次研訊。有倔强者。用竹板杖其兩腿。至血肉狼藉。始釋之。而囚於一室。間一日又訊之。若其人忍刑自辨非妖。頭目乃曰。既非妖。可拜降隨我們做兄弟打江山。若暗中通妖。定斬不留。又詢有何技能。如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强有力者。則悉充將使。即各官中之尉是也。年稍大者。則令汲炊支更。能醫者。送入內醫功臣諸衙。其百工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一無所能。則謂之廢物。或殺之。或遣之。倘其人小心勤謹。或有人保救。亦派充割草放馬諸賤役。一家父子兄弟。或同時被迫從軍。必分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其分派職役。必議論數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至可驚

駭。當甫經審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鉦傳令。旋有數老軍至館。曰某王某大人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新入軍者。於九死一生之時。忽聞此言。無不觳觫。本館頭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廁室。巡查來搜。或詭對係他處招來者。非城中人。凡搜查數次。輙掩飾庇護之。乃私謂其人曰。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亦殺訖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於是被迫者。皆感不去口。卽有一二慧者。知係機穽。亦祇得隨衆哀感之而已。過數日。又突有傳令之軍至館。曰新兄弟必不可留。爾愼勿爲其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斬首。一聞此言。自頭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嘆。以爲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皆縛之纍纍。以一繩貫數十人。牽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分亦斷無生理矣。於所指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至。曰各館共禀奏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該上官回館。眞心悔罪。敬拜上帝。如果犯令。定卽斬首示衆。此時垂絕復生。無有不泣涕感激。惟命是從矣。歸館之後。又令老軍與相共處。察諸人神色。探諸人口氣。皆默識之。乃集新兄弟。跪于頭目之前。謂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爲川資。如黠者則答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頭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爲好言。輙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卽去。遂令牽出殺之。謂之反草。更執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衆人之前。乃大聲曰。凡反草變妖。卽以

此爲例。跪者面面相覷。皆無人色。惟恐刑之及己。衆口皆不願歸矣。過一二日。或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己身死生未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頭目復指爲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出一賊保之。且爲遮飾。或謂連日有病。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並殺。新被迫者必深感其救己。結爲心交。此人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皆軍中之詭計。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儆之。嚴刑拷掠之。甘言以誘之。布人邏察之。置必死之地而復甦之。其意靡他。蓋迭用威以移挽人心。使人人抱不易倖生之心。絕一切繫念。而甘心爲我所用也。逮至七日。禮拜之期。集衆講說道理。謂爾等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用一片眞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令衆人用清水沐浴。跪於地下。頭目代爲懺悔。書悔罪狀。焚之。更有尋常禮拜奏章。列一館人名。讀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團結。謂新兄弟皆一心。如被風吹散。輒云中有變心之人。謂須檢舉。人人提心吊膽。頭目乃檢出一人。證明其罪殺之。其實早探知此人有異心。故假神權以警衆也。新從軍之人。頭目及充先生者。平日皆監督其誦習讚美詩天條書。及一切聖書並格言。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杖。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萬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掛念。終日講究。皆宗教之

言。耳濡目染。不俟一日半月。莫不崇信。居然教中人矣。自此以還。頭目於新擄諸人。不惟不虐待。且施小恩小惠以要結之。或分給銀錢。予以食物。掠來衣飾被褥。亦均分之。且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然。此則恩威並濟之妙用也。

戎機

上既詳記其陣法營壘營規號令矣。至其攻戰守備諸法。大抵採稗官野史中事情。倣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爲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爲尤多。是亦異矣。

太平軍多詭計。曾聞堵城逃勇云。敵中有能騰空者。實親見之。故一隊驚潰。嗣獲其軍人鞫問。始知太平軍打仗時。在後之兵。乘鎗礮烟迷之際。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兵勇遙見。誤謂彼軍能飛。往往駭潰。此亦詭計之一端也。

太平軍亦有不尚詭計者。則在審勢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則取全州。攻長沙失利。則下趨湖北。攻南昌不下。則攻田家鎭。攻田家鎭知力不敵。則先據興國大冶。力足然後破之。勢不足下武昌。則徧略四圍郡邑。絕敵糧餉。俟其饑疲。己勢强盛。然後克之。上溯襄河。直逼襄陽。知襄陽堅守有戰備。遂幡然不顧。回攻荊州。據廡城。其後圖解金陵長圍。則攻浙江以取遠勢。圖救安慶。則攻江西湖北以取遠勢。聲東擊西。就虛避實。深合用兵之法。夫攻堅則力倍而多損。攻瑕則力省而效速。乘機蹈隙。則變其成見。捷若轉圜。太平諸將之軍事知識深矣。他

如設伏。必於歧險之處。伏兵三路。用一軍詐敗。以誘敵兵。引至其處。伏兵齊出。此伏兵未必皆勁旅。每以工匠老弱充數。甚至雇倩鄉民。執旗吶喊。敵兵驟然遇伏。氣奪反奔。鮮不敗挫。其埋伏之法。又有剪尾衝腰諸式。每出隊。或豫伏一軍於敵兵之後。或敵兵之左右。當酣鬬時。非潛出剪敵之尾。卽突出衝敵之腰。敵兵驚顧。亦每致挫。大抵太平軍明路攻擊。必選勁卒。設伏則專以人衆驚敵。使敵兵自計。以爲千數百太平軍與之苦戰。猶不能勝。今忽益以無數生力之軍。尙可禦乎。人心疑怯。奔北不遑。不待戰而自敗也。

太平軍每値敵軍出隊離營十數里。必暗繞一軍。斷其回營之路。既可夾擊。又可直搗敵營。敵營中未見其兵收隊。忽然發見太平軍。每致驚潰。

太平軍每用鄉官卒長。領百姓迎接敵兵。卽雜入其中。乘機選勁旅襲之。鄉官內應。敵軍未有不全覆者。

太平軍圍攻城壘。恐敵致死。三面環攻。特空一面。以誘敵出。其實缺處已先有伏兵。將要擊於路也。

太平軍於山川形勢。自度地利已爲敵占。忽一夜盡退。迨次日敵軍探悉。已去二三百里。別據城市爲營。誘敵追之。及敵至。太平軍已占得地利優勢。以逸待勞。反客爲主。此二三百里地不數日仍奪回矣。

太平軍凡奉令退兵。每以進爲退。必連日出隊打仗不息。反進數十里或數里。逼近敵營。使人不疑其退。其實布置周密。一夕之間已不知退往何處。

太平軍退兵時。必於城內寨內留瞽目殘病多人。擊鼓吹角。城墻土墻。或立草人。或立木樁。上頂竹帽。晝必徧插旌旗。夜則虛張燈火。甚至軍去數日。敵軍及附近鄉民猶不知之。

太平軍嘗以退軍詐敵。虛立營寨。亦如以上情形。誘敵軍入其空寨。四面伏兵齊出擊之。又每於接仗時。自度不能勝。則詐敗。俟敵兵追急。乃以金銀華美衣物。徧擲於地。誘敵兵爭取。復整隊回撲勝之。又素選魁梧大漢。塗面掛鬚。衣以神鬼之服。手執籐貼斗大銀鎚。或執背濶五寸長五六尺之短柄籐貼大刀。擁以大黃旗羽葆。每於酣鬭時。數騎突出。驚亂敵人。

太平軍乘黑夜驚敵營壘。尤爲慣技。驚旱營。必遣數驍勇者乘馬。各懷火毬數枚。密藏火種。更選勇壯兵士百人隨之。攜帶鼓角旗械。銜枚急走。約距敵營四里。則伏於暗陬。俟三更後。數騎軍直馳抵敵土牆。踏鞍攀登。各擲火毬。燒敵帳房。俟有四五處燃着。闔營驚擾之時。數里外百餘兵士。遙見火起◎則鼓角齊鳴。飛奔敵營。敵營昏夜不知太平軍之多少。往往全營驚潰。自相蹂踏。其驚水營之法。每用大船數隻。載葦柴焚着。漸漸逼近。誘敵礮船抵禦。別用無燈黑划多隻。繞至礮船之後及輜重各船左右。拋火毬。放噴筒。焚敵數船。黑夜驚擾。不容不潰。或於岸上暗處四十步。置一二軍。專放噴筒。相間排列十餘里。其實不過二三百人。但

敵之舟師翘望。江岸十餘里。火筒如流星。相繼不絕。衆心疑懼。遂自譁擾矣。

太平悍將每選勁旅一隊。與敵兵戰。故意退往絕地。誘敵兵追之。及至水窮山阻之處。忽變爲伏地陣。此時太平軍士自知不戰必死。逮返戈回擊之時。無不以一當百。

太平軍慣用諜人混入清城清營。往往悍將登城。纔一二人。頃刻黃旗成隊。蓋疏懈處。已爲諜人探得。早伏兵卒。故得乘隙而出也。

太平軍凡開地道。多以棺材裝火藥。爬城亦多造雲梯。每遇地道轟缺城垣。敵兵皆爭赴缺口堵禦。太平軍乃於無人之處。乘間攀登。破城之處。並未劇戰。未破之處。軍已魚貫猱升而上矣。如克武昌江寧。皆用此法。實非由缺口進也。當火藥轟城垣時。磚石飛揚。烟霧障天。約一炊之頃。對視不辨眉目。守城敵兵。皆耳目迷悶。相拒木立。迨煙霧畧散。滿城已遍插太平旗幟。敵不戰而自潰也。後清軍陷天京。亦用此法。

太平軍攻城。知城內軍備富足。每夜用牛多隻。以燈籠火炬。繫牛角上。燒其尾。使環城下而奔。或用小舟數隻。上置燈火草人。各用一人盪槳。游弋城外溪河。城上敵兵。疑其來攻。鎗礮徹夜不息。如此數日。人力虛疲。藥彈耗費。乃可乘間破之。又太平軍攻城。或以有力散卒數十人。頭頂浸濕大棉花包。抛擲城下。積疊成梯。頃刻可上。

太平軍操演。以老兄弟領兩隊。作對面環抱交叉勢。瞬息之間。老兄弟俱已在後。新兄弟皆

在前。每打仗。輙諭之曰。爾等一無本領。何能打仗。不過用爾等助威耳。我儕老兄弟俱在前隊。但我儕陷陣。淸妖已臨汝前。如再不刺殺。敢退後者。立斬。及戰。老兄弟遂當先察有勝象。遂變陣勢。盡以新兄弟當前殺敵。以資練習。迨奏凱。盡以其功讓新兄弟。新兄弟遂自喜爲能戰。其後接仗。輙齊一心。去誓以死鬭矣。此亦太平軍之機心也。

太平軍總數表

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十五軍。共伍卒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人。

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金木六營。每營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各軍典官。每館聽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二軍。共聽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聽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聽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統計以上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　合計各官卒使。

總共三百零八萬五千二十一人。

太平野史卷之三兵制終

太平野史卷之四

宗教

兩粤入閩。素多天主教。清道光初年。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爲會。故有上帝會。添弟會。小刀會諸名目。迨鴉片之戰既敗。五口通商。濱海之地。華洋雜處。黨會愈衆。洪氏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爲弟故也。然雖屢更其名。而其旨一本於天主教。不過畧變其形式而已。（明季西洋人利碼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傳布天主教。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巧及機械之器。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均建立堂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一曰教民。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其所奉之神曰耶穌。以磔死故。榜之以示不忘。）每月朔望。教中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倮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殮畢。裹以白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其教初入中國。人民皆觀望。以爲異。傳道者稍以利惑之。細民始稍稍歸奉。後見其無他。而一以慈善爲懷。士大夫亦有信之者。）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又主於

天主。一概園壇方澤岳瀆祀典宗廟祖考皆可唾棄。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則天久傾頹。地久翻覆矣。又言耶穌乃天帝之子。漢哀帝年間降生於猶太國。以善化人著種種神異。希羅德王忌之。設計誘擒。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能聚精神合成全體。毀墓而出。復生三日。說法昇空而去。至今仍在天上。永為天主。其救世書則教人敬天而外。不可更事一切邪神。其天條多款。首戒殺人、害人、奸淫、擄掠、及不孝、欺詐、諸不善。凡婚嫁必聽其師主婚。不得苟合。立法至善。首事諸王。初皆奉之甚虔。乃軍興以後。徵兵至百萬。雖即以教律治軍旅。而殘殺擄掠。裹脅良民。在所不免。統軍者亦不能盡誅之以法。則太平軍之崇奉其教。似又利用之而不能遵守其法律。以資號召者也。

經書

（一）天父上帝醒世詔（即十全大吉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饑。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脚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為人不可起歪心。　全敬上帝自無冗。
有如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悠悠。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項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眞心。　戒淨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琵琶鼓樂簫求和。金玉堂中快樂多。正人上天眞享福。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郞。出在深山金玉堂。富貴功名天分定。燈草對緊日頭上。
笛子出在玉堂中。扇子不搖自有風。山頭白雲風吹散。眞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爲人修善不用愁。正人自有昇天日。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爲人直心總不妨。且看江水何處去。盡歸一統轉天堂。

(二)天父下凡詔書

一册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清兵爲內應。東王知覺稱天父下凡附體。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訊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三次。其天父附體之言。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事畢我回天去云云。

(三)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兵將。未能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旨命令。致有悞逆天命天令也。故特下詔。詳閱天父天兄聖旨命令最關緊要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尾。亦無非使爾等識法守法之意。欽此。

已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衆小曰。衆小認得天父天兄眞麼。衆小對曰。認得眞天父天兄。天父又曰。衆小認得爾主上眞麼。衆小對曰。認得眞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主。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眞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顧王。一個個都難逃命。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困難。耶穌捨命是何爲。天降爾主爲眞主。何用憂愁心膽悲。
衆小今知天兄意。何不雄心戰勝來。有志頂天忠報國。殺妖臨陣氣雄哉。
自古生死天排定。那有由人可挽回。靈魂本是由天父。今時不醒更何爲。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地一面飛一面變。終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爲公莫爲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衆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小衆兵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

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當日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須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最歪邪。據眼前論。衆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眞忠報國到底。天父天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打仗昇天大功臣。職同總制。世襲。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衞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封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及封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又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衞。至小亦軍師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保衞朕躬。我等既幸得爲天父子女。又幸得爲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眞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眞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衆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衆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二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一經察出。斬首示衆。欽此。

(四)舊遺詔聖書

所載皆從西洋書譯來。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無非言耶穌功德神奇。國滅後入淸國錯燬。

（五）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大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敘耶穌世系也。耶穌祖名大辟。父名約色弗。母名馬利亞。夫妻但接不交。感天使託夢懷孕。生冢子名耶穌。敘耶穌降生神寄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恒邑。希羅德王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弗。將耶穌攜奔麥西地者。方免希羅德謀害也。其云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列及加利利地方者。敘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浸禮師名約翰。在猶太宣道。耶穌自加利利來。求約翰爲師。約翰反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受浸於耶穌者。敘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郊野。召魔鬼試之。絕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攜登高嶽者。敘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講福音。醫民間疾病。大衆多求相救者。敘教化流行。其徒日衆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耶穌教人虛心。教人知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咒我者。翻愛之祝之。誡人謹慎。勿逞才。勿爲僞善。持齋勿蹙額。勿積財於地。須積財於天。勿貪財怠慢上帝。勿慮衣食。自有天父養之。教人眼明。勿生障礙。勿以聖物投猪狗。勸人愛之。求則給之。叩門即開。除惡務盡。譬如善樹必無惡果。惡樹必

無善果。須伐惡樹投之火。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屋磐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屋在沙上。風雨至立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爲善及多方比喻也。

第八章九章云。有痲瘋人耶穌撫之。病卽愈。此外醫癱病。醫瘧疾。醫婦人血漏。醫聾。醫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便復生。以及袪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卽安靜者。叙種種神奇也。

第十章至十二章云。命十二門生。使徧行各處。以法治病。又告誡勿往何邑。宜住何處。宜謹愼勿干王法。及一切比喻教訓問答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其教也。然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已反顏如不識。指天爲父矣。

第十三章。皆耶穌以田畝網罟諸事比喻。教人領悟。

第十四章至十六章云。有希羅得公者。聞耶穌之風。而追究約翰之傳教。因有寵女。欲約翰之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懼殺。遂率徒衆四千奔扶抹大拉之郊。途次乏食。幾饑死。耶穌命衆偃地。自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上。如欲從我。必提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仇教。耶穌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陽。其衣皓有光。約翰復生。復與之會。及與摩西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掩映。雲中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

亦是紀耶穌之神蹟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敍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太境內。及徧遊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說法言詞。蓋極言神通廣大。徒衆無算。
第二十六章至二十八章云。耶穌入猶太境。國老謀之。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權矣。此敍耶穌被擒被磔也。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鬭諸靈異。統觀全書。與現今基督教之聖經。互有異同。

（六）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當時擬頒發民間。以爲童蒙讀本者。全書皆含宗教性質。其經云。

皇上帝　造天地　造山海　萬物備　六日間　盡造成　人宰物　得光榮
七日拜　報天恩　普天下　把心虔　說當初　講番國　敬上帝　以色列
十二子　徒麥西　帝眷顧　子孫齊　後狂出　鬼入心　忌與旺　苦害侵
命養女　莫養男　煩役苦　實難堪　皇上帝　垂憫他　命摩西　還本家
命亞倫　迎摩西　同啟奏　神蹟施　狂硬心　不肯釋　上帝怒　降猛虱

降蝗螂　及蟾蜍　匐進宮　逼入爐　不准放　海代血　飲苦水　麥西國
降瘡疥　及瘟瘴　降重雹　最難當　終不放　殺長子　麥西狂　無法使
乃釋放　出麥西　皇上帝　甚扶持　日乘雲　夜火柱　皇上帝　親救苦
狂硬心　帶兵追　上帝怒　發天威　到紅海　水汪洋　以色列　實驚慌
追兵到　上帝攔　親打戰　民無煩　令紅海　水兩開　立如牆　可往來
以色列　邁步行　如履旱　得全生　追兵過　車脫輻　水復合　盡淹覆
皇上帝　大權能　以色列　盡保全　行至野　食無糧　皇上帝　諭莫慌
降甜露　人一觴　甜如蜜　保其民　民多欲　想食肉　鶉鴿降　千萬斛
西奈山　顯神蹟　命摩西　造碑石　皇上帝　設天條　列十款　罪不饒
親繕寫　付摩西　天上法　無更移　傳至後　暫不遵　中魔計　陷沉淪
皇上帝　憫世人　遣太子　降凡塵　曰耶穌　救世主　代贖罪　眞受苦
十字架　釘其身　流寶血　救凡人　死三日　復重生　四十日　論天情
臨昇天　命門徒　傳福音　宣詔書　信者救　得上天　不信者　定罪先
普天下　一上帝　大主宰　無有二　中國初　帝眷顧　同番國　共條路
盤古下　至三代　敬上帝　書冊載　商有湯　周有文　敬上帝　最懇勤

湯盤銘 日日新 帝命湯 淑其身 文翼翼 昭事帝 人歸心 三有二
至秦政 惑神仙 中魔計 二千年 漢武宣 皆效尤 狂悖甚 逞風流
漢武老 雖悔悞 少壯時 既錯路 漢明愚 迎佛法 立寺觀 大遭刼
至宋徽 猶猖狂 改上帝 稱玉皇 皇上帝 乃上主 普天下 大天父
號尊崇 傳久載 徽何人 敢亂改 宜宋徽 被金擄 同其子 漢北朽
自宋徽 到於今 七百年 陷溺深 講上帝 人不識 閻羅妖 作怪極
皇上帝 海底量 魔害人 不成樣 上帝怒 遣己子 命下凡 先讀史
丁酉歲 接上天 天情事 指明先 皇上帝 親教導 授詩章 賦眞道
帝賜印 並賜劍 交權能 威難犯 命同兄 是耶穌 逐魔妖 神使扶
紅眼睛 鄷閻羅 最作怪 此蛇魔 皇上帝 手段高 教其子 制服妖
戰服他 不放寬 紅眼睛 心胆寒 戰勝妖 後還天 皇上帝 託大權
天母慈 最恩愛 嬌貴極 不可賽 天嫂賢 最恩量 時勸兄 且悠揚
皇上帝 愛世人 仍命子 下凡塵 送下凡 囑莫慌 有我在 作主張
戊申歲 子煩愁 皇上帝 乃出頭 率耶穌 同下凡 教其子 勝肩擔
帝立子 存永遠 散邪謀 威權顯 審判世 分善惡 地獄苦 天堂樂

天做事　天擔當　普天下　盡來生　小孩子　拜上帝　守天條　莫放肆
要鍊正　莫歪心．皇上帝　時鑒臨　要鍊好　莫鍊歪　自作孽　禍之階
慎厥終　惟其始　差毫釐　失千里　謹其小　慎其微　皇上帝　不可欺
小孩子　醒精神　天上法　不饒情　善降祥　惡降殃　順天存　逆天亡
皇上帝　乃神爺　萬物件　做藉他　皇上帝　乃父魂　虔服事　獲祝嘏
順雙親　享遐齡　能報本　福本應　勿奸淫　勿污穢　勿說謊　勿害人
勿偸竊　勿貪婪　皇上帝　法甚嚴　遵天誡　享天福　謝天恩　食天祿
天福善　禍小人　小孩子　正其身　正其人　邪是鬼　小孩子　求不愧
帝愛正　最惡邪　小孩子　愼莫差　皇上帝　眼恢恢　欲享福　從正來

(七)幼學詩

眞神皇上帝。萬國盡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
俯仰隨觀察。都沾上帝恩。當初幾六日。萬樣造齊全。
有知與無知。誰非上帝生。天恩難答謝。永遠得光榮。
耶穌爲太子。上帝遣當年。贖罪甘捐命。功勞認實先。
十字架難當。愁雲暗太陽。天當尊貴子。代爾世人亡。

甦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又有敬雙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嫂道。叔道。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天堂詩一首曰。

貴賤皆由己。　爲人當自强。　天條遵十款。　享福在天堂。

詩皆四句。率俚鄙不堪。國滅後銷燬。

(八)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內容皆作宗教語。當時已發鈔擬頒行。令不傳。

天條

太平天國所刻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皇上帝。不准拜邪神。不准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讚美皇上帝恩德。皆是此外如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無非與人爲善。亦卽耶穌之遺教也。當其起事之初。不過鈔寫數册。逮克武漢。則刊刻徧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人各一本。限令軍中朝夕誦讀。如入教期逾二十一日。猶不能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識字。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視之甚爲重要。

(一)天條書

天下凡間。誰人不犯天條。但從前不知。猶可解說。今皇上帝恩詔既頒。自今以後。凡曉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條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萬載。威風無了期。凡不曉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條者。定罰入地獄受苦。千年萬載。哀痛無了期。孰得孰失。請自思之。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可不醒哉。若終不醒。則眞自賤矣。眞鬼迷矣。眞有福不知享矣。千年萬載在高天威風。如此大福。都不願享。情願受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腸者。動說君長方拜得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善人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暴强是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得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得父母乎。又有妄說拜皇上帝是從番。不知上古之世。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蓋拜

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
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諸國遵行這
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故今
皇上帝哀憐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脫魔鬼之手。挽世人回頭。復行轉當初這條大路。生前
不致受鬼氣。死後不致受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
皇上帝格外恩憐。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說是從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二）悔罪規矩

當天跪下求
皇上帝赦罪。或奏章祈禱。禱畢。或用面盆水週身洗淨。或至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後朝晚禮
拜
皇上帝。求
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我惡心。飯食均感謝
皇上帝七日禮拜。頌讚
皇上帝恩德。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切不可拜世間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間一切邪事。如是
則成

皇上帝子女。在世

皇上帝看顧。昇天

皇上帝恩愛永遠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間。不論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方昇得天堂。

（三）悔罪奏章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眞心悔罪。祈禱

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魂得昇天。今自眞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

守天條。懇求

天父皇上帝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有食。

無災難。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託

救世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四）朝晚拜　上帝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害。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五）每飯感謝　上帝

感謝
天父皇上帝。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昇天。

（六）災病求　上帝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現有災病。懇求
天父皇上帝安憐救護。災病速退。身體復安。倘有妖魔侵害。懇求
天父皇上帝大發天威。嚴將妖魔誅滅。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七）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式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禱告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生日滿月迎親嫁娶等事。

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〇〇〇〇〇〇家中告慶。萬事如意。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八）凡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式

小子小女〇〇〇〇〇〇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〇〇〇〇〇〇築竈做屋堆石動土等事。
虔備牲饌茶飯。祭告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小女〇〇〇〇〇〇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妖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九）昇天祭告式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禱

天父皇上帝。今有某靈魂○○○在某月某日某時昇天。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

天父皇上帝。懇求

天父皇上帝開恩。惟某靈魂○○○得上天堂。得享

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小女○○○○○○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妖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託

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

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全。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十）禮拜日讚美皇上帝恩德

玆蒙

天父

天兄。暨

天王大開天恩。新添讚美章句。復承

旨准鐫刻頒行。咸使天下軍民人等均于禮拜日公讚。

讚美上帝。爲天聖父。是獨一眞神。

讚美天兄爲救世主是捨命代人。
讚美東王爲聖神風是贖病救人。
讚美西王爲雨師是高天貴人。
讚美南王爲雲師是高天正人。
讚美北王爲雷師是高天仁人。
讚美翼王爲電師是高天義人。
眞道豈與世道相同。　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爲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昇天。

（十一）時時遵守十款天條（十款天條是皇上帝所詔）

第一天條。崇拜皇上帝。（皇上帝爲天下萬國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養、人人是其保佑、人人是皆當朝晚敬拜、酬謝其恩、俗語云、天生天養天保佑、又俗語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條。）

皇天上帝是眞神。　朝朝夕拜自超昇。　天條十款當遵守。　切莫鬼迷昧性眞。

第二天條。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別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條

邪魔最易惑人靈。　錯信終爲地獄身。　勸你豪雄當醒悟。　堂堂天父急相親。

第三天條。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爺火華、世人不可妄題、凡妄題皇上帝之名及咒罵天者、是犯天條、

巍巍天父極尊崇。　犯分干名鮮克終。　眞道未知須醒悟。　輕狂褻瀆罪無窮。

第四天條。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讚皇上帝之德、

世間享福盡由天。　頌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饔飧須感謝。　還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條。孝順父母。皇上帝曰、孝順父母、則可遐齡、凡忤父母者、是犯天條、

大孝終身記有虞。　雙親底豫笑歡娛。　昊天罔極宜深報。　不負生前七尺軀。

第六天條。不好殺人害人。殺人卽是殺自己、害人卽是害自己、凡殺人害人者、是犯天條、

天下一家盡兄弟。　奚容殘殺害羣生。　成形賦性皆天授。　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條。不好奸邪淫亂。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羣、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羣、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爲變怪、最大犯天條、卽丟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吸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條、

邪淫最是惡之魁。　變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眞實福。　須從克己苦修來。

第八天條。不好偸竊刧搶。貧窮富貴、皆皇上帝賜定、凡偸竊人物、刧搶人物者、是犯天條、

安貧守分不宜偸。　刧搶橫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還自害。　英雄何不早回頭。

第九天條。不好講謊話。凡講謊誕鬼怪奸詐之話、及講一切粗言爛語者、是犯天條、

謊言怪語切宜捐。詭譎橫行獲罪天。口孽既多終自受。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條不好起貪心。凡見人妻女好、便貪人妻女、見人物產好、便貪人物產、及賭博等皆是犯天條、

為人切莫起貪心。慾海牽纏禍實深。西奈山前垂誥誡。天條款款烈於今。

回頭信實天父皇上帝終有福。

硬頸叛逆天父皇上帝總有哭。

遵天條。拜眞神。分手時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溺信邪神。即為邪神卒奴。生時惹鬼所纏。死時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處從天而降。去處上天而昇。

上天有主張。你們切莫慌。眞心多憑據。方可上天堂。

眞心敬上帝。莫信怪人誑。凡情丟卻盡。方得上天堂。

天上眞神一上帝。凡人行錯總無知。泥團木塑將頭磕。問你靈心失幾時。

從天妄說是從番。眞正凡人蠢且頑。上古君民遵上帝。英雄速破鬼門關。

順天獲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論短長。看你原非菩薩子。因何不願轉天堂。

禮拜

太平軍於城市村莊。則分踞民房屯於原野。則盡板房以爲營壘。卒皆宏敞。以備禮拜之用。軍中禮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陳。凡陷一城。踞一鎭。級高者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房舍。則卒長兩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必于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繡花或素紅桌圍。凡一室中。必挂幃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屏鏡。皆自擄掠得來。或玻璃燈四張。各分一張。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非成對者。錯亂懸挂。擄得金字壽聯。各分一隻。別擄一隻與之爲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之。天主桌前不用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邊。設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筩一對。各挿小尖角黃綢令旗一。于桌前立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桌後設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頭目副職及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設立五坐七坐。其教以星昴房虛四宿日禮拜。先一日上級官遣人負禮拜旗一面。鳴鉦於市。大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卽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盃。肴三盤。飯三盂。鳴鑼集衆。環坐一堂。頭目及充先生者。卽坐於中正所設數坐上。羣卒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充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人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卒亦俱長跪。

讀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也。每日朝饔夕飧。亦必鳴鉦集衆。供三盌茶飯。自頭目以下。亦環坐而讀讚美畢。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卒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太平軍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禮拜。午餐則否。禮拜時誠敬怠忽。則視其館頭目爲何如人。亦有跪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大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衆跪其後。聞之不敢洩漏者。若廣西老兄弟。則必誠敬如無病貪睡。聞鑼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禮拜桌椅。卽頭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如禮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告軍帥斬首示衆。以上所叙。皆鄉官職之卑小者所爲。若天京且於大門外造一台爲生日令節敬天之所。宮內亦設禮拜壇場。鋪張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諸王皆然。凡禮拜及朝夕上食。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妃嬪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詩。聲越殿廷。其鳴鑼之制。侯相四十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聲。旅帥十二聲。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王至指揮皆得奏樂。每遇禮拜。各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點心衙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廚衙領取海菜以備敬天父之用。此則天京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惟視所有何物。卽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雖簞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肴。又以狗肉爲至重。祭畢輒分送各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彌月與夫攻克城池。在軍中所謂喜慶事。則不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其有疾

病修灶等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訖焚化之。敬天父以祈福。又軍中有喜慶事。必於禮拜日行之。羣下皆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示。亦必以禮拜爲斷。或過三次禮拜五次禮拜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禮拜之期爲限。故誥諭有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即提京治罪諸語。軍中口粮油鹽。亦必逢禮拜日始領。

講道理

太平軍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蓋皆有所爲也。凡刑人。必講道理。募兵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驅使羣卒爲苦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擄。必講道理。勸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所謂講道理者。乃勸諭兵衆。特借宗教以行之者也。陷武昌江甯時。自好者多伏匿不敢出。遂傳令闔城百姓。赴何處聽講道理。給予外小（太平軍中百姓之稱）腰牌。准其爲民。如一名不到。身無腰牌。見即斬首。百姓私幸可爲外小。懼無腰牌被殺。無不爭赴。其時數頭目高坐台上演講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按名散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則又曰。如得腰牌先走者立斬。其時已先殺一二人橫屍地下以警衆。衆皆莫敢動。頭目復肆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間爲太平眞主。乃理（軍中以此二字作敎字解）世人。你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鑼傳集。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聽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天情。頂天報

國。現新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有一名違拗。立卽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暫留。倘不知悔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論旣畢。台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俯首而隨兩司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募兵講道理情形也。若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兵衆。必大呼各帶衣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時。頭目先演說敎中規律一番。然後大言曰。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你等立刻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衆。各隨軍帥起程。毋致回顧。且不知何往。此行軍捷速藉講道理以諭衆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闔城婦女聽講。如一名不至。全家斬首。俟齊集時。頭目亦令報名如擄人法。先宣講宗敎之言。女流茫然不解。頭目登台大呼各隨女指揮管長歸館。違者斬首。其時碰死者有之。臥地不行甘爲屠割者有之。鞭仆脅行痛哭者有之。亦有自得以爲僥倖得選者有之。此選女色而講道理之大概也。遇有苦難之役。亦傳羣衆集台下。頭目先宣講宗敎禁令。謂之天情。旋稱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列王操心費力。乃理世人。你等何得浪費天父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吃些辛苦。果到阻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悔。至前功盡棄。速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山塡河伐林木封閉城垛等事。此役使若差。藉講道理以鼓舞衆心也。又於鄉村徵粮。必先集鄉民聽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理世人之德。你等身家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屢經

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大開天恩。憐你愚民。命本檢點前來講說道理。限來日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錢米。擇所貢多者予給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單。富貴所獻不足。復行抄搶。殺其人。焚其廬。此徵糧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戰敗之後。逃者日多。則傳齊兵衆登台演說曰。萬事皆由天父排定。你等都要練得正正眞眞。不怕妖魔一面一面變。都難逃天父手內過。衆兄弟切不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眞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練我們的。務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你想在永安時。尙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你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睁睁。卽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下凡業經指出。遂當堂殺一二人。使衆悚懼。又說現立卡房多處。諒你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分屍。你等放著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眞是被鬼迷。鬼捉眞下賤矣。此防人逃走講道禮之故套也。若遇王侯各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衆聽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具禮物進獻。如藏匿金銀。卽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卽定斬首不留。此又勸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

太平野史卷之四宗教終

太平野史卷之五

禮制

太平軍初起。一切禮制。皆以軍制代之。迨建都金陵。始定朝儀。規模略備。然是時石達開等具有知識之士。皆專征在外。主其事者。類皆鄙俗。仿古則不化。革新則不足。冠服儀仗。幾類優孟登場。亦一憾事也。茲特彙而錄之。

宮室

太平軍初起。皆潯梧山僻凶徒。短褐草履。爭戰於蠻烟瘴雨之中。跋涉奔竄。數瀕於死。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本無所謂安居也。迨克武昌。始飾宮室。及都江甯。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天王始改兩江總督署爲僞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瓦木石。以廣基址。日督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落成未幾。即毀於火。太平三年正月。復興土木。較原址推廣三分之一。禁城周圍十餘里。牆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煇煌。而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漚獸環。五色繽紛。其宮殿堂廡。下及廂移庖湢。無不如是。並以黃綢十餘丈。挂諸門外。硃筆大書。字徑五尺。其文曰。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雲

中霤。（軍中呼刀曰雲中雪言必殺也）。門之兩旁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敞高廣。外用紅黃紬綢紮成彩棚。風雨任其淋漓。月餘則更。又一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數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爲天王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謝天之所。台旁數丈外建木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碑。東西各一。此天王宮殿之大概也。東王楊秀清至江甯。初據藩署。以其隘陋。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復移於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爲東府。盡毀附近民居闤闠。開拓地基。大興土木。其尊嚴雖遜於天宮。然已迴環數里。垣高數仞。更以碎磁鋒密佈牆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已大門亦糊黃緞。並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亦以紅黃紬綢爲之。東西設立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參護廳。並有東殿尙書掛號所。此東府之規模也。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經陣亡後。天王念其功。眷屬亦起府第。如東府。北王韋昌輝初到江甯。據富室李姓家祠。移中正街清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燕王秦日綱據中正街昇平橋清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天王外。所居皆謂之府。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及各侯。亦畫龍虎。丞相畫象。檢點指揮至總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雲。師帥至旅

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侯丞相以下。分處江甯文武衙署殆盡。太平四年詔改妙相庵爲天朝花園。改惜陰書舍爲東王別業。獨林庵隨園。楊秀清周覽。以爲朽壞。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東王奏取諭旨方興工製造。初太平軍克府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爲行轅。天王所居。則用立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秀清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書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王府必用黃紙糊門。上畫龍鳳。幃幔桌圍皆用黃紬繡龍鳳。後至江甯。則以黃緞糊門。門亦有聯。王侯門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檢點以下。黃紙墨字。

璽印

太平朝以篆文民間不能普識。故所刻璽印。皆宋字正書。四面刻陽文雲龍。邊留正中一行。另鐫一綫邊。刻官銜於其中。並無印信關防字樣。諸王皆金印。天王璽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璽字。並改璽作璽。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外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璽。四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奏章皆鈐之。東王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亦雲龍邊。東王印中一行。則刻太平天国四字。下改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爲一行。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爲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西王印亦雙行

並列。南王北王印字則單行居中。燕王豫王印。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日綱。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陳承瑢之類。東王至燕王印長各遞減二分。濶遞減一分。侯印長減四分。濶減二分。王侯印凡畫粗肥之處。皆中空如飛白體。侯天官丞相銀印。以下皆木印。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長二分半。其濶皆對折。如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是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匣金匙鑰。銀印則銀匣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行。但刻銜。不繫姓名。如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並改國爲国。凡諸印皆同。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凡幾檢點。指揮刻殿左殿右凡幾指揮。將軍則刻炎一正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甲一監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刻中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刻前一軍前營前旅帥。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一卒長。兩司馬則刻前一軍前營前一東兩司馬。其餘雜職。及各典官職同何官。印之長濶。卽同何官。典官極多。已詳職官內。如某軍正典聖糧某軍副典硝之類。各印皆刻銜。別無暗記。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天王印龍鳳紐。諸王印龍紐。侯印象紐。丞相麟紐。丞相以下。亦分獅豹熊虎諸紐爲等差。惟各木印並不刻紐。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質而已。

印長濶寸分表

天王印	見方八寸
又旨準印	見方三寸六分
東西王印	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北王印	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	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豫王印	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	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	長五寸濶二寸五分（國宗提督軍務印分寸如之然不常置）
檢點印	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三分七厘半
指揮印	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	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	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	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	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	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	長二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	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	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王妃印	長二寸濶一寸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朝儀

太平朝無參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爲妖禮。雖軍中禮拜敬天父。羣下朝天王。亦止長跪。初至江甯。東楊北韋皆日朝天王。後則諸王擬垂拱而治。深居不出。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東楊有事。相見亦必請旨批定日時。（大抵午未時居多。）屆時東楊率各官屬畢集。輿馬塡塞街市。天朝門洞開。大門外立引讚官。傳呼各官迭進。惟楊韋石秦各王得進見。雖寵任如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侯以次俱排列於大門內。引讚官呼跪。則皆跪。左右史跪於階下。侍臣遞茶。通讚官呼曰。天王有旨。招衆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起跪。不得囂喧。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讀諭訖。則衆官如儀起立。少頃。東楊白事畢出。

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官皆跪。其後。又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壽誕子彌月等喜事。東楊具奏請朝覲。天王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具本請安而已。楊韋石各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東楊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其他諸王惟本府屬官朝之。然亦不常見。其餘禮節。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諸謔。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中央一切軍務。皆由東楊主裁。僅東殿尚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與計議。如有令。則交佐天侯。傳至檢點林錫保胡海隆處。各官日至檢點衙聽令。惟佐天侯等有時燕見。一月之中。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諭旨。於是各衙多設簿書諸官。而充先生者。皆得操其政柄也。

服飾

太平軍由西粵至長沙。尚皆布衣藍縷。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爲記號。囚首垢面。鶉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事諸王。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步輕便。故新從軍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其新舊尊卑。新來之兵皆紮紅巾。長官與老兄弟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則黃紬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其拖益長。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克武昌。逐戶搜括。所得鮮衣華服。貂褕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宮袖以帕首者。拆金繡女衣以繫腰者。有穿厚底鑲鞋者。有

男子而著婦女闊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綠紅。錯雜紛披。難以言喻。擄得幼童美貌者。頭目得之謂之公子。衆兵得之謂之老弟。週身皆著錦繡。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環及荷囊扇套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擲。以爲笑樂。時當雪後泥濘。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沙羅衣衫。一時無用。則各王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略不顧惜。至靴帽領袖。並剪臏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磁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官職尙少。惟以風帽分別等級。無職老兄弟。並無風帽。諸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職官。皆紅風帽。以黃邊寬狹定官職大小。另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繡。揭其官銜。或爲正將軍或副將軍三字。標於帽額正中。洪楊各王。則戴繡龍黃風帽。內戴龍鳳金冠。袍服則掠得戲班中所服者。天王則服各色龍袍龍帽。諸王則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尙無金繡諸匠作爲之執役也。迨至江寗。爲錦衣緞疋出產之區。於是變易服飾。更張儀制。平時戴風帽。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一名朝帽。自天王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爲之。雕鏤龍鳳。黏貼金箔。酷似戲班盔頭。天王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鳳嘴銜穿珠黃纓二。掛冠後。冠前用花繡。冠額一如扇面。或亦繡雙龍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間留空格。鑿金爲天王二字。東楊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立一鳳。盔頭豎一纓槍。四圍皆

珠寶纓絡。冠額則繡雙龍單鳳。中立金字職銜。韋石二王之冠如東楊式。但上改纓槍爲小黃纖蓋周圍拖排珠絡。北王帽額亦繡雙龍單鳳。中綴職銜。翼王帽額則一邊繡蝶。上繡單鳳。中列職銜。東楊則單鳳棲於雲中。北韋單鳳棲於山岡。翼王單鳳棲於牡丹花上。此諸王金朝冠之制也。國宗朝帽略同諸王式。如韋姓則從北韋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伯兄也。侯丞相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係紙骨帖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下。亦銜貫珠黃纓二挂。帽額繡百蝶穿雲。中列職銜。自檢點至兩司馬朝帽上。皆獸頭兜鍪式。如檢點指揮。兜鍪上綴一獅子。左右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繡百蝶穿花。中列職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職銜。則繡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祗蟠雙龍。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繡百蝠穿雲。中亦標職銜。監軍軍帥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繡百蝠穿花。中繡職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冠頂綴一豹。額繡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繡黑字職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熊。帽額繡牡丹。中繡職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繡荷花。中繡職銜。兩司馬朝帽亦同上式。冠頂綴一犀角牛。帽額繡菊花。中繡職銜。凡有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數分等差。諸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各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天王風帽繡雙龍雙鳳。滿天星斗一統山河。丞相繡雙龍

一鳳。餘可類推。帽額花繡。遞分等差。悉如角帽之類。亦列職銜。諸王則全黃風帽。自侯至兩司馬。皆紅風帽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間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師帥。素黃紬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黃紬邊。自指揮上至侯。則用黃絨繡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諸王至兩司馬。帽胎皆同毘盧帽式而稍狹。四圍帽沿如蓮花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悉照角帽上所有。下綴黃纓絲纓。拖出冠外五六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紬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插其中。儼然揚州之紙燈也。至袍服。僅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而已。天王黃緞袍。繡龍九條。東楊繡龍八條。北韋繡龍七條。翼王繡龍六條。燕豫二王繡龍五條。國宗繡龍。從各王制。侯丞相繡龍四條。檢點素黃袍。指揮至兩司馬。皆以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分別。天王黃馬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雙龍。合九龍之數。東楊繡八團龍。韋石秦胡諸王。皆繡四團龍。自侯至指揮。皆繡二團龍。自天王至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職銜。於其中。將軍至監軍。黃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軍帥至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俱繡職銜於前面團內。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二團。書職銜於團內。其書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上之制。皆由各典袍衙繡錦衙製造。此袍服之制也。

太平軍初呼鞾爲妖服。只准著鞋。近立典金鞾。亦有定制。鞾皆方頭。洪楊韋三王皆黃緞鞾。

繡金龍。天王每隻繡九條。東楊每隻繡七條。北韋每隻繡五條。秦胡石三王素黃靴。侯至指揮素紅靴。將軍以下。皆皂靴。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不戴角帽涼帽。冬月亦戴風帽。夏月則戴繡花紗羅圍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女官尊者則金玉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略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也。太平軍不剃髮。長髮老兄弟。則五綵絲絨編成縧子。若贖命縷然。緊紮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縧。盤於髻上。將軍以下。不得用五綵。只用紅綠絲編挽。其無職老卒髮短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人銀簪。並有紮網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戴竹盔。著平頭薄底紅鞋。老兄弟與有官者。穿黃紅小襖。著黃鞋而不著號衣。夏日多著窄袖衣。寬腳褲。軍官及老兄弟穿黃紅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爲短衫。或爲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褲者。擄來寫字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頭紮黑紬。大館頭紮黃紬。內有腰牌號。挂軍中。禁令極嚴。夜臥不準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頭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用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前。並張緞子短柄手繖。謂之洋繖。王侯則黃緞而繡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賤者則以印花洋布爲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兵衆多半脅從。東王防人私積。卽欲脫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準帶金條脫。其餘惟準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得重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準私藏絲毫金銀。

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捶楚。重則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私匿。必令層層進獻。歸之天王聖庫而後已。

儀衛輿馬

太平軍始踞永安。彈丸之地。圍攻數月。已屬不支。大兵一到。遽行竄逃。驀越山險。奔走榛莽陵谷間。自携軍火米粮。水行無舟車。陸行無轎馬。洪楊諸人。亦均敝衣草履。徒步相隨。偶至鄉村。擄得民夫。或以竹椅舁之。已屬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擄大江船隻。多得紬緞。恣意製造旌旗。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巨鎮。百貨具備。因有舟車轎馬。無所不具。始設鹵簿儀仗。諸王乘輿。多以黃紬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別東西南北。每出時不過銅鉦三五對。旌旗三五對。繡龍黃蓋一擎。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克江寗。則踵事增華。設典天輿典天馬諸職。其東西南北翼燕各王。亦仍各署其職。專司其事。並迭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諸王皆黃緞轎。繡雲龍。侯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繡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師帥旅帥。皆藍轎。卒長兩司馬。皆黑轎。亦定有繡虎繡鹿之制。然未曾用。天王舁夫六十四人。東王舁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舁夫四人而止。天王從未出行。惟東楊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鉦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數尺黃旗。黑書。金鑼二

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其次畫黃龍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二十柄。參護背令旗騎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則東楊坐一乘。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制。而恐人之伺已也。轎後黃纛十餘。桿騎馬執大槍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等。皆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屬小官。皆著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北王以下。雖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東楊。不逮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官。無非銅鉦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輿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持。不住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事較簡。惟多護衛及穿黃紅衣女官。然悍將每不樂乘轎。散秩卑小之官。亦多乘馬。其鞍轡雖無定制。王侯概用黃色。其下不敢僭用。至於馬匹。各官爭奇鬬富。盛飾鞍韉。有用花繡帳幔被面改造者。惟帶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監軍單串鈴。軍帥以下。不準帶串鈴。然在外從征。則人人僭用。（餘俱見職官內）

稱呼

首事諸人。皆以拜會結盟之故。不以少長排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軍起時。軍中呼天王爲二兄。東楊爲四兄之類。於其下男曰老兄弟。新兄弟。女曰老姊妹。新姊妹。其後定都設官。

羣下朝賀天王始呼萬歲。其他王侯亦皆有定稱。惟丞相以下至兩司馬。其制雖有分別。而軍中每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司馬或呼管馬。卒長或呼百長。女館之長亦稱管長。各軍官所養幼童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羣卒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謂之牌尾。皆是。他如能寫字者。概稱先生。貿易人及百姓。概稱外小。婦女曰外小婆呼清顯宦為大妖頭。卑官為小妖頭。兵曰妖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名色。皆軍中稱人之名詞及隱語也。

太平稱謂詔令

天王詔命

王世子臣下稱呼。　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稱呼。　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稱呼。　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稱呼。　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等皆倣此類推。

王長女臣下稱呼。　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稱呼。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等皆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稱呼。　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稱呼。　東二殿萬福。

第三子臣下稱呼。　東三殿萬福。　以下類推。
東長女臣下稱呼。　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東三金。　以下類推。
西世子臣下稱呼。　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稱呼。　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稱呼。　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類推。
西長女臣下稱呼。　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稱呼。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稱呼。　西三金。　以下類推。其南北等亦準此。

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分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衞子稱衞公子。總制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天王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師。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潔白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爲貴者也。

欽命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姒。指揮妻呼稱貴姫。將軍妻呼稱貴嬙。總制妻呼稱貴媼。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孋。師帥妻呼稱貴嫻。旅帥妻呼稱貴婕。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娌。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朕仁發兄仁達兄稱國兄。嫂稱國嫂。慶善伯、纘奎伯、元玠伯輩稱國伯。慶軒叔紹衎叔輩。一體同稱國叔。仁正兄仁賓兄稱國宗。兄元清輔清四福章賓輩。一體同稱國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國親。細分之。后之父稱國丈。后之母稱國外母。后之伯叔稱國外伯。國外叔。后之兄弟稱國舅。

朕岳丈。天下人同稱國丈。岳母天下人同稱國岳母。國岳與國岳兩相稱呼。因其長次。則稱爲國親兄。國親弟。

千歲岳丈。天下人同稱某千歲貴岳丈。岳母天下人亦同稱某千歲貴岳母。貴岳與貴岳兩相稱呼。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七千歲貴岳。見六千歲貴岳。則稱北貴親弟。見五千歲稱翼貴親弟。如此爲兄弟相稱也。

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呼。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弟也。

貴丈見國岳。則稱某國某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國丈爲兄。貴岳爲弟也。

國岳母與國岳母兩相稱呼。自因其長次。則稱國親嫂。國親嬸。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嬸。翼貴親嬸。如此則爲嫂嬸相稱也。

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嬸也。貴岳母見國岳母。則稱某國岳母。

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嬸。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嬸。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嬸。會見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嬸。如此。國岳母爲嫂。貴岳母爲嬸也。各宜凜遵欽此。

太平野史卷之五禮制終

太平野史卷之六

曆法

太平革命對於一切政治。均抱革新之念。其志不可爲不大。乃動輒荒謬。爲世人所指摘。則不學無術誤之也。其改曆法也。本擬逕用陽曆。陽曆者。西洋人之曆也。嗣見人民仇視其敎。頗多阻碍。恐一旦更用陽曆。益深百姓之惡感。復就陽曆夏曆。任意變動。定爲太平新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定爲十六日。餘俱十五日。蓋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日。自散於五年之內也。鐫刻時憲書。頒行境內。書中干支改丑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復改鬼宿魁宿。其他竄易甚多。則不知其所用意也。

時憲書式

太平天国

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又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為治歷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
太平眞主。是
太平天日。平勻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淸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国。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删除。蓋年月時日。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無有好歹。何用揀擇。凡人皆是眞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眼看顧。隨我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造歷旣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歷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立春禮拜

初一　戊申虛

初二　已酉危

初三　庚戌室

初四　辛開壁

初五　壬子奎

初六　癸好婁

初七　甲寅胃

初八　乙縈昴　禮拜

初九　丙辰畢

初十　丁已觜

十一　戊午參

十二 己未井
十三 庚申魁
十四 辛酉柳
十五 壬戌星 禮拜
十六 癸開張
十七 甲子翼 雨水
十八 乙好軫
十九 丙寅角
二十 丁榮亢
二十一 戊辰氐
二十二 己巳房 禮拜
二十三 庚午心
二十四 辛未尾
二十五 壬申箕
二十六 癸酉斗

二十七　甲戌牛

二十八　乙開女

二十九　丙子虛　禮拜

三十　丁好危

三十一　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其式至簡。祇載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忌吉凶神殺字樣。以甲子推之。

清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乙酉。乃太平朝中二月初一也。

太平曆夏曆陽曆對照表

太平天國新曆	夏曆（清曆）	西曆
壬子元年正月元日丙申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癸好二年正月元日壬寅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三年二月四日
甲寅三年正月元日戊申	咸豐四年正月八日	一八五四年二月五日
乙榮四年正月元日甲寅	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八五五年二月六日

丙辰五年正月元日庚申	咸豐六年正月二日	一八五六年二月七日
丁巳六年正月元日丙寅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七年二月七日
戊午七年正月元日壬申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
己未八年正月元日戊寅	咸豐九年正月七日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
庚申九年正月元日甲申	咸豐十年正月十九日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日
辛酉十年正月元日庚寅	咸豐十一年正月元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日
壬戌十一年正月元日丙申	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	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一日
癸開十二年正月元日壬寅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甲子十三年正月元日戊申	同治三年正月六日	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太平野史卷之六曆法終

太平野史卷之七

刑法

太平軍所克城邑。人民率多逃亡。其存在之丁壯。又盡驅之入軍籍。故所過之處。徧地皆有軍而無民。有犯罪戾者。亦卽以天條及軍律任意處之。本無所謂法律也。茲考當時處刑之法與禁令。訂爲刑法一門。

裁判

太平訴訟之審理。雖無定例。而極公允。原告被告及證人。在法庭上。均得自由陳說。無威嚇及賄賂等情事。審事之先。裁判者輒向天父前默禱立誓。除審清吏淸兵及犯天條者外。一切酷刑均廢止不用。判斷以是非曲直爲標準。初擬仿歐美用律師。旋以適當之法令未經頒定。用之反多滋害。寢其議。法堂前置大鼓二。有寃者擊之。卽立刻受理。此鼓謂之登聞鼓。蓋沿中國向時之舊制也。太平之法堂形式。甚尊嚴。其裁判官之服制。衞兵之裝束。堂中陳設之旗幟等。當時外人謂略如歐洲中世紀之法庭。

刑罰

太平天國之刑法。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至二千

板爲止。死刑則有數端。至重則點天燈。將人自項至踵。裹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以松子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可聞。人之秉賦强弱不同。有燃至脛卽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籠頭絡頸和髮纏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數卒齊鞭之。瞬息肢解頸脫。而胸腹仍趯趯跳躍。再次則斬首示衆。絞與軍流無聞焉。其行杖之時。如廣西老兄弟及所憐惜之人犯條禁。既貸其死。不得不杖。杖時有暗號。可以默念。每杖輒一千數百。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點大人大開天恩等。輒得減罪。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及充先生者一言緩頰。亦卽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卽起與頭目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更有打至數十板。行刑與受杖者坐堂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如新降之人。看出係清廷官吏或冠裳之士。或捉得清軍探役巡哨人。問供時則鐵面如霜。嚴刑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僅餘脛骨。受竹篦之擊。立死者有之。不耐煅鍊。甘卽就戮者有之。然有脅從已久。暗中仍與清軍通氣者。一經發覺。則不待敲扑。便自認通妖謀害諸事。蓋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毒之爲愈耳。軍中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刦衆。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屍之刑。必喊令集衆於空濶之處。聽講道理。俟各舘俱有人至。則宣示於衆曰。某人現犯何事。應得何罪。對衆用刑。慘酷之狀。人人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斬首示衆。恒以竹筐盛首級。二卒扛之。一卒鳴

鉦。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斬首示衆。徧行各處後。乃將首級棄之。如和姦案。則扛二首級。强姦案則扛男子首級。使被强之婦。隨首級之後。自呼某人因强姦我斬首示衆。有廉耻之婦。輙不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卒。代呼而已。其枷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篦敲之。使罪人自呼曰。衆兄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次。若斬首示衆。荷枷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揑五六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太平初起。人心不附。故專以殺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提心在口。惟命是從。天王雖頒有天條例律諸禁令。但用枷責等刑。並不根據法律。問官視頭目之强懦喜怒。任意爲之。有一館日枷數人者。有一館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吃旱煙。脫衣裸臥。些小口角。及禮拜一次不到。見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類。毛擧細故。藉以儆衆。太平軍初設鄉官。有人望者。多相率避去。充之者皆地棍流氓。一旦任官。居然升堂刑人。每尋平日所惡者責之。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僞律令。則無有不殺者矣。此外非刑。更有所謂太師椅醉翁椅二事。凡審訊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迨定都金陵。刑人始問供具稟。侯王層層轉達。以取天王批准。由翼王交翼殿刑部尚書。蓋印赴天牢提人屠殺。甚爲愼重。忖度其意。非他。亦不過使有罪者緩死須臾。乘推問稟奏之時。尚可設法生全之耳。

禁律

一凡營中每逢星昴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恩德。不得怠慢。

一凡紮營盤處所。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住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一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看顧。助陣殺妖。

一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准任意運化作踐。有汚馬路以及在無羞恥處潤泉。此是禁人在熱鬧處小便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鍊習天情外。俱要磨洗刀矛。操練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得偷安。忘食天父之祿。

一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釘。以防妖魔鬼計。

一凡各衙各營兄弟。倘有口角爭鬭。以及恃強鬭械。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一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命。公正和衷。不准大呼小喊。俱要安靜無喧。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强扯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一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聞鼓角響。俱要裝身赴各本衙聽令殺妖。

一凡我們兄弟。在鄉村住紮。不得强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學好修正。不准吹洋煙黃煙飲酒擄掠奸淫。犯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不得越次爭先。躭延退後。違者斬。

一營中置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即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而來。旗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一凡城中營中望樓。置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妖來。則紅黑二旗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一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囂者。斬首不留。

一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遲悞日時者。斬首。

一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悞者。斬首不留。

一凡典聖庫聖粮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賣等弊。卽屬反草變妖。卽治以點天燈之罪。

一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爲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殘妖追出四五十里之外。方准收取妖物。解歸聖庫。若殺妖之時。路旁衣物金銀。概不准低頭撿拾。以及私取私藏。違者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蒙。反叛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卽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之罪。

一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黑夜逃去。被卡房捉拿。斬首不留。

一凡兄弟在衙靜坐。俱要練習天情。不准喧嘩胡言亂道。以及唱邪歌說邪話等情。

一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一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正正眞眞。不得脫衣露體睡覺。不准脫衣裳。

一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釘。夜晚輪流支更。不得怠惰偸安。

一凡軍中兵士打仗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緣是人有志昇天。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年之福、

一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

綢縐包埋便是。

一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以妖示張貼謀反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一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盤獲。定斬不留。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秋風者。定斬不留。

一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焚燒外小房屋者斬。擄掠外小財物者斬。

一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點天燈。新兄弟斬首示衆。

一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一凡强姦經婦人喊冤。定卽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卽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一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行姦專斬行姦者。如係和姦皆斬。

一凡私藏金銀剃刀。卽是變妖。定斬不留。

一凡薙髮剃鬍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一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拿獲。一概全斬。

一凡吹洋煙者。斬首不留。

一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一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七個禮拜。責打一千。再犯斬首不留。

一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以及凡情歪說。編成詩文。迷蒙兄弟者。斬首不留。

一凡行軍黑夜發妖聲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叫之人。斬首不留示衆。

一凡黑夜支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拏去告發。犯者責打一千。再犯斬首示衆。

一凡挑壕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反草通妖之人。被天父指出。通館通營皆斬。

一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你等靜候刪改鐫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

一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私自演唱者。全行斬首。

一凡朝內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一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吃飯。二陣鼓角。持械聽令。三陣鼓角。踴躍殺妖。退後者斬。

一凡殺妖之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悞。違者斬。

（終）

太平野史卷之八

科舉

太平諸王。深惡清政。而對於科舉爲尤甚。迨克武昌。農工商民。率多歸之。而士人獨否。因翻然有開科舉之意。大軍下江南。東王欲收拾民心。特下文告曰。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爲再行曉諭事。本帥敬承皇命。興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城破之日。將貪官汚吏剪除。並不擾害一民。前已出示曉諭。料必知悉。風聞鄉市有不法頑民。藉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現爲本帥拿獲斬首數十人。今着校尉李憲帶兵數百。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惑于虛榮。出貲助餉。捐納妖廷職銜。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飭爾等卽將向來匾額除去。不得自悞。我定金陵之後。定議考試。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爲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并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并拿究云云。先是天王禁百姓治四子六經。其罪至重。至是東王亦假天父附體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句。尚非妖語。未便一概全廢。命何震川盧賢拔設局删定。重頒天下。於是人家子弟。復得諷誦經書矣。(其後所删定者卒未頒行) 太平三年。宮殿落成。羣下協議慶祝之法。丞相何震川上言。歷朝皆以文章

之士。揄揚功德。若萬壽祝嘏。尤須摛詞摛藻。潤色太平。昔唐宋之盛。皆以科舉所得之元魁。賦詩奏頌。光照祝釐之宴。請開科舉。以飾盛典。天王可之。遂下詔開科。卽以何震川盧賢拔爲主試。而離亂之際。人心疑懼。規模草創。笑端百出。卽所錄多士。天王亦終未加任用也。

試士規制

定制每年二月初二日。軍帥（鄉官也下監軍總制同如淸之縣試郡試）文試取信士一人。十二日。武試取藝士一人。三月初三日。監軍文試取秀士二人。十三日。武試取英士二人。四月初四日。總制文試取賢士二人。十四日。武試取能士二人。五月初五日。省提學文試每五人取俊士一人。十五日。武試每五人取毅士一人。逢榮酉兩年五月二十五日。集新舊信賢秀俊士考拔。每五十人取傑士一人。逢子午榮酉年七月初七日。省提考文闈中式者曰約士。十七日。武試中式者曰猛士。皆無定額。逢辰戌好未年九月初九日。正總裁文天試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曰國士。三甲首名曰會元。以下曰達士。二十二日。武天試一甲與文試同。二甲曰威士。三甲首名亦曰會元。以下曰壯士。每試共分前後三場。天試所頒題紙爲黃色。寬大類詩箋。每紙一題。凡策議詩判等四題。紙端加天官丞相小印一顆。下署年月日。中列題目。字大徑寸。類北魏後印讚詩一首。稱頌天主天王功德。爲不可及。紙後騎縫處復加天官丞相小印。蓋爲第二場持此相核之證也。考卷之紙。悉用紅黃綠三色爲之。四周

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不彌封。

試題

第一次天試首塲題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監塲提調差役一如清制。越一月。爲第二塲題爲立整綱常醒世莫敎天光鬼迷解。天父爲天生理人論。又越一月。爲第三塲。塲內外懸燈彩。中堂供香花。耶穌十字架在焉。題爲四海之內皆東王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卷紙每行三十六格。僅十葉。

第二次天試。以韋昌輝爲正主考。入塲試以舊約書義一道。策一道。試帖一首。別有一論一解。若未夕而事已畢。加判一條。其制又與前不同。是科試帖題爲欸乃一聲山水綠。昌輝擬作云。艣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青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巉。舵尾澄流迴。峯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鳧雁。濃陰鬱檜杉。放榜後以此詩貼於榜尾。應試者見之無不額手稱頌。蓋昌輝固富家子而受敎育者。且曾納粟爲國子監生也。

試藝

太平四年後開科之試卷。亦用制義體。江南士人周雨軒于同光間見一太平制藝。題目及作者姓名已軼去。其文云。皇矣上帝。神眞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眞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僞妄者恒多。眞正者恒少。自聖人出。去其僞而存

其眞。猶恐人不識至眞者之果何屬也。故特指一眞實無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雙焉。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釀于順則。値開祚之始。當凜帝謂于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眞神也。眞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眞神之照臨孔昭。當聖主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衆。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知羣黎之顚顁。憫顚顁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惟皇上帝。其眞孰有與於斯哉。」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眞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見庶民困於旱潦。救旱潦者此也。念下民厄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非皇上帝。其眞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特命天兄而清夫塵寰。得以復漢族數千年之餘業。以鼎新夫宇宙。自非上帝居歆。眞神默佑於其間。何以攘涙棼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有匹休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矣。」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將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享。眞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帡幪之隱念。而廣其勛庸。此其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不愧矣。」此皇上帝之所以爲眞神者乎。」

張申伯。清廬生。文譽頗著。天京開科。士爲儕輩所推舉。改名緒維。是至金陵觀場。題爲平定

江南文仿制藝體。中伯所作頗雄壯。拔置第一。其文之起講曰。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莫不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以江南之人。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猶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股曰。銅駝荊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遷徙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族。竟荒郊纍纍。爲異族所稱雄。韓魏齊魯燕趙禾黍之淒涼。奚似問何日掃除腥臭。重開一統之河山」張於粵寇平後。思復應秋試。蘇人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應試之非出己意。且文中含有諷意。後應試復登高第。

考試女子

太平朝既開科舉。復舉行考試女子之典。正主試爲洪宣嬌。副主試爲張婉如王自珍。婉如皖人。自珍鄂人。題爲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全章。應試者二百餘人。金陵傅槐女善祥所作。獨力闢難養之說。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卷薦後爲天王所激賞。拔置第一。飾以花冠錦服。鼓吹遊街三日。閭閻羣呼爲女狀元。第二名爲鍾氏。三名爲林氏。

文字獄

某科詩題。爲四海之內皆東土。有狂生鄭之僑者。自命爲忠義之士。入場作詩痛詆之。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秀清大怒。殺之。又清諸生夏宗銑者。亦報名應試。終卷有怨詈語。亦被磔。

江寧陳生應天試。卷中多諷刺語。主試者將治以罪。天王聞其才。因令製楹聯匾額。生書匾曰尖卞城隗。聯曰。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分屍死。

太平野史卷之八科舉終

太平野史卷之九

食貨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義。可知糧糈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封功臣。蕭相國首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皆以雄武之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册所載。匱竭而僨事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繫乎糧。足食而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聞也。然誦孔子去兵去食之訓。則信似尤重於食矣。太平軍不買而封殖。不耕而得飽食。其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爲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爲倉。隨處可以取給。其籌糧之便利。豈不十倍於清軍。乃以燎原之勢。僅保十數載之偏安。抑又何哉。信之不立。民之結怨深也。

貢獻

太平軍初起。倉卒揭竿。於糧餉一事。毫無籌算。率皆取之於所過之地方。每至一處。所張告示。輒數千言。其起首千餘字。率皆教中語。如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理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復告誡。繼此則入責貢之本意。曰本軍師於行軍相距數百里之先。卽

徧張諭令爾百姓富者出資。窮者効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營投効者。旣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爾等爲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尙無顯著幫妖之事。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云云。此示一出。膽怯者。希倖者。以及有種族思想者。無不擔負銀錢糧米。絡繹於道。以獻於軍。城市鎭聚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村也。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是時軍用浩繁。不敷所需。遂任士卒逐戶搜刮。並不出示矣。然尙專掠城市。不擾鄉民。逮後陷安慶江甯。再犯江西湖北。於城市並不出示收貢。但肆擄刦於鄉村。則仍出示督民進獻。每至一處。屯駐數日。謂之打館。必盈其欲壑而後去。大抵近水地方。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船。而後遣之。或逕赴船上交貢。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爲護符。孰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軍又至。出前次貢單支拒。輒無效。鄉民觳觫。又復進獻。甚至一月之中。收貢之軍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之物。亦漸次減略。如初貢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擔。猪數口。雞數十隻。配以羣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軍至。即斗米隻雞。亦可塞責。民怨沸騰。天王東王等亦知非計。其後乃復訂科派之令。

擄刦沒入

太平軍由長沙陷武漢。軍衆餉缺。間亦刦掠。美其名曰沒入。然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擄得衣物。散給貧者。并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迨克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敷載。寄頓數萬石米菽於積穀之家。命官守之。曰積穀倉。以豫備凶年賑饑之需。湘楚之民。大有徯我后后來其蘇之慨。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而以湖北為尤甚。及陷江寧揚州。官軍近城為營。亦僅一面兩面。城外路通四鄉。離城十餘里。太平軍初不敢逞。蓋鄉民處處立團。矢以死鬬也。鄉民齊心。聯結數百里。仙女鎮一役。以民團竟殺太平軍千餘人。故太平軍銜之。而刦掠焚殺。始不擇貧富。然猶較官軍爲愈也。太平軍擄刦之名曰打先鋒。先來數百人。住於村內。一日半日。尚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之細民。飲食而撫慰之。轉令勾通富戶佃僕。訪問窖藏所在。掘得分給。更詢官吏家眷寄住何處。及紳衿爲誰某。一一採訪確切。即以細民引路。逐戶搜擄。糧米錢貫。殊不易藏。每儘數刦去。既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擄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爲質。而刑詢之。其家不忍。必自引太平軍往起窖藏者。有之。然亦有分寸。於平常鄉村。從不肆殺。惟其地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始尋仇以報怨。若對於官幕吏胥及閥閱之家。則抄掠焚殺。無所不至。並追究收留之家。及搜得官中公服文案。皆謂之藏妖。亦肆行屠殺。故太平軍所過之處。清官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林中。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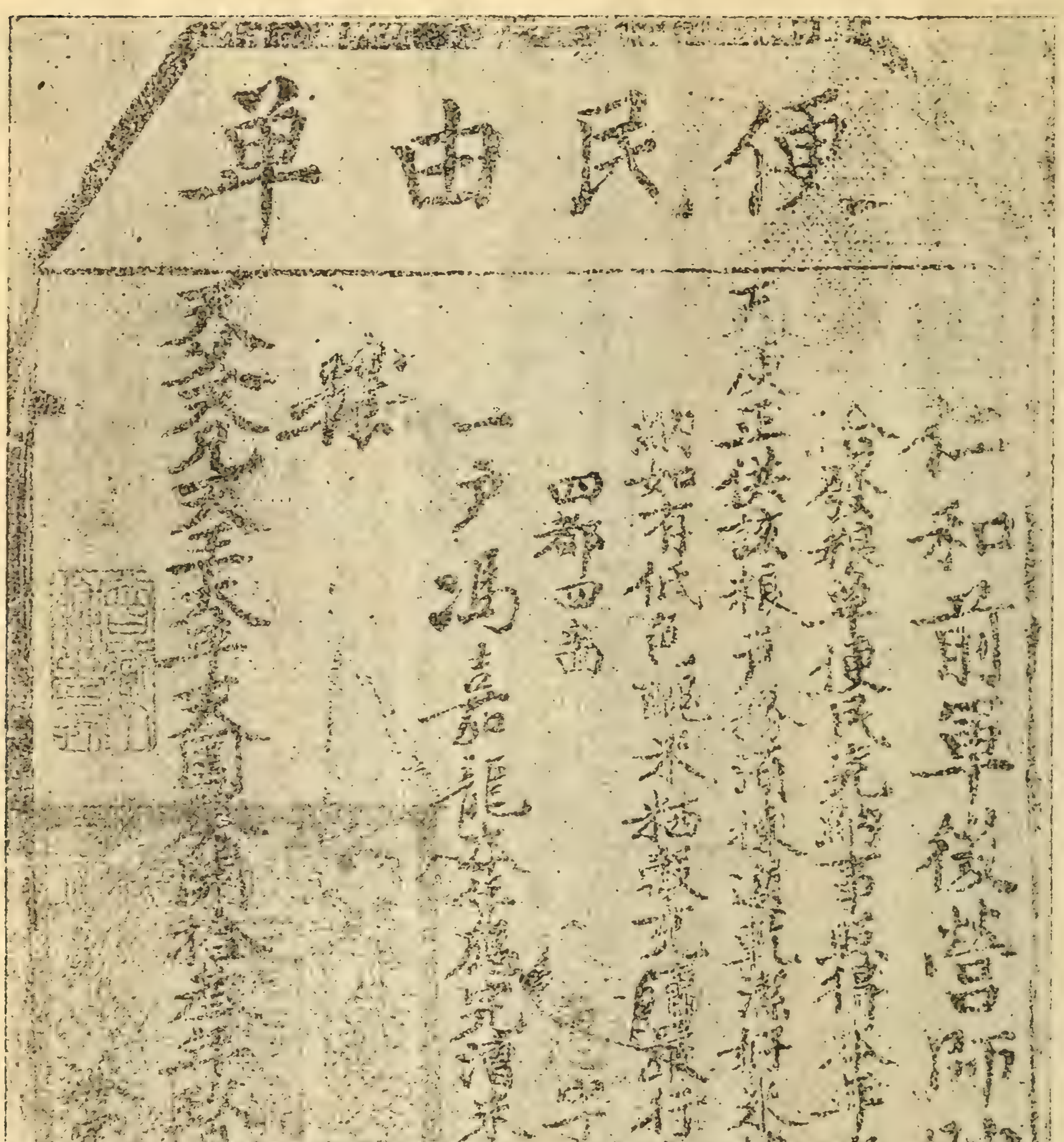
宿破廟者。官中服物。一概毀棄。後清軍收復城邑。新任官吏。欲覓一頂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謁長官者。亦可見太平軍惡清廷之甚矣。當時有外人謁太平軍官。謂擄刦一事。殊爲太平軍名譽之累。太平軍答之曰。妖軍有地丁錢糧釐卡關稅。然所過之處。赤地千里。太平軍軍興以來。無所仰給。不取之於地方。將自涸爲枯魚乎。且清軍每棄一城邑。必先造妖言。謂太平軍若何暴虐。廹其地方人民以俱去。迨吾軍至。衣物零亂。室多無人。擄取此等衣物。謂之擄刦。不如謂之拾棄之爲當。況吾興兵。即有所獲。亦不敢自匿。必上之長官。長官復獻之天京。登記收入聖庫。以爲軍需之用。亦甚不得已也。其言至爲可味。

科派

太平軍初起。使地方貢獻。不過爲權宜之計。知不可以爲法。抄掠紳富人心。又惶惶不寧。乃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貲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爲口食云云。時鄉民方避兵革。田園不治。無人應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設稽查所。檢查鄉官一軍之地。共有多少田畝。終歲應責交錢米若干。著以爲例。訂立册籍。存於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下卯限諸章程。催糧之軍。不絕於道。賴數鄉官支吾而供給之。以苟延性命。其立鄉官之處。仍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視鄉官爲何如人耳。苟得良鄉官。偶有搶刦之事。鄉官一稟遙達。即將刦掠之人。斬首懸示。民情甚安之。故行軍

所需。或鍬鋤千柄。或葦蓆千張。或划船百隻。公文一下。咄嗟立辦。而清軍則甚恨之。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太平偶有所挫。清軍進占其地。又必毒殺鄉民。民之無告。莫於此時爲甚矣。

便民由單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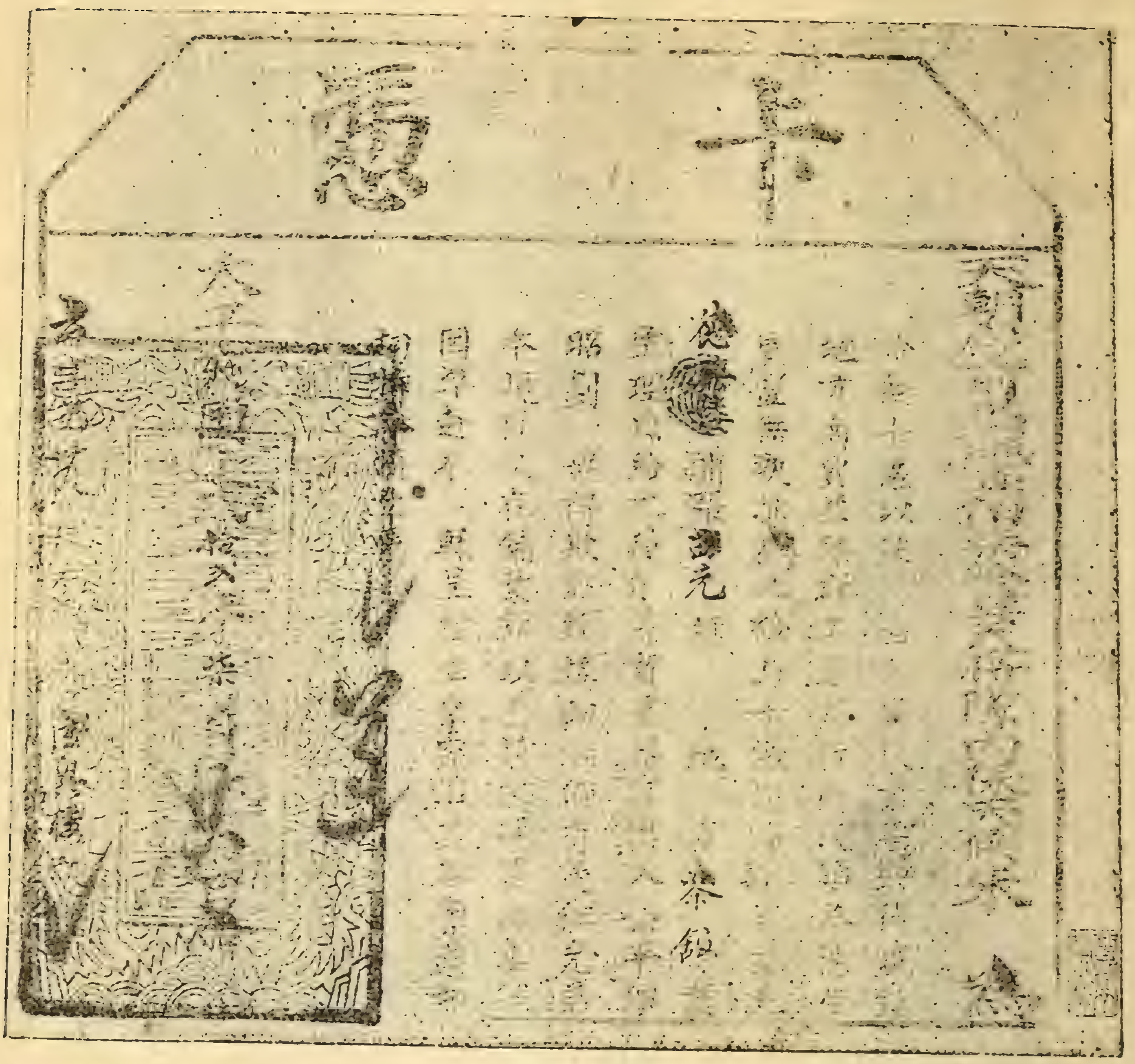
船運

太平軍糧餉取給於上游。悉用船運。江西湖北諸省。帆檣如織。無一非接濟江甯運糧之船也。嘗見軍中誥諭一則。曰著爾某某。乘坐水營左三軍一千三百條。船以條計。太平軍稱配帶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誤。又曰。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誤。務宜靈變。不可爲妖魔所搶。復有誥諭褒獎張子朋等曰。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爾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局福新配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太平軍糧餉。仰給於上游。如嬰兒之仰乳哺。其重要可知也。甲寅四五月間。江甯米糧幾盡。故下令除王侯外。概食淖糜。有敢喫飯者斬首。此時武昌若不克再支一月。江北清兵早逼漢口。以絕太平軍運糧之路。則江甯之危。可爲寒心。而此時竟下武昌。不圖日後上游船隻。仍不免爲清軍所焚。致使天京奄奄。更無發展之餘地。失敗之機。已兆於此矣。

關權交易

自武昌至江甯。向設四關。武昌蕪湖兩關。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權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中關稅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九江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倉卒草創。無一切抽稅

卡憑式



章程則例。其報船料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收沒之。失敗後。清廷獲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榷稅。一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易於數十里之內。若滿載客船。殊未多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亦不能多獲。可知太平軍中之關榷。似有實無也。

然關榷所獲雖寥寥。然軍中之交易。獲頗不貲。蓋收沒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徵之物過多者。皆於村鎮屯積。命三五頭目。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他。遂爭赴之。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貲送天京。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爲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蘄黃。賣於民間。徵得湖北布疋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甫陷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民皆疑懼。交易殊不旺也。

口糧

太平軍口糧極廉。雖貴爲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朝內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聖庫充足。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貴者每有私積。足以自奉。若卑下之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爲肴者。每逢禮拜日。各官必開單赴各典官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筐以獻。或戔戔塞責。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如兩司馬等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擄刦極多。亦毫無加增。若貲乏之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全不給發。如江甯糧缺。城中一概喫粥。揚州被圍。城中煮皮箱充飢。此時無禮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另外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軍中私情上官

用以恩給屬下者。如總制監軍獲有金銀首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爲買菜用。而屬下窮困時。亦得向其上官情索。有卒長管百人。係某功勳統下。其卒長每月向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者。其卒長又悉數易錢買猪雞以供衆啖。又嘗見稟奉中有旅帥具稟本管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所發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卽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其上乞取也。

倉庫

天京聖糧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積。自定都後。至癸丑年終截止。共存穀一百二十七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寧官卒口糧。每月約放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自建聖庫館後。至癸丑年底截止。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餅、錠、首飾。實存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千串。每月發禮拜錢約二十萬串。油鹽緞疋布帛。則不知確數。迨二王相併後。庫中空虛。乃不可復考矣。

幣制

癸丑六月。天王命在江寧鑄錢。令典銅匠選擇能鑄錢者。得十二人。封四人爲鑄錢匠。職同指揮。設廠開爐鼓鑄。其式大小不一。正面印天国聖寶四字。銅匠不諳鑄法。錢質又以鉛銅互雜。分配不勻。鑄皆不成輪廓。字亦糢糊莫辨。民間多不信用。遂停止。東王稱天父指示云。

尙須遲三四年方可開鑄。後隔年餘。復命開鑄。稱爲完善。有當

錢式

正面

背面

十當一等大小名目。錢面印太平天国四字。至今民間猶有藏爲紀念幣者。

權衡

軍中米穀。皆以斤兩計。故無斗斛。其權衡各物。尙無改制。惟楊韋石諸王改製銅尺。奏請天王頒行。尺背鐫欽定天朝正尺六字。尺之長短。較淸廷通用之尺長七分。凡行使錢文。皆用足錢。不准扣串。屢出告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萬事滿足。不准絲毫欠缺等語。

太平野史卷之十

文告

太平一朝。文字至爲俚俗。世人往往鄙之。不知天王東王翼王等皆能文。其所以出此者。蓋有深意存焉。一曰愚敵。軍中文牘廋辭隱語。至難索解。蓋防清軍得之。悉其軍情也。二曰示異。太平朝以宗教立國。是以故作詭異之言。以示人以不測。三曰通俗。太平諸王。鑒于歷代士民之分。皆艱深之文字。有以限之。故躬自提倡俚文俗字。務使人民均得了解。因以灌輸其宗教及新知識也。

詔旨

凡天王所頒命令。統曰詔旨。起軍之初。戒約羣下。每以隱語出之。其在桂平茶地時頒諭前敵。有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筆祈祈等語。至難索解。蓋高老者。稱天父。山山卽出字。十字有一筆。千字也。合之則天父出令要遵。千祈千祈耳。既克江寧。始定詔旨之制。用數尺黃綢畫硃格。首行列天王詔旨四字。餘係天王親書天王詔曰云云。雖欽此二字。亦係自寫。其黃綢長三尺。橫幅朱書天王二字。出格雙抬。字體端正。方圓徑寸。行楷相兼。任意揮灑。自有奇氣。于年月日上蓋國璽。國滅後有落于民間者。平民懼罹禍。輒多燬之。其式如下。

討清詔書式

天王詔曰。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弒。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況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弒兄弒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加賦勒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薙髮。是欺漢人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汚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

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鸇之逐。旌旗蔽日。船筏彌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軍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進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覩滿(此字疑誤)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

封羣臣詔旨 時在永安

天王詔曰。凡軍中大小兵將。各宜認眞奉行大道。吾等宜知

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眞神。眞神以外皆非神。

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

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不可稱上。

以冒

天父。

天父稱天聖父。

天兄稱救世聖主。

天兄天父。得稱聖。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不可稱聖。以冒

天父。

天兄天父。神爺也。又魂爺也。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之各軍師。朕命爲王爺。此乃姑從不正之例。若據眞道論之。有冒犯之嫌。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右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諸國。又封石達開爲翼王。使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別詔稱后宮爲娘娘。貴妃爲王娘。欽此。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

行軍誅妖詔

天王詔曰萬樣

魂爺六日造。今時今日好誅妖。地轉實爲新地兆。天旋永立新
天朝。軍行速追把胆放。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到。胞
們寬草任逍遙。欽此

太平天國癸好叁年肆月　日

刋刻詩韻詔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啓文明。今特詔左史右
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
邪話。一概删除淨盡。只留眞話正話。鈔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
刋刻頒行。欽此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戒諭兵民不得妄干名號詔

天王詔曰咨爾同胞。名份昭昭。告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之下。
皇帝獨一。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
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天下
大哥獨一。
天兄耶穌是也。
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
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年　月　日

勸人戒烟詔 語多欠解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鎭。無心
天救何新金。吹去吹來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烟病死勝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

並欽此

年　月　日

誥諭誠諭訓諭誨諭札諭之分別

太平朝軍政各務。皆楊韋石三王協計定之。大事方登朝面陳。小事祇具章奏知。有時事過方奏。或竟不奏也。凡軍帥出發時。必須給東王將憑一張。用黃湖縐寫好。鈐蓋雙印。准軍帥在外先斬後奏。若無東王將憑而在外殺人者。以故殺論抵。雖有此令。究未遵奉。上控者百中之一。倘竟控准。亦論抵償。此將憑之大畧也。東楊須發之命令。稱誥諭。自諭北韋。始北韋之命令。稱誠諭。自諭翼石始。翼石之命令稱訓諭。自諭燕豫始。燕豫稱誨諭。諭侯至兩司馬止。侯以下均謂之札諭。平行之文。自燕豫二王始。均謂之照會。諸王皆用黃紙黃封筒硃印雲龍邊面刻官銜。背刻年月日。及遞至何處何官開拆等字樣。侯以下。則用紅紙。逮踞江寧。聲色所迷。無爲而治。所有政事。悉由侯相商議。停妥具稟於翼石。不准。則寢其說。准則由翼府參護送東府頭門。交値日尚書掛號訖。擊鼓傳進。俄頃蓋印發出。即由東府參護送達北府登簿。再送至翼府處彙齊。由佐天侯發交疏附官分遞各處。雖層層轉達。而毫無窒礙。曾於一日之內。發諭至三百件之多。其辦理亦可云敏捷矣。

（一）誥諭式 黃紙摺疊、頁數無定、長一尺四寸、寬八寸、面寫誥諭二字、逐句用硃筆圈點、年月日上用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爲
誥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佐邦暨各佐將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我
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
天父勞心恩命
王四殿下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眞是
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週知。爲此特行誥諭。仰爾國宗
暨各佐將傳諭各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屬員押解
回京。以備拾月貳肆日
王四殿下滿月之期。
天王登朝謝 天之用。爾等在外。亦於是日虔敬
天父。以報 天恩。其餘軍務一切。俱要凜遵

本軍師前回誥諭而行可也。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誥諭

年　月　日

(二)回覆誥諭式　紙色尺寸同上。

眞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　爲

誥諭燕王秦日綱弟知悉。茲於玖月二十九日。接閱弟之禀奏。疊次令員解

回錨纜等項。俱已備悉查收。但弟前奉

天命鎭守田家鎭卡。

本軍師前已頒行誥諭。令弟在田家鎭地方兩岸築起堅固營盤。並造起木牌

水城。在江心挽泊堵禦。誠恐弟等在該處一時未曾造得。今

本軍師在朝造有能上水木牌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涂鎭興押解前來。俟木簰

到日。仰弟安足軍裝炮位。踏看河道何處可以挽泊。赶緊挽好。並仰弟會同

本府承宣依式趕造多座。安好炮位。以誅妖魔可也。諭到之日。亟宜凜遵毋

違。誥諭

年　月　日

(三)誡諭式 黃紙硃圈雙印同上式惟長濶遞減一寸

眞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爲
誡諭國宗石鳳魁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
東王下凡。輔佐　天朝。佐理國政。政是萬國來朝之候。殘妖滅絕之時。今
本軍師在朝。聞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兄弟等
前時誅妖未經滅盡之故。爲此特行誡諭。諭到之日。仰兄等即時統兵
分巡各郡縣。遇妖即誅。見民必救。務期掃盡妖氛。不留餘孽。倘該縣良
民有結通妖魔及引之入境等事。一經訪確。卽大員
天父
天兄及我
主天王

東王委任之意。當過雲中雪也。
軍師不憚誠之諄諄。兄弟等愼勿聽之泛泛也。亟宜凛遵毋違。誠諭

年　月　日

(四)訓諭式　長濶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眞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爲

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弟知悉。緣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悉。惟稟稱妖魔十分作怪。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稟奏

東王殿下。俟奉到誥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要事事靈變。加意提防。如若岳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卽退赴下游。堅築營盤。靜俟

東王誥諭。遵行。毋得曠悞。統俟

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任那妖魔一面飛。總難逃我

天父

天兄手段過也。時時將此道理講與衆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爲此特行訓諭。

諭到亟宜凜遵毋違。特諭

年　月　日

(五)誨諭式 長濶遞減一寸、餘同上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誨諭殿右叁拾檢點陳玉成弟曁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稟申各件。俱悉一切。但圻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嚴加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

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衆兵士放膽誅妖。萬事總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要凜遵

東王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行誨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六）札諭式 紅帋用十頁全柬爲之、逐句硃圈、自札諭以下各公文、非緊要事、不用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札諭

天官副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命我

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現因建造

天朝宮殿。及

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有。特着協理石映發柳敵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卽便押解回京。以供

天朝及

東王府應用等情。爲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果招有木工。

兄弟卽飭其速行回京。不得在外逗遛。至軍務一切。俱要凛遵
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札
年 月 日

(七)平行照會式 紅帶硃圈、

太平天國冬官正丞相功勳加一等羅 照會
天朝國宗石兄知之。九月二十三日。接閱
兄台十八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鎭。招集散兵。再圖進取等情。然
勝敗兵家常事。尙望
兄台將天情道理。敎導兵士。必須堅耐自守。
天父看顧也。此事是兵士修鍊不正。以致
天父發怒。嗣後宜修好鍊正才是。至請發粮草紅粉等件。現據二十一檢點覃炳賢
弟。由九江回省。稱該處粮米甚屬便宜。安省米粮已解
天京。諸求
鑒原爲幸。至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亦在缺乏。其令人帶兵前來接濟

一層現。
燕王親來九江一帶誅妖。
兄可專文請
燕王酌議爲是特此照會。

年　月　日

（八）將憑式　用黃洋縐二尺、留邊寸餘、年月日、蓋東楊雙印、

眞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　爲
頒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本軍師在朝。奏蒙
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前赴湖北地方。掃滅妖魔。撫安良善。恐軍
中兵卒以及該統下人等有不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寔口供。將
該犯先行斬首。遊營示衆。再將所犯情由。粘供具稟回朝。候

本軍師詳核。定擬轉告簿書衙。將該犯官册除名。以昭愼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殺。荼害善良。致干反究。爲此特給將憑存執。遵行。切切。須至憑者。

右給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出師湖北地方。准此。

年　月　日

(九)批示式

批示式長濶無定。諸王皆黃紙。侯以次皆紅紙。凡其下具稟奏東楊閱後發出。交丞相擬批。尙書謄批。侯以次則由所屬六部書六部掌書擬批。謄批。然所批字不謄於言稟之後。故另有此式。旣謄之後。則張貼官署門首。亦間有封筒遞回者。

批示式

某官某人於某年月日稟奏爲某事奉

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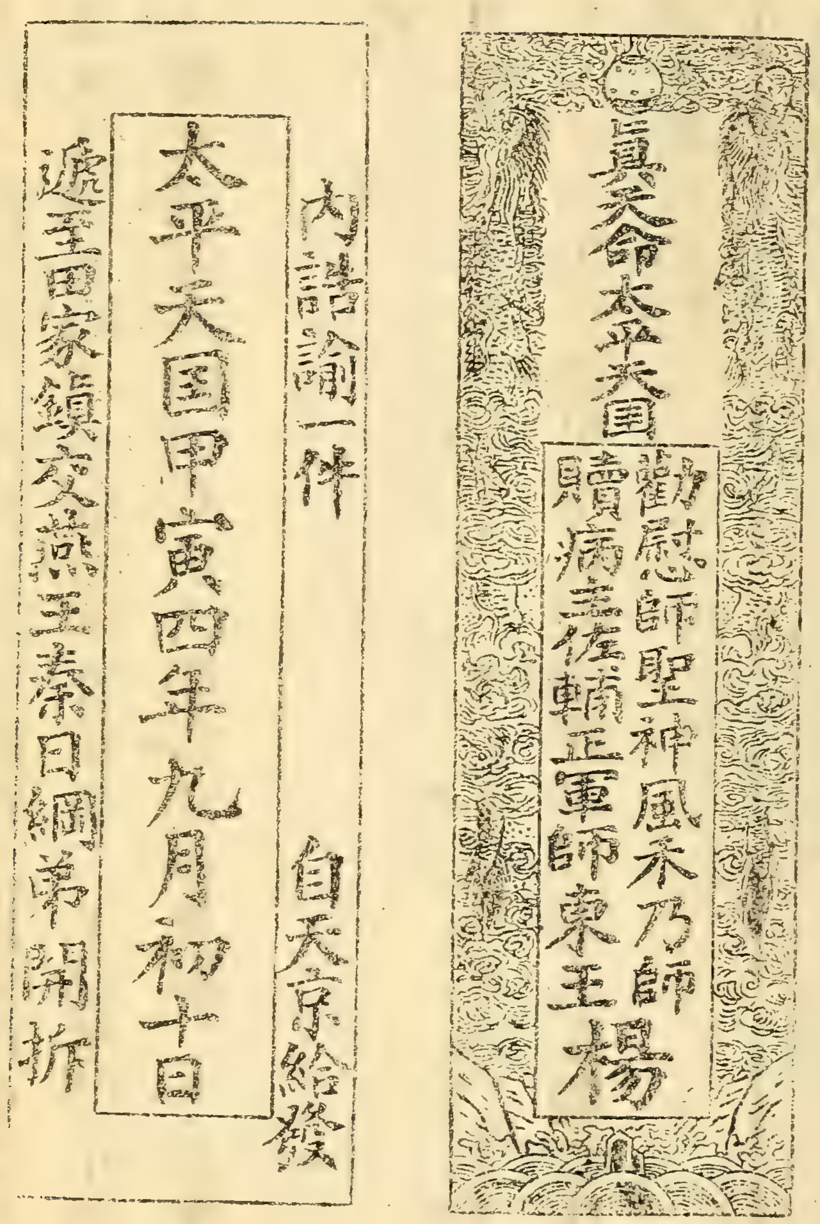
金批　云云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　月　日

（十）公文封筒式

東楊誥諭封筒皆細黃紙厚褾爲之。長二尺。濶一尺。正面雲龍海水邊。中列官銜。背面係年月日諸字。如所繪式。皆用硃紅刷印。其地名月日人名則用墨筆塡寫。背面口封處。蓋印一顆。餘處無印章。韋石諸王公文封筒如之。惟不用雲龍邊。改獅麟豹虎繪畫四邊。侯以下則用紅紙。

公文封筒式



章奏

羣臣具奏於天王。概謂之本章。除請安賀喜謝恩外。其他奏事不能逕達。必由東王韋石諸王轉奏。否則天王亦不閱也。至于羣臣白事東府。謂之禀奏。白事韋石二王。謂之禀報。禀白秦胡二王。謂之禀申。侯以下均謂之敬禀。此外韋石二王禀事稱小弟某某。不繫官銜。秦胡二王稱卑爵。亦不繫官銜。侯至兩司馬則書聯銜。加小卑職三字於名上。此太平朝奏牘之定制也。

（二）本章式

用黃紙疊成四頁。頁面硃印雲水雙龍。中空三寸長格。墨寫本章二字。上蓋東楊印。頁裏紅格十二行。行各二十四字。不用封筒。另用紅緞繡龍護書裝入紅緞套。由參護遞至朝門。當日批出。卽由侍衛遞至翼石頭門。

小弟　楊秀淸立在

陛下暨　小弟　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議定職官懇　恩封賞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國眞主建都
天京　天事日繁日多需人佐理今 弟等大膽偕議開具名單一並啟
奏我
主萬歲
旨准施行以便 弟等轉飭詔命官書成金榜張掛朝門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
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照單封職勸理天事便是欽此

小弟 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 小弟 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徵辦米粮以裕　國課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建都 天京兵士日衆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
國課 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糧米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
糧納稅如蒙
恩准 弟卽頒行誥諭令該等遵辦解回
天京
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敢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欽此

小弟 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 小弟 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僭議制度請
旨遵行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爲天下萬国眞主正是萬国來朝之候。太平一統之時。須明定制
度章程以壯
天父之威風。弟等大膽僭議
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下繡一統山河。上綉滿天星斗。弟帽用雙龍單
鳳。帽額繡單鳳企雲中。昌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繡單鳳企山崗。達弟
朝帽亦用雙龍單鳳。帽額一邊加繡一蝶。內繡單鳳企牡丹。帽額皆如一把
扇式。丞相以下朝帽俟弟等議定再奏。如此僭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
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誅妖。目下正是殘妖將盡之時。弟等僉議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
出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帶前拾乙軍兵士及弟府參護官兵人
等前往。如此酌議緣由。擬於八月十四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嚴諭官員兵士放膽誅妖早日太平共享
天父大福也欽此

小弟楊秀淸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吹吸洋烟大犯
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貳檢點胡海隆稟稱。前巡查賴桂

英。於十月十八日在　天京內城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李連升于順添等朋吹洋烟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官承審確實。取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肅具本章。粘附原供。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卽斬首不留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起蓋

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

二兄詔旨。命招木工泥工起蓋

天朝宮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寔有餘。今蒙

天父開恩。殿右四檢點張朝爵由安徽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擬於明天令伸后正侍衛張維崑。帶領各匠作在朝門伺候。或先起內宮。或先修后林苑。恭

候
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
旨辦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啓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年 月 日

御照明天辰刻興工欽此

(三)稟奏式 用黃紙疊成、闊窄長短不拘、

卑爵秦日綱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爲稟明乞 恩寬宥事。緣
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天王鴻恩。及我
東王重重厚恩。卑爵往上江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

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書一本。卑爵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
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卑爵查看在外兵士。均皆新招兄弟。
未能熟習營規。是以不揣冒昧。即將我
東王號令擇其至要者。飭令鐫刻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衙各頭子一張。傳諭該
統下兵士人等。命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方不負我
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卑爵大膽妄議。未知是否。理合稟奏。伏乞我
東王金裁。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卑爵秦日綱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爲回覆稟明事。緣於十月
二十三日午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初七日頒發
金諭一件。蒙我
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變。然後傳該員前來。

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退趨蹌。果堪勝任。再行保舉稟奏回朝。毋得狥
情濫保等因。仰見我
東王愼重人才。無微不至。卑職遵行啣諭明各官。嗣後凡有保舉官員。毋得狥
情濫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愼重選舉。時時親爲勘驗。凜遵我
東王金諭而行。所有接奉誥諭被覆緣由。理合虔具稟奏。恭請
金安

年　　月　　日

小弟韋俊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奏爲誅妖情形。據實稟奏
明事。竊　小弟於十月初七日在蕪湖舟次。接奉
詔諭一件。跪讀之下。遵即稟奏以安
金心。初九日開船上行。於十八日行抵田家鎭大營。與燕王秦兄公同酌議。
小弟帶統下尉差及圻州調來土捌副將軍梁修人。所統左十五左十七中
十五三軍兵士。從馬鞍山上路兜剿。秦兄帶統下尉差由馬鞍山下路兜剿。

兼防富池口妖魔出來作怪。小弟於十九日榮刻同鎮崙弟以德姪在駝背桑樹及半壁山兩路上岸。秦兄於吊桶山江邊上岸。三路兜剿。詎意妖魔從馬鞍山亦分三路。膽敢前來與我兵迎敵。鎮崙弟以德姪身邊兵士。被妖追散。伊等前途直攻。妖魔又從後路抄入。小弟見事勢可危。卽從河下上船而回。秦兄率領兵士由北路追殺。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追。富池口妖魔亦來作怪。秦兄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上船而回。小弟回船後。時已酉刻。特令統下兵士在河邊找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人追妖前進。被妖圍繞。均被矛刺昇天。小弟伏思與鎮崙弟以德姪兩載出師。軍務事件。均皆和衷商議。大有帮助。一朝被害。慘目傷心。然皆有

天父排定。人難逆料。懇求

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點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昇天者。約有數百人。統計千餘人昇天享福。至伊等統下各員及尉差人等。已令至

翼王殿下聽候鋪派。所有

殿下前賜石鎮崙韋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印信二顆。現存弟處。俟有安便人再行寄京。軍務一切。仍懇

殿下頒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悞。特此禀奏。跪請

金體金安

年　月　日

(三)禀報式（黃紙長闊無定）

卑爵秦日綱跪禀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禀報爲禀明察看地勢情形。乞

恩賞裁事緣蒙

天恩

主恩及我

翼王重重厚恩。卑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査河道。以重防禦。卑爵沿江一路以來。査看地勢。惟有彭澤縣境。有一小姑山。其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關水口。地最緊要。卑爵欲意在此地兩岸。築造營盤。派令妥員統帶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簰造成木城。修作炮台欄放江面。不獨可以防備妖舡窺探。而且可以稽査來往船隻。卑爵

大胆如此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我
翼王貴裁後。祈稟奏
東王金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由。理合稟報。恭請
貴安
年　月　日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爲回覆稟明事。緣十月二十日巳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十三日頒來
貴諭一件。敬知荷蒙
天父
天兄大顯權能。
天王鴻福。及我
翼王威德。所有建德殘妖。已命東官正丞相羅大綱暨指揮賴桂英等。於本月初十日誅滅該處殘妖三四百。餘妖潰散逃遁遠方。建德一帶。業已安堵矣。

至興國州之育才官胡萬智並池州黃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處治理民務。命卑爵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恭候
東王金諭定奪。卑爵自當凜遵而行。蒙我
翼王勞心教導。命卑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堅築營盤。方可進兵直剿等諭。卑爵會同國宗兄韋俊殿右三十一檢點曾鳳傳暨指揮將軍等。約議時時約束兵士。加意嚴防。伏乞我
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虔具稟報。恭請
台安

年　月　日

(四)稟中式 紙黃紅長闊俱無定。

殿右三十檢點 小卑職 陳玉成敬稟中
燕王 台下緣 小卑職 前因恢復武昌微勞。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及我

天王
東王暨　列王厚恩。升爲殿右三十檢點之職。感激圖報。奮不顧身。不料水路有曾妖頭炮船下來。甚屬利害。旱路又有塔楊二妖前來十分作怪。小卑職所統帶後十三軍兵士並水營前肆軍兄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圻黃間對江武昌城內國宗大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大冶興國一帶。今聞
燕王巡查河道。不日可到圻州田家鎮。小卑職　欣幸之至。特此稟申知國宗兄。齊會於田家鎮。庶可誅殺妖魔。小卑職　無能之外。尚求
燕王將來稟奏
東王。代求開恩赦宥。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稟申。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五）敬稟式紙色尺寸俱無定、並有用白稟寫者、

後二軍軍師功勳加一等　小卑職　劉瑲德敬稟

總制大人案下。緣蒙
天父開恩。小卑職 衙內兄弟衆多。買菜缺少錢文。意欲在後二典
聖庫。請領大錢拾五千四百文。計統下兄弟一百七十餘人。每名約得八十文
之數。未敢多請。理合具稟明懇求
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卑職 及各兄弟。均感
天父鴻恩於無旣矣。肅此敬稟。並請
玉安
年 月 日

中五軍前營旅帥 小卑職 劉亞二。敬稟
中五軍軍帥功勳加一等覃大人案下。竊 小卑職 今奉
天命出師。統下兄弟四十餘人。僅沙窩船一條。不敷起坐。昨在
檢點大人衙內。求發封條。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屬不便。今乞
天父開恩。
大人格外開恩。在

張大人衙內。代小卑職求與封條一張。以便往河下封船一條。特此敬禀。並

請

軍師大人玉安

年　月　日

中肆軍前營前一卒長功勳加一等小卑職覃瑞容。敬禀

後營師帥大人功勳加一等陳兄案下。緣明天十九日房宿禮拜之辰。弟統下

四兩司馬共帶兄弟一百三十五名。內牌面九十八名。每名領錢二十一

文。共領錢二千零五十八文。牌尾兄弟三十七人。每名領錢十四文。共領

錢五百二十八文。二共應領錢二千五百八十六文。又兩司馬四員。每員

領俸錢三十五文。共該領錢乙百四十文。小弟俸錢七十文。統共實領錢

禮拜錢二千七百九十六文。理合具禀。懇求

師帥着人發下。以便分與衆兄弟。同沾

天恩。兼辦供物。虔誠祭告

天父。祝福無疆。如此緣由理合敬禀寫明。並候

善人兄台玉安

年　月　日

告示

東楊所示稱誥諭。北韋所示稱誡諭。翼石所示稱訓諭。燕秦豫胡稱誨諭。國宗亦稱誨諭。侯相檢點稱曉諭。將軍以下稱劄諭。諸王所示皆黃紙龍邊。侯以下紅紙無邊。誥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誡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訓諭上畫雙獅。下雲水。誨諭上畫雙虎。下雲水。紅紙告示無多。故未刻刊定式。刑賞生殺慶誕生子亦皆出示。如天王壽誕。則東楊出示。東楊則北韋出示。北韋則翼石出示之類。一示之成。更易數四。侯相定稿。先呈於翼石。准行。則送詔衙命繕寫。寫成仍交翼府轉上東楊蓋印。然後發交宣詔官張貼。手續至爲煩多也。

(一)東王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長每七八尺。高三四尺不等。

眞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誥諭朝內軍中大小官員王親國戚。以及士卒水手兄弟人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眞主天王降凡救世。誅滅妖魔。普天之下。凡屬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以仰副
天父
天兄差我
主天王降凡之意。茲於十二月初九日。恭逢
天王萬壽之期。
本軍師及列王尚且備辦奇珍異寶。進獻
天朝。爲我
天王祝壽。你等爲官爲民。俱要體會
天父敬念
天王多多採辦寶物。先期十日。齊獻
天朝。並具本章。由
本軍師代奏。以邀
天貺。幷於萬壽前三日一心齊戒。虔敬
天父。報答
天恩。爲此特行誥諭你等。須要凜遵。毋得褻玩自悞。至負

本軍師屬望殿殿之至意。切切告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二)北王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如上式、

眞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爲
誠諭朝內官員兵士及各衙兄弟人等。毋受妖惑。致干
天誅。極宜猛醒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眞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助理世人。輔佐朝綱。
天恩至大。凡屬含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迺有織營總制吳長崧等。身受
天恩。不知圖報。勾結妖魔。欲破天京。蒙
天父大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拏獲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

天法。又有妖婦朱大妹。膽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毒害
東王。亦蒙
天父指出。此等行爲。實實令人髮指。除將朱大妹明正
天法外。誠恐你等囿於妖習。一時被惑。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可救。
本軍師心實不忍。爲此特行誠諭。你等須要崇信
天父。仰體
天王東王救世之意。雖現下苦些。大家須耐辛耐苦。將來大有福享也。若生異心。是
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凛遵毋違。誠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三)翼王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如上式、

眞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爲
訓諭各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慌遷徙事。照得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眞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及
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
本主將前來安徽撫恤黎庶。援救生靈。你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茲因四路
尙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魔。誠恐你等
惑於謠言。擅自遷徙。縱有點點殘妖。竄入該境。你等即遵
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體嚴拿。解至安徽。自有重賞。爲此特行訓諭。你等良民
須要敬
天識
主認實
東王那時自有
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拋棄祖業。或喪身命。其害不可勝言。
統俟
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妖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你等各宜凛遵。毋負
本主將訓誨殷殷之意也。切切毋違訓諭。

(四)北翼二王會同告示式 索黃紙、無雲龍邊、

眞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石韋　爲
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汚俗以歸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崇正。革
故卽以昇新。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眞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復差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斬邪留正。除暴安民。業已建都天京。四海投誠。萬方向化。振方
新之
國運。人盡歸心。革已敝之頹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至正之心。
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規條。越乎禮義者。均我
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

本國宗恭承

天命。出師安民。革除惡習。禁遏澆風。聞你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條規。爲此愷切誨諭。仰你等官兵良民一體知悉。凡有蠱惑人心。敗壞風俗者。並有禁條。列明於左。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間有官兵等。將汚穢衣服。送與民婦洗浣。并有僱貧民婦縫補衣服者。旣已私相授受。難保眉目傳情。不可不防微杜漸。以儆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僱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有奸者。男女并坐。

一娼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一夫一婦。理之當然。倘有習於邪行。官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隣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洋烟黃烟。不可販賣吸食。洋煙爲妖夷貽害也。洋煙一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傷膚體。無補飢渴。且屬妖魔惡習。倘有販賣者斬。吸食者斬不稟者一體治罪。

以上各欵。你等官兵民人。俱要嚴爲禁絕。不可故犯。倘有犯者。一經察出。

定擬
天法究治。
本國宗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凜之慎之。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五）燕王告示式 黃紙雲龍邊、

眞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誨諭郡縣四民急崇眞道。勿受妖迷。致干
天誅事。緣蒙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眞主天王降凡斬邪留正。復差
東王輔佐朝綱。輯安黎庶。茲於　月又命
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遊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你等四民正好
安居樂業。永享
天福於無窮矣。但良莠不齊。其敬

天識

主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讕語。捕風捉影。搖亂人心。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拏造言之人外。爲此特行誨諭。凡你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懼。況各郡縣。業已團集鄉兵。即有些少殘妖攔入。不難一時撲滅。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搖動。那時

天法無私。一家長幼。均斬不留。切切凜遵。毋違誨諭

年　月　日

（六）佐天侯告示式 素黃紙、無雲龍邊、

眞天命太平天國眞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爲

曉諭大小官員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

眞主降凡。爲萬國太平眞主。復差

東王　及列王輔佐朝綱。綏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黼黻。理宜恪遵定

制。以判崇卑。是以
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黃二色。爲
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卽遵官職製造穿着。無官之人。僅準紅色包頭。其餘袍服帳幔足裏。尤不準用。限至來春四月初一止。逾限者。斬。爲此特行曉諭。仰
你等大小官員兵士人等。極宜遵守禮儀。鄭重紅黃二色。其已成之衣。只準穿在內服。不準服在外面。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
天法斬首不留。那時後悔無及。勿謂言之不先也。亟宜凜遵毋違。曉諭

一年　月　日

檄文

太平軍所頒檄文。不如誥諭章奏之俚俗。辭皆可誦。茲將散見於各家記載者錄之。

（一）天王檄文 時初建國

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論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糧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前之糧。旣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

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贼官狠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我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劵。以憑日後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懼事之員。著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禀。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凛之愼之。毋違特示。

（二）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擦。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

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眞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特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既逢眞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齏粉。其肝腦塗地。屍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

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生未建夫功名。身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帥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各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眞不啻有天淵之別也。况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旣。剗太平在卽。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

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從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弗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儻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見幾而作。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三)翼王檄告招賢文 太平七年時在浙江

爲招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汚漢家之土。人民敵愾。何勿盡洗夷塵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削髮。薙鬚。汚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爲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顏而惟胡虜是貢。爲恥已甚。流禍無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痛心。茲幸我眞主代天除暴。翼王伐罪救民。求賢若渴。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儔。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韃子難誅。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國適當戊午之年。光復浙省。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廬。爲此特行曉諭。仰爾士民一體共知。拱手事夷。是吾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

誓。必。誅。金。前哲堪羨。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刼。定教鹿逐北虜。驚散赤狗之羣。綏我士子。驅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搗夫幽燕。又況爾省素稱勝地。代産名流。三江毓秀。八川佑靈。我愧無能。未興雕龍於八斗。人當有待。盍慶司馬之三升。請抒宏願。援救蒼生。天下事苟可有爲。個中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前。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纖咸豐之首。吳越王尙有生氣。錢塘江滌盡胡塵。勳業壯河山之色。豈不休哉。姓名爭史册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四)天將林彩新檄文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鎭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恒。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胆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琳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秉旛。頓作刃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

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徵。欲復臺温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温。與爾民共躋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畧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巖穴內。壯者持槍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雞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即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即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粮。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眞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勦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擄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

咸使聞知。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五)丞相某檄文 時在永安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某。爲宣布天軍德意。俾中外咸知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滿夷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思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滿廷君弱而閹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下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有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贓。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嘉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淩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吁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辮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貽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

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罪。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憑照

太平軍克金陵。始定朝儀。署百官。初無憑據。不過榜列姓名。懸諸朝門而已。太平二年六月。楊秀清始創議每除一官。當給予官憑一張。謂之官執照。由韋昌輝定稿畫式。先禀東楊轉奏天王。取旨頒行。其照式並無天王璽印。中蓋東王印。於編號騎縫處。則蓋北王印。半鈐照上。半鈐底簿。當時頗視爲名器也。其他如關憑門牌船票船牌等。則皆用之。杜間諜者也。

（一）官照式

白紙刷成。上邊雙龍。兩旁龍各一條。下刻水雲邊。約寸半濶。中寫如左。

官

眞天命太平天国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頒給官執照事照得

天國之官。佐理

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憑印信。以昭愼重

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

執照

天事。尤以執照爲據。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暨我
主鴻恩。
本軍師將　某某　互給公同
保舉某人一名保奏
天王旨准封升某人爲　某　官
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遲。爲此頒發執照一張。仰該官收執。以憑赴
任領印辦理某任事務。須依公忠正理辦。不得有懞昧濫冒。致干法
究。宜立志頂
天報國速速此照。　正月第　號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給
右給　某官　收執

（二）關憑式

關憑用洋布一條。長八寸。寬四寸。墨筆寫關憑二字。上蓋巡査印。太平軍每據城鎭。於各城門。或要隘皆設巡査。惟開一門。准其出入所蓋印信。卽係此門巡査之印。印傍別有暗號。背面有粉筆花押。衙門有底簿可稽。仿造甚難。其暗號數日一換。凡未及繳換者。雖係眞關憑。但與現換之式不合。亦指爲妖。執而罪之。査驗關憑在城則盤驗於城內。在鎭集則設卡房以稽察之。天京査詰較嚴。他處亦甚鬆懈。黠者往往乞軍中充先生者。隨時寫一紙條。今有外小某人。往某處購買何物。衆兄弟不得阻攔等語。出城出卡。巡査署一省視。亦卽放行也。

（三）暗記憑據

軍中役使間諜。另有二寸八分長二寸寬黃紙一方。漢文花邊。中刻空心篆文。奉天誅妖四字。更刻草書憑據二戮。如左營則印於左邊。右營則印於右邊。前營則印於上。後營則印於下。中營則印於中。然後又分牌面牌尾。牌面則印於上。牌尾則印於下。凡暗記一張。上必加二小戮。所印之處無定。蓋先分何營。後分牌面牌尾故也。每印必先印憑字。又倒加一據字。印文皆係銀硃加印二戮。狂草顚倒模糊。使人不能辨識。此楊州生員胡蒓鄉爲秦日綱創置者。頗詭秘。其後又於間諜身上密爲暗記。如左營則剃左腋毛。右營則剃右腋毛。前營則剃頂心髮。後營則剃兩腿毛。中營則剃陰毛。以分別之。

(四)各館門牌式

門牌用白紙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諸字。皆宋字刻就者。其餘人名等字。皆隨時填寫。中縫有天字某號。則以狂草印蓋於年月上。

各館門牌式

門牌

太平天朝典天袍劉世盛　衛內牌面牌尾兄弟姓名

開列於後

牌面

劉世盛　趙小田　余小禪

朱三元　陳登菁　金芳桂

常士壽　李玲明　夏文波

何太增　陳修五　陳書麟

汪大川　邓得軒　余萬明。

牌尾

孔四兒

馬桂兒

朱孝寬

周順子

共牌面拾伍名

牌尾肆名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六月初五日

（五）船票式

下式係引路船票。官銜年月日。係刷印者。餘字皆塡寫。印蓋年月上。

船票式

行路船票

眞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巡查河道來往船隻嚴拏私藏
奸宄事令挑後拾二軍典油鹽汪太元
坐舡一條統帶兄弟三十五水手八名内裝長
龍拾條並鉛碼紅粉至圻州殺妖
仰沿途巡察官照數驗明不得多少方准
放行如數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拏究遵此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玖月十八日票

（六）船牌式

船牌亦如各館門牌之制。卑小頭目領去。輒削板鑿孔。穿繩懸挂。以船牌糊其上。

船牌式

船牌

太平天国燕尉劉得祿坐船一條水營兩司馬胡

元志管帶水營聖兵六名牌尾三名

營長胡元志　牌尾陳本性　牌尾黃光元

周亞二　趙同洛　周得宗

吉潮元　牌尾金木春

廖加桂　胡三盛

共牌面六名牌尾三名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初五日

(七)貢單式

貢單者。人民以錢米供給太平軍。軍中所給之收據也。式如下。

眞天命太平天国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爲

輸誠進貢給付執照事。據你民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並傾歸附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

眞主自行虔具禮物。進貢

天朝。業經

聖庫查收註籍在案。繼自今爾該村人等。務宜朝夕虔敬。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恪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爲要。俟四海昇平。查以册籍。將該投誠

鄉士。量材器使。合給執照。以爲異日合符之憑。各宜凜遵。毋貽自悞。須至

照者。

某省　府　州　縣鄉民　某人

右執照給該鄉民　某人　收執准此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照

(八)鄉卒門牌式

鄉卒門牌。即照鄉官所造家册塡寫。戶各一張。鄉民多糊於板上。懸挂門外。

鄉卒門牌式

門牌

太平天囯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彭/爲編給
門牌事汪家集前一軍軍帥劉兆隆統下
壹戶伍卒汪友章
父　汪長陞
弟　汪友琯
母　潘大妹
妻　涂二妹

太平天囯甲寅四年四月十一日

（九）封條式

封條大率於行軍時封船。或駐紮時封公廨用之。式樣甚多。

封條式

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壹等世襲陳甲寅肆年月日封

太平天國後拾軍正典硝李甲寅肆年月日封

文字

考古革命之君。必多所更改。以遂其主張。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於文字。都未有所創改。雖南漢劉龑取飛龍在天之義。造龑字。武后之名取日月當空之義。造曌字。宋明帝性多忌諱。以騧近禍。改䯄字。爲字不過一二。後世且深譏之。從未如太平朝之竄易文字。至數十字之多者。古人避諱。惟當時臨御之君及廟諱耳。未聞如太平朝尊爵顯秩之名亦諱之也。此皆

首事諸王心雄而好矜異。有以致之。其事雖細。而失當時文人之心。其害亦甚巨也。又諸王除蕭秦外。大率皆能文。而詔諭章奏。至爲俚俗。而獨於衙署聯語。刻畫求工。躬親撰述。堂皇瑰麗。對仗工切。亦一異也。

(一)天父名諸王及王子孫名諱改避諸字

爺（改丆、）　火（改夥、又改炎、）　華（改花、）　秀（改繡、）　全（改泉、）　清（改菁、）　朝（改潮、）　貴（改桂、）　雲（改芸、）　山（改珊、）　正（改政、）　昌（改瑲、）

輝（改揮、）　達（改闥、）　開（改階、）　德（改得、）　榮（改容、）　祐（改宥、）　曾（改永、天王子有名曾者、已死、後不復諱、故曾添養初名永添養、旋復姓曾、）

(二)皇上帝天王聖神諱改避諸字

皇（改黃、）　上（改尚、）　帝（改諦、）　天（改添、）　王（改狂、凡姓改汪、或改黃、）　聖（改勝、）　神（改辰、）　老（改考、）

(三)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年（改歲、）　月（改期、）　日（改旦、因羣下寫年月日、不能强記遵行、此三字漸廢、）　丑（改好、）　卯（改榮、）　亥（改開、）

(四)軍中諱忌所改諸字

溫（改吉、）　宄（改究、凡公文遇奸宄二字連屬處、皆作奸究、）　恃（改持、）　鬼（改魁、惟鬼宿改魁宿、他處不改、）　心（改草、）　龍（改隆、）　贊（改讚、）　份（讀作分、上聲、凡名分、皆作名份、）

(五)創造諸字

囯（即國字、）　咁（讀作幹、音作狂大解、）　[illegible]（即亮字、作照亮解、）　閫（讀作困、作睡字解、）

（六）數目諸字

俱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

（七）五行次序

木、水、炎、金、土、

（八）隱語

科炭（來起兵時、頭目有急事、下斂錢救之、謂之科炭、）妖（凡稱清官清兵、概謂之妖、）雙（凡戕我兵勇凡人、稱殺妖幾雙、）泥壠（稱清軍營盤、曰泥壠、）山

山（即出字、）昇天（戰死曰昇天、）條（凡稱船几隻、旗几面、概稱几條、）難（凡欲責人殺人、必曰你難了、）些（凡語中間帶一些字、如吃茶、吃飯些之類、此楚些鄉音、固無足怪、）乃理（二字作救世解、）禾（乃秀字折爲隱語、）和儺（二字軍中作和睦解、）運化（稱如廁爲運化、）潤泉（稱小潤便爲泉、）堆燒（稱點燈爲堆燒、）燈草（稱人心爲燈草、）黃烟（稱水旱烟爲黃烟、）長龍（即烟筒之稱、）紅粉（即旱烟、）眞草（即眞心、）高老（即天父、）高兄（即天兄、）潮水（謂酒也、）反草（即變心、）三星兄（稱天王、）禾王（即東王、）贖病人（亦稱東王、）各人打算（此軍中口頭語、乃粵西土話、）打先鋒（即擄掠別名、）招兄（即擄人別名、）裝身（作收拾起程、）變妖　三更（指人逃走之言、）

（九）聯語

天朝門聯（天王自撰）

先主本仁慈。恨茲汚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

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

江山

金龍殿聯 即天王府大殿 天王自撰

惟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　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

寢殿聯 李秀成撰

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眞健者　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

太陽城聯 天王自撰

天命誅妖殺盡羣妖萬里山河歸化日　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軍介冑逞威風

東王府三聯

東方諸侯替天行道　王畿千里順地無疆

東風解凍暖回暘谷之春　王澤敷天普錫羣黎之福

位冠百僚肇啟天朝新日月　職司左輔宏開景運大乾坤

北王府三聯

位列北王儼率羣星繞天国　職司後護常施惠雨溥羣黎

恩如北海民皆仰　惠似春風人盡沾

廿九春秋綿冀北　六千歲月頌賢王

翼王府二聯 石達開自撰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 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

翼德威明。部阿瞞如小兒。能視豫州同骨肉。 王陵忠義。棄項羽若敝屣。獨知劉季是英雄。

豫王府聯

豫州。居天下之中。萬方爲憲。 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欽。

丞相府三聯

丞天父鴻恩。報國効忠標姓字。 相王侯駿業。斬邪留正燮陰陽。

丞是秋丞張中丞江淮保障。 相非小相江都相道德文章。

凝碧池頭王右丞得句。 虎牢關外平原相勤王。

地官丞相聯

地載萬物以無私。備位於師保疑丞。獨隆駿業。 官冠百僚而共濟。治功在栽成輔相。特著鴻猷。

檢點聯

檢束身心爲等相。 點提兵將斬妖魔。

指揮二聯 第一聯李秀成撰

指示機宜。傷心二百餘年。忍令故国衣冠。淪爲妖服。 揮軍力戰。假手六千君子。但願當朝。

父。老。復。返。王。都。　指日高陞。不愁富貴。　揮扇可渡。大顯神通。

將軍聯

將十萬衆。橫行天下。　軍八千人。威振寰中。

總制聯

總紀總綱。好把天情消詭計。　制心制事。須遵聖禮勝凶殘。

監軍聯

監古監人皆可法。　軍機軍務總其成。

巡查聯

巡之。爲。言。循。也。共。凜。威。循。夏。楚。　査其。近。於。察。乎。羣。瞻。明。察。秋。毫。

軍帥聯

軍其。近。於。均。乎。與。士。卒。同。甘。苦。　帥之。爲。言。率。也。執。鍪。弧。以。先。登。

師帥聯

師天父訓言。莫學黃巢李闖。　帥地官徒旅。但爲魯肅曹彬。

旅帥聯

旅人聲吼妖魔走。　帥字旗飄得勝回。

卒長聯

卒眞名士之卒。黔婁覆衾表正。　長其降王之長。劉鋹執梃猶雄。

兩司馬聯

司廿五人。威風無敵。　馬二三疋。行走如飛。

天朝中八軍女巡查聯

天事理中樞。軍將軍兵。巡分內外。　朝威嚴八法。女要女娣。查究奸邪。

鉛碼衙二聯

鉛鎔月暈。碼逐星流。　鉛有紅鉛。莫把紅鉛來鑄錯。　碼惟法碼。務須法碼去秤量。

典袍衙聯

典內衣裳還人取。　袍上雲龍件我行。

典硝衙聯

典務紛紜須料理。　硝斤出入要秤量。

繡錦衙聯

繡衣赤舄堪為相。　錦地花天盡是妖。

詔書衙聯

詔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計　書成一統志豈容孤鬼竟橫行

僕射衙聯

僕本恨人逢妖必殺　射塗毒藥見血卽亡

司天水衙聯

天父天兄能救世　水兵水將盡誅妖

油鹽衙聯

油然作雲爾自巫山雲雨會　鹽差擬雪我甘冰簪雪鬢寒

金匠衙聯

金氣多壽　匠心自工

承宣衙聯

承發文書勤爾職　宣來佐將見吾王

聖糧館聯

日堯日舜克念作聖　斯倉斯箱乃裹餱糧

天柴衙聯

天降李晟平此虜　柴燔岱岳告成功

聖庫館聯

聖德比天高二百年兵革常災雖君明臣忠赤子亦難逃運數　庫藏如海會四萬里車書一統況星羅棋布金甌原未缺分毫

英王聯 江南某生撰

王者命自天誰敢化蛇當道　英雄居此地何妨捫蝨談兵

祭陣亡將士聯 李秀成撰

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　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

（十）詩

翼王我朝傷內禍詩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憶昔諸豪流并逐秦鹿馳三戶必亡秦秦運朝露危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天意詎易測人事眞難知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幃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城中少人行鷄犬無安棲洞洞血中路宮禁失光暉雲浮黑慘澹酸風向面吹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翼王題壁詩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碓如鐵策馬渡懸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

飲盡仇讎血。

太平野史卷之十文告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一

災異

運數之說。賢者闢之。然歷代帝王之興亡。必有所謂災祥者。以預示之兆。其興也或故示禎祥以述異。而其亡也。山崩川竭。則莫或爲之而莫或使之也。太平之崛起。勃焉忽焉。固無所謂祥異。而十餘年之戰爭。兵禍實較元明鼎革時爲尤酷。人民之受刦深矣。是亦一兵災也。姑錄當時所謂異兆者而存之。

紅羊刦讖

太平軍未起時。粵西桂平令賈某。掩捕洪氏。於其家獲宗教書二本。入教人民册十九本。命書一張。洪氏生於嘉慶辛未八月十六日未時。未屬羊。正應紅羊刦之讖。

清咸豐年號之讖

洪氏起兵於金田時。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也。其後蔓延十六省。破六百餘城。至同治朝。洪氏始號國歷十五年矣。當清文宗卽位。改元咸豐之時。有童謠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爭山打破頭。

制藝中預兆

清咸豐壬子。江南鄉試題爲道之以政一章。有某生於是科中式。其文收束處作頌揚體云。行見德禮之代。聲教四訖。東西南北。來享來王。俊秀造選。汝爲汝翼。稽首而上太平天子之頌也。是時太平軍尚未萌動。而其後之國號王號等字樣。均已一一見於文中。亦異事也。

推背圖預言

唐司天監袁天罡李淳風撰推背圖。凡六十象。以卦分繫之。三十四象爲丁酉。☴☴（巽上巽下）讖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裏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薙髮。太平蓄髮也。曰太平所立國號也。王殺王。謂諸王相併也。洪水滔天。謂天王。苗不秀。夢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雖英明。事終不成也。

黃蘗禪師詩

明黃蘗禪師有論清朝詩云。亥豕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羣白帽來。（此言咸豐）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烟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此言同治）詩中均寓太平一朝之興替。

江寧童謠

清道咸間江寧童謠。有蝴蝶飛過牆。江南作戰場之語。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

戰場後洪氏都金陵而語悉驗。

烽烟太平

江寧城中火星廟有鐵鑪一座。上有烽烟太平四字。天王建都江寧後。以爲祥瑞。令數百人舁之。徧行城中。然後取之入府。

僧一朗識人

金田未起事前。洪氏曾被捕。下桂平縣獄。有僧一朗者。於夜間潛謁縣令賈某。爲言被捕六人中。其衣青襖者。後必王天下。餘亦大貴。宜縱之。爲異日結恩地。令初聞而色駭。翌晨入報桂撫鄭祖琛。祖琛躊躇不能決。尋以人命至重爲念。出之。實則故意縱之也。

四川童謠

翼王石達開略四川。清命兩湖總督駱秉章督師援之。秉章奏調記名道黃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啓江。統兵援川。二人先後陣亡。秉章始入川與達開戰。太平十一年四月。達開敗死。蜀始解圍。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且兩字皆諧音。蕭黃同敵石王。故加兩石於旁。戰而陣亡。故曰用不着。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秉章之姓也。

白鼠作蠱

淸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閩縣某廣文爲其婦寫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具備矣。偶如厠。後歸房。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語。某不敢入。竊於門後。白鼠潤毫伸紙。走筆亂畫。書生點首。遂擱筆。鼠與書生倏不見。某怖甚。呼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大城一。四面衆山環抱。城下死尸無數。河水殷紅。一黃馬褂紅頂花翎者。方策騎手提人頭三。血猶涔涔下。某夙知術數。見之大哭不已。知亂事卽在目前。因焚其圖。挈眷遁海島。越二年。太平軍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諸地同日發難。

星異

太平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定更時。斗杓東有白氣亙天。形如匹練。南冲天河。東折若旗。疑卽所謂蚩尤旗者。其根因雲擁不見。越夕。天無纖雲。見一星如卵。起紫微垣斗筐下。與杓相直。三鼓後。斗轉西旋。此星亦隨之而落。後夜移前丈許。根芒蓬勃。其梢微銳。直至六月二十後始沒。時太平勢盛。北廷見此星異。皆驚懼。

蔡勤卜傷大將

湘人蔡勤。善占卜。投太平軍爲軍師。太軍下江南。楊秀清命勤占課。云逢溝必傷大將。有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克江寧時。首先登城者也。恃勇獨行。至陳家溝。遇拳棒教師陳立率其二子環而攻之。爭搏良久。立父子敗遁入門。黑力虎追之。立有女年十七。持鎗伏門側。從後直

刺其股。黑力虎仆地。因被害。衆爲之奪氣。其占遂應。

五色蛇

太平軍至浦東。清軍及人民落河死者。水爲之不流。事平後。水中忽生物。形似蛇而微扁。且有足。身具五色。長約五六寸。而能縮至寸許。被囓者。云不可治。鄉人呼爲五色蛇。殆人精血所化也。

兎異

太平二年春夏間。運河黃河北岸忽生野兎。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盈街積市。無處無之。前足畧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敢食。尤異者。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星者謂主兵禍。是年粵軍卽渡黃河云。

太平野史卷之十一災異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二

首事諸王傳

東王楊秀清

楊秀清。初名嗣龍。原籍廣東嘉應州。徙居廣西桂平縣之平隘山。世以種山燒炭爲業。秀清獨無賴遊蕩。爲隸爲傭。皆不稱意。去而結夥。護送洋貨。積殖以自封。以故盡識兩廣間之諸不逞者。或曰。秀清廣西諸生。當時有楊秀才歌。可證其事。歌曰。秀才造反眞怪事。投書忽起窺神器。天鍾戾氣金田村。何物仙人太游戲。某也當爲王。某也當爲帝。某也大將才。某也宰相位。君臣一一分位置。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吳楚破。再戰江皖棄。乾坤反掌祇尋常。眞人重瞳殊自異。那知鐵騎從天來。如貓攫鼠鷹搏雉。井底蛙跳空自尊。篝中狐鳴何足恃。始作寇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寄語人間諸秀才。總須安守頭巾氣。洪秀全來桂平。會王珩引秀清見之。秀全瞿然曰。此天下奇才也。因說秀清入其教。約爲兄弟。隱圖發難於湖廣。秀全之怵人。每託諸宗教與神權。蕭朝貴石達開等皆信之。獨秀清知其詐。遂自言通天語。言秀全爲天兄。天父特命降世爲眞主。信者益衆。秀全喜。秀清更託天父降其身。謂天兄有過。令秀全跪而受杖以制之。已有過亦令人杖不少貸。調人陰私。摘發多奇中。秀全雖不堪。無如何也。道光三十年。反狀漸著。桂吏捕韋昌輝急。秀清謂之曰。十年之謀。必求一逞。逃不免也。不如舉事。昌輝遂拒捕。糾衆放火殺巡檢張鏞。秀清以民團據金田。石達開秦日綱皆起兵會之。秀清曰。軍起倉卒。不

可。無。主。洪秀全。天兄。宜。爲王。衆皆。呼萬。歲。秀清。大。喜。遂遣人至胡以洸家迎之。秀全招貴縣林鳳祥。揭縣羅大綱入夥。有衆萬人。任秀清爲正軍師。凡行軍號令。皆自秀清出。明年八月。敗清將向榮烏蘭泰兵。破永安。秀全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封秀清爲東王。十一月。清命賽尙阿會向榮烏蘭泰。合兵數十營圍永安。太平軍每戰輒大敗。孤城無援。勢窮蹙。有散意。天王患之。秀清託言天父附體。號於衆曰。太平。軍。合。有厄。運。百。日。過此。乃免。軍士。信。之。得不。潰。秀清乃命人遍張檄告其文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罄南山之竹簡。難書滿地之淫汚。決東海之波濤。難洗彌天之罪孽。予謹畧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

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汚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餓莩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州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嬲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坐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胡虜。猶。犬。豕。也。何。以。讀。書。知。古。之。民。族。胡。服。跪。拜。爭。媚。異。

種。而毫不知羞耶。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我漢族人民之所熟聞也。予總計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聖主。肅示天威。爰建義旗。掃除妖孽。乂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子嬰於軹上。收還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眞。將生爲胡人。死爲胡鬼矣。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盪胡塵。何以對上帝也。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天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復使間諜以重賂賄向榮幕僚說榮曰。兵法圍城。當缺一面。不然困獸猶鬬。殺傷實多。榮深信之。太平元年二

月。太平軍遂自缺隅突圍出。入湖南境。圍長沙。不克。渡湘西趨。掠民船數千。出洞庭。破岳州。入湖北。克漢陽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軍聲大振。天王召羣臣議所向。秀清曰。金陵天府。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遂棄武昌。悉衆東下。太平二年正月。克安慶。二月。克金陵。羣臣復議定都。秀清。欲。自。留。金。陵。守。復說天王曰。河南。居。天。下。之。中。古。東。京。也。進。可。以。窺。幽。燕。退。可。以。據。武。昌。入。滇。蜀。立。都。便。天王將自將道淮安北伐。有舟子。年老矣。叩天王諫曰。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不。如。金。陵。民。富。食。足。城。高。池。深。而。有。長。江。之。險。也。天王韙之。遂定金陵爲天京。秀清先據藩署。後徙清鹽運使何其興宅。盛營宮室。起東王府。凡設官制。立法條。一切政事。皆由秀清主之。天王深居簡出。秀清每數日一朝。稱臣弟。立而不跪。羣臣白軍事者。不得逕達天王。必先具稟秀清。請之稟奏。俟秀清裁處可否。然後轉奏以取諭旨。天王必批准。不掣肘也。諸將雖同起草澤。皆事之惟謹。北王韋昌輝嘗遣其承宣張子朋乘船援湖北。子朋凶橫。因爭船隻。責打水師營官。衆心齊叛。欲盡解維上駛投清軍。秀清聞警。立如。水。師。統。將。唐。正。才。營。召。昌。輝。子。朋。至。杖。責。昌。輝。數。百。子。朋。千。餘。重。賜。正。才。金。帛。加。丞。相。銜。溫。語。慰。之。水。營。得。不。變。天。王。嘉。之。昌。輝。亦。不。敢。怨。也。八月。秀清以武漢爲天京上游。不宜委棄於清廷。自將征湖北。任石祥貞爲前鋒。清同知勞光泰率礮船扼守田家鎭。道員徐豐玉等編巨筏橫江。遏太平舟師。秀清命踞半壁山。清將江忠源自江西馳至。望太平營壘。歎曰。

此天險也。軍情地利兩得之。我軍何能戰。謀以次日營羊角山。爲對峙。秀清偵知。卽遣水師。乘風上駛。清軍倉卒拒戰。半壁山以礮下擊。磐徐玉豐清防軍先敗。勞光泰所部潮勇亦潰。走。太平軍水陸大進。克黃州。太平三年正月庚戌。黃州等兵張燈高會。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出不意襲之。苦戰累日。殺傷頗衆。會大雪。戰士多凍死。乃罷戰。越數日。秀清分兵繞文鎔後。設伏山崗。命部將率城軍撲清壘。文鎔拒戰。伏起火發。十三營皆破。清兵棄大帥走。文鎔死亂軍中。又敗清水軍。殺其統將唐樹義。遂乘勝克漢陽。秀清命石祥貞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而以漢陽兵攻武昌。五月。石祥貞自岳州還。會攻省城。城中守兵饑疲。巡撫青麐文弱不能守。六月。太平軍縋城而登。遂克武昌。秀清雖在軍次。天京之事。仍一決於秀清。驛騎絡繹。多稽時日。而清向榮軍營孝陵衞。稱江南勁旅。數出窺天京。秀清尤憂之。旣克武昌。遂馳還天京。命石達開赴上游。代督武漢軍。閏七月壬午。秀清自將兵出城。奪清壘。戰不利。三路皆潰。退入城。謂昌輝等曰。江南大營不走。天京無安枕日矣。現其勢方銳。不可與敵。當乘其罷。徐圖之。十月。向軍盡陷雨花台諸壘。偪南門而營。城中糧不繼。天王召秀清計事。秀清曰。糧盡固可慮。臣弟已命上游諸守將採辦。不日當可至。兵敗無傷也。太平四年。向軍陷燕湖。圍瓜州。部下羣請秀清出大兵援之。秀清不許。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我正欲其驕也。太平五年。清軍圍鎭江。天京遣騎兵出句容援之。大敗清軍。殺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榮聞警。

遣張國樑馳救。秀清。詗。知。向。軍。頻。年。攻。戰。所募。益。多。餽餉。乖。時。軍。士。多。觖。望。遂清於天王曰。向妖。可。擒。矣。乃悉調援師返天京。國樑亦返大營。秀清。遂。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趨。天。京。掩向。軍。之。背。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兵。橫截。旁。山。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撲大。營。先命。悍。將。奪。七。甕。橋。以。挑。之。向榮。悉。出。大。營。兵。赴前。敵。併力。截、殺。太平。軍。忽。敗。退。向榮。國。樑。狃。常。勝。殊輕。敵。躡之。至。城。下。離大。營。益。遠。鎮江。兵。突。至。襲營。營中。空。虛。縱火。焚。之。守兵。驚。散。前敵。清。軍。望見。大。營。火。起。退無。所。據。倉卒。亦。潰。太平。軍。前。後。左。右。攻。之。清軍。死。者。數。萬。人。向榮張國樑遁丹陽。向榮旋以憤懣卒。天京既解圍。羣臣。皆。置。酒。相。賀。爭頌。秀。清。功。德。秀清。益。自。負。陰有。自。立。意。會朝賀。侍御皆呼萬歲。秀清慕之。歸謂部下曰。以吾。之。功。業。寧遂。不。值。呼。萬。歲。耶。而必。斬。之。侯謙芳諭其旨。倡言東王功業與天王埒。宜加徽號。呼萬歲。東黨皆曰諾。秀清遂邀天王過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不能堪。召秀清讓之曰。弟亦。萬。歲。矣。將置。兄。於。何。地。秀清冷然對曰。天王。獨。不。可。萬。萬。歲。耶。諸將中羅瓊樹賴漢英大憤。立誓忠洪氏。賴漢英者。天后賴氏之弟也。密陳於天王曰。東楊有開國之勳。故優以位號。在諸王侯上。而情則等諸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跋扈肆欲。樹不逞之黨。絕君臣之禮。恐亦天父所不許也。若不早圖。悔無及矣。因說天王召北翼二王返京圖之。天王從其言。韋昌輝。至。自。皖。江。而石。達。開。不。至。

初、秀清私於天王之妹洪宣嬌。宣嬌後適蕭朝貴。長沙之圍。朝貴死於礮。宣嬌遂寡。金陵既

奠。秀清託言治病。請以宣嬌當按摩調護之任。欲溫舊好。天王許之。不以爲嫌。無何。傅善祥入東府。宣嬌寵衰。因起齟齬。宣嬌泣訴於兄。謂彼竟薄手足。而信妖女。當衆侮辱。予不能堪。天王勸慰之。召秀清從容諷以手足舊誼。不宜以疏間親。秀清默然。越日。借天父降身。暴宣嬌之隱慝。斥使長跽自責。天王懇之而後釋焉。由是。宣嬌怨秀清。秀清指揮魯恭敬者。秀清遣往韋營中。已而私返天京。密傳軍情於天王。秀清不之知也。恭敬有妾色美。私於童。恭敬歸而敗露。拔劍追童。童遁入東王府。秀清愛其姣好。惑之。童因告發。且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秀清乾笑。命部下掩恭敬宅。得之。且獲北韋與洪氏秘密疏奏。秀清陸之。聲言恭敬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處以極刑。燕王秦日綱與恭敬善。救之不及。天王因使日綱詰秀清。秀清語不遜。日綱怒。亦怨秀清。秀清有心腹侯謙芳者。先曾入金陵爲間諜。悅秦淮妓紅鸞。既克金陵。紅鸞爲北王韋昌輝所得。謙芳大恚。矯東楊命往索之。昌輝不與。謙芳因繩紅鸞之美於秀清。秀清信之。使謂昌輝曰。能吾一見。當完璧致汝。昌輝復疑謙芳之矯命也。答之曰。此禁臠。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侯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衆覽耶。侯姬者。秀清所寵。謙芳之妹也。使者歸報。秀清欲以兵往攻之。昌輝懼。自詣秀清負荆。以紅鸞歸女館。秀清怒未息。借天王命。出昌輝於外。由是。昌輝與秀清積不相能。至是。昌輝歸。秀清復以其敗於江西也。詬厲備至。昌輝益不能堪。因合宣嬌秦日綱賴漢英羅瓊樹及諸怨秀清者。

圖東府使宣嬌說秀清曰北王新至自軍先至東府稱賀而後入朝禮之至也不可不示以恩意秀清曰我將擇日宴北王傅善祥私諫曰宣嬌言甘而態媚異乎平日且聞與北韋頻相過從此有所圖也不可以不備秀清性剛不欲人窺己怯且疑善祥欲挾軍事以自重也傲然曰彼幼弟耳吾卵翼彼致圖我乎善祥泣而退居日秀清欲示富於北韋闢府中正殿命典祿官親主庖事賴漢英先伏勇士萬人於東府後羅瓊樹衷甲備接應昌輝飾死士爲孌童戒備以往秦日綱從酒酣昌輝起白事遽抽刃貫秀清胸刃出於背踣下死士舉信號漢英自後掩入甲士斷前門府中遂劇戰自日中至夜半戰方息遂火東府盡殺秀清家屬及其黨萬人日綱亦死於亂軍中昌輝醢秀清屍以爲羹盡啜諸怨秀清者秀清年四十餘貌中人黃瘦微鬚以姬衆多服溫藥損一目而機警有權略善將將才在北韋上既被殺諸王水火羣下解體太平朝遂不復振矣先一月秀清挈善祥出巡陳儀衛張旗幟鹵簿擬於法駕前列傀儡戲鉦鼓笙簫節之如鄉村賽會狀長亙數里不絕犯儀仗者罪至死忽有人掠輿過騶從捕之疾如飛猱登人家屋頂而逸秀清命搜其家無所獲忽於輿中得小紙以示善祥上有隱語曰風倒東園柳（指楊秀清）花飛片片紅（指洪氏）莫言橙（指陳玉成）李（指李秀成）好秋老滿林（指金陵）空秀清怒其不祥大索三日不可得乃殺輿夫及侍衞者數人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者之黨羽所爲徒殺健兒無益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願王早備

之。秀清。終。不。悟。故。及。於。難。

西王蕭朝貴

蕭朝貴武宣盧陸峒農民。道光季年。兩廣洊饑。農者無所得食。朝貴性桀黠。糾合流民之勇悍者。結夥入山中。以護送商旅博厚酬。因識楊秀清。約爲兄弟。洪秀全至桂平。秀清歸之。並招朝貴。朝貴亦受洗禮於秀全。日馳馬縱獵。酣酒罵座。不與聞秘密事。馮雲山諷之。朝貴曰。運籌幃幄。非吾所知。吾惟諳攻城。掠地。斬將。搴旗耳。朝貴貌凶惡。不喜聲色。對人多暴氣。獨遇。秀全妹宣嬌。禮之甚恭。宣嬌驕。則執鞭以從。嘗語人曰。人謂洪先生能成大事。吾謂其怯不如其女弟。秀全聞之。遂以宣嬌歸朝貴。道光三十年。秀全起事於金田。清將伊克坦布素以善戰名。率三千人攻之。士衆初未經戰。皆疑懼議固守。朝貴曰。金田無險可扼。無城可憑。且起兵矣。既不能戰。又安能守。遂率五百人首先陷陣。清軍亂。手斬伊克坦布以歸。全軍皆興奮。秀全遂以朝貴爲前鋒。由大黃江進攻永安。克之。天王既建國號。封朝貴爲西王。位亞於秀清。明年二月。太平軍自永安突圍出。北趨陽朔。清都統烏蘭泰設伏山崗邀擊。天德王洪大全被執。朝貴大忿。返隊撲清軍。烏蘭泰與向榮合兵禦之。會大雨。山徑犖确。朝貴部固多山民。攀陟如猱。輒據優勢。遂大敗清軍。殺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鄒鶴齡。向榮先引所部遁桂林。烏蘭泰收殘衆躡大兵後。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秀清召朝貴謂曰。烏蘭泰雖

殘破。而勇悍善戰。後顧堪虞。請弟以所部殲之。朝貴。遂。設。伏。六。塘。墟。清軍。至。以。礮。轟之。烏蘭泰。中。彈。死。朝貴。從。數。騎。馳。入。清。軍。遍索。大。全。不。得。大號曰。天德。王。其。已。矣。三月。太平軍圍桂林。踰月不克。解圍北趨靈川。克興安全州。入湖南境。清將江忠源設伏於蓑衣渡。太平軍大挫。舟師殲焉。遂登陸東趨。克道州桂陽。頓兵不進。朝貴不耐。夜叩秀清營告曰。頃得。諜。報。長沙。方。坼。治。城。垣。尙無。備。可襲。而。取。也。弟願。以。所。部。襲。長。沙。天王秀清皆不許。朝貴不聽。逕率死士數千繞山道東北行。破安仁攸縣。由醴陵趨長沙。先是長沙得忠源書。官紳聚議。料太平軍當從耒衡來。嗣得邏卒報。謂已過醴陵。省吏以醴陵令無公牘。疑不確。朝貴至。石馬舖。大敗。清。軍。殺。守。將。福。誠。尹。培。立。敗。軍。遁。走。省。城。清將。羅。繞。典。方。巡。城。疑。爲。太。平。軍。不。納。朝貴。尾。至。城已。閉。以兵。單。不。能。合。圍。遂。踞。南。門。小。西。門。築。壘。於。妙。高。峯。鰲。山。廟。示。持。久。時。城中守軍八千餘。皆老弱不任戰。初見太平旗幟。合城皆大譁。提督鮑起豹昇城隍大像。置南城樓。謂得神助。諭居民無恐。朝貴猝攻之。城軍併力守南城。不能克。未幾。清總兵和春及江忠源倍道赴援。抵長沙。忠源察省城形勢。以城南天心閣城勢高。與城外蔡公墳犄角。可以屏蔽東北二面。與太平軍相持。卽馳踞蔡公墳。朝貴率衆爭之。不能得。時清守軍援軍衆溢太平軍數倍。朝貴知不能得志。疏請大營趨長沙。天王欲拔隊。秀清曰。西王剛愎。不稍挫之。後不聽命。俟其自歸可也。天王曰。設有不測奈何。秀清曰。西王勇悍。縱有小挫。清妖不敢逼。必能

自脫宣嬌懼乃說天王以詔召朝貴朝貴得詔大怒曰彼欲挫辱予耶乃誓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遂出全軍攻城死者枕藉卒不退朝貴親督陣往來指揮自日出至日中垂登矣有走卒從城上指告礮軍曰彼衣黃揮刃而往來馳驅者詎卽所謂西王耶遽發礮轟之彈中朝貴遂殪於陣部下收其屍慟哭而還（後天王軍長沙以王禮葬朝貴於南門外及太平軍下湖北清軍掘得朝貴屍磔之）年祗三十餘無子後太平軍克金陵秀清以長子補西王缺秀清伏誅天王復以朝貴養子蕭有和襲其爵朝貴性殘忍而信教甚篤太平軍自永安入湖南時朝貴之父於途中私招其妻同宿朝貴以其犯太平天條卽公訟斬其父母以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嗣聞宣嬌與秀清通起意欲殺秀清秀清憚之假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皆出自天父同胞兄妹也雖同起居無所嫌朝貴復信之置不問其愚魯如此

蕭有和朝貴養子朝貴戰死於長沙無子天王都金陵諭建諸王侯第念朝貴功改清官廨爲西王府命洪宣嬌主之楊秀清與宣嬌有舊強納其幼子繼朝貴襲其爵宣嬌雅不喜而勢不能拒以故嘗挈有和居宮中有和貌姣好而狡猾每隨母朝見輒自矜持類誠厚天王悅之一出宮卽鬭雞走狗爲暴於里閭路人皆側目太平五年秀清敗諸子悉被誅遂以有和襲西王爵時宣嬌以憂患叢集勘破世故退處於民間有和益放恣要結洪氏諸王日以排斥異己者爲事李秀成奏請糴米遷都扼之尤力有廖寡婦者其夫從石祥貞戰死於湖

北。被選入女館。爲師帥。貞操有姿色。後女館解散。遂獨居。有和涎其美。掩其宅而調之。不從。以刃傷有和額。有和怒。誣其與守城裨將私。將開城納清軍。執而殺之。懸首於長竿。二人舁之。徧游街市至西府。有和出觀之。首忽旋轉。口目翕張。其光如電。有和驚懼。反奔。遂病。癘閱數月。而病愈。會天京陷。從后主奔湖州。已而復由安徽入江西。行亂山中。清將席寶田追及之。后主迎戰大敗。率殘兵疾馳而南。有和躡之不及。爲亂兵所殺。

南王馮雲山

馮雲山廣東花縣人。後徙居廣西桂平之思旺墟。讀書明大義。旁及星卜醫藥。無所不通。少與洪秀全同學。嘗謂秀全多異相。豁達大度。有王者風。因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結。道光中年。聞朱九疇倡上帝會。陰圖革命。歸者甚衆。雲山說秀全同往師之。未幾。九疇死。秀全爲教主。粵東官吏購之急。雲山復偕秀全至香港受洗禮於耶教。秀全遁跡於廣西之鵬化山。雲山獨出宣教。往來於桂平。武宣一帶。以故得識曾玉珩。楊秀昌。胡以洸。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而聯絡之。秀全嘗暴死七日復甦。述死後事語多神怪。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盤入。並立教規。不強取。不多求。姦盜者有罰。所至人民信之。有張秀才者出首訐雲山歛錢惑衆。桂平令捕雲山下於獄。將罪以圖逆。擬凌遲。黃玉崑就秀清謀。就徒黨歛錢。充賄賂。求緩獄。相識者。咸以燒炭爲業。因按

炭取資謂之科炭雲山旋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改裝西行抵賓縣遇縣差識之槖賄不得欲械送縣獄鄉人咸庇雲山毆差差禀諸縣移兵圍鄉鄉人懼雲山曰縣兵圍鄉爲雲山耳請縛雲山付縣吏圍當解鄉人皆不許遂偕竹與官兵戰不勝雲山部置其衆掩護老弱婦女潰圍奔桂平會桂平令捕昌輝急昌輝秀清等舉兵反雲山即以衆合之同據金田村清咸豐元年閏八月甲申太平軍進克永安謀建國號雲山倡議曰秀全天兄且胡政亂華漢民望治久矣可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天王韙之遂封雲山爲南王授副軍師太平元年四月雲山攻全州敗清都司武朝顯克之遂入湖南境清將江忠源設伏於蓑衣渡天王欲乘湘水漲刦民船東趨長沙雲山諫曰蓑衣渡水湍而狹兩岸多山林一軍扼之足以致吾儕之死命不如先以陸軍循兩岸行而以舟師載輜重繼之天王曰陸行遲需時日長沙知有備矣欲率舟師先行雲山曰此絕地也設有不測後事何堪臣弟請以身先之遂趨舟師而東忠源伐林木爲堰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軍見之遽退水湍急操楫者不能自進退忠源縱伏兵要擊雲山併力拒之鏖戰兩晝夜遙望太平後隊旗幟已見忠源軍將遁矣忽礮彈墮雲山舟雲山被炸死軍遂亂盡棄輜重登陸前隊舟師遂爲清軍燼焉天王聞之慟哭者累日雲山爲人堅忍多奇計疑難事得雲山一二言立決太平軍之作難醞釀十餘載實皆雲山一人主之天王倚之尤重跬步不能離雲山死天王政權遂旁落於秀清矣

北王韋昌輝

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桂平人。家業質庫。饒田產。富甲一邑。道光季年。廣西羣盜蠭起。富室一空。獨昌輝以。慷慨。喜施。予。縣民。羣護之。盜不。敢犯。時洪秀全客桂平。與楊秀清等相要結。圖革命。聞昌輝名。使石達開秦日綱說之。昌輝慨然曰。吾數。聞洪先生。賢。無緣。得一。見。今承。枉召。是我。素志。也。敢不。奉。命乎。秀全。悉。召徒。黨。宰牛。置酒。迎昌輝。遂假。昌輝名。創立。保良攻匪會。昌輝。復出。貲充。軍餉。購器。械。旬日之。間。得衆。千。餘。人。潯州吏。瞰昌輝富。以反狀白州守。檄桂平令捕之。達開欲起兵刦獄。秀全曰。此涎。其。富耳。且。衆。怒未。深。姑待。之。乃以巨金賂州縣胥吏。旋得釋。副將李殿元者。以肥不及已。謂令受金縱盜。率兵追昌輝。及於韋家祠。復執之。笞責。昌輝。備極。慘毒。縣民。圍殿元。而噪。者。數千。人。殿元。懼。出昌輝。昌輝。欲亡。去。秀清曰。其如初志。何。昌輝。憤悟。遂以。所。部。攻。殿元。殺巡。檢張鏞。殿元。跳。而免。於是。秀清。達開。日綱。皆起。兵。應。昌輝。會於。金田。迎秀。全。立。爲。王。清咸豐元年閏八月。天王建國號於永安。封昌輝爲北王。昌輝謀畧下秀清而勇悍復不及朝貴達開。太平軍自粵西至湖北。初不預戰事。迨西王南王戰死於湖南。天王始命昌輝典糧餉。襄朝政。秀清頗嫉之。太平二年。天王定都於金陵。命將援湖北。昌輝遣其承宣張子朋同往。子朋兇橫。因爭船隻。激怒水師。羣相鼓噪。秀清召昌輝至水師營。數其罪。杖責數百。昌輝不能興。舁而歸。部下皆憤。有裨將揚言於衆曰。東王北

王。同起草澤。與共患難。今天京甫奠。即奴馭而杖辱之。其後將何堪。昌輝聞之怒。斥韓將曰。東王。替天行道。罪責無不公。汝其敢怨恨乎。因殺之以謝。秀清。東黨謂其懦。益易之。曾釗揚私謂何震川曰。北王陰忍而殘刻。今挾之而不怒。其心叵測。蕭牆之禍。正恐未遠。震川亦以爲憂。先是金陵有名妓曰紅鸞。秀清偉臣侯謙芳暱之。迨克金陵。紅鸞轉入北韋府。（昌輝入金陵。先據宮室李姓家。後改清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爲北王府。徙往之。）謙芳因繩紅鸞之美。於秀清。秀清索之。不得。怨。矯天王命傳紅鸞入女館。謙芳猶未慊。說秀清曰。紅鸞爲北韋禁臠。今自口而攫之。怨毒深矣。既毒之。而不早圖之。後將噬臍。秀清曰。彼弱弟耳。面白皙。疏秀。如女子。何能爲。遂請于天王命昌輝如湖北。復囑羣下稟奏挽留。以覘昌輝意。昌輝欣然。請行。期秀清謂謙芳曰。吾言其無他。今果然。乃改遣石禎祥黃再興。而自將援湖北。太平三年夏。復克武昌。東黨有言昌輝廣植徒黨。要挾天王。將不利于己者。秀清怒。馳歸天京。挫辱之。昌輝不敢較。昌輝有嬖人曰黃啟芳者。與東黨侯裕寬交惡。裕寬者。謙芳之弟也。啟芳不勝。求助于天王之妹洪宣嬌。宣嬌以傅善祥。侯謙芳故銜秀清。因使啟芳偵東府。會太平軍敗于曾縣。指揮官羅大封執其統將降清軍。既而逃歸天京。變姓名曰黃昌漢。齎金入東府。賄緣裕寬。得封爲天侯。啟芳聞之大喜。告昌輝。昌輝使人覘之信。因宣嬌以奏於天王。天王命昌輝捕大封鞫訊。吐實。並得裕寬得賄狀。秀清大驚。不得已殺裕寬。由是益怒昌輝。太平五年。秀清遂遣昌輝援江西。屢戰皆不

利。昌輝自臨江入瑞州。時秀清自出擊江南大營。大營潰。清統帥向榮敗死。天京解圍。秀清因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之萬歲。天王密召昌輝達開圖之。昌輝奉詔。兼程馳歸。先入東王府。稱賀秀清。以其江西之敗也。詬厲備至。昌輝出。指其門詈曰。我見伯有之門生莠也。越日。秀清招昌輝宴。昌輝與宣嬌賴漢英謀。使衷甲圍東府。自以勇士飾孌童。戒備以往。酒數巡。昌輝起爲壽。遽抽刃戮秀清。胸刃出于背。秀清蹙然曰。兄弟間卽有違言。何忍出此。昌輝曰。吾祗知奉天父天兄命。誅叛臣楊秀清耳。何兄弟之有。于是階下死士盡起。呼聲聞數里。圍者自外破扉入。悉搜秀清親屬及其黨殲焉。死者數萬人。昌輝復醢秀清爲羹。而餕之。曰、聊以報吾怨也。遂代楊氏秉朝政。達開自湖北聞天京亂。亟歸。遇昌輝于朝堂。責之曰。東楊跋扈不得已。誅之可也。奈何食肉以爲快。且其家屬何罪而盡殺之。獨不念金田起事。永安被圍時乎。昌輝勃然曰。子亦黨于楊氏耶。悻悻然歸。陰召其黨曰。不去石氏。吾患未已。達開聞之達夜亡去。偵者以告昌輝。頓足曰。我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遂以兵圍翼王府。殺達開母妻十餘人。天王救之不及。跋扈之狀有甚於楊。賴漢英羅大綱等皆悔之。于是東楊西蕭翼石之黨。皆甘心于昌輝。達開至寧國。聞母妻被戮。馳書天王。欲悉合皖贛之兵。清君側。天京震恐。天王復密令漢英大綱攻北韋。昌輝以怨己者衆。知不敵。率死士數十人。縋城夜遁。將渡江入六合。北與捻合。會有東楊舊部方屯于浦口。遇昌輝。要而擊之。遂

被擒。械送至天京。時天王已收其家屬下獄。乃命與昌輝駢誅之。夷其族。距東楊之敗才月餘耳。昌輝頗知書。少時兩應縣試不售。因棄而爲商。工心計。雖貴爲列王。嘗販運貨物以營利。太平五年。被命援江西。詣劉瑲林。請益。瑲林曰。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知此二語。乃免于難。昌輝默然。劉固有先知矣。

翼王石達開

石達開。廣西桂平人。一云廣東和平人寄籍廣西。幼讀書有大志。嘗應省試舉孝廉。喜言兵。遂于孫吳之學。道咸間。兩廣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淸等。集教民。創設保良攻匪會。隱圖革命。達開聞之。投袂而起曰。此正英雄得志之時也。遂走謁秀全。悉毀其家以助餉。與秀全等結爲四十兄弟。淸道光三十年。秀全起事於金田。進屯大黃江。趨大黎。達開舉室從之。迨克永安。建國號。敘功臣。天王授達開左軍主將。封翼王。達開身材長大。面黑高顴。善戰多奇計。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破岳州。漢陽。武昌。經安省而下金陵。與淸軍大小數百戰。獨達開所部未嘗挫。淸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爭避之。太平二年春。天王定都金陵。命改上江考棚爲翼王府。侍從議制。視北王。先是天王破安慶。棄之不守。逕趨金陵。定都後。復命胡以洸攻安慶。四月辛卯克之。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八月。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爲鄉官。緝盜賊。嚴軍旅。使

各安其業吏督民造糧册按畝輸錢米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權關於星橋以鐵鎖亘筏橫截江面阻行舟徵其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達開亦以之自負。東王楊秀清忌之。十一月。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還京襄理朝政。太平三年八月。清軍水陸自岳州下窺武漢。復命達開督師援之。至蕪湖。聞武漢已陷。達開退守安慶。遣軍分屯孔壠驛小池口。以援九江。十二月。清曾國藩攻九江。命部將羅澤南攻梅花洲。達開自至九江禦之。大破國藩。殺清參將童添雲。甲辰。復大敗羅澤南於梅花洲。國藩命蕭捷三水師越湖口。攻姑塘。達開以小舟燒其坐營。捷三陷於鄱湖。不能返。己未。達開復以小艇夜襲營。奪國藩坐船。國藩惶急。自投於水。左右救之。掉小舟遁入澤南營。終身恥之。太平四年正月。清軍圍潯州。達開擊却之。十月。達開克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吉安。進攻南昌。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援之。時達開兵才數千人。餘兵盡分赴旁邑。諸將皆言當棄南昌避之。達開曰。彼知我虛而迫我。我正可以疑兵擊而走之。何患也。乃張燈火於山谷間爲疑兵。率敢死士乘夜襲之於樟樹。清軍素憚達開名。又不意其衆也。不戰而潰。達開以數十騎逐之。全軍大奔。不能止。鳳山走南昌。國藩亦遁歸省城。於是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下。百姓皆獻糧册輸錢米納款於軍前。不下者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天王嘉之。益以皖贛諸事付達開。金陵上游。遂恃之爲長城矣。太平五年五月。清向榮軍潰於金陵。

天京無圍師。東王楊秀清陰有自立意。北王韋昌輝以計殺秀清。醢而烹之。夷其族。達開自洪江聞變。趨歸。責昌輝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八載於茲。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底定天下。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昌輝不悅。斥之曰。子亦黨於楊逆乎。陰召其黨。欲併圖達開。達開馳歸。告其親屬曰。吾不可留矣。星夜縋城奔寧國。昌輝聞達開遁。頓足曰。我雖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遂闔翼王府。殺達開母妻子女幷其黨數十人。達開憤怒。欲悉收皖贛之兵圍天京。天王懼。復與東翼二府之餘黨謀。殺昌輝。夷其族。傳首寧國以謝達開。甘言召達開回。達開既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朝政。而天王以楊韋跋扈故。終疏遠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遂還安徽。思自皖而鄂以入川。爲自全計。太平六年十一月。達開由撫饒趨吉安。衆號數十萬。清曾國荃拒之於吉水。七年正月。達開軍於河口鎭。命部將率兵二萬窺浙江。清將福興遁守廣豐。二月。達開破廣豐以入浙。掠江山。圍衢州。西克常山開化。南克遂昌松陽。三月。克處州與溫州一江隔。烽火相望。民團復處處助之。全浙大震。清廷命李續賓攻九江。曾國藩李元度援浙。達開圍衢州三閱月。掘地道五。不克。會糧盡。解圍入福建。清將周天受晏瑞書等躡之。浙江郡縣復陷於清。十月。達開聞九江撫州吉安相繼失陷。復還師入江西。南破信豐。北掠景德。遂自信豐攻南安。窺贛州。曾國藩遣蕭啓江張運蘭等分兵援之。太平八年正月。達開自江西

入湖南。清總兵劉培元彭定泰拒之。敗績。二月。達開克宜章興寧郴州桂陽。入馬行六晝夜不絕。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省城大震。清撫駱秉章旰夕草檄告州郡。一月內援師集者四萬人。三月。達開趨新田寧遠。圍永州。不克。六月。圍寶慶。連營百餘里。清援軍大至。達開不欲戰。謀解圍入黔蜀。會其軍多廣西人。思歸鄉里。遂由新寧城縣山徑間關趨廣西。侵桂林。清將劉長佑蕭啟江躡之。至興安。達開已西趨義寧。侵黔邊。間追軍至。列陣大榕江邀之。達開連戰不得志。乃破慶遠。走湖南。九年正月。達開自湖南藍山桂陽入廣東。掠樂昌仁化南雄。克清遠。入英德陽山。四月。達開軍慶遠。命部將朱洪新余忠扶分率後旗自廣西西隆渡紅江入黔。掠興義貞豐歸化。破廣順永寧修文。復掠安順安平。所至苗人蠭起應之。黔省殘破殆半。清廷命田興恕援之。會忠扶專橫。爲其部下所殺。其軍遂破獨山。掠平浪。走廣西融縣入湖南。已潰散不復成軍矣。先是達開兵分前後左右中五旗。左後兩旗。衆各四五萬。尤稱勁旅。至是後旗遽敗。達開復命張志功率左旗出靈川。攻桂林。清廷以巨金誘志功。志功遽投清。全旗復嘩潰。達開憤甚。自率數萬人破武緣。掠遷江南寧。走忻城。掠興業。破北流太平。清將劉坤一率楚軍躡之。九月。達開掠賓州上林宣化。破綏寧城縣。復入湖南。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數萬。扼之於武岡新寧間。達開走東安道州零陵。入廣西潯州。十年五月。蔣益灃攻潯州。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而朱洪新復戰歿于桐梓。全軍覆焉。

於是達開軍不復振矣達開自憤懣出京率其部衆馳驅湖廣閩浙行蹤飄忽聲勢震盪清援軍之躡之者常數十萬人迨左後二旗敗所得郡縣相繼復失達開反踉蹌崎嶇險阻疲於奔命因之益鋭意入黔蜀時清曾國荃圍安慶太平軍戰不利天王以達開深得皖民心召之還京達報之以書略謂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舉義旗之初我儕兄弟同胞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粗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彼羣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葅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尚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主臣率不赴十一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黔分三旗旗各四萬人達開與部將賴裕新李復猷分率之出桐梓遵義清兵躡之達開由普安入滇中十月復道鎭雄入四川破筠連宜賓高縣清駱秉章屯兵于叙州之橫江遏之達開與之戰敗績復還入滇十二年二月達開命部將率輕騎入漢中破興安秉章分兵援之石復自滇入川先命賴裕新率中旗出甯遠李復

歛率右旗趨黔境自率前旗四五萬衆由米糧壩渡金沙江會裕新戰歿於甯遠中旗被圍三月達開自出甯遠援之自恃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聞甯遠亂山中有間道久塞榛蕪由之北行出山即在城都南門外可襲而取也乃率其衆趨之誤入卭部土司與在後之輜重相失復偵得越嶲大路有漢夷兵仍由小道至紫打地將過大渡河前隊結筏已濟矣日垂暮達開懼清軍來襲復令濟者返西岸期明日畢渡是夜暴雨大渡水溢數丈而東岸清軍忽至列戍河岸達開糧罄路窮乃射書於對岸清軍約讓路昭以重利復使使說土司嶺承恩乞緩兵皆不得乃殺嚮道二百人憤怒出營命亂流而渡水湍急登筏者輒溺乃止達開久處絕地益困憊無所得食日殺馬煮桑葉爲糧四月嶺承恩偵太平軍已氣衰無復有鬭志率漢夷兵躡之達開部黨潰散乃弃老弱瀧衆猶七八千夷兵前阻軍械多失妻妾五人抱幼子環達開而泣達開曰散耳我家已破於天京諸子年長者皆駢首就戮此呱呱者更何所戀哉揮之使各散五人者皆相率抱幼子自沈於河裨將之從溺者百餘人達開歛泣不能仰慨然謂部衆曰戰必死降亦必死均一死也不如其戰矣遂率死士數十人突土司營殺夷兵千餘人力屈被縛（稗史載達開將致死于土司時有養子某命勇士護之使逸去養子者云即秀清之子石氏訪求得之子鄂携之以入川者也）嶺承恩檻送於成都駱秉章劉蓉訊之達開箕坐侃侃而談自稱年四十三於當時清將之負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自是健者又

於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天王起事以來與清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册語頗繁要秉章乃上其事於清廷得旨命戮達開於成都市清稗史云、達開實未嘗死、光緒間、浙人李某、遊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童顏鶴髮、鬚眉甚偉、請與附載、許之、既下舟、老者謂舟子曰、頃刻當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飆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少焉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歎息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姓氏、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眞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致駭怪耳、李遂不敢窮詰、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行將告別、同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尙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既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遺焉、意其來取、爲之移置、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係以鐵製、上鐫羽翼王府四字、始恍然知爲翼王石達開也、達開於太平朝初起諸王中號爲愛人所至有仁義名附者頗衆有熊佩者嘗挾策至金陵干天王不能用達開與之語奇之告天王曰熊佩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天王終猶豫不能決達開太息贈以巨金遣之佩感知遇遂終身不仕清廷達開工文辭喜吟詠在江西與曾國藩相持連年每讋國藩國藩雅重之嘗以書招達開降達開報之以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西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跡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尋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懽場那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揚鞭慷慨涖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憒憒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贏馬萬衆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材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

麟閣。早夜嘗嫻虎豹韜。滿眼山河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洪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西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國藩覽之。爲之贊歎不置。在天京時。又嘗於翼王府前立大匾。自題六字其上曰。了不得。不得了。過者莫解。秀清問之。達開笑曰。此意甚明。成則了不得。不成則不得了。耳秀清默然。其曠達玩世如此。

天德王洪大全

洪大全。湖南衡州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工詩詞。頗自負。髫年應童子試。以文詞不合格。輒被抑。遂肆力於古文辭。未幾。父母相繼卒。遺貲甚富。益狂放好大言。酗於酒。販夫走卒。流丐屠沽。有善飲者。即要之共飲。把盞促膝。歡若平生。酒罷。輒助以資。坐有貴客。則謾罵之。或望望然去之。酒酣耳熱時。或引吭高歌。仰天長嘯。睥睨一切。每有所感。卒託諸吟詠。既脫稿。即以火焚之。無一留者。又好爲人搆訟詞。輒平反出人意。而索貲甚巨。不滿其欲不止。既得酬。揮霍。一擲千金。不惜。以故人皆以狂生目之。同里張紳者。顯宦也。告歸家居。值壽誕。設筵享客。徧邀各紳富。而獨不及大全。大全饋以禮。値百金。張紳喜。立遣僕邀大全。大全挈平日所同飲者。往皆短褐敝屣。見踵露肘。及門。閽者納大全。揮諸人於門外。大全厲聲叱之。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即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冽承主人招。不敢違。然非得此數人

與偕不足以盡歡恐負主人意故與之俱來乃揮令諸人入席暢飲歡呼聲震屋瓦盡醉踉蹌而出滿堂賓客皆噤不能聲張紳衛之時粵中盜賊蠭起大全肆言多詆時事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百事廢墮且財用匱乏之所倡理財諸說皆屬末節今可以救時者惟復人丁賦稅一條諸臣工顧惜身名不肯冒不韙之名以圖補救遠至勢不可支所下苛令必百倍于此行見明季加賦練餉諸事必復行於今日況疆宇遼濶處處爲守處處不足守若有豪傑者起即不可收拾張紳錄其言以爲悖逆合邑中耆老公首拘訊以無左證得釋大全遂亡命之粵東遍察諸盜無足與語者聞洪秀全方起兵於金田乃至桂平謁秀全與聯宗誼秀全奇之亟加倚任被命爲天德軍師大全爲之創營制整軍律定進退攻守之策馮雲山心折曰孺子可畏吾不及也清咸豐元年閏八月秀全克永安始建國號大全爲定官制王以下勳爵凡若干等（見官制）設六官丞相及職同恩賞等職天王嘉之改封大全曰天德王大全復諫天王行仁義所過之處凡民家一丁者聽三丁則擄一五則擄二禁無姦殺焚掠清官降者概予世襲密付鐵券代守疆土不變衣冠祇取歸心助力而已但得一省各處可傳檄而定時永安被圍急其言皆不得行楊秀清復忌其才輒抑制之大全頗失望太平元年二月天王自永安潰圍出大全僞爲囚者被絳服懸鐵索坐竹兜潛由小路趨陽朔遇清將烏蘭泰因被執清欽差大臣賽尙阿疑大全即天王命主事丁守存押解至燕京

兼程前進。七日抵全州。蕭朝貴遣輕騎追之不及。守存知大全衡山人。恐道經其地。爲其徒黨所刼。因改由水程。潛出祁永。八日而抵長沙。乃傳牌驛站。一體預備護送。虛張聲勢。以亂太平軍耳目。初大全登舟。守存令人置於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須起旱兵役僞應之。既至長沙。紿之曰。已到衡州矣。大全出艙。四望曰。此長沙也。不料汝等能以我至此。吾其休矣。然此必丁守存所爲。計何毒也。四月抵天津。大全索巾扇。守存以紙扇進。大全痛飲。自題扇上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諷誦再三。擲筆。碎杯泣數行下。曰。吾不復御此矣。既至燕京。部吏訊之。與言太平事。輒不語。與言天下大勢。口滔滔如懸河。勸之降。曰。滿人無臣我之理。清廷乃殺之。臨刑日觀者塞途。漢臣中有指而詈之者。大全高誦司空表聖句曰。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遂怡然就戮。年祇二十餘耳。

燕王秦日綱

秦日綱。廣西貴縣人。少從賣技者游。精拳棒。二十歸鄉里。入防營爲伍長。性憨猛。嘗酗酒滋事。營弁挾之。日綱不能堪。殺營弁亡命。至粵東。變易姓名。爲傭以自給。每輟耕。輒發長歎。同耕者詰之。慨然曰。方今天下將亂。男兒安能鬱鬱久困於畎畝之間哉。其居停因信上帝會

者聞而異之。謂日綱曰。亦知花縣有洪先生乎。子既有志。盍往歸之。因為之介紹于秀全。先是秀全與馮雲山傳教于兩廣間。鄉民之愚頑者。每聚衆毆辱之。二人文弱。輒狼狽。至是。得日綱身材魁偉。勇悍之氣懾人。人皆不敢犯。以故秀全所至。日綱輒隨之。秀全至桂平。糾合楊秀清韋昌輝。創立保良攻匪會。日綱爲教師。教會民習技擊。清道光三十年。秀全起兵于金田。其明年。克永安。建國號。封日綱天官正丞相。太平元年。克武昌。加封頂天侯。二年。克金陵。建都爲天京。復以日綱所部爲禁衛。拱護天王府。十月。秀清奏請以日綱代石達開守安慶。日綱至皖。與清軍戰于集賢關。大捷。殺清將廣音太伍登庸。進攻桐城。邑紳馬傚三率鄉勇迎戰。復大敗之。克桐城。時清團練大臣呂賢基駐舒城。聞桐城破。誓死守。日綱圍之。猝不能拔。乃選軍中趫捷者十餘人。夜緣壁入城。縱火。城中亂。賢基自殺。遂克舒城。乃收軍入安慶。太平三年。天王召日綱回天京。封燕王。被命北伐。日綱不願行。具奏秀清。謂北路清妖甚多。兵單不堪往。命仍往安慶撫民。率所部游弋于鳳廬安池之間累月。八月。清曾國藩攻武昌漢陽。復被命援湖北。日綱行抵九江。聞清兵已陷武漢。黃再興石鳳魁敗退至田家鎮。立下詔諭。痛責再興鳳魁失機。命以殘衆駐田家鎮候調度。會得旨。命解再興鳳魁至天京。而以田鎮軍事委日綱統理。并遣秦鎮與侯裕寬幫辦軍務。日綱不悅。曰。此必東王之意也。信則任之。疑則遠之。何必遣人。且鎮與裕寬既乏戰略。亦不能殺賊。徒掣肘耳。不敗何待。乃進。

營半壁山。據山作五壘。引湖港之北。自田鎭至蘄四十里。沿岸築城。以鐵索四道纜江。自半壁山屬之田鎭。以遏淸廷舟師。半壁山者。孤峯拔起。俯瞰大江。一夫守之。百人踣咋。所謂天險者也。淸將羅澤南李續賓攻之。士恇懼不敢進。續賓手刃逃勇三人。衆稍定。澤南率湘勇猱升。拔木樁竹籤。踰濠入。守軍皆再輿鳳魁舊部。以主將被逮。皆疑貳不力拒。紛趨下山。墜崖死者無算。淸將塔齊布復揮大軍繼進。北岸太平軍亦奪舟逃。舟相擁擠。操舟者股栗不知所爲。輒覆沒。日綱自率所部援之。格于亂軍不得前。半壁山遂陷。日綱乃作大筏。攔以木簰。編列槍礮。傍岸以固。鐵纜江中。橫大筏三。盡鈎小船。節節相連。一節斷。旋復合。淸軍乃分水師爲四隊。第一隊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第二隊專以礮攻護頭隊。第三隊俟鐵鎖開後。駛至下游。乘風縱火。第四隊守營。十月鐵鎖開。巨筏浮游江面。不能自主。淸軍縱火焚之。以數大隊掩擊。鎗礮齊發。煙燄蔽天。太平水師萬餘舟燼焉。日綱棄田鎭退守廣濟。約陳玉成羅大綱分守各要隘。淸軍以巨炮攻之。諸軍皆不能禦。廣濟陷。日綱復退守黃梅。黃梅爲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總滙之區。日綱併力拒守。塔齊布羅澤南率兵數萬圍之。以巨礮轟城。城崩五六丈。淸軍登者潮湧。日綱自當缺口拒之。遇塔齊布。大怒曰。汝卽淸妖塔齊布耶。挺矛赴之。淸軍掩護不得前。乃以石擲之。中塔齊布額。暈焉。淸軍護之而退。城得復完。越數日。淸軍攻之益急。礮彈墮城中。民居多毀。日綱謂其部下曰。城終不可守。多死健兒何益。乃夜縋

化龍門逼九江。自上稟奏于秀清。請處分。秀清以鎭興裕覓同軍事。置不問。太平五年正月。日綱會陳玉成羅大綱於蘄州。合兵攻漢陽。克之。二月。克武昌。太平五年三月。清將羅澤南攻武昌。會大霧。日綱遣兵出焚小龜山民廬。澤南陳大東門。伺太平軍歸。要擊之。邏者報日綱。日綱開三門。出城軍萬人。攻澤南。鎗擊澤南中額。斃之。澤南名將也。清軍皆氣奪。爲之不敢逼。城者累月。四月。詔日綱還京。會秀清攻江南大營。大營潰。向榮敗死。秀清陰自負。擬篡立。命其下呼之萬歲。天王召昌輝圖之。密命日綱賴漢英等助之。會秀清宴昌輝。并招日綱。二人。以死士飾變童。裹甲以往。昌輝即席刺秀清。洞胸。秀清大呼。東府死黨羣起。昌輝跳入所飾死士中。日綱自恃拳勇。獨與格鬬。東黨疑日綱殺秀清。皆致死。搶中日綱腕。刀落。遂被殺。漢英率兵入。縱火焚東王府。及火熄。始求日綱。階前死者數百人。皆焦腐。不可辨。天王傷之。爲之輟朝祈禱焉。日綱之軍。盡嫻技擊。一可當十百。自粵西至金陵。皆屬於秀清。每戰。輒匿其軍於陣後。伺炮火既衰。兩軍短兵相接。始出其軍。臨前敵。如生龍活虎。當者披靡。以故每戰皆捷。迨自將援湖北。清軍悉其勇。輒以鎗礮遙擊之。捷者多。死亡。故其軍遂不振云。

豫王胡以洸

胡以洸。廣西桂平人。家素封。曾應童子試。補弟子員。好務高遠。喜賓客。鄉里有爭訟者。得其一言。輒解。洪秀全初傳教至桂平。皆目之爲異端。莫與接。以洸獨欵之。私謂秀全曰。傳教必

先與人民習。方足以化人。不如姑待之。乃爲秀全紹介於曾玉珩家爲塾師。幷首先奉其教以爲倡。秀全因之得與土豪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相要結。皆以洸爲之先容也。久之桂平令聞秀全有異志。掩玉珩宅。捕之。旋以賄得釋。以洸匿之于花洲山。爲密室。幷募勇士衞焉。清道光三十年六月。秀清昌輝等同時舉兵于六川博白白沙等處。會于金田。遣兵至花洲山迎秀全。以洸舉室從之。其明年。克永安。建國號。封以洸春官正丞相。太平二年正月。天王定都于金陵。敘戰功。封以洸護國侯。旋改封護天侯。給江寧府署爲侯府。初、太平軍克安慶。水陸趨江寧。棄不守。迨奠都金陵。以安省踞天京上游。封以洸爲豫王。命取安慶。以洸攻桐城。破集賢關。進圍安慶。克之。省吏皆遁寄廬州。清廷命悍將江忠源巡撫安徽。自鄂率千人冒雨行。至六安。憊甚。昇疾達廬州。既入城。以洸率衆十餘萬踵至。圍之數匝。忠源自率所部駐水西門。以當以洸。以洸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忠源掘橫穴拒之。與外隧通。反募死士出穴口。斬太平軍卒長一人。衆譁奔。以洸怒。復穴水西門。城崩數丈。忠源手大旗。緣陴上揮士卒力拒。太平軍不克登城。復完。乃四出乞師。未幾。援軍大至。總兵玉山率滁兵援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德布率滇兵駐棗林。忠源弟忠濬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聲勢浩大。太平軍反被困。以洸分軍爲二。命部將李秀成攻援軍。殺玉山。滁兵大潰。復敗舒興阿音德布。皆遁去。獨忠濬遣卒挾白鏹。油燭夜半縋城入以餉之。終不

濟以洸復穴水西門埋火藥爲地雷十二月丙戌夜火發城崩以洸揮大旗先登忠源揮兵搏戰死傷者過半會天明霧歘歘如雨敗軍血刃擁忠源行以洸率百騎躡之大呼以忠源獸者賞萬金忠源懼被執手劍自刎不殊有健兒負之走嚙其項脫身投古塘死以洸收其屍以禮葬之太平軍旣克廬城設宴于州署以洸親酌有功者諸將皆起賀以洸曰得一廬城不足喜所差快人意者死一江妖耳然不破援兵終不濟事此皆諸將士之力以洸何功之有哉諸將皆悅時燕王秦日綱撫安慶叙其功卽命以洸守廬城太平四年清將和春攻廬州以洸出兵拒之屢戰皆敗死傷萬餘人城外土壘皆被毀和春分兵圍六安州六安守將東楊之死黨也求援于以洸以洸不之應六合陷守將死之秀清因怨以洸請于天王革以洸職命援湖北戴罪以立功以洸不奉命率所部攻繁昌蕪湖復敗衄憤怒致疾天王憐之復其職命鎭守西梁山未幾卒於軍病革時謂其部下曰孺子扼吾吾初忿忿今觀天王懦而權臣專橫釜底游魂不久必同歸于盡吾今得保首領以沒猶幸事也因遣其妻子變姓名還鄉里故國滅後獨免于難

太平野史卷之十二首事諸王傳終

殉國諸王傳

英王陳玉成

陳玉成。廣西貴縣人。幼時從塾師讀。羣兒中有與洪氏爲姻親者。數舉洪氏之神奇及學說語玉成。玉成心羨之。年十四。出應童子試。被斥。大憤。遂絕意進取。一以革命爲志。聞洪仁玕新自倫敦傳教歸。特往謁之。受洗爲信徒。時天王已起兵于金田。兩廣官吏。仇教民甚。捕仁玕母妻下廣州獄。玉成徒步至廣州。賂獄吏。見仁玕母。仁玕有兒女。少孤。美而莊靜。同繫于獄。玉成憐之。乃約期謀越獄。玉成爲外應。會事洩。玉成亦被逮。擬凌遲刑有日矣。忽一夕暴徒。以歲饑。搶米滿城。鼎沸。官吏驚疑太平軍至。皆倉卒匿民間。玉成遂脅諸同囚者反獄出仁玕家屬。護之至香港。廣州官吏行文香港。購玉成益急。玉成有諸父曰承璿者。從天王起兵。轉戰湖廣間。迨克武昌。以功授侍衛。甚被信用。玉成乃喬裝爲貨藥者。就承璿于軍中。諸王皆器之。時年方十八。太平二年。以承璿請。授左四軍正典聖糧。職同監軍。玉成稚。不願。堅請赴前敵。隨營立功。太平三年。楊秀清命玉成隨韋志俊掠湘潭。玉成復不願。請率五百人。助攻武漢。秀清許之。將敵行。玉成私謂承璿曰。我以稚子。無尺寸功。而諸王獎許備至。授以

偏師。此行無功。我必死之。定不爲叔父辱也。承璐欣然曰。汝能語此。我無慮矣。五月。玉成軍抵武昌。率十餘騎偵視武漢形勢。馬被彈。擊者再。從容若賞鑒風景者。歸謂石禎祥曰。城中。糧盡。守者皆饑疲。無人色。援軍壁城外者。復目動而神離。腰纏纍纍。此預爲逃計耳。克之必矣。禎祥曰。茲事即以屬汝。何如。玉成笑曰。試爲之。遂率所部入梁子湖。繞至省城東面。六月乙亥夜。分三百人爲疑兵攻城。自率二百人。于隱僻處縋城而上。大呼曰。天兵登矣。清軍數千人惶懼。反斬關奪門奔潰。遂克武昌。楊秀清聞之喜曰。我固識人者也。乃益玉成兵五千。升殿右十八指揮。七月。玉成掠黃陂孝感。克蘄州。復破廣濟黃梅田家鎮。升殿右三十檢點。八月。清曾國藩復陷武昌。玉成自興國入大冶。以遏清軍。與清將羅澤南塔齊布戰。不利。退入黃梅。塔齊布躡之。困蘄城。玉成自率精銳。于城上拒之。槍傷塔齊布面。血沾衣袖。清軍終不退。黃梅遂陷。玉成率所部退屯孔壠驛。清軍薄之。先後七戰。互有殺傷。曾羅大綱水師爲清軍所焚。玉成無援。遂棄孔壠驛入九江。助林啟容爲守。自請處分。天王慰之。加封勳號。曰成天豫。太平五年。天京內亂。東北二王相繼伏誅。石達開出走。治兵無大將。乃召玉成返天京。封英王。命與李秀成共掌兵事。始娶洪仁玕兄女爲妻。玉成性喜剽掠。不耐鬱居。乃請于天王。復率所部入安徽。太平七年。清將和春張國樑圍天京。玉成兵新敗于廠田。率衆循江北而東。將援天京。八月。敗清將鞠殿華于浦口。軍復振。和春分兵六千拒之。玉成血戰以

一當十沿河百餘壘望風齊潰殺清知府宜維新副將陳昇均遂克江浦天長九月玉成圍揚州敗清將富明阿詹起綸于西門乙亥克之遂進攻六合先是玉成入安徽長江重城望風歸附六合居金陵北岸縣令溫紹原募勇抗拒血戰六年南北大營迭潰獨六合以彈丸地屹然若重鎮至是玉成誓破之晝夜攻城紹原割衫袖嚙指草血書乞援勝保張玉良未至玉成先穴地轟城庚寅城陷紹原赴水死遂克六合會李秀成援桐城被困于全椒而揚州復陷于張國樑玉成遂率所部會秀成于樅陽泣涕誓師訂約會戰列營於金牛鎮白石山與李世賢之軍相連屬烽火亙數十里清兵皆畏懼清帥李續賓獨毅然曰軍事有進無退戰死吾分也遂合戰會天霧玉成以奇計誘清軍自相攻迨霧霽太平軍大呼乘之清軍潰敗不可止殺李續賓及其他大將劉神山等十餘人乘勝破廬州殺清布政使李孟羣遂出店舖攻梁固定遠陷之由界牌關下滁州與秀成軍會時清勝保之軍轉戰皖贛間其勢銳甚聞李續賓戰歿約德興阿率馬步軍五萬自水口至與玉成軍會於烏衣玉成謂秀成曰清軍之銳在勝保勝保之銳在馬軍請忠王率萬衆攻德軍我以精銳先敗其馬軍破之必矣次日遂會戰玉成募刀牌手入敵陣剗馬足馬縱橫臥道上後者不能進玉成秀成遂趨軍夾攻之清軍大敗勝保僅以身免太平九年玉成破金壇殺清將周天孚進圍壽州不克時清將曾國藩圍安慶十月移圍師援之戰不利退駐廬江太平十年玉成率衆十萬攻

霍山。破清將余際昌。取黃州。蘄州。分兵數萬人。北入孝感。雲夢。取德安。隨州。南入江西。出義寧。掠崇通。東入浙江。掠衢州處州。欲多方牽制。清軍解安慶圍。而國荃不爲動。三月玉成自率精銳回安慶。敗清將多隆阿於太湖。兼程並進。丙午入集賢關。約捻黨十餘萬。渡淮會攻。國荃先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城軍更番出襲南北岸。紛起應之。清軍禦援不安。國荃欲於東路湖邊亦築壘。拒之。玉成謂其部下曰。清妖若於東路築壘。可制我死命。不可不爭。因出死士力爭之。清軍且築且拒戰。一晝夜。壘成。同時林紹章洪仁玕黃文金之援師。復爲多隆阿敗於新安渡。玉成氣大阻。還屯集賢關。四月國荃設伏於關外。自率輕騎至關下。偵地勢以邀敵。玉成望國荃所率不滿二百人。遽出大軍躡之。國荃大奔十餘里。忽據險。列陣疑有伏。愕而止。左右伏兵遽起。國荃縱騎還擊。玉成大敗。率百餘騎踏石凫水夜遁。多隆阿遣軍尾之。己巳。玉成合林紹章黃文金暨捻黨孫葵心馬步三萬衆。回迎多隆阿。多隆阿分軍設伏。自率勁旅迎戰。戰酣伏起。太平後軍忽亂。玉成憤怒。手長刀。遮敗者。回戰。而伏軍已破壘。縱火潰敗。不可止。玉成乃退奔桐城。清軍圍之。玉成復約楊輔清率十萬衆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逕襲太湖。分軍出高樓嶺。援桐城而悉衆趨安慶。復爲國荃偵知。先率精兵伏要路。輔清軍不能進。玉成不得已退屯石牌。仍分兵援安慶。時城外諸壘破壞殆盡。惟北門餘石壘三。皆玉成死士。尚堅守。國荃激厲驍將程學啓曰。必克三壘。學啓敢率勇士千。

人緣礮穴而入戰於壘中清軍自外乘之三壘亦不守玉成既屢敗復收餘衆增約捻黨進屯集賢關分列四十餘壘七月丙午攻國荃營復不利戊申復以死士渡濠突圍師血戰良久清軍稍却國荃懼親督軍築新壘玉成約城中兵盡出由鹽河至十里鎭東撲新壘玉成自城外應之親援桴鼓督陣殺不前者國荃揮衆禦拒而版築如故自夜達旦新壘成而兩方死者尸骸積田壠城軍復入城守八月丁巳地穴轟發北城坍安慶遂陷玉成望城慟哭曰安慶陷我死無日矣遂率殘衆西奔將趨湖北德安招其舊部部下皆不從乃由六安走廬州衆漸攜貳天王復下詔切責之玉成懼屯廬州城東遂不復他去太平十二年四月多隆阿圍廬州遣部將雷正綰攻東南門石清吉攻西門別約皖軍設伏北門誘玉成玉成恃驍勇率三千人抄清軍正綰迎擊玉成不利退據城北浮橋城中方開北門出大軍謀合擊清軍見玉成退驚爲大敗爭入城玉成遽斷浮橋遏城軍使阻水反攻城軍僉驚自相蹂躪清兵遂梯西南城以登廬州陷玉成走壽州先是捻首苗沛霖藉玉成汲引受封號於太平朝玉成之屢蹶屢興沛霖皆費助之至是玉成詣沛霖乞援沛霖懵於清軍之勢盛又慮玉成襲奪己衆陽稱疾遣苗景開迎謁於中津渡於城具三千人食玉成餘衆猶二千既入館衆皆走城外玉成登堂見桔桎知被紿遂大罵沛霖縛而囚之及從者二十餘人將獻穎州勝保營捻黨張洛行調知糾衆至江口集謀劫奪沛霖擊散之至穎州玉成見勝保勝保高

坐睽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我敗將何向我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擒玉成曰我自不識人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在烏衣時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者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檻送玉成至清京及延津清廷有詔命卽於其地戮之年二十六玉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清軍畏之稱之爲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湖南北驚其善戰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其軍强冠諸鎭與曾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在軍中與李秀成獨相得洪仁玕傾軋秀成玉成每調解之玉成死秀成聞之歎曰吾無助矣被執時滿人裕朗西在勝幕中往見玉成吐屬風雅熟讀歷代兵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裕驚疑曰此卽所謂四眼狗耶乃舉太平朝諸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李秀成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無一語及私玉成初名丕成迨二次克武昌天王嘉其功始改其名曰玉成（稗史載玉成被戮後、勝保見其妻美、納之、寵專房、隨軍次焉、及勝敗被逮、甫至河、德楞額截其輜重侍妾而去、勝訴于多隆阿、始返其輜重、而留其侍妾、勝索之、德曰、此陳玉成賊婦也、不得隨行、勝亦無如何、）

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初名以文。後封忠王。天王始改其名曰秀成。廣西藤縣新旺村人。父世高。業農。中年無子。母陸氏禱於梧州之大雲山。生秀成。幼沈默寡言笑。而孝親甚摯。其母舅陸武雲奇之。

謂世高曰。此子。聰。異。後。必。知。名。特。恐。田。家。德。薄。轉。非。家。門。之。福。耳。世高因使從武雲學。不二年。秀成年十歲。將畢童子業。世高以貧故。遽使輟學治農事。淸道光季年。兩廣荐饑。羣盜蠭起。有洪先生者。以傳天主教。往來兩廣間。信之者。率免盜禍。世高歸之。秀成因亦爲教徒。洪先生者。卽秀全也。道光三十年。秀全起兵於金田。徵教民入伍。焚其室。令挈全家以從。世高年髦。執炊役。秀成時年二十八。發前敵爲走卒。迫破永安。秀全建國號曰太平。叙功陞秀成爲兩司馬。秀成性好學。得民間書籍。輒于枕戈時。諷誦之。時軍中目經史爲妖書。有禁令。犯之者。罪或至死。有怨秀成者。以秀成叛教攻妖書。擧發之。軍帥按之。信。已縛付行刑者。擬大辟矣。會淸軍夜襲營。全軍潰退。不及携之去。淸軍見秀成。囚服梏桎。疑爲被虜者。釋之。秀成以父故。間關三日夜。追及本營。其軍帥喜曰。子脫罪而仍來歸。死忠信人也。予當奏免汝罪。擢汝爲卒長。惜汝父以憂懼故。已於前二日昇天矣。秀成大慟。遂偕母弟從征至金陵。積功至師帥。太平二年四月。從春官丞相胡以洸克安慶。淸院司大臣遁守廬州。卽議建廬州爲省治。淸命江忠源爲巡撫。忠源淸廷善治兵者也十一月。胡以洸率衆十萬圍廬州。忠源自率親軍駐水西門。使廬民萬人登陴環守。太平軍穴地數道以轟城。皆不克。而淸廷援師大至。總兵玉山。率滁兵數萬。駐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二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德布。率滇兵駐棗林。江忠濬、劉長佑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圍師反被困。以洸欲解圍去。秀

成持不可以洸曰。然則銳力攻城耳。秀成曰。忠源。善守。而廬州。城堅。攻之。必多。死傷。而援師。復乘我後。我軍殆矣。不如分兵。先破援師。援師雖衆。皆客軍。不相統屬。多存觀望。可一擊而走也。以洸怒曰。汝亦言軍事耶。今益汝新兄弟萬衆。即責汝破援師。不克。我不復見汝矣。秀成慨然允諾。率衆薄滁。兵營。新軍。畏脅。不敢進。秀成憤怒。自率所部。馳入敵陣。新軍。感動。大呼從之。滁兵大潰。死者萬餘人。舒興阿。音德布。救之。皆敗。挫。長佑。忠濬。亦相率遁去。秀成親斬玉山以歸。十二月丙戌夜。遂克廬州。江忠源投水死。以洸入城。置酒會諸將。親酌秀成曰今而後。我知弟矣。因上其功於朝。授殿前二十指揮。太平三年。東王楊秀清。接知秀成賢。俾自率一軍。與陳玉成轉戰江西湖北間。所向有功。秀成用兵。剽悍。不及玉成。而持重勝算有古大將風。其軍不嗜殺戮。擄掠。每克一城。諸將多有所獲。獻之東府。而秀成獨無。有朝臣抑之諸將。忌之。部下之不馴者。復每每以缺望引去。以故。坎軻數載。不獲超擢。太平五年。天京內亂。東北二王相繼誅死。翼王他去。而燕王復死於二王之難。軍心渙散。天王始拔秀成爲地官副丞相。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時江南大營雖潰。而張國樑之軍。未幾復振。圍鎮江。分軍逼桐城。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連營百餘里。秀成率步騎二萬援之。戰輒不利。聞三河尖捻酋張洛行。龔得樹。陰有反清意。乃作書使部將李昭壽招之。洛行龔樹皆受撫。得衆數十萬。於是鎮江桐城之圍皆解。詔命回京。封合天侯。留京任事。時安福二

王柄國政。以賄成。秀成因上書請定制度。嚴法令。肅朝綱。明賞罰。輕賦稅。而惠及四方。求賢人。而待以誠信。黜除奸佞。起用翼王。十餘欵書上。以忤權臣旨。革爵。陳玉成楊輔清等上書訟之。乃復爵。出秀成鎮浦口。而留其母妻在京以爲質。先是李昭壽招降張洛行龔得樹。自以爲功。迨秀成不容於仁達仁發。出守浦口。議功不及。大觖望。遂投清。以書約秀成反。會天王命侍衛七人來勘營。書誤落侍衛手。卽馳歸以書上之。仁發盡封中關船隻。斷秀成兵。不使回京。秀成母妻惶惶不可終日。地官丞相林紹章夜叩宮門諫曰。天京所恃以爲長城者。秀成耳。今置諸絕地。而斷其後路。秀成敗。天京亡無日矣。臣願以合家十餘口保秀成不反。天王悟。罷二王。用黃緞親書萬古忠義四字。使紹章如秀成營賜之。幷封爲忠王。專朝政。如秀清故事。太平七年。清和春張國樑破秣陵關。進薄天京。同時清湘軍統領李續賓破九江太湖潛山桐城。移兵舒城三河。三河者。距廬州五十里。太平軍屯糧械以濟廬州天京者也。秀成聞之大震。與朝臣議。欲自出京攻桐城。援舒城三河。京中皆恃秀成爲鎭攝。尼之。數奏不得旨。乃於朝堂鳴鐘鼓。集羣臣。剖切陳奏。繼之以泣。天王鑒其忠。准之。秀成讓朝政於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率數十騎。一日夜馳赴蕪湖。時清軍壁城下數十萬。勢甚壯。秀成與李世賢謀。使世賢擋南岸。自率精兵五千餘渡江。約部將陳坤書陳炳文譚紹洸曾合山。未盡至。清軍陷和州。秀成不得已率所部破昭關。殲清軍二十餘營。復和州。乘勝取全椒滁州。來

安。以兵單不能前進。清援師復斷和州之路。秀成退守全椒。得密旨云張國樑已陷九洑州。天京亟陷。命秀成還解京圍。秀成之母亦附書言天京被圍狀。秀成軍不得歸。日夜涕泣。寢食俱廢。譚紹洸曰。張洛行降衆十餘萬。可一戰也。秀成曰。洛行烏合之衆。有節制之師數千人。即足以破之。我正恃其衆以威敵軍。使不敢廹我。若一調用而敗。我等皆成擒矣。乃命譚紹洸陳坤書挑選所部。得精銳五千。秀成率之由全椒下大劉村。欲先掃清兩浦。夾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清勝保遣四千騎遏之。日暮合戰。清軍小却。次日復戰。太平軍大敗。死傷二千餘人。秀成從數騎回全椒。由全椒入樅陽。通文各鎮守將。擇日約齊到樅陽會議。時陳玉成由廟田敗歸。不約而至。秀成泣涕誓師。訂約會戰。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攻廬郡。吳汝孝將龔得樹之兵。攻定遠。李世賢將蕪湖兵。出金牛鎮。抄清軍之後。援三河。秀成自率所部由樅陽回全椒。進兵滁州。期與玉成合至烏衣。與清將德興阿勝保之軍戰。清軍大敗。次日至小店。張國樑率援軍至。秀成復敗之。乘勢追至浦口。適玉成破廬郡。亦率軍至。乃約玉成攻清軍之前。秀成自斷其後。夾攻之。清軍大潰。死者數萬人。勝保德興阿僅以身免。而清悍將李續賓亦敗死。李世賢復桐城。秀成復克江浦天長六合儀徵揚州。復九洑州。通天京。隔江之路。太平九年正月。張國樑復陷浦口九洑洲。壽德洲太平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廷茂。相繼納欵於國樑。約內應。二月。國樑攻破七里洲。秦禮國從壽德洲內擊。劉季三應之。

上關亦破。國樑與欽差大臣和春謀築堅壘長濠。以困天京。城內不得食。勢垂陷。天王檄各鎮兵解天京圍時秀成在皖南。與其部下謀曰。清軍精銳。悉萃天京城下。其餉源在蘇杭。今天京城外長濠已成。清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嚄唶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清軍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瞯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蹋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精銳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克旌德。二月進攻廣德四安。克之。由安吉武康進攻杭州。壬戌克之。清廷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分大營兵勇五分之二。命提督張玉良率之。援浙江。至則省城已破。秀成詗知大營兵已單薄。委杭州不守。率所部風馳而西。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各率所部。會於東壩。己酉。攻建平及東壩。拔之。遂克溧陽。圍金壇。先是。清廷大營新舊軍十萬人。月支餉百萬兩。皆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省自顧不遑。扣餉不發。和春傳諭將士。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天京垂陷。清兵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尚不敷用。驟聞減餉。皆無鬬志。秀成詗知其隙。詭若率所部將向蘇常者。清援軍皆調至常州。辛丑。秀成悉衆詣天京城外。進瞯大營。大半多空壘。揮軍攻之。張國樑勵將士拒戰。七晝夜。秀成攻之益力。戊申。大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清兵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肆掠通衢。將吏不敢詰。己酉夜。太平軍攻入大營。各營火起。王浚軍先遁。和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春狼狽走丹陽。國樑頓足

曰入年心力不圖敗於李秀成之手乃招集潰卒得一萬三千人亦退守丹陽癸亥秀成率衆十萬至丹陽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國樑開南門出戰其軍望見秀成幟復大潰國樑憤怒自率親軍奮馳鑿秀成營潰卒塞途蔽隔不得前秀成命力士溷入潰卒中狙擊國樑國樑被創大呼躍馬入尹公橋下而死秀成入丹陽命收國樑屍曰兩國交兵各忠其事生既爲敵死尚可爲仇乎因以禮葬之於寶塔根下秀成既破大營天王益信天不治事仁達仁發忌秀成功高嗾天王下嚴詔限秀成率所部以一月取蘇常而不及叙奬部下多有怨者秀成涕泣諭之乃止四月戊辰秀成克常州敗張玉良之師於高橋玉良奔杭州秀成進克無錫趨蘇郡城外民居皆黏同心殺盡張和兩帥清軍字條擔酒肉以迎太平軍丁丑清守將李文炳等以蘇城降秀成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清官吏及民間之疑懼逃亡者秀成皆一一安慰之客居之欲回藉者則酌給川資送之出城市肆不驚城中安堵時鄰縣匪民相結借名抗拒太平軍而日夜搶刼無已時部下說秀成勦之不從出示招之亦不歸閱旬日亂仍不已秀成曰是我信之未孚也親至鄉閭諭之鄉民執械圍秀成數十匝矛指秀成頸隨往文武皆失色秀成夷然曰我忠王李秀成也今舍死來撫若衆願撫者請棄械不者請殺我民皆棄械秀成乃以種族之說諭之并結以恩信七日之間元和吳縣長洲以及松江太倉等處以次就撫天王遂以蘇常軍事付秀成秀成安撫招聚數月大定時清湘軍圍安慶

六月。天王召秀成還京議政事。秀成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天。倉。設。官。督。理。之。俟。闕。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以。爲。思。患。預。防。之。計。天。王。然。之。事。下。樞。府。仁發。輩。相。謂。曰。此。亦。一。利。權。也。可。用。鹽。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可。販。米。穀。若。干。石。中。下。以。次。遞。減。此。帖。即。充。樞。府。諸。王。祿。秩。收。入。後。無。須。撥。解。而。稍。提。其。稅。入。公。大。半。可。入。私。橐。商。販。非。執。有。帖。者。粒。米。不。得。入。天。京。犯。者。以。私。販。論。罪。如。是。則。法。可。行。而。利。可。獲。矣。洪。氏。諸。王。皆。以。爲。然。乃。分。售。帖。利。上。帖。售。價。有。貲。至。數。千。金。者。及。商。販。至。下。關。之。驗。帖。官。皆。仁。發。輩。之。鷹。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必。取。盈。而。後。已。商。販。呼。籲。無。門。漸。皆。裹。足。而。諸。侯。王。又。因。商。販。成。本。加。重。售。價。過。昂。不。願。多。出。貲。金。互。相。推。諉。米。糧。反。絕。秀。成。奏。其。弊。請。廢。洪。氏。帖。天。王。以。詰。仁。發。仁。發。以。奸。商。每。藉。販。米。爲。名。私。代。妖。營。傳。遞。消。息。設。非。洪。氏。帖。誰。能。辨。別。其。邪。正。此。實。係。兄。弟。輩。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天王信其言。置秀成奏不問。秀成憤然出京返蘇州。八月。太平軍克寧國徽州。秀成奏調陳坤書部雲官鎮蘇州。自率所部出羊棧嶺攻祁門。與清左宗棠鮑超軍相持數月。十二月。秀成入江西。太平十年。秀成命李世賢入浙江。而自率兵會之。數月之間。浙中郡縣。相繼盡下。惟衢州湖州海寧僅存。杭州益孤危。清巡撫王有齡奏調左宗棠張玉良援浙江。宗棠軍阻不得達。秀成率童容海已薄杭州。圍十門。自海潮寺至鳳凰山。樹木城。以。隔。援。師。十月甲戌。張。玉。良。犯。圍。師。中。飛。

殲死其軍潰亂城中益恐石米值百金民皆煮皮籠草根爲食癸未太平軍梯城以登守軍已數日不食皆散走遂克杭州巡撫王有齡自縊死先是有齡頗得軍心急攻不能下秀成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勸諭降者俱免死滿將軍瑞昌具書秀成請准赦滿軍回國秀成飛騎奏天王仁發輩尼之閱二十日旨未下迨外城破瑞昌疑不免竭力死守以火器轟斃太平軍三千餘秀成擅主許如約瑞昌終不信閱四日內城乃下秀成急出示勸滿人無死願歸北廷者准給船隻送至鎮江資財亦許其帶去并戒軍士不得殺害而男女老幼之因疑懼自裁者已遍地杭藉瑞昌亦自焚死不及救秀成痛之乃以禮殮王有齡學政張錫庚總兵文瑞發舟十五隻路資三千兩命親兵五百人各護其喪回鄉里新布政使滿人麟趾方至省未接任與原任林福祥俱被執秀成均以禮待之館之於署內夜半就福祥敘談福祥言老年只一子破城時失散頗思念次日秀成即命軍士覓得福祥子還之麟趾先逃福祥亦不願處杭州秀成乃給路費三百兩備舟送之至上海福祥感之終身秀成復於嘉興紹興辦米萬石錢二十萬來杭施給貧者杭省以安太平十一年正月秀成自浙率衆十餘萬下松滬時清藩司吳煦僑寓上海募勇壯數千人聘美利堅人華爾領之練習西洋操號曰常勝軍以拒秀成太平軍以軍械不利輒不敵清江蘇巡撫李鴻章復率悍將程學啟自安慶至營上海英法軍復助之秀成命譚紹洸郜雲官攻之互有勝負殺法提督卜羅德

英法軍還租界。而上海終不克。秀成還蘇州。見人民流離。房屋毀壞。蘇民來轅哭訴者萬餘人。皆言陳坤書縱兵虐民狀。秀成出私財。購米穀十餘萬石。發給貧民。而除坤書諸虐政。坤書懼。逃至常州。賫金入京。要結洪氏諸王。封坤書爲護王。使其軍獨立。以分割秀成之勢。五月。清曾國荃率湘軍圍天京。天王數使使趣秀成赴援。而左宗棠攻浙江。李鴻章陷松江。秀成方奔命未遑。乃上書言清軍之銳。湘軍爲最。今乘勝下安慶。破蕪湖。而圍天京。其勢正盛。不可與戰。須堅守以待其罷。方可一鼓破之。天王怒。下詔責之曰。三詔趣援京城而不啟隊。爾意欲何爲。將不奉詔。是逆命也。國法俱在。爾其誌之。秀成嘆曰。京中五王十將有衆二十萬。不能自衛。而必調疲於奔命之師以解圍。是自殺也。復何言哉。乃遣其國宗引兵數萬援天京。六月與湘軍戰不勝。天王乃收其軍入城。八月。江南大疫。湘軍皆病。死者枕藉。天王復召秀成乘機破圍。師秀成不得已。約十三王率衆數十萬。還天京。圍湘軍數匝。國荃震懼。而干王洪仁玕忌秀成。借防疫名。閉京城。不與援軍通消息。而餘疫尚未已。援軍染之者亦頗衆。將士皆憤。莫有鬬志。獨秀成所部無間晝夜。環攻敵壘。國荃露立營外。鼓勵將士併死拒之。嘗受鎗傷。血沾襟袖。猶裹創督戰。以此相持四十日。終不克。會清軍糧盡。士皆骨立。遂於十月癸未夜。誓死分數路突圍。太平諸軍狃於向和之勝。初不設備。清軍突之。陳坤書所部先潰。餘軍繼之潰敗。不能止。秀成向城號哭。率所部退浦口。謀入安徽江西。以牽制天京圍

師。太平十二年。秀成西掠六合。將入湖北。聞李鴻章程學啟陷常熟崑山。圍蘇州。引兵還救。美人白齊文率外國武士二百。輪舟二艘。來投秀成。秀成使練新軍。以敵常勝軍。（白齊文、美國人、太平十一年、代華爾為常勝軍統領、屢立戰功、十月、白齊文以餉絀閉松江城索餉、毆道員楊坊于上海、攫取銀四萬兩、李鴻章因解白齊文職、而以戈登代之、）時婁門葑門已被圍。程學啟與洋將戈登方攻寶帶橋。秀成親率精銳禦之。殺清將范遇春。秀成乘輪船由齊門至西白蕩漕莊口。清水師要擊。輪船不。得。出。湖。秀成改道由虎邱望亭。進攻清軍。白齊文以輪船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礮擊清軍。所觸皆糜。死者枕藉。會清軍募死士縢行伏河干。燒白齊文輪船。延及長龍礮艇。清援軍復至。遂大敗。輪船礮艇燼焉。秀成遂以部衆五六萬營后宅廊塘橋。李世賢則北營惠山高橋。南及坊前梅村。列隊數十里。清將李鶴章郭松林分數路來犯。坊前梅村營壘皆陷。獨秀成軍無恙。十月。清軍陷滸墅關。於是十里亭虎邱楓橋諸守軍皆遁。清軍躡之至閶門。秀成以城危。棄后宅營壘。間道入城。助譚紹洸為守。李鴻章度外援已絕。益促學啟戈登攻城。婁門葑門盤門諸壘皆不守。城中絕糧。衆益洶懼。會秀成得諭。促還師救天京。秀成乃草奏上天王。不達。其辭曰。嬰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蛙。莫。愧。鞠。窮。之。藥。析。骸。易。子。噫。為。庚。癸。之。呼。傷。哉。入。甕。鼈。危。矣。負。嵎。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閶。主。公。之。輔。車。唇亡。則。齒。冷。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趨。救。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稗說云、秀成草奏後、遣一親校懷之癸天王、出城里許、為清軍所殺、書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潛藏其書、近年來上海乃出）

書鈎勒上石拓以贈人書筆行草氣韻頗類宋人癸巳學啟麾軍大進常勝軍已冈薄登城秀成紹洸親上城揮刃格之殺數十人清軍乃退紹洸爲秀成之愛將素勇悍雖處危城洋洋如平日而部雲官等有二心密款於清將鄭國魁約會學啟戈登於洋澄湖學啟命斬秀成紹洸以獻許給雲官以二品武職雲官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學啟與爲誓戈登證之甲午秀成微覺雲官等將反顧事已無可爲涕泣握紹洸手爲別乘夜出胥門奔無錫既至聞雲官已殺紹洸舉城降大慟時曾國荃掘地道攻天京勢危甚秀成乃以敗衆分布于丹陽句容間十一月自率數百騎抵天京入太平門先是金陵患糧秀成建議遷都武漢江西進則可擣燕京退則入川黔粵西而糧道復便爲計至善天王令諸王侯議之衆皆唯唯否否獨仁玕毅然曰金陵帝王根本地明高皇帝於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在此豈不足爲政耶且吾天國爲世界眞主天兵天將擁護洪氏鐵桶江山何懼之有彼妄議遷都者蓋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可執天刑誅之於是天王令罷其議至是秀成復勸天王棄城同走不聽秀成曰圍城糧絕衆心解體此而不走一網盡矣天王視一城與天下蒼生孰重天王斥之曰朕奉天父天兄命朕下凡作九州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爾畏死去留任爾我鐵桶江山爾不扶助我自有人扶助也秀成感歎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城中諸將泣涕挽之秀成不得已留天京城守太平十三年曾國荃度天京內糧外援俱已斷絕始合圍各門皆塞秀成日於城

上縋婦孺出城節食終不濟乃以糧絕告力勸天王突圍就食江西天王唏噓執秀成手曰
朕懲於東楊惑於四王能任汝而不能信汝以至於此今無及矣出亦何益朕已與天父約
誓殉此城矣秀成泣涕不能仰乃下詔令闔家食甜露甜露者草也于是京內之地皆赤四
月二十七日國荃攻城益急天王暴崩秀成懼軍心亂與仁達仁發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
戊申始立后主福瑱爲天王己巳清軍奪天堡山架炮其上晝夜轟擊城堞皆壞秀成率死
士露立還擊毀其炮壘清軍乃於朝陽門一帶掘地道數十處篝火而入秀成察視地上土
色輒能辨之以故清軍每穿一穴死者常千餘人而地道終不成國荃乃令軍士持濕柴草
擲城下僞若由此登城者守軍防之卽於柴下穿地道入城實以火藥六月乙酉火發城崩
清軍潮湧爭由穴口衝入天京遂陷秀成欲奉母入宮中其母與秀成妻宋氏皆自裁秀成
號泣破宮門奉后主趨西門后主馬蹶墜地秀成以己所乘之馬讓后主后主不受秀成曰
此馬日行六百里必能脫主于難秀成老矣又安足恤扶后主上馬鞭之后主遂偕仁玕仁
政雜亂軍中疾馳衝城而出秀成以馬劣不能及挾一童皇遽迷路因至方頂山小憩遇樵
者八人八人來有識秀成者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曰然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三萬金爲壽八
人者皆流涕叩首應之相與下山歸澗西村勸使薙髮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亡若被
擒則自無全理若幸而得脫又何以對我士卒竟不薙八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

獻清營冀獨膺厚賞又慮七人者不肯從將反爲所害憶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特往商之道經鍾山飢渴甚因至蕭孚泗營尋其素識之火夫求漿語及秀成事火夫以詰親兵遂爲孚泗所聞即使一人留內飲而急率百餘騎之澗西村執秀成以歸曾國藩在皖聞獲秀成星夜馳至與國荃會鞠之會清軍搜獲聽王陳得風等解至一見秀成即長跪請安無敢仰視國荃慮有變欲加械下秀成於獄國藩曰是活我朝之官吏多矣不可示以褊狹爲彼齒冷乃禁之於署內逐日排宴待以客禮秀成日書起事本末爲供辭積十餘日可數萬言文氣浩瀚字體雄偉國藩以其詆觸清朝匿其稿命幕客別擬上之七月六日國藩宴秀成既畢對秀成太息曰是誌別也秀成曰敢不惟命退入別室自刎死國藩命割其鬚髮以殮聞

秀成之子見諸文家記載者有三一名徵祥何幼錢瑞棻富室收養之當出險時一切金銀實物俱不取惟懷秀成手著天國鑑略實錄一冊而出一子在江西與后主同被擒以其幼下獄後不知生死一子于兵燹後賣卜于金陵城南城中居民皆識之蓋當時已獲而潛縱之者

城中居民設祭而哭者數萬戶爲之罷市初蕭孚泗既執秀成欲殺陶姓以滅口火夫陰告陶賄以良馬一使乘夜遁去其七人者大憤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祭告焉國藩聞其事拘七人者至詰之皆慨然自述無隱國藩感歎賞以白金七百兩縱之皆掉頭委金而去太平朝自楊韋相併後賴秀成一人支持殘局者幾十年內有權臣外多勁敵秀成頻年轉戰百折不撓曾國藩李鴻章皆深服之鴻章常奏清廷謂秀成爲太平諸人之冠咸豐十年圖解金

陵。長。圍。則攻。浙。江。以。取。遠。勢。十一。年。圍。救。安。慶。則攻。江。西。湖。北。以。取。遠。勢。同治。二。年。復救。金。陵。則分。攻。皖。省。南。北。以取。遠。勢。皆極。用。兵。之。能。事。而。又。長。于。民。政。規畫。布。置。極有。條。理。云。秀成克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時天京被圍已久。西望咨嗟。作感事詩曰。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鄉雲。橫。亙。斗。牛。高。鼙。鼓。鼕。鼕。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人。擾。擾。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氣象睥睨。不可一世。太平軍攻湖州。郡紳趙景賢募鄉民守城。兩載不能下。迨城破。秀成馳書戒勿殺景賢。遂解景賢至蘇州。秀成禮敬之甚至。景賢辱罵求速死。譚紹洸不能堪。鎗擊其胸斃之。秀成欲殺紹洸。紹洸懼。諸將救之乃解。

侍王李世賢

李世賢。秀成族弟。勇敢有戰略。初為稗將。累歲不得遷。邑邑殊甚。及陳玉成掌軍事。始拔之為總制。使將一軍。隸秀成。太平七年。清將李續賓陷桐城。太平軍棄舒城退走三河。續賓分軍三路攻之。世賢以三河為太平屯糧地。糾合張洛行與陳玉成軍。合自廬郡至金牛鎮。連營數十里。抄清軍後路。會大。霧。迷漫。不。見。人。世賢曰。續賓。善。戰。能以。少。禦。衆。今大。霧。天助。我。也。不及。約。玉。成。遽。以。所。部。薄。之。清。軍。左。路。先。潰。中右。兩。路。復。被。襲。清。將。多。陣。亡。軍。士。死。者。大。

半霧霽玉成復以軍斷其歸路清軍益潰敗不可止續賓嘆曰今敗矣於月夜率數百騎突圍為太平軍所殺續賓湘軍名將大小六百餘戰無不勝太平軍憚之至是敗死世賢之名大著天王獎其功封侍王太平九年天京被圍急李秀成與世賢謀欲攻浙江以牽掣圍師遂合兵破涇縣旌德太平寗國廣德入浙江復破長興安吉武康進薄杭州二月克之清命張玉良分圍師馳援秀成世賢棄杭州不守馳歸攻圍師清軍潰統將和春張國樑皆敗死遂解天京之圍八月世賢率衆四萬出廣德攻徽州清曾國藩欲自將守徽部下朱品隆力持不可乃命李元度援之元度至徽士民結連寗國太平軍掠城外而旌德太平軍復繞績溪入叢山關元度乞援國藩命張運蘭率軍援之至城下與世賢軍遇不戰而潰世賢遂急攻之守軍譁變元度縋城遁開化遂克徽州太平十年二月世賢由婺源進窺樂平敗左宗棠於甲路進克景德殺清將陳大富三月世賢留軍守景德自將趨樂平樂平城久圮廢宗棠於傍城東南掘外濠十餘里引水塞堰以陷太平騎軍并設伏以待世賢至中伏軍大敗易裝遁廣信糾合各鎭兵入浙江破常山分兵攻處州世賢自率大軍拂嚴州而過破龍游進圍金華克之七月秀成入浙約世賢夾攻衢州不克八月世賢克嚴州由臨浦進窺蕭山諸暨皆下之十一月秀成克杭州命世賢盡起金華龍游之兵再攻衢州太平十一年二月宗棠自將救之世賢戰不利退屯江山破清軍營於峽口宗棠復移援江山偵世賢駐花園

自督軍前進會世賢方率輕騎至小清湖宗棠要擊之世賢敗遁歸花園宗棠命劉典與劉璈楊昌濬等分三路犯花園軍士拔花籬攀壘登世賢命穴牆發炮清軍死者千人勿敢進宗棠自督軍攻花園以火箭燒營棚世賢驚駭祈禱忽大雨傾注火盡滅乃令軍士遍呼於營中曰天助我太平成功士皆鼓奮爭出壘拒清軍宗棠大敗其部將黃三春受三劍乃率殘軍退去對王洪春元聞花園急自衢州率衆數萬至雙橋會糧盡世賢回金華六月遣兵攻遂安不克會清將曾國荃圍金陵天王飛召秀成世賢合蘇浙兵西援世賢慮宗棠逼杭州遣使報天王俟擊退衢州軍乃往乃集勁旅入金華繕城濬濠嚴守具以爲出援之地會壽昌嚴州績溪湯溪相繼陷世賢軍且困乃棄金華龍游由安徽還援天京太平十二年清將李鴻章攻蘇州世賢屯兵惠山高橋援之累戰皆敗十二月天京垂陷秀成力勸天王如江西陰命世賢持數十日糧道長興廣德甯國入江西先據腴區待秀成於是世賢率軍而西行甚剽疾連破沃邑以待而天王不至太平十三年正月世賢還軍援溧陽與清將郭松林戰於張渚大敗退入溧陽守將吳人杰不納世賢走湖州旋率所部游弋江廣邊衆尚數萬六月天京陷后主奔湖州復由湖州入江西世賢欲以兵迎之會后主被虜世賢慟哭長趨入閩殺清提督林文察據漳州清同治四年正月世賢破漳浦四月由漳北趨安溪與清軍戰不利退入漳州清軍合數路攻漳州黃少春攻中路王德榜攻烏頭門右高連陞攻烏頭

門左。郭松林等助之。世賢。出。死。士。力。拒。殺傷。相。當。會東。風。大。作。清軍。發。洋。槍。營壘。皆。被。火。世賢。退。入。城。中。清軍。奪。烏。頭。門。而。入。世賢。巷。戰。逾。時。力殺。數。十。人。清兵。來。者。益。衆。皆欲。得。世。賢。乃開。西。門。遁。永。安。先十日。漳州被圍。世賢致書汪海洋。思合力走龍巖漳平。海洋不報。迨至永安。清軍迫之。部衆潰散。世賢。自。永。定。河。覓。水。夜。渡。從者。多。溺。死。世賢。割。鬚。髮。潛。匿。山。中。時軍。中。皆。傳世。賢。已。走。死。海洋。因。假。求。世。賢。不得。歸。咎。于。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元。茂。世賢。死。黨。也。七月。世賢。自。山。中。晝。伏。宵。行。至鎭。平。使人。告。海。洋。海洋。大。驚。不得。已。郊。迎。入。城。其。舊。部。泣。訴。海。洋。猜。很。伏。世賢。以。元。茂。之。死。意。殊。不。平。部下。多。有。戴。世。賢。意。海洋。不。自。安。乘世。賢。臥。刺。殺。之。幷殺。其。黨。五。人。自太平朝興。拒曾國藩者。有石達開。拒李鴻章者。有李秀成。拒左宗棠者。則爲世賢。李皆以猜忌自殘致敗。惜哉。

顧王吳如孝

吳如孝。廣東嘉應州人。身中人。面黑。眼小如鼠。微鬚髯。通文墨。善會計。好弄刀筆。武斷鄉曲。邑人羣起逐之。乃走廣州。爲洋。商。司。出。納。舉。債。販。煙。土。于。潯。梧。間。貲本。折。閱。不。能。償。遂亡。命。粵。西。聞金。田。起。事。走謁。楊秀。清。言攻。略。事。瞭如。指。掌。秀清。奇之。授左一軍軍帥。太平元年。授恩賞師帥。先是太平軍約法。最尊聖兵。聖兵者。廣西老兄弟之先信教者也。他處之投軍者。縱有功。恩賞至師旅帥而止。後克武昌。添招新軍愈衆。其制始廢。十一月。武昌破。升木一總

制帶管左一軍。太平二年。克金陵。擢殿左一指揮。從羅大綱等攻鎮江。下之。大綱移兵略安徽。秀清擢如孝殿左五檢點。命留鎮江城守。十一月。調如孝攻東壩。旋復回守鎮江。太平四年。清巡撫吉爾杭阿圍鎮江。如孝分兵踞高資夾江而陣。拒守凡十四月。城垂陷者數矣。會秀清遣勁旅數萬出句容。援鎮江。大敗清軍。殺吉爾杭阿。鎮江圍解。太平六年。清將張國樑率親軍渡江。約虎嵩林李德麟馮子材合水陸軍復攻鎮江。如孝拒之。鏖戰六晝夜。互有殺傷。越數日。復戰。如孝大敗。退入城中。城外營壘盡失。國樑逼城而軍。分攻四門。潰垣入。如孝突圍走天京。鎮江遂陷。樞臣欲罪之。如孝以金賂安福二王。命從陳玉成由湯頭河進攻清軍。大破清兵於土橋營。封顧王。太平七年。如孝合龔得樹軍由界牌窺滁州。玉成調其軍屯桐城。太平九年。從玉成破盱眙。與清將勝保軍戰。乘勝逐北。中伏。爲清總兵張得勝鎗擊而死。

章王林紹璋

林紹璋。廣西老兄弟。面黑而多力。初從軍爲散卒。太平元年。破岳州。以功升木正木二甲二監軍。帶左二軍。助戰武昌。太平二年。大軍克江寧。調炎一丙一監軍。四月。升炎四總制。統帶前四軍。隨朱錫琨攻六合。錫琨等均爲清兵所敗。紹璋獨全軍以還。楊秀清甚喜。奏封恩賞丞相。旋升春官又副丞相。太平三年。從韋俊等攻湘潭。敗績。革職。已而復授金官正將軍。命

赴湖口。協同守城。紹璋託病不赴。求秦日綱代稟秀清。願帶罪立功。隨秦日綱拒守田家鎮。與清軍戰。又敗。田鎮陷。紹璋不得已遁守湖口。數年不得擢。太平七年。李秀成惡蒙得恩等專權紊綱紀。特薦紹璋佐朝政。封章王。已而復不容於安福二王。出守桐城。後清軍陷安慶。紹璋援之。衆潰而死。

慕王譚紹洸

譚紹洸。李秀成部將。性剛直。馭下極嚴。太平九年。從秀成克蘇州。以功封慕王。太平十一年。奉命攻青浦。不克。乃長驅攻北新涇。圍清守將況文榜。另遣兵略法華鎮。駐營吳淞江南。彌望二十里。旦夕攻上海。清李鴻章大懼。飛檄劉銘傳華爾倍道援之。而自率上海軍約青浦程學啟會援北新涇。學啟間道裹糧至七寶。紹洸率三萬衆圍之。往來馳突。銳甚。學啟閉壁伺其懈。發礮擊之。太平軍死傷甚衆。遂大呼開壁縱戰。紹洸不能支。解北新涇圍。退走野雞墩。清軍躡之。紹洸與戰於徐家滙。又敗。遂由南翔入嘉定。鴻章自率大軍圍之。紹洸縋城出。糾合蘇州嘉興兵六七萬。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清將劉士奇等於四江口。進攻學啟於黃渡。盡築卡於橋梁以阻師。會鴻章陷嘉定。還軍援黃渡。時紹洸屯吳淞江北。而命陳炳文部光明屯南岸。鴻章命銘傳學啟等分三路薄戰。紹洸拒之。自辰至未。鴻章將不敵。急丐上海英軍至。以洋槍助戰。礮火猛烈。太平軍陣腳少動。學啟軍冒煙入。紹洸大憤。親以槍擊學啟。

中之清軍已潮湧而前不能止紹洸不得已掣旂急退解四江口圍走崑山切齒曰清將固無恥然太平軍未嘗敢釁於外人何英兵之處處之扼吾耶太平十二年學啟陷太倉合洋將戈登進攻崑山紹洸別遣一軍當學啟自率精銳併力戰戈登殺常勝軍數百人戈登遁松江紹洸曰此小創耳猶不足以釋我恨也學啟以戈登敗分兵四路攻城而自將當正義大道日已暮紹洸悉精銳出小西門拒戰中伏急還軍入城清軍已奪門入崑山遂陷紹洸由洋澄湖遁歸蘇州學啟復進兵圍蘇州紹洸數出戰皆不利李秀成率軍援之敗於后宅城外諸營壘皆陷秀成亦收兵入城助守會李鴻章親督大軍攻城急城中守將郜雲官有貳心密欵於清副將鄭國魁學啟戈登單舸見雲官等於城北洋澄湖雲官允縛紹洸舉城降戈登為證人秀成微覺之懼城軍互相鬨不以告紹洸惟執其手泣曰事敗如此重累弟矣紹洸不解秀成乘夜縋胥門去清軍攻城益急紹洸擬背城一戰召雲官計軍事雲官與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謀攜力士汪有為往即坐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以紹洸首開齊門降時城軍猶逾十萬也紹洸雖魯暴頗知書惜才如命浙湖紳士趙景賢募民團拒守湖城者二載後湖州克執景賢解至蘇州秀成謂紹洸曰聞汝能禮賢今以趙先生屬汝紹洸館之營中供給豐於己每日必親往詢起居見則景賢必大罵如是者閱寒暑紹洸曰趙先生相敘年餘每以惡聲相向雖士各有志其亦有朋友之情乎景賢曰汝言朋友當速殺

我。緣。朋。友。者。有。責。善。之。義。使。我。爲。叛。臣。何。如。使。我。爲。忠。臣。紹。洸。曰。諾。以。彈。擊。景。賢。殺。之。後。秀成責紹洸。紹洸請人曰。吾成。趙。先。生。之。仁。正。所。以。禮。賢。也。（稗說云、紹洸守蘇州時、有一士人、爲其部下所擄、獲之入見紹洸、見其溫文爾雅、體羸甚、謂之曰、知書否、士人曰、十年窗下、若讀未成、今不幸見獲、家有老父、當倚閭而望矣、紹洸曰、姑居此、吾當送汝還家也、因與談左傳、刺刺不休、士人亦背誦如流、紹洸大喜、撫士人背、知其寒、解衣衣之、士人素佞佛、夜靜無人、輒禮斗、紹洸偶見之、戒曰、此間以拜偶像爲例禁、幸余見之、尚無害、營中有黑面大漢、最粗暴無禮、苟爲所見、則汝頸不足血彼刃矣、彼故渡僧橋惡馬也、以軍功擢大將、幸自注意、勿攖其怒也、居數日、紹洸曰、吾見汝身軀孱弱、此間不可久居、今派小隊送汝歸家矣、士人稱謝而歸）

航王唐正財

唐正財。湖南永州人。善操舟。素業行商。太平元年秋。載米赴下游貿易。至岳洲。遇大軍。聞有在鄉講道理者。前往聽之。所語皆革新要旨及救世眞言。正財大感動。自詣楊秀清營。輸誠願獻舟中米貨助軍餉。秀清大悅。特設典水匠一官以署之。授職同將軍。初大軍入湖南。見船朗擄。輒載輜重。遇敵軍。輒棄去。不能戰。自正財任水官。爲之編制。備軍械。定官職。教之戰陣進退。水營規制粗備。是年冬。克漢陽。進攻武昌。以漢水險惡。不克渡。正財乃搭浮橋以濟之。遂克武昌。迨下江南。帆檣蔽江。艨艟千里。紀律井然。皆正財所手創也。太平二年二月大軍克金陵。都之。敘功。授正財職同指揮。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提督水營事務。總辦船隻。三年。韋昌輝命張子朋上略湘潭。子朋兇暴。至江濱。封船少不如意。輒鞭戮之。水軍大譁。將叛變。秀清聞警。知正財得衆心。單騎如正財營。命赴各軍撫慰。杖責子朋以示

衆。水軍以正財故。得不變。由是天王重之。命於儀鳳門外築水營。駐守龍江關。太平七年。封航王。併力與清之水師相拒者數載。互有勝負。太平十二年。清廷命洋將戈登率兵輪攻蘇州。李秀成告急。天王詔正財援之。與清軍戰。礮彈墮其舟。被炸死。部衆潰敗。於是太平軍之水。師。燼矣。

護王陳坤書

陳坤書。李秀成部將。性兇殘。而勇敢善戰。太平九年。從秀成克蘇州。授丞相。是年冬。秀成奉詔如江西。奏以蘇州軍事付坤書。並命郜雲官副之。太平十年。秀成自杭回蘇州。至嘉興。蘇民赴行轅告坤書殘暴者數十起。星夜馳歸。至則人民流離。房舍殘破。婦孺之遏秀成鹵簿而哭者數千人。秀成大怒。欲按治之。而坤書已於先數日。率隊逃常州。輦金入京。賄安福二王。封護王。以抵制秀成。秀成奏天王。請褫坤書爵。付司敗。不報。秀成部下皆怒。欲攻常州。秀成曰。內亂。外患。迫於眉睫。不能協力。而操同室之戈。此速亡之道。且攻之急。或挺而走險。降於清廷。亦天朝之患也。不如緩圖之。於是坤書。遂不聽命於秀成。太平十一年。坤書攻金桂關。援天京。不克。以軍回常州。太平十二年。復大舉攻楊舍。與清將劉銘傳戰。敗績。十三年。清將郭松林攻金壇。坤書合丹徒句容兵數萬。繞常州城北。築壘數十。拒清軍。值陰雨連旬。坤書更命輕騎出江陰之南閘。攻常熟福山。所過焚掠。江陰無錫皆震。松林棄金壇。倍道援常

熱。合水陸各師。與太平軍戰。太平軍失利。解圍引去。未幾。清李鴻章自將圍常州。太平營壘之在城西者。環列運河左右。長凡二十里。鴻章命部將併力攻之。諸壘盡陷。復以炸礮轟城。城壞十餘丈。坤書以洋槍隊抵城缺。清軍登者。皆墮。積屍滿城壕。城得復完。時句容金壇等城。皆爲清軍所陷。常州益孤。鴻章令軍士傍河築長牆。駕浮橋。命劉銘傳攻北門。洋將戈登攻南門。劉士奇攻東南隅。會久雨。初霽。反風。水陸。礮聲發如雷。煙焰撲城頭。舊壞城復傾數十丈。坤書倉卒以人塞缺口。値炸礮。則輒石。旗械紛激起天際。太平軍旋死旋集。終弗退。清軍潛於僻處登城。樹旗於城上。大呼曰。城破矣。太平軍始譁潰。常州遂陷。坤書巷戰。力屈被執。鴻章請於清廷而殺之。

堵王黃文金 弟昭王文英

黃文金。廣西老兄弟。初爲卒長。從陳玉成轉戰皖贛間。累擢至指揮。太平五年。天王誅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不自安。出走安徽。朝內無大將。始拔文金於列將中。俾自領一軍。駐浦口。洪仁玕回國。封干王。大被寵用。文金貪緣謁仁玕。仁玕一見如故。約爲兄弟。爲之請於天王。封堵王。文金性慷慨。揮金如土。而梟悍善戰。清軍畏之。稱之爲黃老虎。太平九年。文金率衆數萬。自建德窺饒州。破彭澤浮梁都昌鄱陽。江西大振。清將左宗棠解徽州圍援之。文金與戰於景德。不利。退守石門洋塘。清軍躡之。會年盡雨雪。相持未能戰。太平十年。文金築壘。延

二十里乘雨雪潛渡謝家灘夜結浮橋三襲宗棠部將鮑超營爲超偵知伏兵於營旁而自率勁旅潛出謝家灘薄浮橋斷太平軍歸路文金既中伏退至渡口士衆奪橋走超擊之溺斃無算營壘盡陷文金負創退守建德清軍攻之建德復陷文金走安慶太平十一年五月文金克湖州西入皖境攻寧國大敗清軍於新河莊太平十二年文金自皖入江西西趨湖口據文橋梧桐嶺太平關清將江忠義屯堅山以逼之文金迎戰中槍傷閉壘不出會清援師大至知不敵自焚營壘率師回湖州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廣德文金以兵迎之至湖州未幾湖州陷文金自廣德奉后主走寧國出昌化白牛橋與清軍戰負創死

黃文英文金弟封昭王太平十三年奉后主奔江西兵敗被執遇害於南昌

扶王陳得才

陳得才石達開部將達開不容於安福二王憤而出京得才從之轉戰皖贛湘鄂間者數年太平十一年得才奉達開命結捻黨入陝西武關進逼省城戰不利夜走藍田遣別隊圍雒南而自將所部攻新野唐縣破滑南殺知縣曹士鶴既而棄城不守入河南圍南陽糾合潁亳土匪陳大禧等數萬築壘白河兩岸綿亙數十里清巡撫鄭元善徵全省之兵拒之得才大敗解南陽圍入鄖陽清軍躡之復由房縣入陝西太平十二年得才破興安偵知附近百餘里無清軍不設備興安監生邱振家集民團萬人夜襲城得才倉卒無所措棄城走會得

諜報達開敗死於蜀中。得才痛憤大哭。誓由漢中入蜀。為達開復仇。遂長驅而西。累戰皆勝。破漢中府。據之。太平十三年。天京圍急。天王詔得才班師援之。初達開出京。其部將皆與天京絕。不奉詔命。迨達開死。得才復進表稱臣。遵朝令。天王封得才為扶王。故得才奉詔。欲率所部疾驅而東。為清陝西巡撫劉蓉偵知。令提督何必勝蕭高慶襲之。城外諸營壘盡陷。清軍遂圍漢中府。得才出城拒戰。不利。時城中尚有眾十餘萬。而存糧僅數日。乃棄府城。突圍出。抵上元觀。又中伏。潰者過半。率餘眾走城固。清軍追之不及。既渡河。得才復招降皖匪王廷幹。合其眾數萬。入棗陽。敗清總兵趙克彰。提督成大吉軍於城外。會天京陷。士卒皆氣阻。得才聞后主在湖州。欲取道江西入浙江。至麻城。清軍圍之。士無鬬志。拒戰輒敗。復潰圍走皖城。部下多叛降清軍。至蘄水廣濟。存者不過數千人。勢益孤。得才懼被擒。服毒死。清軍掘其屍而戮之。

遵王賴汶光

賴汶光。賴王后族弟。天王起兵於金田。汶光出入行間。年尚少而英姿勃發。已嶄然露頭角。楊秀清忌之。不使聞軍事。太平二年。扈從至金陵。授文職。列居朝班。抑抑不得志。太平五年。秀清伏誅。汶光始以丞相出師江右。六年。奉詔回天京。七年。復命往攻江北。協同陳玉成與清軍相拒者三年。太平十年。安慶失守。玉成欲棄安徽回天京。汶光上書云。當茲安省既失。

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練兵籌餉。不出半年。即可圖復皖省。鞏固京門。此上策也。臣請自將所部圖之。書上。天王嘉之。封汶光爲遵王。玉成怒汶光攻其短。徑率所部渡廬去。汶光兵弱不能守。泣涕謂陳得才曰。吾等其渡淮乎。及渡。復指淮水曰。吾知有渡淮之日。而無轉淮之期矣。於是歃血誓師。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由鄖陽進抵漢中。一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軍大振。會石達開敗於四川。天王召汶光解天京圍。星夜馳赴。至中途。聞天京陷。痛哭南向而拜。遂入山東。馳逐於濟青沂海一帶。汶光有部將曰任柱。慓悍善戰。爲清軍間諜所刺。其兵潰散略盡。汶光哭而葬之。收集潰餘數千人。渡六塘河。南趨揚州。清軍水陸窮追。至灣頭。其軍饑甚。競入民家掠食。清軍偵知。約水師急攻之。汶光盡散財物。清軍爭取。懷挾甚富。競歸營各釋所負。汶光得率所部突圍出。時夜半大雨淋漓。復阻於河。汶光太息曰。天也。須臾清軍復至。汶光遂被執。清軍勸之降。不應。遂殺之。

康王汪海洋

汪海洋。粵人。自金田起事。即從軍。轉戰至江寧。授師帥。不甚著名。太平九年。從李秀成克蘇州。十年。克杭州。所至皆有功。封康王。即命從陳炳文鄧光明助守杭州。太平十二年。清左宗棠圍杭州。分兵攻餘杭。海洋自杭城出援。與清將康國器戰於古蕩。失利。收兵入餘杭城。清軍不得志於杭州。合水陸軍十餘萬。併力攻餘杭。宗棠自率輕騎督戰。命蔣益澧楊昌濬黃

少春以兵三萬攻城之西北。海洋出城拒之。戰一日夜。殺清軍數千人。益澧等退去。海洋遂掘長濠。築三壘。以固城守。會歲暮大雪不止。守軍僵凍。堅伏。宗棠授意昌濬。命襲之。陷太平軍五壘。次日進犯林清堰。堰在餘杭北十里。海洋精銳之所在也。清將余佩玉率五千人深入。後軍隨之不能止。見太平壘在對岸。將渡水。昌濬忽心動。急命收隊。海洋已伏軍橫港。絕其去路。前後夾攻之。昌濬血戰得脫。從者只剩數百人。佩玉中礮死。由是清軍不敢逼餘杭。復以全力攻杭州。海洋欲突圍援之。與清軍戰於橫渡橋。殺清將蔡盛恩古捷芳。終不得出。未幾。杭州陷。餘杭孤立。海洋率衆棄城突圍出。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侵閩邊。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江西。海洋欲以兵迎之。會后主爲清軍所虜。海洋遂以軍隸李世賢。屯大庾嶺。有衆十餘萬。已而世賢據漳州。命海洋屯軍長汀連城上杭之交。地曰南洋鄉。清同治四年。清將劉典攻之。海洋迎戰於馬洋洞。敗清軍。追至新泉。典回軍反攻。海洋自率黃白號衣軍二萬列田壠間。典領親兵死力拒戰。將不支。忽清援軍大至。分兩翼抄襲。太平軍左右太平軍亂。海洋率精銳鳧水走西岸。多溺死。清軍追至下車。海洋下馬痛哭。倉卒間幾爲清軍所獲。部下擁之越山而逸。黃白號衣者。海洋所鍊死士。平昔遇之厚。遇危急則麾之前。輒無敵。至是精銳喪失過半矣。遂棄南洋鄉。趨永定。走白沙。典復躡之。復由坎市走龜陽入平和。乞援於世賢。久之得諜報。世賢軍大敗於永安。其衆散盡。世賢奔竄。不知下落。海洋驚懼。乃

收集散卒。攻湖雷。入廣東境。敗粵軍於鎭平。進攻嘉應州。會清將鮑超所部霆軍譁潰。散卒由江西入廣東。海洋假以恩惠。悉數收之。其軍復振。遂復由閩邊入江西。走鎭平。逾分水坳。至廣福鄉。刈早稻充食。時新。舊。軍。不。相。容。號令。多。不。行。海洋。乃。殺。世。賢。死。黨。李。元。茂。以。威。之。部下。岔。攜。貳。陪王。譚。富。天將。莫恩。詣。皆。降。清。海洋。乃。增。卡。稽。察。以親。信。守。之。而。使。霆。營。降。卒。分。屯。鎭。平。西。南。深。溝。高。壘。以。自。固。怨傳。世。賢至。鎭。平。使人。覘。之。信海。洋。郊。迎。入。城。其舊。部。皆。泣。訴。海。洋。猜。很。狀。海。洋。懼。世。賢。接。治。乘。其。臥。刺。殺。之。於。是。世。賢。舊。部。與。霆。營。降。卒。互。相。鬨。降卒。七。千。人。復。降。於。清。清。將。康。國。器。利。其。亂。乘。機。擊。之。破。鎭。平。海。洋。走。平。遠。清。軍。追。躡。復。折。回大柘。趨興寧之黃陂墟羅浮司。復北走長寧境。間道入龍南。清將高連陞追之六晝夜。海洋設伏敗之。遂攻定南。不克。乃還走龍南。與清將席寶田戰於鐵石口。海洋背中矛。幾被執。復由江西走廣東。破平和。復棄平和走連平。越山入興寧。攻破嘉應州據之。旬日間奔馳數百里。人馬皆疲。左宗棠檄各路清軍圍之。嘉應。州。城。環。水。其。南。曰。河。南。海。洋。以。重。兵。駐。之。又。南。曰。小。密。曰。芹。菜。洋。地。皆。險。要。清。軍。獨。缺。圍。不。紮。一。營。海。洋。即。由。芹。菜。洋。傾。城。出。戰。大。敗。清。軍。陣。斬。清。將。汪。遇。元。等。十。餘。人。宗。棠。飛。檄。部。將。朱。明。亮。等。扼。三。河。壩。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匯。也。其。地。崇。山。絕。澗。爲。潮。州。要。衝。海。洋。見。清。軍。環。偪。謀。於。州。東。佛。子。高。分。水。鄉。曹。塘。設伏。以。待。自。率。精。銳。出。黃。竹。洋。挑。戰。旌。旗。遍。山。野。另。遣。兵。由。曹。塘。抄。橫。徑。深。坑。襲。清。將。劉。典。等。

營於葵嶺清軍諸路皆敗海容長驅追之清軍竄突不能止將潰散典拔刀欲自刎忽有鄉人遏敗軍壺漿叩馬說之曰兵法趣利者蹶此成禽也小民等聞汪海洋精悍勇敢每戰必身先士卒今又乘勝馳逐其心已驕宜選火槍視其帥旗之所在而擊之餘皆憑壘自固但殪海洋其衆自亂可不戰而勝也典從之及太平軍前隊大進火槍環集皆引而反走清將皆喜曰鄉人之言不欺也因奮勇反攻太平軍果大奔海洋中礮彈從頭左偏穿出兩眉際墮馬部下舁回州城而卒太平朝自后主被虜世賢海洋崎嶇閩嶠驍勇善戰殆冠其曹至是太平遺將始不復振

偕王譚體元

譚體元初爲陳玉成部將玉成死封偕王從黃文金守湖州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湖州體元奉之自廣德走江西清將席寶田躡之亂山中執后主體元跳而免走歸汪海洋會海洋刺殺李世賢其衆攜貳欲攻海洋以洩憤體元斡旋將士間者十數日始無事海洋感之命體元贊軍事助守嘉應州未幾海洋襲清軍於葵嶺中礮死遺衆二十萬無所屬羣推體元主軍事清軍以海洋死氣倍壯併力攻城擬一網而盡之會城中糧盡體元聚諸將謀曰外無援兵而困守孤城非計也不如突圍就食於四方或者軍可復振諸將曰清軍勇倍我其如不可突乎體元曰我當以計出之乃分兵出城猛攻七墟清軍拒之搏戰竟夕體元

悉衆潛出小密趨黃沙嶂環城諸圍軍無一知者黃沙嶂萬山叢集皆羊腸小徑諸軍皆迷道行數日不能出士多饑疲不復成列而清將鮑超追至體元命後軍拒戰皆投械請降降者十餘萬人餘皆奔竄體元遇之遂爲亂軍所殺於是太平孤臣之在南方者盡矣

導王陳仕榮

陳仕榮。陳玉成部將。封導王。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仕榮戰死。

從王陳德隆

陳德隆。陳玉成部將。封從王。太平十一年。守廬州城。被執不屈。死之。

孝王胡昇文

胡昇文。封孝王。太平十二年。戰死於江西。

祥王黃隆芸

黃隆芸。黃益芸之弟。封祥王。太平十二年。清軍攻無錫。隆芸督水師拒戰。墮河死。

潮王黃子澄

黃子澄。封潮王。太平十二年。守無錫。清軍來攻。子澄拒戰。力竭城陷而死。

翰王項大英

項大英。封翰王。守句容。太平十三年。句容陷。大英死之。

列王方成宗

方成宗。封列王。太平十三年。助項大英守句容。城陷爲清軍所害。

直王林得英

林得英。封直王。太平十三年。戰死於金壇。

佐王黃和錦

黃和錦。封佐王。太平十三年。清軍陷常州。被執。死之。

柬王賴桂芳

賴桂芳。封柬王。太平十三年。清軍攻丹陽。桂芳拒之。力戰而死。

烈王陳時永

陳時永。封烈王。太平十三年。清軍陷丹陽。時永巷戰。力屈被創而死。

成王陳 榮

陳榮。封成王。太平十三年。與清戰於孝豐縣。兵敗死之。

譽王李瑞生

李瑞生。封譽王。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鉛山。被執。勸之降。不屈。瘐死於獄中。

端王藍成春

藍成春。封端王。太平十三年。兵敗走湖北。被清軍所執。備受酷毒而死。

佑王李遠繼

李遠繼。封佑王。太平十三年。從后主江西。后主被虜。奔投汪海洋。助守嘉應。後嘉應陷。自經而死。

懷王周春之

周春之。封懷王。國亡後。助汪海洋。守嘉應。清同治四年。城陷。被清兵所害。

贊王賴阿養

賴阿養。封贊王。國亡。以所部歸汪海洋。清同治四年。與清軍戰於嘉應州。陣亡。

太平野史卷之十三殉國諸王傳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四

國宗傳

洪仁發

洪仁發。天王長兄也。軀幹魁梧。愚魯不甚識字。初天王亡命兩廣間。官吏捕之急。仁發。家居。與弟仁達。謀詣縣署自首。謂秀全狂妄。屏不以爲弟。迨天王舉兵克永安。潛往從之。尊之曰國宗。既定都。仁發漸恣肆。楊秀清每抑之。不得逞。太平五年。誅秀清。韋石復相繼敗。天王鑒于權臣之跋扈。始封仁發曰安王。與弟仁達共秉政。貪冒聚歛。無所不爲。時清師圍金陵。秀成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之天庾。設官督理之。俟闕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天王然其說。事下樞府。仁達與仁發謀。以爲己利。用鹽引牙帖之法。任意需索。商民苦之。(事詳秀成傳中)制終不行。迨清曾國荃圍天京。糧道絕。城中斷米。天王始放婦女汰冗員。至在宮中園草以食。卒以不救。先是仁發仁達與干王仁玕。邸王仁政相團結。號曰洪氏四王。排斥忠王李秀成。甚力。會圍城糧絕。有織營總制吳長崧者。約清軍獻城。期且及。仁玕聞之。囚長崧。搜其宅得確證。乃奏上之。天王以長崧付仁發鞫訊。仁玕不悅。數請天王。欲以長崧歸己。會天王忽染病。累日不視朝。仁發得長崧賄

七萬有奇。釋不治。幷謂仁玕孌童栽臟誣害。仁玕訟之。天王以仁發年長。不忍使其與仁玕互訐。命寢其事不問。仁玕怒。手劍往安王府。尋仁發。仁政助之。由是四王遂相鬩。朝政益紊亂。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發被俘。七月。清曾國藩戮之於金陵。

洪仁達

洪仁達。天王仲兄。少習貿易。略知書。金田初起事。懼被累。與兄仁發亡匿他邑。迨克永安。建國號。始奔赴之。封國宗。太平初制。非有大功不王。國宗之位。比於侯相。天王以其鄙野不使聞政事。仁達不平。輒曰。吾家兄弟。欺人太平二年。下金陵。仁達益驕桀。好訐議諸將。而尤不滿於楊秀清。嘗謂人曰。蕭朝貴。妹壻也。馮雲山。友也。王之可也。秀清何人。乃位出二人上。秀清聞之。銜甚。會仁達嗜洋煙。遇講道期會。失律。後至。秀清怒。稱天父命。指爲大不敬。罪當誅。天王爲之代求。且令仁達肉袒面縛。置壇下。請罪。秀清不得已。手杖而罷。仁達退而欣然。人詰之。曰。今日幸邀天父憐憫。不然者。幾不免。得慶更生。不可喜耶。由是不敢忤秀清。太平五年。天王誅楊韋。始封仁發爲安王。仁達爲福王。共用事。二人貪貨蠹法。狠狷爲奸。滿朝皆詬病之。李秀成請罷二王。持之尤力。仁達懼。要結干王仁玕。邸王仁政。互相助力。扼秀成。時號洪氏四王。秀成將下蘇杭。奏請羣臣出資財。購米穀以爲備。事下樞府。仁達與仁發謀。令於衆。非洪氏帖。不得使粒米入天京。因以貨帖。營利。米販皆裹足。迨湘軍圍天京。城中乏糧。天

王至園百草以爲食。仁達輩歛財如故。天王以骨肉故。終不罪也。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達爲清將蕭孚泗所獲。曾國藩訊之。形如痴醉。口稱天父不絕。遂戮之。死先仁發兩日。

洪仁政

仁政。天王同祖兄。金田初起事。粵吏爲瓜蔓抄。捜族黨。仁政挈妻孥。變姓名。匿跡於黔中。迨太平三年。再克武漢。軍中蹤得之。聞於朝。天王始迎之至天京。封國宗。仁政。性庸懦。除領俸給外。不事事。時携姣童。被艷服。往來於市。闤闠市人。皆指而目之。呼之曰王兄。太平五年。天王誅楊韋。大封宗室。而仁政獨不及。或謂之曰。諸從兄弟。皆王。而獨遺子。必有所憾於王心。禍不遠矣。仁政患之。謀諸其妻。妻有妹美而豔。嘗至上海。善時裝。能吳語。遂盛飾納諸於宮中。大被寵幸。仁政因之封邱王。得出入於宮中。無所禁。初諸宗室中。仁玕號爲賢者。而仁發仁達。以手足故。並得據津要。驕縱不可一世。遇仁政。皆以路人視之。至是以其能刺探宮中也。三王皆反就之。沆瀣一氣。凡天王一言一動。仁政。逢於內。仁發仁達。揚於外。仁玕則以剛愎之性。武斷而執行之。盡斥忠正。道路側目。時號之曰。洪氏四王。太平十三年六月。天京陷。仁政從后主奔湖州。七月。湖州陷。偕仁玕奉后主由安徽入江西。奔竄亂山中數十日。爲清將席寶田所執。與仁玕並解至南昌戮之。

洪仁玕

洪仁玕。天王同祖弟。幼聰慧有大志。天王愛之。過於諸兄。清道光三十年。金田起事。仁玕募壯士五十人。自廣東赴之。至則大軍已啟行。追之不及。所部皆潰散。為邏者所獲。下於獄。一夕大雨。獄室圮。仁玕約同囚者六人各去縲絏。越獄。逸山中。晝伏夜行。不得食者數十日。乃達香港。受洗禮於英教師。為教徒。太平元年。太平軍自永安突圍趨陽朔。天德王洪大全被執。天王偵騎四出。訪仁玕。欲使繼大全職。仁玕至軍。與楊秀清不相能。乃請於天王曰。天朝以耶教為國教。而其旨不盡合於歐西。非制也。今歐西強盛。清廷昧於大勢。猶以夷狄目之。此正西洋各國所深惡者。天朝若以同一宗教。故與之睦邦交。聯情誼。則天朝國勢之發展。學術之灌輸。得其助益。當非淺鮮。弟請出使訪求而考察之。以連絡諸國。天王以咨秀清。秀清曰。仁玕聰穎而機警。可使也。為之具裝以遣之。仁玕至倫敦。不禮於英政府。退而為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評之曰。洪仁玕為會中所信任。敬服其文藝優長。性情和藹。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虔篤云。太平四年。仁玕至北美。復由美至日本。歸香港。渡海入粵。粵吏偵捕之。偽為乞者。跳免。間關越贛省。渡江。因得至天京。時楊韋新敗。仁發仁達方用事。為羣臣所詬病。天王得仁玕。大喜。立封為干王。位在安福二王上。仁玕為人好使酒。矜意氣。惡貪婪而忌賢殊甚。仁發仁達因媢之。以間李秀成。太平十二年。天京被圍急。秀成勸天王遷都江西。以便糧道。下其事於四王。仁發仁達仁政皆唯唯否否不能決。仁玕獨毅然曰。金陵帝王

根本地。明高皇帝以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有在。此豈不足以爲政耶。彼妄議遷都者。蓋皆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設有此心。可執天刑誅之。由是四王協力。傾擊秀成之肘。秀成誠懇。得人心。都中將士。見其抑屈。頗有怨懟語。仁玕知其下將解體。乃籲天王設講道會。鳴鐘鼓。陰指秀成爲叛逆。而出之於江蘇。秀成將行。歎息曰。英王死。吾無以自解。於千王矣。先是秀成攻蘇州城。垂克。仁玕忌其功。爲天王作書諭秀成。略謂。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爲頭。安徽爲脊。而江南爲尾。今湖北得而復失。倘安徽復不保。則蛇折其中。雖生不久。促令移師攻湖北。援安慶。秀成窘甚。陳玉成自安徽馳書止之。秀成始得克江蘇。仁玕又嘗以外交家自命。以旁行書招白齊文。欲任以軍事。白齊文棄金十萬。仁玕爲之請於天王。天王立許之。秀成建議。白齊文浮滑不可恃。實無戰才。仁玕怒。斥秀成通敵。阻大計。欲誅之。玉成復爲解之。因得免。玉成。仁玕之妹壻也。有功於仁玕。仁玕信之。故秀成云然。太平十三年。仁玕因叛將吳長崧欲治以通敵罪。仁發得賄巨萬。釋長崧。仁玕訟之於天王。仁發謂仁玕栽贓誣害。護長崧。仁達和之。仁玕怒始悟。二王賣己。頗怨艾。乃稍稍親秀成。而大事已不可爲矣。六月乙酉。天京陷。仁玕仁政護后主雜亂軍中。衝門以出。由廣德奔湖州。七月。湖州陷。仁玕與堵王黃文金奉后主走寧國。出昌化。與清軍戰。文金負創死。仁玕走江西。入亂山中。失道。清將席寶田躡之。及之於石城。遂被執。與后主駢戮於南昌市。

楊輔清

楊輔清。秀清之弟。初封國宗。鑒秀清專擅自恣。憂之。數諷諫。均不納。遂蹈晦與稗卒伍往來屠沽間。以刺探人心。太平四年。秀清出韋昌輝于江西。輔清曰。怨讟日。深。難將。作。矣。遂自請於秀清。如湖北達開軍。爲師帥。達開器之。太平五年。昌輝殺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因逐達開。殺其家屬。達開怒。欲盡起皖贛之兵清君側。天王復誅昌輝。傳首至寧國。召達開還京師專朝政。輔清聞之。號泣奔寧國。以昌輝首祭秀清。從達開如天京。達開至京。不容於洪氏諸王。復返安徽。天王念秀清功。曰、不可。使。東王。無。後。因留輔清。封輔王。命與李秀成陳玉成分掌軍事。太平九年。輔清會賴裕新古隆賢軍合攻寧國。克之。殺清將周天受。十年。移兵攻安徽。不克。十三年。天京陷。后主奔湖州。輔清以兵會之。與干王洪仁玕謀。欲奉后主亡美國。會湖州被圍急。后主懼。潛偕昭王黃文英走廣德。七月。湖州陷。守軍皆潰。輔清易裝。偕一西人遁上海。遂由上海至香港。入美洲舊金山。出其珠寶鬻之。得貲十餘萬。乃創三合會。三合會者。其暗號曰三水共合。其始祖曰齊福天。隱指洪福齊天。恢復太平意。或曰、湖州既陷、洪仁玕與黃文金楊輔清謀欲請后主他適、知國中決不能容身、乃創避入美洲之議、衆以輔清堅忍有智、共舉輔清奉后主如美、資以巨金、涕泣而別、備嘗險阻、卒達上海而至美洲、遂爲美洲三合會之始祖、

凡華人有來美者。皆出資贍其衣食。結爲死黨。其後來者漸多。資財耗盡。輔清潦倒。至不能自給。美政府亦以其爲秘密黨魁也。將逐之。清光緒十年。孑身返國。往依福建提督羅大

春。大春亦太平舊將。兵敗投誠者也。與輔清交最厚。密歎之。而大春。左右。皆舊。部。故識。輔清。向之。求。珍寶。輔清曰余昔固多此。今居海外數十年。秘密結會。資財盡散之黨。衆孑然一身。來依舊友。尚何珠寶之有。諸人不悅。告諸閩督何璟。璟卽移文大春。必欲得輔清。大春爭之不得。輔清曰。命也。夫卽與大春同往。璟留之署中。半年。令草生平事略。及太平戰史。書成。殺之。大春往救不得。撫尸痛哭。爲之營葬。

韋元玠

韋元玠。昌輝之父。鬚髮蒼白。性慈善而嗜飲。杯不離手。嘗以赤手營商業。積資至數十萬。昌輝數稱天王有大志。因從子請。盡毀其家。隨子以起兵。迨都金陵。晉爲國伯。不與聞軍事。每逢禮拜日。則書本章奏請天王安。遇有喜慶大事。亦隨班稱賀。有時。并朝。其子亦恬。然不。爲。恥。蓋太平。宗教。呼父。爲肉。父而以。己身。爲天。父。所。生。故能。以。爵位。榮。祿。臣。其。父。昌輝與楊秀清交惡。元玠每以國事。勉昌輝。謂不。可。因小。忿。而。操。同。室。之。戈。昌輝不聽。迨昌輝殺秀清秉國政。元玠歎曰。吾死。可。爲。若。敖。氏。生。不。可。以。見。獄。吏。遂。携。黃。金。數。百。兩。附外人。商。輪。如。海。上。將奔。美洲及抵。香港。聞。昌。輝。已。族。誅。一。慟。幾。絕。遂。病。死。於。逆。旅。

韋濱

韋濱。昌輝之兄。自起兵卽從軍。庸懦不甚著名。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凡從龍諸王兄弟。概封

國宗。濱亦與焉。太平三年。天王命濱從韋俊等攻岳州。克之。遂略黃陂孝感一帶。已而調主西梁山。命與胡以洸攻太平府。爲清兵所敗。遁回江寗。昌輝斥其無用。奏請追回印信。貶間散國宗。太平四年。以抑鬱死。

韋志泰

韋志泰。昌輝堂兄。封國宗。曾率兵攻蕪湖。大捷。太平三年。守蘄州。與清軍戰。敗績。退守九江府。以創發不治而死。

韋得玲

韋得玲。昌輝族弟。封國宗。太平紀元前一年。與清將向榮戰於風門坳。中礮死。

韋以德

韋以德。昌輝之侄。封國宗。提督軍務。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田家鎮。陣亡。

石鎮崙　弟鎮崗

石鎮崙。達開之兄。貌黑而粗鄙。不大知書。自起兵至江寗。身經數十戰。而職不過將軍。仍聽檢點指揮約束。蓋達開以鎮崙凶橫少謀略。將兵多恐僨事也。太平二年。都金陵。始封國宗。尊與丞相埒。五月。楊秀清奏請凡國宗之能服衆者。須給印信。使出略各郡縣。於是鎮崙遂統兵略江西九江一帶。十一月。調攻三叉河。十二月。回江寗。賞穿黃袍。太平三年。復與韋俊

等攻湘潭。克常德。復破岳州武昌等處。已而調回攻打兇兒磯。大敗。鎮崙僅以身免。秀清命招集潰卒。合韋俊等援田家鎮。以贖罪。鎮崙憤甚。與清軍力戰於半壁山。陣亡。

石鎮崙。鎮崙弟封國宗。太平三年。從韋志泰守蘄州。戰敗。率數百騎入江西。後罹病死。

石祥貞

石祥貞。達開之從兄。身長面赤。多謀而知兵。金田起事。約弟鎮崙同投達開。達開以祥貞爲參謀。每有所咨詢。輒先得達開心。以故甚倚重之。永安被圍。楊秀清召達開議軍事。躊躇不能決。達開曰。吾有從兄在。其人多機警。盍一詢之。立召祥貞以指畫。案三數言立決。太平軍因得突圍。趨長沙。秀清驚異。請於達開。以祥貞歸其軍。太平二年。天王定金陵。封祥貞爲國宗職並丞相。五月。賴漢英等率兵略江西。失利。請援。秀清謂祥貞曰。汝有異才。不可不一試。始命自領一軍。援江西。克九江湖口。圍南昌。連戰皆捷。八月。秀清擬自將征湖北。調祥貞爲前鋒。諸將如賴漢英羅大綱等皆屬之。破清軍於半壁山。進克黃州。太平三年。秀清授計於祥貞。大破清兵於黃州。殺清總督吳文鎔。乘勝破漢陽。進攻武昌。倉卒不能下。祥貞乃以漢陽兵攻省城。自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遣兵分略靖江。橋口。湘陰等處。武昌援師分兵。援湖南。祥貞自岳州反兵急攻武昌。清援師之在城外者。皆潛遁。遂克武昌。秀清大喜。以書遣達開曰。石氏三雄。龍虎豹備矣。虎喻祥貞。豹謂鎮崙也。未幾。天王命祥貞鎮守西梁山。遏

清兵。祥貞不善於水軍。戰輒不利。會清向榮圍天京急。復命祥貞至天京攻大營。與張國樑戰於七甕橋。國樑在清將中。威名甚著。素輕太平軍。祥貞戒士卒。併力戮殺。國樑大敗。清兵死者千餘人。祥貞窮追之。會後隊有流彈。誤中祥貞腦。遂墜馬。部下舁之。入天京而卒。合朝震悼。爲之祈禱者累日。

石鳳魁

石鳳魁。達開堂兄。面黑高顴。聳肩駝背。貌奇醜。工文墨。其爲人小有才。而大言不慚。嘗以劉青田自居。金田起事。即入軍。贊達開軍事。每以不能自將一軍爲憾。迨都金陵。封國宗。命將二萬人。與賴漢英定江西。敗回江寧。太平三年。韋俊略湖南。命以鳳魁守漢鎮。六月。克武昌。加鳳魁提督軍務。駐清總督署。號令諸將。八月。官兵陷武漢。鳳魁下遁田家鎮。楊秀清劾之。押解回天京。諸將多訟鳳魁剛愎自專。因循失機。以致武漢之功。得而復失。天王怒。乃暴其罪而殺之。年甫四十。

太平野史卷之十四國宗傳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五

列傳 以下均終於太平朝者

賴漢英

賴漢英。廣東嘉應州人。賴后之弟。羣呼之爲賴國舅。面白皙而高顴。通文墨。兼擅醫理。嘗貿易於兩廣間。逆旅中。向之求醫者。屢常滿。漢英。卒施診捨藥。不取値人。民皆德之。金田起兵。清吏捕之急。乃間道入軍中。授內醫職同軍帥。太平元年十月。擢殿右四指揮。始領一軍。赴前敵。二年二月。攻金陵。擢殿右四檢點。城破。漢英軍入城。獨不焚掠。以種族大義。出示。告民間。勸各安業。勿驚擾。天王奬之。五月。奉命略江西。攻湖口。圍南昌。轟城二次。皆不克。漢英親督軍掘地道。以地雷實之。屆期。火發。城崩數丈。軍士摩厲。將登。漢英。誤記有第二雷。戒勿登。久待不發。城口復完。士衆交咎漢英。不信。檢視土將軍文報。始知其誤。大悔恨。適清援師大至。遂解圍去。石祥貞以其事上聞。楊秀清大怒。立調漢英回天京。漢英懼。自請援揚州。秀清與之約曰。能克揚城。則以功抵罪。漢英至揚。步步爲營。死戰不退。敗清將馮景尼師。長鑣會立昌自城突圍出。與漢英軍合。清將琦善急攻之。漢英立昌不敵。走和州。遂失揚州。十二月。漢英回天京。秀清斥其無用。革職。命與盧賢拔共刪書。漢英怨之。太平三年。天王復漢英職。

使將一軍助城守。太平五年。從秀清攻江南大營。大營潰。天京無圍師。秀清稱萬歲。陰圖自立。漢英大憤。陰與秦日綱羅瓊樹謀。立誓助洪氏。遂密請於天王曰。東楊以開國勳位極人臣。情親手足。不可爲不至矣。今其心叵測。擅殺大將。獨調衞軍。恃兄弟之稱。絕君臣之禮。不臣之跡日以加積。若不早圖。悔無及矣。臣已約秦日綱等勤王。苟有命。雖死不辭。天王曰。汝等力薄。奈何。漢英曰。北韋與東楊交惡。可召之來。爲吾助也。於是天王召韋昌輝回天京。命與漢英等誅秀清。夷其族。昌輝執政跋扈。如秀清。天王不能堪。復命漢英族誅昌輝。而以安王仁發福王仁達秉政事。二王忌漢英功。抑之不遺餘力。漢英嘆曰。余以東楊跋扈而誅之。不謂一東楊死。而千百之東楊至。國事如斯。諫之無可諫。誅之不勝誅。欲其不敗。得乎。且余已殺二王。二王怨之者衆矣。上帝鑒余。祈余速死。遂抑鬱咯血而卒。

羅大綱 弟瓊樹

羅大綱。廣東揭陽人。貌凶惡。濃髭髯。先爲海盜魁。往來菱塘一帶。擄掠商賈。出沒無常。清道光三十年。水師捕之急。亡命潯梧間。聞洪軍方起於金田。因走歸之。初封左二軍軍帥。太平元年四月。克全州。擢土一總制。領中一軍。十月。克岳州。擢金二正將軍。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揮。太平二年。定都金陵。命大綱從林鳳祥李開芳取鎮江瓜州揚州。慓悍機警。所至皆克。四月。擢殿左五檢點。使守鎮江。六月。升冬官正丞相。命赴湖北。前敵與清軍戰於田家鎮。大勝。

清將勞光泰所部潮勇。悉數來降。秀清即命大綱統之。大綱。好。色。縱。酒。素淩。其。儕。輩。田家。鎮。之。役。焚。刦。淫。掠。備。極。慘。毒。所。犯。天。條。多。不。能。守。軍中。有。舉。發。者。秀清。賞。其。勇。悉。置。不。問。以。故。其。他。各。軍。皆。忌。之。惟。與。賴。漢。英。善。秀清。數。詈。漢。英。漢。英。不。能。堪。得。大。綱。一。言。輒。解。太平三年。天王命大綱略安徽。大綱入安慶。遣兵徇建德東流等處。十月。清軍陷田家鎮。秦日綱敗退江西。秀清又令大綱移守湖口。以遏清兵。大綱頗怏怏。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洸。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於。此。者。天。王。亦。自。忘。其。爲。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異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太平四年。清將鄧紹良攻蕪湖。大綱率水師與戰。中礮墮水死。石達開聞之。哭曰。失一。蕪。湖。不。足。惜。奈。何。死。我。大。綱。

羅瓊樹。一名瓊壽。廣東揭陽人。大綱族兄。大綱守鎮江。瓊樹爲助守。凡軍情文報。及解糧餉。皆令其押送。以此得受知於天王。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隨韋俊等攻湘鄂。破岳州。克武昌。以餉絀。鄂守將石鳳魁。令瓊樹偏略江漢諸邑以求糧。瓊樹。短。小。精。悍。勇而。善。戰。故大。冶。興。國。及。江。西。武。寧。一。帶。無。不。知。有。羅。矮。子。者。是年秋。清軍復陷武漢。太平軍潰敗。瓊樹退守湖口縣。與大綱聲勢聯絡。拒守清兵者經年。太平五年。調回天京。升秋官正丞相。奉密旨。黨於北。韋。共圖楊秀清。殺之。已而韋昌輝伏誅。秀清之黨。復刺殺瓊樹於途中。

曾添養

曾添養廣西老兄弟本名天養因避天王諱改天爲添貌猙獰偉大慓悍善戰力敵萬人軍中號爲飛將軍太平初建國授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克金陵擢殿左九指揮六月升殿左一檢點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太平三年奉命合韋俊軍略湘潭添養攻岳州下之俊進兵圍武昌而留添養爲岳州守清曾國藩自長沙率水陸軍攻之部將陳輝龍沙鎮邦欲直薄城陵磯國藩以水師接仗忌風順止之輝龍笑曰治水師三十年何懼也逕與鎮邦以舟師出戰時南風大作添養望之笑曰誰謂曾妖知兵哉戒所部嚴陣以待清舟師前進風順不能止膠於灘添養乘勢擊之殺輝龍鎮邦褚汝航夏鑾馳救添養復殺汝航鑾亦被創落水死是時清水師初立號精練輝龍汝航皆爲大將至是喪失過半國藩號慟一軍氣奪曾楊載福至急請國藩出軍且曰戰者勇氣也吾視諸軍餒甚昨日之敗不急湔除之將不復能自立復以舟師陷陣太平軍新戰勝方相賀倉卒過敵敗竄不能止同時清將塔齊布以陸軍攻城陵磯營壘添養棄水軍拒戰塔齊布清軍勢不支將退矣會添養中流彈洞胸大呼曰余今死矣以數十騎陷敵陣左右馳突當者盡靡殺清裨將數十人兵士千人創甚墮馬而絕清軍戮其元重十餘斤懸之營門目光炯炯六日猶視清軍懼不敢過其下乃齋醮而掩之軍聞添養死皆痛哭爲之祈禱太平軍自永安轉戰至金陵除楊秀清石達開外推添養

爲最能軍每克一邑輒能警其部下不姦殺虜掠惟遇淸廷官吏將士則非刑殘酷毫無人理故添養死淸軍見其屍猶畏之云

林鳳祥

林鳳祥廣西老兄弟身瘦小面微黑剽悍善戰太平建國授御林侍衞太平元年九月升土官正將軍十月克岳州授殿左一指揮十二月克漢陽升殿左一檢點二年太平軍攻江甯鳳祥先登儀鳳門以功授丞相卽命鳳祥合李開芳羅大綱徇鎭江揚州皆下之鳳祥踞揚州未幾天王加封鳳祥靖湖侯命與開芳吉文元各率所部窺河南鳳祥留曾立昌守揚州盡括城內金帛婦女入天京陛辭天王率二十一軍渡江入皖北掠滁州破臨淮關四月克鳳陽府與開芳文元合軍入河南克永城五月破歸德府殺淸參將正倫知縣呂贊揚等進攻開封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不克攻城而援軍復四集乃解圍去掠朱仙鎭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與淸將勝保之援師戰大敗鳳祥乃趨入山西破曲沃克平陽府太平四年復由晉入直隸勝保以軍斷其歸路鳳祥懼命其部將黃生才率衆北援破臨淸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其子德勒克色楞拒之生才軍無食可掠脅從者潰散過半勝保約山東兵夾擊之生才戰死其黨悉潰鳳祥聞生才死謂開芳曰莫余救也已遂幷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軍連鎭遣開芳率馬隊襲取高唐州淸悍將僧格林沁圍連鎭鳳祥自恃其

軍。皆百戰。精銳。立木柵。掘壕溝。守之。未幾。糧盡。軍士羸餓。至不能舉戈矛。連鎮遂陷。士皆爭就死。無一降者。獨不見鳳祥。清軍搜之。獲之於地室。方挾二美人痛飲。已薙髮易裝。將脫身歸天京。既被執。夷然曰。吾孤軍深入。犯兵家之所忌。取敗宜也。且我爲漢族戰而死。死亦得所。汝等可斫吾首去。僧格林沁檻送於燕京。遂遇害。

李開芳

李開芳。廣西老兄弟。以避翼石諱。文書稟報。皆改其名曰來芳。身魁偉。面黑顴高。不通文墨。勇悍而嗜殺。與林鳳祥齊名。金田起兵。授戊一監軍。太平元年七月。掠郴州。擢金一總制。帶右一軍。攻破桂陽嘉禾藍山攸縣等處。九月。從征至長沙。擢金一正將軍。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右二指揮。旋率勁旅。首先攻漢陽。下之。擢殿右二檢點。十二月。克武昌。升地官正丞相。太平二年正月。大軍下江南。圍金陵。開芳進攻聚寶門。二月。克之。天王建都於金陵。命開芳合鳳祥攻取鎮江揚州。封定湖侯。三月。復命開芳鳳祥合軍進窺中原。四月。克鳳陽。破臨淮關。入河南。下永城。破歸德。進攻開封。不克。乃解圍。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與清將勝保戰敗績。乃長趨而西。破曲沃。據平陽府。勝保圍之。開芳求援於天京。楊秀清命朱錫琨往援。未至。勝保攻之急。開芳謂鳳祥曰。糧餉將盡。而援兵不至。坐以待困。非計也。不如突圍以求食。乃棄平陽。入直隸。與錫琨援軍遇。有衆四萬。進薄天津。累戰皆不利。敗走靜海獨流

鎭清命僧格林沁會勝保軍圍之復突圍至連鎭開芳曰連鎭無險可守須取高唐州爲犄角遂率輕騎襲而踞之於是鳳祥開芳各自爲守而兵力分矣太平四年正月連鎭陷鳳祥被執僧格林沁移兵攻高唐先是勝保圍高唐開芳於緣城複立木柵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兵皆潛居窟中炮火不能及并有地道通城外每黑夜輒出數百人刦營清軍死者約數千人勝保鑄大炮樹雲梯攻城皆無功清廷故撤勝保而以僧格林沁代之僧格林沁圍高唐故撤南門圍軍誘太平軍出城開芳以糧且盡棄馬騎突圍出駐軍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荏平十八里脅民夫徧掘陷坑樹木樁排列槍炮守禦極嚴屯內本多富戶高樓大厦外匝甎牆形勢甚固清軍追至屯外圍之開芳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敵軍近即放槍殲清軍率受重創僧格林沁審度形勢欲引運河之水以灌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掘得之土即以之壅牆成堤遂挖挑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止共一百二十三里寬一丈餘深七八尺歷一月而成乃引水入壕雇民夫數千人車水灌入牆內牆外築墩站兵勇護灌者閱三日屯內水深四五尺糧草火藥盡濕開芳遣心腹百餘人雜難民中泅水出降欲藉爲內應突圍出清軍不分軍民皆殺之四月十六日水深逾丈太平軍皆樓居清軍復以炮轟樓岌岌欲墮開芳不得已繳軍械遣使約降僧格林沁許之盡調馬步軍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日將午太平軍隊百餘人高張紅傘擁開芳前進

抵。清。營。僧。格。林。沁。遽。命。擒。之。囚。其。部。將。八。人。傳。開。芳。進。見。開。芳。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童。均。服。大。紅。繡。花。衣。褲。年。各。十。四。五。美。好。如。女。子。左。右。揮。扇。隨。開。芳。入。帳。中。開。芳。向。僧。格。林。沁。頷。首。示。禮。意。不。答。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開。芳。仰。天。大。笑。聲。振。屋。瓦。一。帳。皆。失。色。久。之。僧。格。林。沁。始。詢。之。曰。定。湖。侯。何。笑。也。開。芳。曰。吾。天。朝。待。臣。民。敵。國。皆。以。信。今。背。約。囚。降。以。要。功。是。滿。廷。之。王。其。信。不。及。吾。左。右。之。童。子。安。得。不。笑。僧。格。林。沁。曰。吾。即。降。汝。汝。亦。能。招。金。陵。湖。北。諸。酋。共。降。乎。開。芳。復。笑。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吾。頭。固。在。王。無。多。言。因。請。飲。食。遂。開。懷。大。嚼。旁。若。無。人。僧。格。林。沁。疑。懼。遂。解。開。芳。及。其。部。將。於。燕。京。殺。之。

吉文元　弟志元

吉文元。廣西桂平人。性粗暴而忠直。身長力大。每戰輒先陷陣。以故清軍皆畏之。清咸豐元年。洪軍進屯象州新寨。授文元御林侍衛。太平元年十一月。破漢陽。擢伸后副侍衛。十二月。克武昌。授土一副將軍。太平二年正月。大兵攻金陵。升殿右六指揮。迨克金陵。復敍功升春官副丞相。命統兵攻六合。三月。封平湖侯。奉命北伐。由浦口掠亳州穎州。與林鳳祥李開芳軍合。入河南。克永城歸德。進圍開封。會大雷雨。平地水深四尺。清巡撫陸應穀將軍託明阿。提督善祿。皆以軍馳至。鳳祥約開芳文元議攻守。文元曰。我師。貴。往。來。剽。疾。使清。妖。苦。於。奔。

命。然後伺其罷而擊之。可以得志。若頓師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老我師徒。非計也。不如掠朱仙鎮而渡河。鳳祥以為然。遂掠朱仙。破中牟鄭州汜水鞏縣。渡河圍懷慶。知府余炳燾知縣裘寶鏞募死士固守。攻之不能下。文元挖地道三。實火藥以轟之。城崩十餘丈。寶鏞自城顛死而復蘇。炳燾死力拒缺口。太平軍不克登城。復完。文元等因掘長壕圍之。城中糧盡。無貴賤咸掘草而食。又值大疫。死者萬餘。城垂陷。會各路援軍大至。清將勝保。將吉林兵首先突陣。銳不可當。炮丸破其兜帽。猶前進。文元大怒。率數十騎馳入吉林軍。直取勝保。中流箭貫其腦。墮馬死。部下舁其屍而還。軍遂大敗。鳳祥開芳相對痛哭曰。勝敗常事。文元死。我二人孤矣。遂為祈禱。葬之於路側。懼被掘。不加封識。

吉志元。文元弟。家小康。而身材瘦小。黃面露骨似飢者。十九歲即從征。剽悍殘忍。每戰勝。恣殺敵軍。輒終日不止。敗亦殺其部下以洩憤。太平軍之初起也。吉姓從軍最先。一門數十人。分隸諸王統下。志元父成鳳戰死。天王錄其功而憫之。特封志元恩賞丞相。太平元年。調為北殿僕射。二年。升北殿右八承宣。三年。從韋俊上攻湘潭。克黃陂孝感。是年秋。清軍陷武昌。志元由黃岡倉子埠敗退田家鎮。與清軍大戰於半壁山。中炮死。志元雖暴戾嗜殺。而駐黃孝未經年。頗能嚴紀律。禁姦掠。保障百姓。以故湖北一帶。莫不知有吉丞相者。

朱錫琨

朱錫琨。廣西老兄弟。身材高大。面凶惡而心慈。在軍不妄殺一人。金田兵起事。授右軍長。是年七月。洪軍至桂平茶地。擢戍一監軍。帶中一軍。屢與清兵劇戰。皆獲勝。太平元年九月。從征至長沙。擢土一總制。十一月。破漢陽。升土二副將軍。仍領中一軍。十二月。克武昌。授殿左三指揮。太平二年二月。圍江甯。錫琨以兵攻大東門。乙酉。克金陵。升殿左三檢點。卽令駐大東門防守。四月。封錫琨勦湖侯。命與黃益芸率所部北伐。援應林鳳祥李開芳。五月。抵六合。與清軍戰。大敗。錫琨率殘衆入河南。久之。軍稍振。會鳳祥開芳被困於直隸。錫琨往援之。與開芳合軍取高唐。後馮官屯敗。與開芳俱被執。遇害於燕京。

曾立昌

曾立昌。廣西老兄弟。太平二年。克金陵。授指揮。命從林鳳祥攻揚州。下之。四月。鳳祥北伐。留立昌守揚州。立昌遣兵襲浦口。攻六合。不克。五月。清將慧成率宣化兵圍揚州。雷以誠以清兵屯萬福橋。扼揚州東南。立昌欲東取通泰。屢攻萬福橋。以誠死拒。卒不克。會清廷以琦善代慧成。命約以誠協力攻揚州。以誠以巨礮轟城。城輒崩。總兵雙來越壕先登。立昌以火燒附城板道。清兵登者墜下。死者無算。雙來亦墮。折二齒。狼狽敗退。楊秀清敍其功。升檢點。既而復造樓船來攻。立昌開城縱擊。陣斬雙來。盡火其樓船。琦善憤甚。調援軍四五萬。誓破揚州。楊秀清遣賴漢英援之。由三叉河趨揚城。戰甚力。清圍師多潰。立昌見援師至。以城糧盡。

棄城突圍出合漢英走瓜洲。太平三年二月。清軍進逼瓜洲。立昌迎戰。大敗之。殺清總兵瞿騰龍。未幾。天王擢立昌夏官副丞相。命北伐。立昌將兵出山東。破曹縣據之。清勝保來攻。立昌迎戰。大敗。清軍逐之。立昌驅軍渡黃河。會水漲。溺於河中而死。

黃益芸

黃益芸。原名益雲。因避南馮諱。改益芸。廣西老兄弟。年約四十。身中面黑。不甚識字。初為楊秀清統下健兒。能以草藥療急症。自金田至道州。皆與秀清共處。太平元年二月。封前一軍拯危急者。軍中倉卒之醫也。旋升為木正木一甲一監軍。十一月。克岳州。升土二總制。領中二軍。進攻漢陽。為清兵所敗。降為散卒。太平二年二月。大軍下江甯。復升金一總制。領右一軍。攻旱西門。克之。升土官正將軍。四月。擢殿右十六指揮。旋升秋官副丞相。封滅湖侯。命與朱錫琨率衆數萬北伐。援應林鳳祥等。行抵六合小河中。伏兵敗。率餘衆走曹縣。與曾立昌軍合。清軍數萬追逐之。士卒潰散。與立昌同策馬入黃河死之。

許宗揚

許宗揚。廣西老兄弟。身材中人。面黑而尖。微髭鬚。初投軍。授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升殿左七指揮。命攻六合縣。為清兵所敗。懼被罪。請隨石達開赴安徽。攻建德東流等處。皆下之。十一月。回京陛見。封恩賞丞相。旋升冬官又副丞相。命隨曾立昌入山東。為林鳳祥等後援。戰敗。

立昌溺黃河死。宗揚遁回天京。收入東牢。旋殺之。

林啟容

林啟容。廣西老兄弟。其先本湖南籍。久貿易於廣西。遂寄籍焉。至啟容。家中落。流為無賴。聞楊秀清將起兵。特往投之。初為統下健兒。不甚著名。金田起事。授卒長。太平二年。克金陵。擢土一正將軍。旋又升殿右八指揮。命與賴漢英率兵略江西。破九江。旁邑盡下。太平元年。擢殿右十二檢點。命守九江。九江據江西險要。清軍所必爭。啟容。於湖口。石鐘山。彭澤。等處。層柵密壘。設備周至。以為聲援。是年冬。清曾國藩自將攻九江。命羅澤南胡林翼攻梅花洲。啟容併力拒之。殺清將童添雲。破國藩軍。出城兵約梅花洲夾擊澤南林翼。復大敗之。國藩急調塔齊布李續賓自九江北渡江。攻小池口。啟容自率勁旅禦之。清兵復敗績。九江圍解。授春官正丞相。太平四年。清軍圍潯州。石達開調啟容至潯助守。啟容慮九江有失。上書不赴。羅大綱促之。啟容不得已。率精兵數千人薄清將王國才營。大綱自小池口渡江助之。中伏。士卒爭渡溺死者大半。啟容遁歸九江。國藩復命塔齊布將萬人圍之。七月。塔齊布卒於軍。國藩以周鳳山代領其衆。會清將蕭捷三攻湖口。啟容遣部將拒之。斬捷三。大破清兵。達開軍復克義甯新昌瑞州臨江袁州。國藩懼。檄鳳山解九江圍。啟容躡其後。擊之。復斬獲數千人。秀清敍其功。奏請天王。封貞天侯。太平五年冬。清軍陷武昌。水陸軍復逼九江。啟容開城

縱擊。大敗。清師驟增數萬人。城圍復合。太平七年。江西諸城盡陷。李續賓攻九江益急。敵容素號堅忍能軍。拒守九江已十易寒暑。至是援絕。彭澤湖口皆陷。乃分遣守軍攻蘄黃。冀緩圍師。復敗衂。清軍濬壕環攻。更番休息。城中糧盡。敵容嬰城。種麥。以自給。續賓。潛於磨盤洲。鑿地道。磨盤洲者。近大東門。城垣外。高岡。危峙。虬蟠。虹帶。續賓選勇壯。築墻。為蔽。內穴岡洞。城而外。張旗幟。木梯。僞陳。攻具。以疑之。三月。地道成。轟坍東門。城十餘丈。敵容以火器力禦。清軍登者。死傷數千人。城復完。清兵以督戰嚴。受創巨。咸有潰意。清將乃作文告。溫語慰之。衆始定。未幾。迤東而南。地道復竣。地雷發。磚石飛騰。山岳震撼。城崩一百餘丈。清軍皆欷歔。飲泣。趦趄莫敢前。歷半時許。煙焰散。見缺口。守者寥寥。始蟻附而登。遂陷九江。先是敵容適巡城。城崩震墮死。城陷。清軍乃於亂屍中尋其屍而戮之。

林錫保

林錫保。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為典硝。職同監軍。太平元年。大軍攻長沙。各軍皆設典硝。而以錫保總領之。進職同將軍。二年。克江寧。升指揮。八月。封恩賞丞相。太平三年。擢殿左一檢點。命典刑獄。改織造署為法署。錫保性殘酷。審訊案件。好以非刑鍛鍊人罪。人皆銜之。惟東楊之黨羅罪者。輒枉法寬宥。以故得楊秀清歡。太平五年。秀清誅。韋昌輝以其附楊氏。并戮之。

黃再興

黃再興。初名天申。因避天字。改名再興。廣西桂平縣人。身矮面黑。深目塌鼻。貌凶惡。而性復陰險。頗知文義。初在軍中爲後二軍前營左一東兩司馬。不甚著名。迨克永安。升卒長。因開功摺明晰。天王賞之。命入詔書衙。編纂詔書。太平元年。在長沙編庚戌詔書告成。升左史。職同將軍。掌一切奏牘及記各侯王登朝問答之辭。謂之記錄。月成一册。進呈天王備覽。太平三年。克江寧。升職同指揮。四月。升檢點。旋以科炭功。封恩賞丞相。十月。擢地官副丞相。命理北殿事。太平三年春。改理翼殿事。會太平軍克武昌。石達開奏調再興赴湖北一帶安民。再興被命抵武昌。與石鳳魁同管武漢事。再興主民政。而以鳳魁專軍事。是年秋。清曾國藩以湘軍下岳州。進攻武昌。陷之。再興下遁田家鎭。集潰敗之衆。以禦清軍。十月。楊秀清發告諭。調再興回天京。以其不能守武漢。請於天王殺之。

羅際隆

羅際隆。廣西象州諸生。年二十餘。美丰儀。工文辭。妻廖氏。英爽有殊色。金田起兵。勸際隆從軍。曰、此驅異族。非叛亂也。勝則爲從龍功勳。敗亦可亡命海外。誰能抑鬱久困於風簷寸晷之中耶。際隆遂率妻妹詣蕭朝貴軍。請錄用。朝貴以際隆爲監軍。次年。太平建國。朝貴封西王。見際隆妹而美之。取爲妃。因封際隆爲西貴舅。任廖氏爲中二軍女軍帥。長沙之役。朝貴中炮死。楊秀清幷其軍。升際隆爲總制。際隆貌文弱。而攻城必先登。嘗臨陣彈貫其臂。猶馳

呼。指。揮。迨奏。凱。解衣。袍。袖。膠。滯。始覺。創。痛。一軍。皆。歎。其神。勇。太平二年。克江寧。擢殿左二十一指。揮。三年。升殿右二十四檢點。從黄再興赴湖北安民。是年秋。清軍陷武昌。際隆兵敗走洪山中伏。力戰。一。晝。夜。而。死。天王震悼。因命秀清嚴治觀望諸將。罪。而殺再興石鳳魁。

余廷璋

余廷璋。廣西老兄弟。初業。米。販。嘗。自。御。車。往。來。潯。梧。間。鄙。野。不。甚。識。字。而。好。演。講。古。今。俠。義。事。金田起兵。棄其業從之。授左二軍正典聖庫。太平二年。從征至金陵。升土二正將軍。五月。從賴漢英略江西。兵敗。回天京。革職。太平三年。復授木二副將軍。命守江寧聚寶門外雨花臺。旋升殿右四十指揮。會九江被圍。急。楊秀清命廷璋率輕騎赴援。與清軍戰於小池口。大敗。廷。璋。併。力。突。圍。走。十。餘。里。檢。點。將。士。有。徵。時。同。夥。爲。總。制。者。尚。被。困。急。率。數。十。騎。返。轡。復陷。陣。縱。橫。馳。驟。身。被。十。餘。創。卒。獲。其。屍。載。之。馬。背。而。返。馬。疲。不。能。勝。傎。於。途。廷璋大呼曰。友死。而。不。能。救。誼。當。死。不。善。戰。而。覆。軍。法。當。死。我。有。二。死。焉。安。可。不。死。遂。手。刃。戕。清。軍。殊。數。人。遂被。害。聞者皆義之。

涂振興

涂振興。廣西老兄弟。身材瘦小。攢眉扯嘴。趫捷若猿猴。初從蕭朝貴爲卒長。太平元年。朝貴戰死於長沙。遂依楊秀清爲刀牌手。仍兼理西殿事。太平二年。克江寧。敍功。授西殿右二指

揮使。旋調爲東殿左七承宣職同檢點。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命與侯裕寬等出巡安徽湖北。會清軍陷武昌。振興退守田家鎮。已而田鎮陷。復從秦日綱遁九江。助守湖口等處。經年。太平五年。楊韋搆難。天京亂。振興自以所部合陳玉成攻略皖贛間。以兵敗走死。

張潮爵

張潮爵。廣西老兄弟。彪形廣額。目閃閃有光。初爲楊秀清統下健兒。太平元年。授中一軍帥。二年二月。升中三巡查。三月。進土四總制。管帶中四軍。四月。升金官副將軍。八月。復擢殿右十指揮。隨石達開赴安徽安民。十一月。達開回江寧。以秦日綱守安徽。潮爵副之。太平三年。封恩賞丞相。旋升殿右四檢點。凡安民。造册。籌餉。等事。皆潮爵總其成。日綱畫諾而已。太平五年。秀清器其才。調回天京。命典軍法。自將軍以下。刑賞黜陟。皆聽潮爵之意旨以行。迨秀清誅。諸怨望者羣攻潮爵。執而殺之。

曾鳳傳

曾鳳傳。初名錦。廣西老兄弟。初爲聖兵。每戰輒勝。由兩司馬升後一軍師帥。太平二年二月。克江寧。升殿左三軍帥。三月。授木正木三甲三監軍。四月。升木三總制。管帶左三軍。扼守天京太平門外紫金山。九月。授恩賞檢點。太平三年。升殿左三十一檢點。是年秋。清兵陷武漢。太平軍敗退田家鎮。楊秀清令鳳傳合韋俊等援之。戰敗。田家鎮陷。鳳傳退守九江湖口。秀

清怒。命帶罪赴前敵效力。鳳傳畏懼不敢前。部下皆潰。懼被誅。仰藥而死。

曾水源

曾水源。廣西老兄弟。貌英挺而文秀。善言詞。工文墨。十餘歲時爲童蒙師。馮雲山傳教至桂平。欲雇抄胥。胡以洸薦水源。雲山大賞之。遂合夥。及金田從軍。年甫二十。初授御林侍衞。擬撰詔書。批答章奏。追隨天王不離跬步。太平元年大軍至長沙。升伸后副侍衞。仍掌一切文案。十一月。克岳州。升土官正將軍。始與軍事。助攻岳州克之。十二月下武昌。楊秀清奏請改補東殿簿書。太平二年。克江寧。升職同檢點。四月。擢東殿左丞相。已而轉天官又正丞相。是年冬。率軍二萬人助攻三叉河。賞穿黃袍。太平三年。升天官正丞相。仍理東府事。七月。秀清命水源攻東壩。敗回。收入東牢。不知所終。

白暉懷

白暉懷。廣西老兄弟。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初從軍授御林侍衞。太平二年。以戰功累擢至殿右十二指揮。從賴漢英攻江西。兵敗回天京。命帶罪助攻三叉河。克之。升殿右八檢點。太平三年。楊秀清命暉懷從韋俊等上攻岳州湘潭。與清軍戰於城陵磯。全軍皆覆。秀清怒。調暉懷回京。收入東牢。旋殺之。

覃炳賢

覃炳賢。廣西老兄弟。初封御林侍衞。太平二年。升殿左二十一檢點。從石達開出鎭安徽。是年冬。達開回天京。以秦日綱代達開。張潮爵副之。已而潮爵召回。復以炳賢副日綱。率所部攻略廬和建淸東流宿松太湖一帶。皆下之。太平五年冬。淸軍陷武漢。炳賢援之。轉戰黃州蘄州興國大冶廣濟黃梅間。兵敗窮蹙。憤懣而死。

魏超成

魏超成。廣西老兄弟。身材長大。黑面高顴。濃髭微鬚。目有凶光。金田起兵。授殿前監斬官。自永安至江寧。殺人不可勝計。太平三年。以病乞赴江西就醫。臨行。請於楊秀淸得便宜募兵。自成一軍。攻略湖北興國江西武寧義寧一帶。勇悍無前。秀淸始知其能軍。升殿右十四檢點。調回天京。命拒江南大營。累戰皆有功。太平五年。坐秀淸黨。被戮於九洑洲。

周勝坤

周勝坤。廣西老兄弟。家本富有。業質庫。金田將起兵。勝坤罄其家。助軍餉。天王嘉其誠。命總典聖庫。而勝坤獨勇敢喜爭戰。抑鬱不得志。太平二年。升炎二正將軍。始領一軍。署鎭江揚州瓜州一帶。十一月。攻三叉河。援揚州。以功封恩賞丞相。旋升夏官又正丞相。從胡以洸攻廬州。克之。遂以其軍駐廬州。助城守。太平十一年。淸軍陷安慶。多隆阿以三萬衆攻廬州。勝坤拒守力竭。戰死于城下。

陳宗勝 弟宗揚

陳宗勝。廣西老兄弟。尖臉高顴。微髭鬚。初授土官副將軍。太平二年。克江寧。擢殿左五指揮。三月。升殿右二檢點。駐守朝陽門。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詔命攻高淳東壩。戰敗。回江寧。太平三年。楊秀清命往援胡以洸等。遂助守廬州。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宗勝巷戰死。
宗揚。宗勝弟。官至冬官又正丞相。太平三年。在天京犯天條。爲楊秀清所殺。

張維崑

張維崑。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爲前一軍典硝。太平二年二月。克江寧。授御林侍衛。三月。升伸后副侍衛。伸后者。侍衛中之尊稱。得役使衆侍衛。且可鞭撻之。五月。封恩賞丞相。（改江寧松濤巷清陝西鳳邠道查炳華之宅爲丞相府）十月。擢伸后正侍衛。凡出城接仗。侍衛中或居守。或臨陣。悉聽維崑指揮。維崑攢眉大眼。塌鼻巨口。貌兇惡而性獨慷慨。好濟人急。御下極嚴。而信賞必罰。以故羣衆畏而服之。太平五年。東楊族誅。天王以其黨于楊氏。詔誅之。

陳承瑢

陳承瑢。廣西老兄弟。玉成之叔也。高額廣顙。短小精悍。畧識字。頗有權畧。洪軍克永安。授羽林侍衛。太平元年。升伸后正侍衛。從征至長沙。授殿左三指揮。旋克岳州。擢殿右二檢點。太平二年。大軍下江南。授地官副丞相。克金陵。陞天官正丞相。太平三年。封興國侯。旋改佐天

侯。建侯府于江寧鹽道署。楊秀清頗倚任之。自奠都金陵。不使外出。凡東府一應文書探報。皆歸承瑢收發。權勢之盛。炙手可熱。雖北韋亦仰其聲氣焉。太平五年。天王命韋昌輝攻秀清。以承瑢黨于東府。因并殺之。

胡海隆

胡海隆。廣西老兄弟。身材瘦小。聲音洪大。初授巡查職同監軍。元年。升職同總制。二年。建都金陵。授天朝總巡查職同將軍。凡各巡查。皆日至其所聽令。是年冬。擢殿右二檢點。三年。命副林錫保為刑官。終日搜殺。喜用非刑。太平五年。楊秀清族誅。北韋以其黨于楊氏殺之。

曾錫謙

曾錫謙。廣西桂平人。素無賴。嗜賭輒敗。昌輝每貸以金。而不計其子母。錫謙甚感之。清道光二十七年。從昌輝起兵。授左軍長。太平元年。大軍抵長沙。升金正金一庚一監軍。二年。克江寧。升土三總制。帶中三軍。略瓜州揚州一帶。旋擢水官正將軍。守瓜州。六月。升殿左九檢點。是年冬。清兵陷揚州。錫謙自瓜州援之。大敗。遁回天京。楊秀清欲殺之。昌輝力救得免。令隨胡以洸攻廬州。克之。擢夏官又副丞相。助守廬州。太平四年。調錫謙代林啟榮守九江。旋啟榮回防。復調錫謙守浦口。太平五年。昌輝敗。朝臣以其為北韋死黨。誘召至京殺之。

李壽春

李壽春。廣西賀縣人。通文義。工心計。與兄壽暉同事楊秀淸。初爲詔書衙協理。太平二年。克江寧。授東殿簿書。旋升吏部一尙書。掌收發文牘。嗇緣侯謙芳。招攬權勢。秀淸頗惑之。奏封爲恩賞丞相。改江寧候駕橋淸廣東糧道易長華宅爲丞相府 太平四年。謙芳以納賄事下獄。辭連壽春。秀淸怒。並誅之。

侯淑錢

侯淑錢。裕寬之族兄。初爲蕭朝貴衞兵。朝貴戰死。與裕寬同事楊秀淸。裕寬貌美有寵。累擢至丞相。而淑錢尙典東輿。經歲不獲一遷。裕寬因合侯謙芳同請於秀淸。授行軍總聖庫協理。從石達開赴安徽。凡錢糧之徵收。軍需之輸送。淑錢措置裕如。無稍匱乏。達開上其功。擢東殿吏部三尙書。調回天京。以其善理財。始重視焉。改江寧旱西門大街淸湖南衡永郴桂道張會宅爲丞相府 太平四年。裕寬以罪誅。淑錢不自安。乞辭職。不准。五年。秀淸敗。韋昌輝以其黨於楊氏。執而殺之。

羅苾芳

羅苾芳。廣東嘉應州人。善笑寡言。胸有城府。幼時販煙土。往來於潯梧間。深結諸不逞者冀庇護。以其能文。流氓中皆呼之曰小羅先生。淸道光十八年。粵省禁煙。凡販鴉片者殺無赦。苾芳懼。遂亡命於粵西。爲韋昌輝司會計。迨起兵。昌輝挾以入軍。初封御林侍衞。升將軍。太平元年。從蕭朝貴攻長沙。戰敗。降監軍。十一月。大軍破漢陽。復職爲將軍。十二月。改北殿簿

書。掌一切文案。太平二年。擢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北殿事。慈芳。貌。文秀。而風流自喜。太平制禁男女同起居。慈芳苦之。嘗飾女子爲變童以自隨。性善逢迎。凡昌輝行事。慈芳能以意會。故信任亟於黃啓芳。（據前馬路清江寧布政使理問吳景周之宅爲丞相府）太平五年。昌輝誅。慈芳爲東楊遺黨所殺。年祗二十餘。

劉承芳

劉承芳。廣西老兄弟。初從軍。不甚著名。大軍下江南。以克金陵功。始授翼殿簿書。職同總制。太平二年。隨石達開赴安徽安民。擢翼殿丞相。職同指揮。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翼殿事。（據江寧紅紙廊前四川布政使方積宅爲丞相府）太平五年。楊韋相併。達開憤而出京。承芳從之。轉戰於皖贛湘鄂者累年。後復隨達開入川。敗死於老鴉漩。太平諸王府掌簿書者。率皆年青。貌美。天王特下諭。俱改其名。曰芳。如東楊之侯謙芳。北韋之黃啓芳。羅慈芳。是。獨承芳長身駝背。尖臉攢眉。高顴有鬚。貌甚陋。而年復逾四十。嘗朝賀賜宴。諸王皆率其簿書以從。啓芳等皆薰香傅粉。如臨風玉樹。承芳相形益穢瑣。天王戲謂達開曰。翼弟何好惡與人殊酸鹹耶。達開正色曰。臣弟撫安徽。得餉捐。百廢俱舉。百姓復歌頌聖朝之德者。皆承芳之力也。彼其貌陋而心甚慈。天王瞿然。爲親酌酒以勞之。

陳桂堂。廣西老兄弟。初從軍。授中二軍前軍前營旅帥。太平二年二月。大軍克江寧。任中四巡查。三月。升後四軍水四總制。守朝陽門。屢與清兵戰。皆有功。時天朝禁煙嚴。桂堂嗜鴉片。懼被罪。每感喟。清江寧諸生張繼庚因說其部將張沛澤。勸桂堂反。開朝陽門以納清軍。桂堂初允之。已而知不可。爲命沛澤誘而執之。以聞。殺繼庚及其黨數十人。皆太平軍之健者。朝中大譁。楊韋由是不敢以兵事付桂堂。會清軍攻武昌。黃再興慮石鳳魁不能守。奏請桂堂代。再興楊秀清遲疑不能決。及事急。始擢桂堂爲秋官丞相。命星夜赴武昌。未至。清軍已陷武漢。太平軍紛紛下竄。桂堂堵之不能止。亦折回天京。秀清怒。誅鳳魁。再興。讓桂堂。桂堂憤而成疾。委頓者經年。以癰發死。桂堂爲人超捷。機警。在軍中。與羅大綱齊名。再興臨刑。語人曰。如桂堂早十日來武漢。必不失。吾儕何至於此。桂堂聞之。爲之飲泣者累日。

張子朋

張子朋。廣西淩雲人。身材高大。廣額掀眉。兩顴隆起。凹腮巨口。無髭。眇一目。而性情慘酷。嗜殺無厭。荊楚一帶。聞張瞎子名。無不股慄。初爲韋昌輝統下健兒。常護送機密文件往來於粵東肇慶一帶。太平元年。授御林侍衞。二年二月。升月令侍衞。四月。調爲北殿右二承宣。職同指揮。旋奉命助攻三叉河。封恩賞丞相。太平三年。從韋俊等略湘鄂。所至皆有功。七月。調回天京。會清軍復陷武漢。太平軍退守田家鎮。楊秀清命子朋率礮船數百艘。至田鎮拒清

師子朋。御下。暴隨喜怒。爲刑戮。水師將。譁變。陳桂堂。急白秀清。秀清馳至。立杖子朋一千。出巨資犒水師。得不變。終愛子朋趫捷。不忍殺。命帶罪赴前敵效力。已而戰敗田鎭。陷。子朋遁回天京下獄。被錮者經年。太平五年。秀清敗昌輝出之。未一月而昌輝復敗。以坐北韋黨。戮於市。

吳可億

吳可億。廣西老兄弟。初饒於貲。以盡力於上帝會。罄其家。迨起兵。天王命同周勝坤掌聖庫。授職同將軍。後勝坤專軍事。凡糧餉之出納。皆可億一人主之。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封恩賞丞相。三年。擢地官正丞相。改江寧水西門大街富室姚姓之宅爲丞相府。五年。諸王搆難。感憤辭職。不准。太平七年。朝綱紊亂。諸後進者皆封王。可億以資格應得爵。已銓敍矣。可億聞之。遂乞病家居。不復如聖庫。數徵不起。天王親如其家諭之。見布袍蔬食。寒素如平民。嗟嘆而返。諭使給俸如初。太平十三年。天京陷。可億披髮大哭。踉蹌奔聖庫。曰、國雖亡。庫不可爲清妖有也。遂闔庫自焚死。

譚順添

譚順添。廣西平南人。身短面黑。愁眉尖頰。微髭鬚。初從軍。授正典刑罰。太平元年。命副吳可億典聖庫。授職同將軍。二年。封恩賞丞相。旋升職同檢點。四年。擢地官又副丞相。七年。可億

退職。卽諭順添總聖庫。太平十三年。天京糧絕垂陷。順添多方羅掘。鼠雀俱窮。諸將皆拔刀向順添。順添窘甚。會清軍攻城。巡率衛聖庫兵百餘人。出太平門。與清兵戰。李秀成使飛騎持大令召回城。不顧。竟陷陣死。

李復猷

李復猷。石達開部將。太平十二年。達開自滇入蜀。遣復猷別將一軍入貴州。及達開敗亡。復猷由酉陽走湖南。衆猶三四萬。攻龍勝廳富川賀縣。相繼下之。前鋒入廣東開建。清總督毛鴻賓調湖南兵橫出連山。扼復猷兵東下。復猷分兵據懷集之石塋坑尾樹柵屯糧。爲持久計。其地偪近廣東陽山。鴻賓亦調兵連州備之。復猷數出戰。皆不利。乃由開建折走蒼梧。入懷集。懷集知縣況逢春。率兵團躡之。復走廣東連山。掠陽山。道多潰亡。勢日以蹙。逢春使之招降。復欲詐降。遣其弟復忠如清軍議欵。事未決。其部下信以爲眞。一鬨而散。逢春乘亂擊之。復猷走開泰。繞至貴州永從。清將張運蘭圍之。殘衆三千餘人皆請降。運蘭以資遣散之。而俘復猷於鐵坑檻送廣州殺之。

藍大順

藍大順。雲南昭通人。雲南產鴉片。游民販賣。越關漏稅。輒糾數十百人。開行達闤市。遇兵役。則私賂以免。於是雜職末弁。倚爲利藪。大順爲私販魁。日率其徒。爲姦利。往來叙州。聞太平

軍。席捲東南各省。思乘機響應。而多所顧慮。未卽發。太平八年。老鴉灘。私販有訟事。汛官索賂。已得金矣。猶未饜。思有以中之。詞連大順。李短搭。短搭者。亦私販。梟黠。亞大順。縣官因捕二人。繫之獄。將殺之。其黨憤怒。道路恟恟。皆言私販反。縣官先遁。大順黨。遂闖入縣城。劫獄。釋二人。出奉之以起事。數日間。得筠連。慶符二縣。有衆數千人。進兵圍敘州。時石達開前鋒將入蜀。大順與短搭謀。遣使如達開軍。願受欵。聽約束。自名爲滇蜀太平軍統領。是年冬。大順分其軍爲二。與短搭分領之。自率一軍。自敘州趨自流井。清軍防守者。望見旌旗。卽投戈乞命。大順輒先收其軍械。而後驅殺之。迨至自流。復募集鹽丁竈夫。衆至數萬。乃申約束。禁淫掠。歸者益衆。太平九年。大順約短搭會於嘉定。屯城外五通橋。衆共十餘萬。大順自將精銳攻井研。爲清將蕭啟江所敗。解圍走定遠。連營十餘里。清四川總督駱秉章方率湘軍入川。遣部將黃淳熙攻之。大順軍皆烏合。一戰而潰。死者萬人。狼狽走潼川。將渡涪。阻涪漲而止。屯二郞塲。淳熙遣邏卒偵大順所嚮。大順飾孱卒爲士人。佯報曰。去遠矣。已而淳熙知大順尙屯塲中。令軍士蓐食。五鼓行。大順聞清軍且至。設計。亦夜出。行七八里。迎清軍於燕子窩。一交綏。大順揮軍卽退。淳熙追至塲。見大順分軍從兩旁登山以待。知已中伏。勢不能退。乃分所部爲三。以左右軍禦伏兵。自領中軍前進。大順吹角。四山伏兵盡出。角聲滿野。清兵三路皆潰。淳熙驟馬截退者。馬陷泥淖中。乃棄馬步進。而潰卒不能止。淳熙拔佩刀。坐地上。

大順命衞士縛而殺之。得輜重無算。進兵圍綿州。分屯其軍於縣竹什邡羅江安彭。秉章遣會傳理援綿州。傳理分三路抄襲。競施火器。大順大敗。解圍走丹稜。秉章復移兵攻丹稜。大順焚城走蒲江。略崇慶雙流界。入彭縣。所過民團清兵。往往抄襲狙擊。所部殺傷過半。大順勢遂不振。太平十一年。達開軍入敘永。大順約短搭如軍謁達開。自居於部將。執禮甚恭。達開益大順軍。命攻長寧。克之。清將劉嶽昭會唐炯併力擊破大順軍。復長寧。大順遂走陝西定遠。破洋縣佛平。踞之。而復以其軍隸於扶王陳得才端王藍成春。先是達開入川。不奉朝命。其署官都非太平舊制。及大順入陝。得才爲之請於天王。封天將。太平十二年。達開以迷道敗死。大順益無回川志。助得才破鎭平。迨得才梁成富取漢中。大順亦取盩厔以自固。會東南軍事急。天王召得才援天京。太平十三年。得才將二十萬衆東行。清軍乘機復陷漢中。大順援之不利。棄洋縣。退保盩厔。增柵濠堅守。清廷命大將多隆阿將數萬衆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清廷詰責。多隆阿恥之。乃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城丈餘。自率勇士驟入城。城內尚有堅卡五道。伏軍槍炮齊施。勇士多死。多隆阿大憤。誡諸將曰。孤城無援。吾更番迭擊。彼不能安。不出二日必遁。遁則必由西門。西門近山。吾預伏兵。一鼓可擒也。大順亦誡其衆曰。吾城必不守。然能得多妖而甘心也。雖死無憾。會多隆阿親登礮臺擂鼓助戰。大順望見其穿黃馬褂。知爲帥。率十餘人猛進。以火槍狙擊。彈中其目。貫創回營死。而

清軍仍環攻不輟大順亦體被十餘創乘夜率衛士數十人棄城逸南山爲民團所執大順厲聲曰若曹知多妖巳死乎曰巳死曰然則我藍大順也請殺之可耳民團殺之

李短搭

李短搭名永和居昭通邊地以其髮短而性暴滇蜀人皆呼爲李短搭云短搭初販鹽爲蜀吏所捕被杖幾斃其徒醵金賄之旋得釋聞販鴉片利較巨可以賄得官弁庇護乃率徒黨數十人走敘州與同邑藍大順合夥往來滇蜀間年可得數萬金短搭性慷慨不論兵民有因急告貸者莫不傾囊助之以故有俠義名太平八年宜賓典史向之索金巳賂之不能滿其慾旋陷以他事白府縣並大順捕之繫縣獄其黨憤怒乃聚游民踞縣城刼獄釋二人出奉之以起兵旬日之間得數千人短搭分率二千人攻武來武來知縣固曾管短搭者兵未至而先縊於堂上短搭入城留兵守之而自合大順圍敘州清廷命蕭啟江率四千人援敘州短搭戰不利大順欲自立爲王北走自流井短搭曰清軍方扼我而翼王石達開復將入蜀我而自王是左右皆敵也且我儕倉卒起事兵皆烏合遇勁敵不能戰克堅城不能守又多樹敵覆敗可待不如通款達開假太平旗幟以號召勝則不難爲太平王敗亦有所歸計較善也大順從之乃遣使如達開軍願聽節制達開命分其軍爲二大順率一軍自敘州趨自流短搭沿金沙江趨犍爲太平十年短搭圍眉州有衆五萬人分屯其軍於彭山丹稜青

城。進逼成都。曾大順軍敗於縣州。遁入丹稜。清將曾傳理等。乘勝自彭山進援眉州。短搭拒戰於松江口。亦敗走青神。清軍移攻丹稜。丹稜短搭輜重糧餉之所在也。乃分軍掠銅梁、璧山、永川、大足、定遠、南充、岳池、廣安。以牽掣丹稜圍師。是年冬。大順軍屢敗。焚丹稜南走隆昌富順。遂不振。而短搭堅守犍爲之鐵山。遣輕騎東出廣安。破營山、渠縣、東鄉、新寧。而別遣一軍屯涪州南鶴游坪。響應達開。清軍解涪州圍。攻鐵山、青神。短搭自鐵山走宜賓。援青神。爲清將蕭慶高所敗。青神陷。還入宜賓。分屯其軍於天洋八角砦。而自將勁旅赴江安會大順。同如叙永謁達開。與達開軍合。克長寧。已而復還入八角砦。大順軍復爲清軍所敗。入陝西。短搭勢孤。清軍乘機攻之。短搭棄八角砦走犍爲。清將胡中和圍之龍孔橋。短搭併力突圍。馬蹶。爲清軍所擒。解成都殺之。

李世光

李世光。廣西老兄弟。授伸后副侍衛。永安被圍。數出拒戰。輒先士卒陷陣。多所殺傷。清軍甚畏之。嘗夜巡城。嚴霜冰結甲。裳綷縩有聲。不稍息。因是致疾。太平元年正月。卒於圍城。全軍皆悼之。

梁兆鴻

梁兆鴻。廣西老兄弟。太平建國。授功曹正侍衛。元年。大軍抵長沙。犯天條。誅死。

劉勝芳

劉勝芳。廣西老兄弟。官至師帥。太平元年。圍湖南衡州。中炮死。

陳　轉

陳轉。總制。太平二年攻金陵。爲清軍所俘。死之。

汪成林

汪成林。殿右八檢點。太平二年。戰於江西。陣歿。

曾錫發

曾錫發。錫謙弟。官至春官又正丞相。太平二年。戰死於揚州三汊河。

陳世保

陳世保。恩賞丞相。太平三年。在山東冠縣戰敗。自焚死。

陳贊元

陳贊元。檢點。太平三年。清軍陷太平府。贊元兵敗死之。

李長有

李長有。將軍。太平三年。太平陷。被清軍鎗擊而死。

吳春和

吳春和。總制。太平三年。太平不守。與李長有俱爲清軍所殺。

孟文慰

孟文慰。丞相。太平三年。清軍陷武昌。文慰兵敗金沙洲。被執。不屈。死之。

金之亨

金之亨。丞相。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崇陽縣。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任大綱

任大綱。監軍。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廬江縣。被執。死之。

梁修仁

梁修仁。殿左四十九指揮。太平三年。田家鎮戰敗陣亡。

黃鳳岐

黃鳳岐。土八將軍。太平三年。戰死於田家鎮。

陳文金

陳文金。將軍。太平三年。清軍攻半壁山。文金拒之。墮崖死。

汪得勝

汪得勝。殿前丞相。太平三年。從征岳州。戰死。

劉紹武

劉紹武。炎三總制。太平三年。清軍攻武寧。被執。不屈死。

梁國安

梁國安。將軍。太平三年。與清軍戰於九江。爲清兵所執。死之。

熊常易

熊常易。總制。太平三年。清兵陷湖口。常易死之。

鍾廷元

鍾廷元。秋官又副丞相。太平三年。與清江北軍戰於揚州。敗死。

廖敬順

廖敬順。總制。太平三年。清軍犯崇陽。敬順拒之。中伏而死。

胡萬智

胡萬智。育才官。太平三年。清軍陷興國州。被執。身受數刃。猶呼天王東王洪恩不置。卒不屈死。

萬象汾

萬象汾。檢點。太平三年。清軍攻崇陽。象汾陷陣死。

伍大貴

伍大貴。總制。太平四年。在湖北戰死。

陳大爲

陳大爲。丞相。太平四年。在湖北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周少魁

周少魁。丞相。太平四年。在天京陣亡。

趙元發

趙元發。檢點。太平四年。爲淸江南水師所擒。死之。

王興化

王興化。將軍。太平四年。將水師與淸軍戰。大敗。投河死。

羅文元

羅文元。將軍。太平五年。在江西兵敗。被執。死之。

章成金

章成金。將軍。太平五年。淸軍攻黃州。成金禦之。被執。遇害於城下。

劉松珊

劉松稱。將軍。太平五年。與清軍戰於黃州。敗死。

吳守剛

吳守剛。將軍。太平六年。在安徽壽州戰死。

陳上林

陳上林。指揮。太平六年。與清水師戰於巢湖。兵敗。被殺。

韋自綱

韋自綱。丞相。太平七年。與清軍戰於羅田縣黃泥畈。兵敗被執。爲清軍所害。

李興隆

李興隆。丞相。太平七年。清軍陷九江。興隆死亂軍中。

翟明海

翟明海。丞相。太平七年。守江西吉安府。清軍攻之急。城中自亂。部下殺明海。舉城降。

李雅鳳

李雅鳳。指揮。太平七年。清軍陷吉安府、雅鳳死之。

吳 法

吳法。將軍。太平七年。吉安陷。與清軍巷戰。力盡。被執而死。

洪方

洪方。封固天福。太平八年。在江浦縣戰敗。被執。不屈死。

莫興

莫興。封立天豫。太平八年。與洪方同被執。淸軍戮之於江浦。

吳德孝

吳德孝。旅帥。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率軍攻寶慶。陣亡。

陳麗江

陳麗江。總制。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攻寶慶。中彈死。

黃立英

黃立英。總制。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戰死於寶慶。

陳明官

陳明官。檢點。太平八年。石達開命攻寶慶。爲淸軍所執。死之。

蔡光遠

蔡光遠。將軍。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在寶慶爲淸軍所執。不屈死。

周學福

周學福。將軍。太平八年。石達開遣攻寶慶。戰敗。自刎死。

王智明

王智明。將軍石達開部將。太平八年。奉命攻寶慶。兵敗被執。清軍戮之。

李定發

李定發。將軍太平八年。石達開遣圍寶慶。兵敗。遇害。

孫子安

孫子安。提督。太平八年。石達開命統率大兵取寶慶。失機兵敗。懼被罪。馳陷敵陣死之。

霍天燕

霍天燕。總制。太平八年。清軍犯安徽。天燕援之。戰敗而死。

石廷玉

石廷玉。總制。太平八年。清軍攻安徽石牌。越濠縱火。廷玉併力援之。不勝。被執。清將以其勇欲降之。不屈。遂被害。

賴汶禾

賴汶禾。汶光之兄。封爾天燕。太平九年。與清軍戰於皖南。陣亡。

鄧傳意

鄧傳意。封企天侯。太平九年。率兵略安徽。在績溪兵敗。為清軍所殺。

吳桂先

吳桂先。丞相。太平九年。與清軍戰於黟縣。陷陣死。

鍾觀沛

鍾觀沛。師帥。太平十年。在福建戰死。

馬清太

馬清太。旅帥。太平十年。清軍陷隨州。清太巷戰死。

陳聚成

陳聚成。封統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與清軍戰於廬州。力屈死。

陳安成

陳安成。封虔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廬州。安成死之。

梁顯新

梁顯新。封禱天義。陳玉成部將。太平十一年。與清軍戰於廬州。被執。死之。

孚元徠

孚元徠。封延天義。守台州。太平十一年。台州陷。被執。不屈死。

李尙揚

李尙揚。將軍。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台州。尙揚被殺。

錢加仁

錢加仁。封憑天義。太平十一年。駱國忠投清。以計誘加仁殺之。

馬桂功

馬桂功。封閬天義。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廣德。被執。痛罵清軍。遂遇害。

朱衣點

朱衣點。封孝天義。太平十二年。與清軍戰。兵敗被執。自刎而死。

賴裕新

賴裕新。石達開部將。太平十二年。達開命裕新將中旗入蜀。被清軍困於甯遠。糧盡兵潰。爲亂軍所殺。

古文義

古文義。封絢天義。太平十二年。從李遠繼與清軍戰於江西。敗死。

張承德

張承德。封富天豫。太平十二年。戰死於安徽六安州。

施得桂

施得桂。封羅天安。太平十二年。在浙江塘西鎮陣亡。

汪敬之

汪敬之。封敬天福。太平十二年。戰敗。爲清軍戮於塘西鎮。

曹盛勇

曹盛勇。封鎔天侯。太平十二年。在浙江仁和縣戰死。

萬國鎮

萬國鎮。師帥。太平十二年。與清軍戰於蘇州。兵敗。死之。

黃有才

黃有才。封林天安。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金壇縣。陣亡。

林正揚

林正揚。天將。太平十三年。在江西戰死。

張在朋

張在朋。封岱天侯。太平十三年。與清軍戰於江西。陣亡。

蔣開揚

蔣開揚。天將。太平十三年。戰死於黃州。

李元茂

李元茂。世賢弟。封天將。太平十三年。永安之敗。世賢不知所之。時汪海洋方欲立威以朅衆。歸咎於元茂。殺之。

汪起賢

汪起賢。海洋弟。封天將。國亡。據守嘉應州。清同治四年。清軍破嘉應。被執。不屈死。

太平野史卷之十五列傳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六

列傳 以下均不知所終者

黃玉崑

黃玉崑。廣西桂平縣大黃江人。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髭鬚甚多。曾讀書。通文墨。素爲訟師。出入公門。武斷鄉里。清道光末年。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拜盟桂平縣。逮之。玉崑與教徒密計。歛錢行賄。脫雲山於獄。時相識者多業燒炭。因謂之炭黨。金田初起事。授師帥。迨克永安。建國號。玉崑獻其女於石達開爲妃。封翼貴丈。雖與軍事。不甚專權。太平元年二月。升殿左一指揮。七月攻長沙。始獨領一隊。與清兵戰。輒獲勝。玉崑精悍機警。善撫士衆。故敢死之士多歸之。十一月。首克漢陽。擢殿左一檢點。太平二年二月。下江寧。楊秀清等欲大肆屠戮。玉崑極言不可。卽矯詔張示安民。人民德之。五月。陞夏官正丞相。辦理軍務。頗合秀清心計。遂重任之。令京官自檢點以下。每日俱至玉崑處聽令。太平三年二月。封衛國侯。三月。因事革職。重責數百。交羅苾芬監押。玉崑羞忿。乘間投水。苾芬遣人救之。密不聲張。太平法律。凡自盡遇救。亦必治罪。玉崑與苾芬厚。故周全之。既而石達開奏請天王。求玉崑襄理翼王府書籍。八月。復職。改封衛天侯。命任察院署爲法官。審判軍民事。太平五年。奉命如江西。克臨江府。守

之。會天京內亂。二王相併。達開復不容於洪氏。憤而出京。玉崑率其衆從之。轉戰皖贛湘鄂間。後達開入川敗死。玉崑不知所終。

曾添誥

曾添誥。添養弟。勇悍與兄亞。軍中羣呼爲曾七哥。太平三年。授殿左二十七指揮。從天養掠湘潭。克岳州。後添養戰死於城陵磯。添誥遁走田家鎮。守磨盤山。未幾。清軍陷田家鎮。添誥戰敗。磨盤山亦不守。懼被誅。微服遁去。不知所終。

李壽暉

李壽暉。廣西賀縣人。長眉細目。髭鬚疎朗。舉止安詳。不類武人。楊秀清頗器重之。太平元年。授王典鐫刻校對一切聖經。二年。克江寧。調爲東殿簿書。職同檢點。八月。封恩賞丞相。十二月。升殿右六檢點。太平三年。秀清出示招技師製造鎗炮。以壽暉董其成。壽暉因製藥灼傷稟請開缺。不准。三月。清監生吳長松謀爲內應。事洩。長松走免。株連繫獄。貢院收剪髮人數萬。秀清欲盡殺之。壽暉泣涕跪求。謂薙髮者皆患瘡蝨。請審驗而後刑。於是分別生瘡生蝨者免死。活人萬餘。迨秀清誅。韋昌輝欲殺壽暉。壽暉懼。逃諸民間。民間爭匿之。後不知所終。

童容海

童容海。封天將。忠勇機警。李秀成特之爲心腹。太平九年。清將和春張國樑圍天京。急秀成

欲攻杭州以牽制之。容海。間道走海上。招兵二十萬。攻浙西。克金華。紹興。諸州縣。秀成因得破圍師。殺國樑。天王惑於近臣。不錄功。并責秀成刻期下蘇常。諸將皆怨望。容海密請秀成清君側。秀成斥責之。容海退而謂人曰。主昏而臣純。在治平時且不可。況離亂之秋乎。作書以兵還秀成。潛遁去。秀成太息曰。見機而作。不失爲智。然世人盡如容海。天下事尙何人肯爲乎。左右請追之。秀成曰。士各有志。吾信容海必不爲清用。追之何爲。

賴文鴻

賴文鴻。與漢英同族。年相若。爲子姪行。金田起事。從漢英投洪軍。每戰輒陷陣。勇名埒漢英。天王建都金陵。授總制。從陳玉成往來太湖宿松間。與清軍拒戰。積經年月。升指揮。清軍屢困天京城。文鴻從李秀成血戰克杭州。牽制之。後秀成以文鴻軍隸譚紹洸。退守蘇州。叛將郜雲官殺紹洸。舉城降。文鴻與部下。不肯從。痛哭。散去。不知所終。

黃金愛

黃金愛。李秀成部將。初授將軍。後以功升丞相。驍勇善戰。秀成嘗命赴安徽。翼衛陳玉成。一日。玉成輕敵中伏。馬猝蹶。金愛以己馬乘玉成。徒步舞雙刀。翼玉成突圍出。玉成馳馬去。矛矢叢集。金愛身。金愛跳河匿水底十餘刻。夜從容歸營中。玉成深感之。欲奏授王爵以旌其功。金愛堅辭。以母老請解職。玉成不准。一日忽亡去。跡之不得。玉成爲之寡歡者累月。

陳炳文

陳炳文。廣西老兄弟。初爲卒長。後克金陵。積功擢軍師。太平八年。轉戰皖贛間。所至有功。封聽王。太平十年。從李秀成攻杭州。軍中糧盡。秀成欲還軍蘇州度歲。炳文持不可。曰、圍軍守軍糧皆盡。而圍軍猶可運之於四方。不猶愈於城軍乎。吾聞城中石米值百金。草根浮萍皆盡。乃至煮皮籠爲食。縱不急攻。亦將開城降矣。奈何棄之。乃募死士。倚梯城牆。登而望之。見守者皆饑疲不能興。遂縱大軍越城。遂克杭州。秀成獎其功。奏諸天王。卽命炳文與鄧光明留守杭城。太平十一年。調守蘇州。十二年。炳文自蘇常約光明舉兵出臨安。攻新城。冀襲富陽清軍後。清將蔣益澧熊建益援之。戰於新橋。陣斬建益。益澧懼。約左宗棠攻杭州。時杭城空虛。炳文復約光明盡撤富陽諸軍還杭州。宗棠陷富陽。自率諸軍薄杭州。偪清波鳳山門而軍。分兵進據萬松嶺天馬南屏諸山。俯瞰杭城。太平十三年。清軍陷嘉興。杭城援益孤。炳文遣族兄陳大桂赴蘇。請降於李鴻章。鴻章移書宗棠圖之。炳文中變。盡殺杭城謀內應者。宗棠知炳文藉空言緩兵。命大桂入城責炳文獻城散衆。炳文斥大桂曰。吾遣汝詐敵軍。欲利用汝也。汝乃反爲清妖所利用乎。殺之。宗棠促益澧攻城。陷觀音堂三壘。炳文率萬衆出城拒之。洋將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坍三丈。洋兵踴躍先登。炳文回戰缺口。大呼曰。彼洋鎗隊利擊遠。吾當肉薄以驅之。遂率所部馳入敵陣。殺洋兵數百人。清將高連陞王聯芳

俱。重。創。率。軍。退。去。城。復。完。翌日。紹澧復遣兵分攻各門。別遣勇將徐文秀以奇兵襲城北長街。炳文僨知開城迎戰。自日中至暮。兩軍殺傷各數千人。文秀中矛墮馬。始各收兵。是夜炳文微服巡城。聞守者多懷異志。知不可爲。潛於黎明率勁旅開北門走德清。杭城遂陷。六月。天京陷。湖州告警。炳文遂入江西。與汪海洋合軍。後海洋敗。炳文不知所終。

鍾英

鍾英。天王壻。封金王。在朝與西王蕭有和狼狽爲奸。天王頗信任之。太平十三年。天京陷。英從后主奔江西。后主被虜。隻身投汪海洋。助守嘉應州。後清軍破嘉應。英不知所終。

李來勝

李來勝。本名開勝。以避翼石諱。改名從征皖贛間。克廬州。授殿左十三檢點。遂留廬州城守。後不知所終。

黃超鳳

黃超鳳。殿左十九檢點。曾助守廬州。後未詳。

陳元旺

陳元旺。殿右二十檢點。駐守西梁山。後事未詳。

李壽成

李壽成。殿右二十二檢點。曾攻東壩。屯守太平府和州一帶。後不知所終。

張遂謀

張遂謀。殿左二十九檢點。駐守舒城縣。後未詳。

曾水連

曾水連。殿右二指揮。曾攻建德。克之。調守東流。與清軍戰。大敗。部衆潰散。率十餘騎奔蘇州。後遂無聞。

李維新

李維新。殿右十指揮。初勁守西梁山。後奉命援武漢。戰敗不知所終。

曾夢章

曾夢章。殿右十二指揮。曾將勁旅二萬駐和州。後未詳。

陳緝室

陳緝室。一作七室。楊秀清部將。太平三年。率後二軍從征湖北江西。授殿右廿四指揮。後東楊敗。緝室遁去。不知所終。

黃忠來

黃忠來。殿左十五指揮。太平三年。轉戰青陽廬江無爲一帶。所向有功。後犯天條。革職發軍

前効力。遂未詳所終。

黃英兆

黃英兆。殿右二十指揮。曾攻三汊河。以勇敢著。後調守廬州。不知所終。

陳仕章

陳仕章。殿左二十九指揮。曾駐軍安徽巢縣。後無聞。

孟文建

孟文建。殿右三十二指揮。太平三年。合黃忠來攻略青陽廬江一帶。忠來犯天條革職。文建亦以嗜鴉片被檢舉。懼罪棄職遁去。

陳宗志

陳宗志。殿左三十三指揮。曾從征安徽。克桐城。即駐軍守之。後不知所終。

新成金

新成金。廣東嘉應人。殿左三十七指揮。太平三年五月。助石鳳魁守武昌。秋八月。清軍陷武漢。退守田家鎮。田鎮陷。成金敗竄。不知所往。

彭亦嵩

彭亦嵩。殿右三十八指揮。太平三年。助守岳州。與清軍力戰於城陵磯。大敗。收集潰卒。入湖

北。攻畧黃陂孝感。後不知所終。

劉尉鴻

劉尉鴻。金七正將軍。以善戰名。初守太平府。屢拒清軍。皆有功。後調援武漢。戰敗。不知所終。

韋球

韋球。土二正將軍。拒守湖口縣。頗著戰功。後韋昌輝被誅。懼株累。逃隱民間。

陸瑛

陸瑛。炎五副將軍。曾助守西梁山。後事未詳。

梁俊明

梁俊明。廣東番禺人。土八副將軍。曾助守西梁山。後未詳。

楊明來

楊明來。金二副將軍。從征湖北。克蘄州。遂駐守之。後清軍陷武漢。明來棄蘄州。走江西。部衆潰散。懼被執。隱匿於廬山。

隆超富

隆超富。天試二甲翰林。授職同將軍。命督理黃州民事。有幹鍊名。太平四年。調理廬州。與主持軍政者齟齬。潛回天京。半途。爲清邏者所執。詭云難民。因得脫。折入江西。不知所往。（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七

文學傳

何震川

何震川。象州人。貌文秀。而恃才。傲物。爲諸生。不獲售。乃如燕。應北闈鄉試。以文。遍謁。兩廣人之宦京者中。多忤清廷。語諸同鄉。相戒絕之。因是復被抑。憤而還鄉。投上帝會。爲書記。會中大小皆稱之曰。何先生。金田起事。舉室以從。至新墟。戰敗。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盡。僅賸一弟一姪。并震川三人。迨太平建國。授副典詔。職同將軍。掌撰寫誥諭。太平二年二月。奠都金陵。升職同指揮。四月。擢職同檢點。六月。晉恩賞丞相。九月。改爲殿前右正史。日登朝記天王之言動。月成一書。與左正史聯名呈獻。旋復升左正史。會萬壽。特開恩科選士。命震川爲主試。諭之曰。以科舉取士。其弊實多。朕所不喜。今甫建國。百事待理。非多選讀書者不可。故借萬壽。暫以行之。然論孟諸書。其旨多悖聖教。必不可用。汝亦有善法。以處此歟。震川跪奏曰。臣已籌有善法。天條。寶誥者。實天朝之聖諭。人民所當誦法。此次取士。即取其中字句命題。則此後士子。皆知所尚。不待勸而自習之。此實一舉而兩得也。天王大悅。准之。遂取王䮾等百餘人。敘功晉震川夏官正丞相。太平三年。命與曾釗。揚虛賢。拔曾水源。刪改六經。著三字。

經頒行民間改潸戶部侍郎梅曾亮之宅爲聖書館四年改震川襄辦軍務兼領聖書館事震川爲文跌宕奔放頗類大蘇東府女官傅善祥深服之嘗傳楊秀清命召震川論文字以故震川亦黨於東楊女館之解散震川與善祥實主之太平五年秀清以跋扈誅株蔓者萬人震川懼自請解職散居民間後復懇蒙得恩代奏請如安徽參贊陳玉成軍事許之廬田之敗不知所終

盧賢拔

盧賢拔初名賢達避石達開諱改賢拔廣西象州人嘗應郡試爲諸生以經世之才自命敎讀鄉村每中夜起徬徨荒塚間對月長號人皆以狂生目之天生兩耳重聽喜交游尤傾心何震川震川入上帝會起兵于金田賢拔徒步往從之太平建國授左掌朝儀職同將軍凡設官分職定禮作樂一切制度皆賢拔草創經震川潤色之奏請施行太平二年下江南定都於金陵賢拔首先上表稱賀遽擢恩賞丞相總管聖經事位出震川上朝臣大譁譏賢拔以媚獵名賢拔不自安告病辭職而使其徒夤緣於東府七月楊秀清奏調賢拔掌東府簿書賢拔善逢迎信任亞於侯裕寬震川恥之已而宮第落成羣臣上壽稱萬歲特開恩科取士命賢拔副震川爲主試晉秋官正丞相試畢仍奉職東王府太平三年再克武昌秀清以賢拔治軍書鞅掌勞績奏封爲鎭國侯時秀清已蓄不臣意隱諷賢拔聯結諸文職乘機勸

進賢拔懼被誅數告病乞休皆不准大翁乃造震川問計震川曰求仁而得仁夫亦有何懼賢拔泣涕言知悔震川忽拍案厲聲曰去去天條森嚴欲去官易耳賢拔悟潛召其妻共宿而自使人告發按之信法當斬秀清憐之奏革職發聖書館從曾釗揚震川刪六經太平五年秀清敗黨之者無倖免賢拔以革職閒散獨不株及嗣後軍事孔亟天京糧餉竭蹶奉諭聖書暫停辦賢拔知事不可爲易姓名縋城遁去

曾釗揚

曾釗揚廣西桂平人幼聰慧有神童名稍長惡帖括不治專習古文辭家貧甚授蒙以養母馮雲山傳教至其鄉特往謁之與語經國事深傾折爲之介紹於天帝會司筆札已而金田起兵釗揚奉母以從凡一切文檄皆釗揚預先爲之雖軍起倉卒而有條不紊天王深倚之太平紀元設官分職授右史職同將軍掌記天王言動而不與軍事十二月升右掌朝儀職同指揮編纂儀制太平二年朝儀成楊秀清器其材奏調釗揚處理東府文案升東殿右丞相職同檢點五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改爲天官又副丞相釗揚性剛直寡言笑雖屢遷鑒於侯裕寬等逢迎恣肆每懷去志太平三年秀清奏開聖書館刪改六經釗揚自請改館職天王卽命之爲總裁時同館何震川盧賢拔職銜資望皆出其上釗揚深自抑對震川尤恭愼一時人皆賢之太平五年秀清敗石達開憤而出京聖書館解散釗揚上書請如皖說達

開。許之。遣出京。亡去。

方技傳

李俊良

李俊良。廣西老兄弟。本名俊昌。因避北韋諱。改俊良。身魁偉。目光炯炯。城府莫測。初從軍爲中軍長。素業瘍。軍中有病者。令診視。輒瘥。名大著。淸咸豐元年。克永安。天王染時疫。韋昌輝薦俊良投藥一劑而瘳。遂封國醫職同將軍。太平元年七月。大軍至長沙。加職同指揮。二年二月。克江寧。升職同檢點。收羅醫士。採辦藥材。爲典內醫之首。五月。加恩賞丞相。七月。楊秀淸患目疾劇甚。俊良率諸醫竭技診治。得不瞽。封補天侯。俊良善房中術。能合媚藥。及施避孕法。尤長於治花柳。諸王侯皆喜之。而秀淸信任尤專。因與侯裕寬等。相狼狽結怨。北韋太平五年。韋昌輝滅東楊。俊良亦及於難。

何潮元

何潮元。廣西老兄弟。初業醫。誤殺人。亡命江湖間。遂假符水以治病。所至稱爲神仙。金田起兵。特往從軍。諸起義者皆前席以聽。獨楊秀淸石達開目之爲妖亂。命隨李俊良爲軍醫。不准用符水。太平元年。授內醫監軍。二年。升前一軍內醫職同總制。旋封恩賞丞相。十一月。隨

秦日綱出守安徽。遂自率一軍。略桐城樅陽一帶。太平三年。楊秀清命林啟容守九江。潮元守湖口縣。互相聲援。已而清軍陷武漢。下攻湖口。湖口水師敗績。潮元遁回天京。初秀清頗不善潮元。潮元自危。遂慫恿儐良多合媚藥以蠱秀清。秀清喜之。遂亦黨於楊氏。迨秀清誅。因為韋昌輝所殺。

賓福壽

賓福壽。廣西木工。初從軍。授典匠職同總制。造炮車空梯等以攻城。太平元年。大軍至湖北。剔選軍中能匠事者。盡付福壽統帶。升職同將軍。二年。都金陵。營宮室。土木大興。遂立木營。升福壽職同指揮。督責之。已而宮室落成。封恩賞丞相。旋升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改江寧三條巷清河南陝州李璟宅為丞相府。備極彫飾之美。）福壽形瘦骨立。如柴而便儇。善媚。能作威福。御下尤殘酷。當典工時。楊秀清特賜令箭寶劍。夫役有不用命者。得隨意刃之。福壽好飲。酒及酣醉。輒不辨勤惰。手劍殺人以為快。凡任事數年。被戮者不下數千人。後秀清敗。福壽為其下毒死。

鍾芳禮

鍾芳禮。廣西老兄弟。起兵時。初封御林侍衛。太平二年。奠都金陵。立織營。以芳禮善織。封恩賞丞相。督理織營事務。凡江寧素業機者。皆迫令入營織造。限日繳緞疋若干。并立營伍。按期操演。紀律斬然不紊。（芳禮改江寧城內東大街清戶部廣東司正郎記名道甘熙宅為織營辦公處。）楊秀清惡之。初女館門禁甚

嚴。芳禮獨言織事須參用女工。請於秀清。得自由出入挑選聰慧者。教之紡織。久之。人言藉藉東府侯裕寬嫉甚。數譖芳禮於秀清。秀清旋亦疏之。迨秀清敗。芳禮因免於禍。太平八年。天京被圍急。以無絲罷織。令芳禮將全營赴浦口。防清軍。至則不戰而潰。隻身回天京。至天保山。痛哭自刎死。

太平野史卷之十七文學方技二傳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八

女官傳

洪宣嬌

洪宣嬌。天王異母妹。生六歲而孤。母轉嫁去。依兄以居。天王好結交。不問家人生產業。後復遠游。轉託其妹于族兄仁發。仁發視之如己妹。年及笄。豪爽過男兒。鄰人有習技擊者。往從之。輒能領會。亦工擊刺。清道光二十九年。天王將起兵。遣使迎宣嬌。曰、吾鮮兄弟。不可使弱妹落清吏手。宣嬌至桂平。受洗禮。復學醫于西教士。得秘術。經其手。雖危輒治。楊秀清慕之。因與秀清暱。既而朝貴至自武定。雄偉慓悍。好馳馬試劍。宣嬌復傾心于朝貴。遂歸之。金田起事。凡信上帝會者。皆舉室以從。軍中多婦女。宣嬌部勒之。編爲軍。自稱元帥。朝貴每臨戰。宣嬌輒騎馬。率大脚婦。服五綵衣。出隊爲掩護。且能使火器。無虛發。清軍遇之。每奪氣。長沙之役。朝貴戰死。宣嬌斬衰。諭士卒。代將其衆。得不潰。遲大軍至。以兵付秀清而退。依天王以居。天王建都于金陵。秀清上書。乞宣嬌如東府治病。賴漢英諫止之。天王曰。天妹秀清。同爲天子。不啻兄妹。何嫌也。竟從之。由是宣嬌過從東府甚密。初天王慮將士有室家累。禁男女同居。設女館以容婦女。日給口糧。而教之以工藝。即命宣嬌秀清司其事。館之者數十萬。類

至不齊。有犯姦及逃逸者。宣嬌必置之于法。東府有女官曰傅善祥。有寵。每聞館中有罹罪者。輒傳秀清命庇護之。宣嬌怒。召善祥挫辱之。秀清不能堪。遂齟齬。宣嬌說天王。免秀清兼領女館職。而以蒙得恩代之。得恩者。東王之倖臣。治館中多不法。人言藉藉。秀清因假天父命要天王解散之。而以婚遣之。事付善祥。宣嬌益不悅。太平五年。清江南大營潰。秀清益跋扈稱萬歲。宣嬌請誅之。天王太息曰。朕及汝皆與彼有素。且曾與共患難。安忍出之。宣嬌曰。王不忍。人人將忍王。天王瞿然。密召韋昌輝還京備之。宣嬌遂說賴漢英秦日綱等與昌輝合誅秀清夷其族。親詣東府。攫餘孽。檢善祥屍。模糊不能辨。詈之曰。妖婢亦有今日耶。閱數月。昌輝復以跋扈誅。天京大亂。宣嬌慨然曰。眞道不行。而人情難測。是不可以居矣。乃以謝賞養子有和。囑天王衣西洋女教士衣。退處于民居。朝臣尼之。不能止。太平十三年。天京糧盡。天王縱婦女出城以節食。宣嬌毀容雜難民中以出。遂不返。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人。父槐。爲名諸生。善祥幼習詩史。善文墨。才色雙絕。年及笄。父母相繼卒。依兄嫂以居。太平二年。大軍克金陵。盡納城中婦女入女館。編制爲軍旅。考驗有才識者錄之。署爲官。而以楊秀清兼總女館事。善祥試第一。秀清大賞之。擢爲中團團帥。團帥者管領二萬人。得直達東府白館事。善祥慈善而聰慧。上下皆愛之。呼之爲女狀元。閱數月。秀清奏言選

拔女侍史。主簿書批判事。乃量移善祥于府中。晉職恩賞丞相。悉以案牘及女館事付之。置不問。時天王妹洪宣嬌副秀清爲女館稽查。執法甚嚴。館中多暱善祥。疏宣嬌。宣嬌怒。譲秀清。秀清庇護善祥。置不理會。有攻訐者。言善祥恃才驕慢。嘗詆天王東王不通文墨。狗矢滿中。宣嬌採其語奏聞。事下東府。推治。秀清雖怒。不忍實其罪。借吸黃煙事枷號女館。善祥羞愧。乃以書上秀清。其畧云。荼蒙恩覆。無以報稱。簿書鞅掌。不敢自懈。緣欲夜遣睡魔。偶吸煙草。致干禁令。又荷矜原。不加死罪。感奮何如。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自獲罪以來。五中憂懼。神思恍惚。如失魂魄。貌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質。雖見宥於風霜。螻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何恨。但念未列妃嬪之隊。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當銜結於來生。金脫一雙。王所嘉賚。裹以紅羅。訶黎子。遣使上繳。褻服不恭。藉寓親愛。倘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維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秀清閱之。心動。遽釋其罪。使治事如初。宣嬌益憤。遷天潢勢凌秀清。秀清亦藉天父臨身揭發宣嬌隱慝。二人遂相惡。天王右宣嬌。免秀清女館職。而以蒙得恩代之。善祥說秀清曰。軍餉孔亟。而日費萬金。錮人之妻女姊妹。以干天和。而縱宵小之淫亂悖執。甚焉。不如散之。秀清曰。力不勝天王。奈何。善祥曰。獨不可以天父勝之耶。秀清乃傳天父語。迫天王解散女

館。而署善祥主婚。遣事天王。不得已從之。宣嬌囑諸將入女館。掠取一將。多至數十人。少亦數人。秀清以先暱善祥。故不能詰。貞烈者多自經。屍相枕藉。民間反以怨秀清。太平五年。清大營潰。天京解圍。秀清自以功高。稱萬歲。諸將皆憤憤。宣嬌怨棄怨來。續好。善祥憂之。數數諫。秀清剛愎。輒不聽。會秀清挈善祥出巡城。鹵簿擬法駕。威儀甚盛。忽有刺客。掠輿過。棄之。不得。于輿中得小紙。中有詩。付善祥誦之。其辭曰。風倒東園柳。花飛片片紅。莫言橙李好。秋老滿林空。善祥爲推究第一語。反覆言之。語皆切秀清。秀清不悅。其實皆善祥之黨爲之。欲譬秀清使戒備者。而秀清終不悟。已而韋昌輝返天京。秀清宴之。昌輝受天王命。衷甲以往。卽席殺秀清。圍東府焚之。東黨無一得脫者。善祥亦死于烈焰中。翌日。宣嬌撥燼檢善祥屍。不能辨。得其一釵而返。（或曰。善祥于先數日。潛出東府。削髮爲尼。實未及于難。不知其說所本。）東府土木。冠絕天京。亭園亘數里。善祥所居曰紫霞塢。花木環互。魚鳥駢羅。相對起高樓。署曰多寶。古器萃焉。太平諸將。皆出身獷武。不知古物。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金石彝器書畫。得片紙隻字。珍如拱璧。秀清欲悅其意。稱之曰女學士。爰令部將多方搜集。實之樓中。善祥至樓。每終日不出。飲食多廢。更嗟天京賞識者稀。特召何震川視之。震川曰。東南古物之菁華。皆萃于此矣。至是亦付諸一炬云。

白齊文

白齊文。美國人。先任清爲常勝軍統領。常勝軍者。清蘇松太道吳煦。以重金募壯士。聘美利堅人華爾領之。以練洋鎗者。清軍恃爲干城。每對陣。輒以其軍當前敵。白齊文初爲華爾部將。受清官職。服清制服。頗忠于其事。太平十一年。常勝軍犯慈谿。華爾戰死。清廷授白齊文副將職。命統常勝軍。白齊文爲人。好自負。尙意氣。嘗揶揄清諸將。無軍事知識。而譏李鴻章軍爲乞丐隊。又不喜中國文人。謂見之生厭。以故江浙諸文武。皆銜之。先是英提督何伯。將中外兵入嘉定。爲李秀成所敗。狼狽遁去。鴻章遣軍攻之。亦不勝。乃命白齊文以常勝軍助攻。白齊文于城外築礮台。架礮擊城中營署。多命中。城軍不能守。開西門委城去。白齊文戒諸軍。毋得入城擾百姓。清軍不遵。約姦淫虜殺。備極慘酷。白齊文大憤。殺他營不法軍士數十人。引軍去松江。清吏惡其橫。靳其餉不與。一軍鼓噪。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不得。乃至上海。痛毆道員楊坊。攫取餉銀四萬兩以去。時上海軍事。諸國皆受英國指。鴻章延英提督士廸佛立。領事麥華陀。告之故。解白齊文兵柄。而以戈登代之。白齊文大恚。太平十二年。白齊文在上海。結合英美退職兵士二百人。駕汽船二。詣蘇州投李秀成。秀成大喜。部雲官曰。王每以清廷乞憐于外人。爲可恥。今徇白齊文之請而納之。何也。秀成曰。求則可恥。彼以誠來。納之。何害。乃盛陳軍旅迎之。并爲請于天王。封之爲天將。白齊文見太平軍禮拜祈禱。大驚

曰。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于清軍。吾何憒憒。乃爲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因亦投神前。懺悔。誓效忠于天國。時蘇州被困久。崑山吳江皆失。清將程學啓戈登猛攻寶帶橋。譚紹洸禦之不利。白齊文駕汽船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彈。擊清軍。死者數千人。會駕輪機者中流彈。因而失愼。焚其舟。遂收軍。秀成置酒勞之。白齊文蹙額曰。卽多殺傷。何益事。終不濟矣。爲今之計。宜全軍委城而去之。就食于江西。急以西法練新軍五萬人。通閩廣之路。以運西洋軍器。則清廷不足平也。若徒守孤城。是檻獸耳。終必就擒。秀成深然之。爲飛奏於天王。請遷都。天王不許。是年冬。守將郜雲官有叛志。秀成微覺之。先偕白齊文離城去。至常州。白齊文不願赴天京。秀成曰。君竟離太平軍去耶。對曰。蘇浙之敗。外人實扼之。吾將暫歸海上。聯絡諸國之人。藉助指臂之效。秀成乃提常州聖庫金畀之。使至海上購軍火。白齊文至上海。蘇州陷。中途道梗。清廷復購之急。乃遁香港。太平諸王之忌秀成者。揚言秀成以私財寄白齊文。白齊文復投清。助攻天京。秀成將內應。秀成幾不免。太平十三年。天京陷。秀成不屈死。白齊文聞之。慟哭。將歸國。嗣聞秀成弟世賢屯漳州。有衆二十萬。乃約印度人格玲。密購軍火。運廈門。將由廈門至漳州。助世賢。至中途。事洩。白齊文格玲並被執。廈門英美領事援條約索之。清帥左宗棠不與。命押赴蘇州推治。復戒押者至中途。幷格玲殺之。而沈二人之屍於蘭溪。以舟覆被溺告中外之人。皆哀之。（終）

太平野史卷之十九

倖臣傳

蒙得恩

蒙得恩。廣西桂平人。初名得天。因避天字。改得恩。成童時貌頗姣好。嘗與秦日綱侍從天王。傳教於兩廣間。迨起兵。歷經戰征。身暴長。面黧黑而濃髭。與前判若兩人。初授御前侍衞。太平元年。自永安翼天王突圍出。授東殿右二指揮。從蕭朝貴攻長沙。朝貴戰死。得恩革職。發軍前效力。十二月。克武昌。復原官。將左一軍。太平二年。克金陵。被巨創。解職就醫治。七月。創愈。升殿左七檢點。旋復升春官正丞相。得恩小有才。善迎人意。天王頗悅之。時楊秀清秉朝政。凡天王所信任者。動輒被抑。故解得恩兵。改散職。得恩頗怨望。太平三年。諸將祝秀清壽。得恩以兵搜採良家婦女。盛飾之。教以歌舞。及期進獻。以媚秀清。秀清顧而樂之。女丞相傅善祥有寵於秀清。忌之。說秀清曰。王以威德服天下。今劫人家妻女以爲己壽。人將謂之何。且諸女雖被綺羅。強歌舞而淚皆盈盈。承睫不祥孰甚也。得恩爲天王佞臣。性叵測。實欲藉此以敗王之名耳。秀清信之。遂拒不納。并命得恩立遣諸女還其家。得恩大恚。遂并怨善祥。會天王妹洪宣嬌爲女館事。與秀清齟齬。天王怒。遽免秀清并領女館職。而命得恩專其事。

得恩爲政。一反秀清之爲。凡女官女巡查。日必三至而聽令焉。向日善祥之所庇護者。皆挫辱之而檢驗美色私獻之諸王侯。以爲要結地。善祥大憤。慫秀清假天父命解散之。天王不能庇。由是盲嬌得恩等私結諸慫秀清者圖秀清。太平五年。天王授計韋昌輝。誅秀清。旋復殺昌輝。石達開出走。遂授得恩爲正掌率。專朝政。已而復封爲贊王。雖事涉宮闈。亦關白而行。廣開賄路。與安福二王相狼狽。厭膏粱。叢羅綺。窮奢極欲者數年。李秀成憂之。數上書請斥得恩。時天京被圍急。方倚秀成爲長城。天王不欲拂其意。不得已罷之。太平十一年。天京城外大疫。清圍軍死者萬人。得恩亦染疫病。數日而卒。諸將皆請防疫。投其屍於烈火而焚之。

侯謙芳

侯謙芳。廣西老兄弟。初從軍爲監軍。太平二年。將下江南。謙芳與其徒數十人僞爲商人。先入金陵。日要結守城士卒。縱飮於秦淮河。刺探軍情。嘗一夕遣其徒密張太平告諭。城門街市皆遍。文辭愷惻。斐然可觀。城中軍民因而紛擾。閉門大索者累日。迨大兵克金陵。天王以謙芳工文學。善辭令。轉文職。授天朝總宣詔書職。同指揮。因得結識太平諸將。楊秀清尤器重之。七月晉恩賞丞相。太平三年。秀清奏調謙芳爲東殿吏部尚書。凡軍機事皆與議。謙芳以爲可者。秀清立署押施行。權傾韋石。秀清嘗至其第。謙芳盛飾其妹以見秀清。豔之。遂以

進。獻。韋昌輝聞其事。頗諷秀清。謙芳銜之。借名妓紅鸞事以挑秀清。使與昌輝構怨。秀清遂出昌輝於江西。太平四年。侯裕寬以罪誅。女官傅善祥大被寵昵。謙芳妹而出之。謙芳大怨望。因私結李壽春扼善祥。秀清聞之。不悅。一夕。秀清退朝。大笑。善祥曰。王何笑。曰。吾見內。外。諸。將。皆。知。有東王。不知有天王。而洪氏。猶以共主。驕人。故笑耳。善祥。惶恐。伏地曰。王能悟此。王之。福。也。王亦。知內。外。諸將。但知有侯丞相。不知有東王乎。秀清變色躍起。拔劍斫椅曰。我必撲殺此獠。未幾。太平軍再克武昌。稟奏至東府。請敘功須賞。謙芳於附己者擢之。異己者則抑之。諸將大譁。石達開密稟秀清。請檢治。遂以謙芳付黃玉崑鞫訊。盡得攬權營私諸確證。秀清乃奏請天王。并李壽春駢誅之。先是謙芳鬚眉疏朗。清秀類文人。迨入東府攬權用事。廣置姬妾。面暴黑而骨立。眼目皆青。怨之者皆以青眼鬼呼之。嘗召相者至其衙出而謂人曰。五官皆更。不再臘矣。已而果然。

侯裕寬

侯裕寬。謙芳之族弟。與其妻。均。貌。美。軍中。艷。稱之。裕寬初爲蕭朝貴掌庖廚。朝貴惑之。至圖其。貌。而。張之。壁。間。太平元年。朝貴戰死於長沙。洪宣嬌。借事下裕寬獄。將殺之。楊秀清馳至隸其軍。索裕寬使典東廚。而以其妻。供使役。均有寵。太平二年。克金陵。轉東府侍衛。職同將軍。七月。升職同指揮。太平三年。擢東殿戶部二尚書。裕寬工心計。善逢迎。與侯謙芳攬權東

府。勢傾侯王。嘗入女館。擇美姿色者擭六人以去。四人不從。被搒掠以死。宣嬌大怒。詣東府索裕寬。秀清不能庇。詭云已伏誅。而密遣裕寬如湖北。裕寬至鄂。會清軍陷武昌。下黨田家鎭。未幾。清軍復陷田家鎭。裕寬遁九江。依秦日綱。秀清念之不置。密召還京。供事如初。宣嬌微聞之。亦不欲拂秀清意。不窮治。一日。秀清小疾。宣嬌臨視之。至寢室。侍者以病辭之。宣嬌曰。予東王。奏請之天醫也。摑侍者。排闥入。秀清側臥。裕寬伏足後。以手按其股而搥拍之。秀清閉目。似甚適。裕寬妻踞牀頭。執拂以驅蠅。宣嬌遽抽壁上劍。刺裕寬。裕寬抱秀清足。呼救。秀清以身格之。佯笑曰。天妹弗爾。請推烏屋愛而舍之。宣嬌厲聲曰。身秉朝政。而枉法匿奸。荒亂縱淫。何以治天下。擲劍中裕寬妻。傷足。悻悻而出。北韋有倖臣曰黃敬芳。貌尤美於裕寬。裕寬妬忌。輒假東楊之勢以凌辱之。因有怨。至是。敬芳私詣宣嬌。請合力以圖裕寬。宣嬌許之。會太平軍敗於曹縣。有叛將降清。以其軍廹統帥曾立昌投河死。已而復逃歸天京。易姓名。齎金入東府。夤緣裕寬。復得封列侯。敬芳偵得其實。白宣嬌。宣嬌以聞。天王命捕叛將鞫之。並得納賄狀。秀清大驚。遽縛裕寬而梟其首於市。其妻頗怨懟。秀清泫然曰。姦掠事小。叛逆事大。不即殺之。而入北韋之獄。其能免黜天燈乎。且司敗周納。禍必及汝。吾固憐之。而不忍見汝之駢誅也。

黃敬芳

黃啟芳。蘇人。貌姣。好。如。美。女。子。幼習。歌。稍長。棄而。習。儒。以犯。姦亡。命至。爵。林因其。友。李嵐谷。得。識。韋。昌輝。遂館其家。爲教讀。昌輝悅之。金田起事。昌輝挾之與俱。憐其文弱不任戰。使於軍中宣聖教。太平元年。大軍次長沙。昌輝奏言將士信教。大半皆出啟芳功。請授北殿簿書。報可。命至行在引見。天王。亦。悅。之。太平二年。建都於天京。改建北王府。擢啟芳北殿吏部尚書。凡。一。切。文牘。徵收。頒發。皆啟芳。一。人主。之。民間爲之謠。曰。一芳。復一芳。醉倒海。龍王。謂啟芳。與。東。府。之。侯。謙。芳。也。太平三年。升春官正丞相。益專北府事。時楊秀清專政。忌北府之勢不下於己。欲中傷之。會有廩生張炳垣者。初爲東府司筆札。與侯裕寬不相能。昌輝調之入北府。名曰過館。已而炳垣密結死黨五十七人。以書約清軍大營襲城爲內應。已刻日矣。東府微覺之。欲俟其舉事。並陷昌輝。故未發。會啟芳以扇囑炳垣書。炳垣卻之。啟芳慙且怒。遣稗將張沛澤密偵炳垣過失。將窮辱之。沛澤備得其通敵狀詞連將軍陳桂堂。時昌輝在江西。啟芳密白丞相黃玉崑。兼達之桂堂。懼遺心腹告啟芳。謂已之。通。炳垣。係受侯裕寬指使。虛與委蛇。欲偵得其起事之期。因以陷北府者。啟芳大驚。裕寬知事洩。復授命炳垣使攀啟芳。炳垣因供啟芳。嗜洋烟。懼己告發。故構陷。秀清命緹騎抄啟芳室。得確證。啟芳逃入天王府。天王革其丞相職。諭仍返北府治府事。秀清無如何。乃殺炳垣桂堂以滅口。啟芳怨因攀援天妹洪宣嬌以殺裕寬。「事詳侯裕寬傳中」太平五年。昌輝殺秀清。秉朝政。啟芳復職爲

丞相。未踰月。諸將之出征者。交章劾昌輝。皆有反戈意。天王復殺昌輝。夷其族。斂芳火其居。使其徒揚言已自焚。隻身走江西。爲秀清舊部所獲。殺之。

貳臣傳

郜雲官

郜雲官。湖北人。從李秀成克蘇州。以功封納王。太平九年冬。秀成如江西。奏以蘇州軍事任陳坤書。雲官副之。十一年。秀成回蘇州。坤書爲政貪而虐。民多怨。不敢面秀成。先期逭常州。秀成入城。見人民流散。市廛多閉。責雲官。雲官諉過於坤書。秀成怒曰。縱不狼狽。寗不能規之耶。杖之。雲官由是有異志。太平十二年。清軍陷崑山吳江。譚紹洸自上海敗歸。退守蘇州。清李鴻章程學啟圍之。秀成趨救。敗於后宅。亦收殘軍助城守。清軍力攻之。守軍無鬬志。城外諸壘盡陷。惟紹洸素能軍。率精銳。殊死戰。秀成因欲以全軍隸紹洸。雲官不肯下。密納款於清副將鄭國魁。（洋將戈登筆記。譚紹洸敗歸蘇州。郜雲官忌其忠勇。卽通款於清軍。約清軍攻婁門。乘紹洸拒戰時。閉紹洸於城外。然後舉全城降。已決議。會李秀成自無錫至。遂不果行。）借言巡城。夜乘單舸會學啟戈登於城北洋澄湖。聲言守中立。任清軍自攻城。戈登曰。不可。爲王計。非獻城降。卽棄城走。否則惟血戰耳。雲官躊躇久之。始言願獻城。學啟命。斬秀成。紹洸。允給雲官二品武職。雲官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戈登證之。與學啟盟誓而

返秀成微覺痛哭別紹洸去時清軍攻城益急紹洸召雲官計軍事雲官攜汪有爲往先會譙繼祈禱禱畢入會堂紹洸即席言城守之困難擬背城一戰雲官不語以目視有爲有爲遽起拔劍刺紹洸頸紹洸立倒雲官函其首遣有爲馳送學啟營開門迎清軍國魁領千人先入學啟繼之至城中撫視太平降將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雲官方與諸將歃血誓生死乞學啟白鴻章授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學啟大懼佯應之密白鴻章請速誅之絕後患鴻章猶豫不忍發學啟請之再始徇學啟請以柬招雲官等雲官偕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寧王周文佳天將范起發張大洲汪瓌武汪有爲出城謁鴻章鴻章先備二品冠服待之甫參謁鴻章遽入帳雲官色變大呼曰被詐不足惜地下何以見慕王伏起悉斬雲官等

戈登筆記余聞變急至納王室知諸王已被殺挈納王子至船中納王子指示諸王就戮地則納王康王諸首均在惟納王屍已掩埋不可覓余徇納王子請攜納王首而歸首已剃髮頸部洞穿數處

鴻章不自安爲設佛事七日親詣祭弔國魁叩棺大哭呼曰殺汝者自有人吾不汝詐也太平散卒及城中居民聞之皆爲設祭祭紹洸

湘軍記鄭國魁與郜雲官誓不相殺迨程學啟負約憾之涕泣不食臥三日李鴻章後亦悔之咎學啟曰君亦降人也何爲已甚學啟怒還營將引軍去其營弁奔告鴻章鴻章復過學啟陽論他事笑語甚歡事乃解〇洋將戈登夙曉學啟至是以殺降詈之並及鴻章揚言挾其軍且爲變日持手鎗造營門覓鴻章欲擊之鴻章避不見遂率其軍與學啟絕交而去〇稗說程學啟攻嘉興露坐砲台三晝夜自發田雞砲轟城城壞促將士先登登者紛墮壁下屍積數尺學啟憤自遠浮橋乘城左脇中鎗子舁歸營痛苦不堪或言至上海就洋醫便學啟欲至蘇州乃如蘇延醫治之創已合一日獨坐深念忽有所見厲聲曰汝能爲厲乎奮起與搏創復裂腦血皆溢而死

鄧光明

鄧光明。廣西老兄弟。初爲楊秀清帳下健兒。太平五年。以克江南大營功。擢將軍。秀清誅。光明護秀清弟輔清如安徽。投石達開。已而天王誅韋昌輝。達開入秉政。擢光明秋官丞相。將兵萬餘人。駐江西。迨達開不容於安福二王。憤然出京去。光明自以所部隸輔清。太平十年。輔清命光明從李秀成攻杭州。克之。以功封歸王。十一年。清軍陷嘉定。譚紹洸合蘇州嘉興兵十餘萬。自崑山太倉取松滬。光明以兵會之。戰不利。引兵退杭州。十二年。清將左宗棠陷新城。併力攻富陽。以窺杭州。光明率杭嘉兵出臨安。圍新城。以襲富陽清軍後。宗棠遣部將蔣益澧援之。光明迎戰於新橋。殺清將熊建益。宗棠乃調洋將德克碑助攻富陽。炮火猛烈。太平軍不能敵。退出富陽。光明亦解新城圍。趨餘杭。清將康國器襲擊之。光明大敗。身被重創幾殆。乃收殘衆退嘉興。未幾。清軍陷杭州。進攻嘉湖。光明創未愈。不能軍。授意部下。以石門降清軍。

丁太陽

丁太陽。廣東人。初爲天將。不甚著名。迨李世賢略浙東。太陽集衆數萬應之。頗剽悍。太平十三年。世賢叙其功。奏請封太陽王爵。旨未下而天京陷。后主奔江西。太陽以兵入贛邊迎之。會后主被清軍所虜。乃以其衆屯瑞金。爲清將張運蘭擊敗。退走平遠鎭平。折而西北。破武

平。偵悉運蘭軍下壩。乃急攻。永定下之間道。抄至運蘭後。夜襲營。運蘭方挾歌者飲酒高會。聞太平軍至。遽起索馬。左右已潰。與總兵賀國理等十餘人徒跣而出。遇太陽於營門。太陽俱執而殺之。於是龍巖南靖俱不戰而下。乃迎世賢軍入漳州。時陸順德屯龍巖永定南靖雲霄。汪海洋屯長汀連城上杭之交。太陽則以其精銳游弋龍漳間。衆號二十萬。左宗棠分兵數路攻之。皆敗退。清同治四年。宗棠合其軍。併力襲攻南陽鄉。海洋迎戰於馬洋洞。大敗。精銳悉盡。痛哭走上杭。太陽以輕騎援之。不及。而清軍已疾驅攻漳州。世賢拒守數日。會彈藥盡。乃開西門棄城走永安。與太陽遇於途。始悉海洋已先敗。相向而哭。於是龍巖永定雲霄平和詔安諸邑皆陷。世賢太陽至永安。清將劉典復會諸軍奮擊之。太平軍復大敗。降者四萬人。世賢易裝遁去。太陽三入亂軍中。求世賢不得。疑已死。乃以殘衆詣劉典降。

蔡元隆

蔡元隆。封會王。太平十二年春。元隆守太倉。清將李鶴章攻之急。元隆乞降。鶴章信之。渡河。將入城。太平軍裹白巾忽出東南門。斷鶴章後路。清軍急退。死數百人。鶴章傷足。親軍負而逃。元隆追之不及。清統帥李鴻章大怒。命程學啟率衆萬人攻太倉。日以大炮轟城。城崩。元隆走浙江。天王復命守海寧。會清軍圍嘉興。將進兵攻海寧。元隆復乞降清將蔣益澧。命廖安之至海寧往撫之。元隆逡巡未出。安之從者欲遁。安之亦穎泚。有頃。元隆始率兵衆來見。

安之曰。吾知將軍歸款。出於至誠。故來受之。如欲用太倉故智者。可斷吾首。元隆惶恐服罪曰。願效死於清廷。遂舉海寧降。益澧入城。汰其衆爲四千人。易元隆名曰元吉。

洪容海

洪容海。封保王。太平十一年。清軍陷寧國。容海降。率所部攻陷廣德。清廷授容海游擊銜。

按容海、一反覆陰險小人耳、在太平軍從秀成陷廣德殺戮甚慘、時東鄉有篁竹堡有險可扼、民團固守、終太平之世、容海屢攻不下、廣德人之避亂者皆歸之、不下數萬人、旋容海見太平勢衰、詣清帥劉銘傳營降、使守廣德、容海憤篁竹堡前之不爲己下、乘其懈而攻之、堡破、堡中人誅夷殆盡、廣德人嘗控之官、官不爲理、洪得以某省游擊終、至今廣德人之言洪容海者、莫不切齒、而以貸逃顯戮爲憾、其事詳載於丁寶書所修廣德州志中（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七號王文濡識）

韋俊

韋俊。一名志俊。昌輝胞弟。面黑高鼻而多力。不甚識字。太平二年。奠都金陵。封國宗。楊秀清令與石祥貞率兵如江西援賴漢英。因略定九江一帶地。是年冬回天京。是時曾立昌守揚州。爲清兵所困。秀清復令俊援之。攻入三叉河。因賞穿黃袍。太平三年。與石祥貞合兵攻湘潭。克常德岳州等處。七月回天京。與秦日綱等攻打兔兒磯。不利。秀清乃命俊合石鎮崙援

田家鎭。戰於半壁山。鎭崙敗死。俊幾成擒。棄田家鎭。遁回安慶。太平四年。俊復上略通崇。慶與清軍苦戰。章身被數創不少却。太平五年天王誅昌輝。秀清遺黨欲並殺俊。陳玉成曰。太平軍背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因得免。以俊守池州。太平八年。清將彭玉麐圍池州。攻之急。待援不至。乃舉城降。

古隆賢

古隆賢。廣西老兄弟。初隸韋俊部爲總制。旋累擢至指揮。隨石鳳魁守湖北。清軍陷武昌。隆賢下退田家鎭。以鐵練橫江以阻清師。後田家鎭陷。復從俊守小姑山。太平五年。韋昌輝伏誅。俊與隆賢鬱鬱不得志。以其軍游弋於皖贛者累年。陳玉成憫之。奏調守池州。太平八年。清將彭玉麐圍池州。糧援皆絕。俊召諸將欲舉城降。隆賢獨慨然曰。不能守。則去之。降何爲者。俊曰。圍重而兵饑。行將何之。不願者。行止聽之可也。隆賢遂率所部開城。血戰突圍出。殘兵不及千人。逕造羅山見玉成。曰池城鼠雀俱盡。炊煙歇滅者已數旬。不援將降敵。玉成壯其志。以兵五千屬之。整旅而返。至則俊已舉城降。隆賢夜襲城。盡殺城中清軍。復克池州。使人於亂軍中求俊。不得。玉成上其功。封天將。遂以其軍隸玉成。太平九年。玉成命從楊輔清攻寧國。克之。殺清將周天受。太平十一年。玉成爲苗沛霖所賺。不屈死。隆賢慟哭曰。吾無望於太平矣。乃於次年詣清將朱品隆降。其軍猶四萬人。品隆悉遣散之。

伍貴文

伍貴文。封比王。太平十一年。從郜雲官以蘇州降清軍。爲清將程學啟所戮。

汪安鈞

汪安鈞。封康王。太平十二年。從郜雲官以蘇州降清軍。殺之。

周文嘉

周文嘉。封寧王。太平十二年。守蘇州。郜雲官密倡獻城議。文嘉首和之。及降。俱爲清軍所戮。

范啟發

范啟發。天將。太平十二年。從郜雲官舉蘇州城降。爲清軍所殺。

張大洲

張大洲。天將。太平十二年。從郜雲官舉蘇州降。清軍殺之。

汪懷武

汪懷武。將軍。太平十二年。從郜雲官降清軍。進謁李鴻章。伏起被殺。

汪有爲

汪有爲。將軍。太平十二年。從郜雲官獻蘇州。清軍受而殺之。

吳人杰

吳人杰。洪仁發之黨羽。授丞相使守溧陽。太平十三年。李世賢軍敗於張渚。退入溧陽。人杰不納。世賢走湖州。陳坤書欲以兵誅人杰。人杰懼。以溧陽降清軍。

譚　富

譚富。封陪王。太平十三年。汪海洋殺李元茂。富懼。以其軍降清廷。

莫恩詒

莫恩詒。天將。太平十三年。從陪王譚富降清軍。

郭維揚

郭維揚。天將。太平十三年。與清兵戰於平湖。敗績。以其部四千人降清軍。

附廣德州志載洪容海事

同治元年。六月。浙江提督鮑超。督諸軍克復寧國府。遂復寧國縣。初偽保王童容海者。洪姓也。因與首逆同姓。改姓童。驍勇善戰。隸偽翼王石達開。上年由汀入浙。轉隸偽忠王李秀成。本年以擅殺各酋。與羣賊有隙。及來援寧國府。率衆六萬。不戰而約降於鮑超。辛未襲取廣德州以獻。率衆就撫。鮑超爲請於曾國藩。許之。謂招降古無良策。必降將才足馭其黨。而後無反覆爭鬬之虞。官軍氣足懾降人。而後無幹弱枝强之慮。童容海人數太多。恐其別生枝節。飭鮑超酌留三千人。編爲五營。餘盡遣散。又載降將童容海剿建平挫退。

所部頭目衆多。各爭雄長。中懷反側。容海不能制。僞目張得勝陶子商等同二萬餘人。投歸僞輔王楊輔清。又有僞目朱大概黃三元等同二萬餘人在廣德州內鬨。童容海自率萬餘人奪門出走。寧國歸鮑超軍。廣德復陷。

案童容海無爲州人。其率衆來襲州城時。大肆屠戮。攻破篁竹民團。一時遇害者萬餘人。至今州民深恨之。

案以上云云。童本姓洪。似爲一人。本書又爲二人。當待攷正。惟其已降後。屠殺篁竹堡事。至今父老猶有言之切齒者。當時淸大吏之瞶瞶可知矣。 濡又注

太平野史卷之十九倖臣貳臣二傳終

太平野史卷之二十

載餘

載餘者。餘賸之稿。雖瑣碎不盡可信。而棄之又復可惜者也。史家多以之註入傳記之中。以待考證。茲於註餘。復得七十餘則。無可歸納。因闢此門以附之。

太平朝之外交

太平奠都金陵。一日。忽有汽船一艘駛至。疑爲淸軍。將舉轟之。船主亟升白旗。時軍中有曾至香港者。識升旗例。爰以小艇抵汽船。問來意。船將答曰。我國商人。雲集長江一帶。大軍既下江寧。恐有誤會。此來兩不相助。祇爲保護計耳。兵士以告楊秀淸。秀淸轉奏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將。與之歷覽各營。且曰。彼此通商。理所當然。將來事定。惟有洋烟勿再來華。其餘貿易無禁。後船將歸上海。天王復遣使同行。報聘。晤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洲之戰。天王爲人民自由而流血。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使返。呈美領事書。天王卽遣其弟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天王書同行。仁玕使美。越年而歸。著有使美日記。

天王答美國總統書

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天朝。書達金陵。經東王金眼閱過。跪承朕覽。朕以貴民主。遠居東海外。音問不通。翩然來庭。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輕。實與我天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天朝者。皆上帝之子。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侍王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致書於英法美各國全權公使及其人民。中國自建立以來。神農敷治。堯舜繼統。湯武革命。秦漢代興。歷魏晉。傳唐宋。嬗元明。世世相承。與汝各國常相和好。余生也晚。不復見盛治而享太平。嘗披覽世界輿圖。窮搜古今載籍。以爲有國者不可忽脣亡齒寒之戒。交鄰者不可忘以大事小之心。中國自元明以還。鄰國入貢不相侵伐。乃滿洲異族。乘明之衰。盜竊中國。垂二百年。稍有知識者。念此國辱。無不椎心飲泣。郎汝各國與我共脣齒之誼。亦當爲之痛憤也。義軍久欲舉討伐之師。幸至聖之天父不棄漢族。命我天王奮跡金陵。掃除滿族。征伐十年。我天王與汝各國之英雄志士相見以誠。各國人民在我境內自由遊歷經商。不受阻礙。甚盛事也。余奉命殺敵。進取漳州。與汝鄰近。久欲一通問訊。遲滯至今。所望共體脣亡齒寒之義。毋忘以大事小之心。助我進行。殄彼異族。使上帝之眞道流

行中國。我天王素拜基督。前歡迎教士洛勃君。感其傳播福音。盡瘁聖教。我與汝同茲信仰。本如一體。惟彼滿人迷信佛說。摧殘眞道。禁錮信徒。我天王仗義興師。賴帝之靈。與汝各國援助之力。得告成功。然彼席十八省之土地。合蒙漢各族之人民。芟夷斬伐。原非易事。非得鄰國之友愛。未易爲功。我天王未入江南以前。汝各國人民不能入內部一步。今則湖北安徽已開放互市。東西南北。無不通行。其能統率海軍與我聯合。則土地財物。及一切戰利品當平分之。我軍薄弱。糧食稀少。使汝不早援手。則滿族猖狂。各國之商業亦不能推廣。望速示同意。早賜提攜。所切禱也。余言非妄。天日可盟。漳城富庶。可營商業。各國商人如有損失。我軍當如數賠償。決不食言。書到望覆。敬問起居。　太平天國十四年十月一日。

黃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寶天豫（太平有豫燕福安義五等爵）黃致書於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累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自有天地而後。國界分各治疆土。不相侵擾。明室既衰。滿虜猖獗。盜竊中原。罪惡難數。二百年來。昏暴不改。上帝震怒。命我天王掃滅北虜。再造神州。余奉命率師。誓殄羣寇。百姓歸向。無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大軍入浙江。各貴國派員來營。申明我軍與貴國之友誼。及各貴國不干涉我軍行動之善意。又請求我軍入寧波時。勿傷各貴國之生命財產。余已發嚴令。禁止我兵士擾亂矣。如兵士仍有不法

行爲。聽各貴國拘獲。送我軍營。按法嚴懲。如各貴國人民。有潛助淸軍。破壞中立情事。亦望貴領事查禁。彼此同守信約。同敦睦誼。所深望也。特此通知。並祝貴領事健康。　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馮天將答各領事書

太平天國侍衛官掃逆軍統領馮。答覆英國領事哈浮君。美國領事白聚格君。英國海軍副艦長黑克遜君。艦長俄雷君。上帝命我天王。爲中國之主。將以伐罪弔民也。余奉命掃除妖孽。大軍將入寧波。接各貴國領事來函。所請保護秩序各節。應一一照准。余已發令軍中。嚴禁兵士騷擾。生命財產。一律保護。商業亦照常流通。不致阻礙。特此答覆。即祝貴領事等康健。　太平天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女館

太平軍自金田至金陵。別男女甚嚴。夫婦同居。亦犯天條。當斬。蓋恐軍衆顧家。不與力戰。而仍設女館。挈家同行。以繫戀之。計甚深也。迨太平三年正月。天官丞相曾水源往蕪湖。誤期削職。其弟恐悔。逸去。天王怒。疑水源所使。磔之。因詢心腹。何以舊黨亦效新附私逃。有答以在永安時。言至金陵爲登天堂。許夫婦團聚。今仍不准有家。恐此後逃者更多。天王乃下令許男女配偶。凡男女十五歲以上至五十歲者。皆報名指配。於是數十萬人之女館。遂爲之

一空。

東王磨鍊館女

東王楊秀清。智計陰鷙。方女館之未配也。恐閒居爲不善。除工作外。時傳令以勞苦之。時而令每女館各覓井欄一。時而索小鼠數千枚。時而索螢蟲數萬對。限日送東府。違卽治罪。愚者往往詫爲奇事。

詠女館

洪氏定都金陵。於秦淮間立有女館。凡婦女盡驅之入館。後以糧食不濟。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然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東王之奢侈

楊秀清所寢之牀。以玻璃片鑲嵌。中貯水。養金魚。又結珍珠成一帳。雜以五色寶石。奇光燦爛。炫燿奪目。其餘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則以黃緞爲之。內室之前。有女傳宣十二人。均朱冠黃帽。有人進謁。悉由傳宣通報。秀清出門。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數十人。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翼王善技擊

石達開。善文辭。兼工技擊。嘗教授弟子數百人。其拳法高者曰弓箭裝。低者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鬬。矗立敵前。駢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足飛起。跌出數步外。甚有跌出數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少林寺武當山兩派所無也。傳其術者。以陳邦森爲最能。

翼王弭盜

翼王石達開。初以財雄一方。慕游俠。好結納。顧不擇人。門下恒多兩粤無賴子。日與之馳馬騎射。擊劍舞槊以爲樂。距所居數十里。有一山。當孔道。山有盜數越人於貨。過客無幸免者。有閩商挾重貲出其間。聞之憂懼不知所出。夙耳達開名。因往謁。備陳所苦。乞庇護。達開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擇健者衛送度嶺。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登達開門。謀篡取之。達開聞盜至。即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貲離鄉井。走萬里外。以謀什一利。亦良苦。今壯士欲攘爲已有。彼喪其貲。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僕不忍。故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曰、二千。乃自啟篋出金如數。陳諸几。謂曰。聊備不腆。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矜而宥之。僕不啻身受其賜矣。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儕所爲。殆非人。今重違公命。客第就道無他慮。然所惠實不敢受。請辭。達開大悅。治酒爲閩客祖餞。兼觴羣盜。酒酣耳熱。吐胸臆。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忠王之治軍

李秀成克蘇州。越日榜安民示於城外。紙色黃。字大盈寸。作宋體。上書太平天國忠王部下某某統帶等字樣。其式畧如誥命。四周飾以雙龍綵邊。所謂統帶者。馭下皆極嚴。有不守紀律者。許人民馳告。訊實正法。然士卒絕不騷擾。而人民亦鮮有往告者。

石綺湘

石達開有女名綺湘。年十九。聰慧工文學。姿態軼塵俗。嘗至綺紅院觀樂。諸女皆失色。院爲楊秀清輩蓄妓之所也。天王嘗徵爲太子妃。達開不允。或曰。達開初有一子二女。一夭死。存者祗次女筠照耳。天京陷。年才十七。飄然若仙。初達開引兵獨出。筠照日侍天王。甚愛憐之。及清兵壓城。筠照變服遁走。至錫山毀顏爲丐婦。未幾。以寒餓死。識之者葬之於斗門。筠照殆卽綺湘也。

卜應期

卜應期。江西吉安府人。天京召令廷試。天王妹宣嬌帷幕竊窺之。喜其才俊。授意天王。賜以探花。謝恩時令轉謝天妹。應期如言往覲。入而長跽。宣嬌挽之起。語之曰。吾願時時見汝。尋選爲內廷供事。而東府女官傅善祥亦悅應期。陽以事召應期入府。人謂宣嬌。宣嬌盍索之。宣嬌曰。我愛應期。愛其才。非有所私也。何必與婢子爭男子。太平十一年。清曾國荃圍天京。應期

乘間逸去。爲蕭孚泗部將所獲。將殺之。獻擊斷九洑洲糧道之策。從其言。遂陷九洑洲。而糧道絕。迫天京陷。孚泗乃薦於國荃。授副將。

劉瑲林

劉瑲林。通春秋。善知兵。曾國荃圍攻安慶。瑲林方守集賢關。爲陳玉成犄角。曾國藩致書國荃有云。勿使瑲翁逸去。又稱之曰瑲林先生。繼聞鮑超攻破其壘殺之。則大喜。國藩素以理學自傲。不肯輕易下人。於玉成猶斥之曰四眼狗。於瑲林則尊之曰瑲翁。曰先生。則瑲林之學術。可想而知矣。

陳開響應太平軍

陳開。佛山人。幼無賴。好與會黨交。營卒衙役。亦多善之。太平軍起。佛山諸無賴議響應。僉曰。此大事。非吾輩所能任。計無如陳開者。時開方設雜貨肆於鶯岡。衆往謂之曰。時至矣。君猶默無舉動乎。開曰。茲非細事。非若持械行劫。僅及一身而已。事關謀反。成則大福。敗則妻孥且不可保。雖然。吾固計之甚詳。汝輩且入吾室共決之。衆入。則有長髯客已先在。衆愕然。開曰。此非他。吾粵人有在太平軍作校尉之劉麗川者。其兄弟行也。彼爲劉杜川。昨夕方至。正以此耳。君等有何陳述。衆曰。吾儕不過冀一朝得富貴。有所憑藉而已。開顧長髯者而笑。杜川曰。無驍勇善戰可作將領者。將若何。開沉吟久之曰。若然。能顧亥足當之。蓋寺僧有稱尙

能者。亦鶯岡產也。素習易筋經。有巨力。能舉數百斤石臼。顛性頑悍。無與狎。惟開與周旋。乃借杜川訪能。畧陳起事之議。能允之。謀既定。開自爲軍師。稱大王。居王借山。以能爲大將。領諸路軍。別遣黨人四出鼓煽。於是何六起石龍。林洸隆起省城外之河南。關陳松年起新會。陳吉起順德。陳金剛起清遠。鄒六起龍門。相與蓄髮易服。而明代衣冠。不可驟得。乃徵梨園所有者而分御之。頭戴紅巾。紅與洪諧聲。寓擁戴天王也。又凡聚議之處。必榜曰洪順堂。其軍亦稱太平軍。而設官分職。與太平制都不合。其銜有將軍元帥先鋒軍師防禦使等。將軍元帥。大都椎埋少年。軍師則爲落拓文人。防禦使則富人被脅入黨者。而軍備復不完。將帥挾土銃。次腰劍彎弓。次插利刃。又其次則棍棒叉鉤而已。初攻大基頭軍營。清軍以大礮轟擊。衆大敗。能以禮謁里人馮松。求畫策。松曰。是不難。清軍不能無妻子。其妻子不能俱還營中。猶在里巷。子以重兵刦之。使俱來。率往陷陣。居前敵。官軍雖有礮。噤不敢發者。因挾以降。事必濟。能大喜。如言往。清軍盡降。礮械悉爲所有。松既爲陳軍畫策。開奇之。遣人賫金帛往聘來軍營調用。松本小康。不欲以身爲孤注。其族人有翰如者。多謀畧。松素下之。以事告。翰如戒勿往。松曰。成敗雖不可知。然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亦非所願。翰如曰。吾不敢阻君進取。但烏合必無所成。松曰。筮之。筮之吉。松曰。此猶不足信。天倘相彼。吾當出。則當大雨。已而大雨三日。松曰。得非偶然乎。吾事成。則當更雨。已而一雨兼旬。松曰。可矣。乃就開營中。俯伏稱臣。

開錫以金匜。上插雉尾。鎖子黃金甲。八寶戰靴。望之燦然。松九頓首謝。開旣踞佛山。遠近無賴俱至。衆號十萬。軍實無所出。則按戶索富者使捐輸。佛山本商賈雲集地。大軍至。無不唯命。開驟得金帛。則廣聲色。掠婦女。松諫之。開不聽。朱發者。亦佛山人。賣菜傭也。有膂力。性愚戇。貧不能自存。妻馬三孃。美麗無匹。發與開善。開語之曰。汝妻非尋常人。一品夫人也。發以爲妄。三孃頗自矜。及開舉事。立授發先鋒。銜三孃爲女校尉。出入王借山參預元帥府事。嘗與開調笑。累日夜不復出。朱無所事。日惟醇酒大肉。徜徉醉鄉而已。先是松固識三孃。知三孃握大權。能左右開。則詣三孃而告之曰。夫人居此間樂。然燕處危巢。禍將至矣。三孃愕然。松曰。吾輩雖僻處佛山。然聲勢不小。雖總督始良不思振作。獨不畏沈葆楨乎。旦夕出師。大軍壓境。吾輩殆矣。三孃曰。計且如何。松曰。先發制人。古之明訓。盍因彼未動。從而攻之。羊城一下。全省且爲我有。如是則進可圖大事。退亦不失富貴。夫人倘以爲然。則速與陳大王言之。事之成敗。在此一舉。三孃曰善。遂以松言入告。開初不應。繼爲三孃所刼。乃大發號令。驟興師。遠近徒黨皆從之。太平三年夏六月。李文茂等率衆分三路直撲廣州。其在北路者。圖奪城外礮臺。守臺清兵發大礮轟之。陳軍卻退。是時城兵五百。協同鄉勇五百。由東門突出接戰東路陳軍。攻城方酣。不意清軍突至。方相顧錯愕。而前刃已及。陳軍繞城抵禦。適旗兵續至。併力追逐。東路遂敗。其在西路者。聞兩路敗耗。乃趨西門外之青龍橋。清外委黃賢彪

率汛兵百名鄉勇三百名要擊之。陳軍又敗。將潰散。忽傳能以銳卒萬人至。勢復盛。然不能前進。僅屯於城北數里之牛欄崗。七月。清兩廣總督始良令廣州知府沈葆楨督師拒戰。於是都司曾廷相、守備陳國輝、千總黃大榮。屈超羣等。率師攻牛欄崗。陳軍發巨礮以拒清軍猱進破陳軍中營。爭奪軍械。能率健卒。忽自崗後繞出。崗前陳軍。復返戈力戰。清軍大敗。屈超羣熊應黎安瀾余兆清等。皆陷陣死。能方擬率衆薄城。忽傳總營有令至。能大愕。則班師令也。開之令能班師也。衆莫知其意。松素善發。乃謂發曰。我軍初立。利在速戰。今大王首鼠兩端。吾輩死無日矣。發曰。我亦不欲戰。此間樂。清軍不能來。來則速死耳。松嘆曰。豎子不足與謀。若汝三孃。尚有志也。於是俯匐求見開。開方視事。與三孃高坐堂上。開居左。三孃居右。開見松至。曰、滕松。賜汝坐。汝何言。速言之。松曰。臣無言也。臣不知大王意所在。若相持旦夕。清軍且來。何以禦之。臣不自惜。爲大王惜耳。開沉吟不言。三孃忽擘開印鈐於小旗曰。馮軍師聽者。此將令也。全軍聽汝調度。速東趨。佇看汝奏凱回耳。松曰諾。遂以開號令飭諸軍東發。時大瀝四堡紳士歐陽泉等。已倡辦團練。乃置礮械。備糗糧。而大範江夏荔莊登賢月窟諸鄉悉繼之。陳軍東趨。適經其地。各鄉分守。阻不能進。松令先攻四堡。其一路入曹邊經龍頭墟。窺草堂橋。十一鄉鄉勇發巨礮擊之。陳軍僞遁。分伏叢薄間。民團長劉遇昌偕弟遇鴻率部下踰橋逐之。遇伏皆死。後隊見之大憤。鼓勇繼進。血戰久之。陳軍卒不能得志。其他

一路。由大鎭攻鍾邊。已破壘毀墻而入。而大瀝鄉民紛紛赴援。以巨礮伏林中。陳軍不識地利。中彈輒仆。陣大亂。遂散。松東趨之計既不果。乃遁回佛山。日掠於近村。冀得軍實以收合餘燼。并大會南海順德各縣徒黨。將東趨。先攻大瀝四堡。發兵二千人扼守沙口。陳洸隆將千人攻仇邊。陳金剛由新橋渡江夏。和尙能統坡山船萬人。由小朗渡直進瓜步橋登岸。犯雷邊九潭等鄉。而閉與松。率大隊由水頭墟進攻。留三孃居王借山大營以策應。既而攻破四堡。東趨之路通。乃分途進攻省城。葆楨聞耗。乃立召衞佐邦、尹達章至。使破敵。於是佐邦獻策。以陳軍連日撲城東北。勢力爲最悍。餘實無能爲。令城軍分途應敵。兵力單薄。必不足取勝。不如併力扼東北路。東北敵軍敗。餘衆自解。葆楨從之。乃併軍由東路衝出。直趨燕塘陳軍營壘。時方昏黑。下令縱火。清軍各手持一炬。爭投之。俄頃火大熾。陳軍冒火突出。遁守牛欄崗。初、開之發兵攻省城也。檄各縣徒黨俱至。番禺之陳顯良。三水之黃大榮最強悍。顧牽於他事。不即至。及陳軍敗。陳黃始以舟師來。則聚於佛嶺市。而別築礮壘於義勇祠前。遣悍黨守之。使成犄角。清軍聞耗。遂遣礮船由槎頭進口。抄攻佛嶺市背。而先以一軍進攻義勇祠以牽制之。顯良大榮在祠前設濠環塹礮壘。清軍不能進。既而達章率勁旅至。下令取泥塡濠。俄頃濠平。清軍踐泥而進。直逼營壘。呼聲震天。礮甫發。壘已破。衆軍紛潰。顯良大榮退守石井。清道員沈棣輝復襲而滅之。時陳軍雖敗。而餘黨尙盛。東莞人盧昌科衆數千。自

爲大元帥。號令與開等。仍欲進窺省會。襲奪附城之三寶墟。別遣其黨率千人進窺泥城。佐邦聞之。首率勇攻三寶墟。昌兀立陣前。麾旗督戰。部下咸懷死心。狂呼跳躍。無不以一當十。佐邦知爲不敵。別遣一軍旁攻。昌出不意。爲所殺。餘衆乃潰。棄舟走。達章復率水軍勦滅之。先是開敗於省城。遁佛山。聞諸路徒黨已半滅。益懼。松能雖智勇。已莫展一籌。日惟置酒痛飲。而三壤獨促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開商之松。松韙之。然艱於糧食。城中民戶勒索已盡。欲求之附近村落。則已悉辦團練。不能進窺一步矣。是年冬。省軍來攻佛山。開不能戰。乃下令縱火。隆冬物燥。萬炬齊發。全鎭蕩然。計燒民居萬餘。死於火者無算。而開能發俱不知所之。松匿民家。爲淸軍搜得。被殺於佛山西之高秧地。三壤則爲某弁所獲。匿作妾。淸當道雖有所聞。置不問。

錢江上書

長興錢東平布衣名江。負不羈才。遍讀異書。足跡滿天下。少入京師。上萬言書言時政。請遷都江寧。廢時文。罷鄉會考試。令各省選錄人才。書上。奉旨嚴遣。遂發烏里雅蘇臺爲奴。旋賜還。再入京師。與李鴻章何紹基友善。未幾。太平軍克鄂城。東平星夜赴之。上書天王。一見器重。令掌機要。東平復請直趨京師。天王不聽。從楊秀淸計。遷取江寧。東平太息。旋卽亡去。其書云。伏以大王起事之初。辮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

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解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擾擾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郡。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况削其枝爪。究不如洞其腹心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脣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况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甯謐之中。而欲以一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崛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甯。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厦。檄我丹山。以攻温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蹈。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

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載。捨命沖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廟前之籌。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閉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海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沖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數皆恃彼强婪。賺主中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剃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眞。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易諸。更有期者。旗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即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軫。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

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損名。靦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汚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眞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汚。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轉乾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喩。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是。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實爲至幸。

牌尾館謀叛

丞相鍾芳禮。性和平。司典衣。因廣招機匠。庇護之。投充伏匿者幾二萬人。又周才太爲巡查。性不好殺。請於天王。設牌尾館。收養老弱病廢者。使守館。掃街道。佯病入館者七八千人。太平軍封桑園。招人種治。匿者亦數千人。後內應事洩。搜三處。得大營文憑數紙。殺數百人。於是廢牌尾館。挑機匠及種桑者爲兵。僅存機匠二千人。種桑數百人。

解元對句

天京某年開科。麻城縣某奪解。賜宴之日。天王試以一聯。某對曰。三皇不爲皇。五帝不爲帝。我主方是眞皇帝。天王大喜。幾欲以女妻之。爲楊秀清所阻。不果。

王畹上忠王攻上海策

太平十一年。清軍陷七堡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清撫薛觀堂閱之大驚。疏聞北京。江南北大爲警備。迨太平亡。畹遁入咪唎堅墨海書院以死。先時畹嘗陳書清吏當事者不置意。遂投太平。亦張元之流亞也。其書洋洋數千言。大略勸太平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天王不許。故洋人助清至爲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於海道刼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偕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麕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稅。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

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忠王雖善之。以其有礙外交。卒不用。時人皆惜之。

南北皆非

太平九年秋。大軍克常熟。出資覓丐爲傭。爭應之。丐陸二則罵之爲洋奴。曰、是不可與有爲者。嫉其從耶教也。後清兵至。亦將有所役。許以重酬。亦不願。曰、是爲滿奴也。人問之曰。汝何强項乃爾。二厲聲曰。南北皆非。吾寧餓死耳。

馳馬詩

廣西老軍授散職者。居江寧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群。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攬轡。教人錯認試春郊。可想見其憨遊之狀。

寓意詩

江寧揚州才士被擄在軍中者最多。目擊心傷。不敢明言。往往託諸吟詠。甚至以香奩詩爲寓意。茲就其可誦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睡魔呼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淸籐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籐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溷愁。此指天王選妃。得

一百八十也。手執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之便以逃也。燕子紅襟矜寵貴。鵝兒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太平軍授官也。居然小婢稱如願。有大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爲軍中倚任。貴者備受折磨也。曉看陌上春如織。昔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爲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天試也。他如霜姤菊花寒更豔。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命不爲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

暗衖

太平軍不借物力。但求一時濟用。其於房屋亦然。每於一條街兩邊房屋。比戶打通一片。於相接之處皆開一竇。可行數里不見天日。謂之暗衖。

好善得生

克鎭江時。賈人周姓。自城中逸出。遇大隊太平軍至。匿於積尸下。馬蹄聲漸遠。正欲起視。復聞有呵殿而至者。伏不敢動。俄有人曳其髮起。見尊官著古衣冠。熟視之曰。此應死。龍王廟前王三麻子手者。釋之而去。周知爲神。懼甚。乘夜急行。欲避赴江北。循江七八里。時有一漁舟。亟登之。有一家五六人先在舟。以無川資。舟子逐之。涕泣哀求。卒不允。周憐之。探懷中有十餘金。盡以付舟子。時風浪正狂。不得解纜。遂臥舟中。至次日。風愈緊。舟子強欲挂帆。周索

怯不能渡。躍身上岸。此舟即乘風而去。瞬見達彼岸。復大悔。念死已前定。遂趨龍王廟前坐以待死。日晡時。兵大隊絡繹過。皆未顧問。尾一騎兵持長矛直刺其喉。周亟呼王三麻子。騎馬者抽矛。詰以何處相識。乃述神語。兵曰、死妖何能知。偏將釋汝。周謂欲逃無資。不如請死。兵取一紙裹擲與之。揚鞭逕去。解視則黃金二十餘兩。乃覓舟至仙女廟。緬述始末。揚州人皆知之。

葛謙山

廣西潯州葛謙山。性豪俠。清道光末。洪秀全楊秀清將起事。納交於謙山。將羅致之。謙山乃深自匿。某年。仁和鍾某挈子駿聲從新簡潯州守至潯。掌教某書院。諸生中有與謙山交契者。言於鍾曰。葛謙山家深山中。缺西席。雅慕公子。欲延以為師。駿聲赴之。其家有園。依山為牆。導澗為池。屋百餘椽。館之於園中。謙山待駿聲有加禮。徒二人至馴謹。一日。謙山語駿聲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閽人無以峻卻。而闖入書室。善為我辭。則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礙焉。雖然。余等非甘受紿者。請以一言為證。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遂去。駿聲亟携僮登樓視之。謙山所坐之向。所閱之書。不爽毫髮。蓋諸客亦精術數也。謙山乃語駿聲曰。若輩素與予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宜亟請尊甫來。予當有以相告。越日。某至謙山

設席相待。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得殿撰。惟此時兵禍蔓延半天下。過此其亡也忽。諸爲令計。橋梓宜速歸。自此至浙亙數千里。途中盜賊遊勇滿地荊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軺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可乎。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駿聲果中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粵西。事竣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問之鄉人。皆言不知所往。惟湖石則巋然獨存。

蕭三娘

太平軍中有蕭三娘。號女元帥。或云朝貴妹也。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於馬上指揮其衆。且能左右射。太平二年克鎮江時。嘗率女兵數百登城。勇悍過男。軍當者無不披靡。天王妹宣嬌。亦嘗騎馬臨陣。與三娘同。惟從璧上指揮。不能交鋒。

韋檢點

韋營檢點王大頭。名欣昌。輝部下之驍將也。其頭顱之大。較常人殆逾數倍。故軍中皆稱爲大頭檢點。或卽以王大頭呼之。大頭有殊力。勇悍善戰。且有膽識。每接仗之先。常手執長矛。匹馬衝入敵陣。馳至敵軍陣後。相度一週。始疾馳回陣。接仗數十次。從未受有巨創。既破湖南之江華縣。大頭嘗乘馬出江華之北門。門中懸有一巨木。大頭自下乘以兩手攀木。兩足

力勾所乘之馬。人馬俱起。懸於空際。片時始下。人皆服其神勇。大頭亦嘗以此自炫。至長沙。聞塔都司亦以驍勇著名。大頭數挑戰。初無勝負。一日與塔都司約。不乘馬。不用器械。徒手奮鬭。兩營軍士。均不得助陣。必俟互分勝負而後已。至期兩人互相搏擊。自辰至午。未分優劣。午餐稍息。繼復很鬬。至日斜時。塔都司力漸不支。塔軍中有一親兵。疾趨而前。舉鎗向大頭轟擊。遂中彈而斃。塔都司將王之大頭斫下。權之重十四斤有奇。古有防風氏骨節專車。王大頭其防風氏之苗裔歟。

畢三叉

畢三叉者。秦日綱之愛將也。慓鷙善戰。性凶暴嗜殺。每破城奪邑。輒大肆屠戮。所過之處。居民無得幸免者。尤喜將襁褓小兒。貫於矛首。觀其展轉哀啼。以爲笑樂。然極懼內。妻丁氏貌僅中人。性尤躁暴。蕩逸不羈。喜與帳下健兒調笑戲謔。而獨嚴束其夫。稍不遵依。便叱令長跪。恒於衆軍士前羞辱之。三叉不敢違忤。一日。三叉在帳中飲酒。方令部下刺一小兒於矛首。其妻忽自帳後趨出。捽三叉髮。以鐵杵猛擊之。折其齒。血流被面。三叉雖痛極。惟以兩手掩其口。不敢擺脫。俟其妻怒氣稍息。將打折之齒。從地上拾起。復問見責之故。乃知初無他事。丁氏因在帳後獨坐悶甚。聞三叉在帳前暢飲歡笑。頓觸其怒。故大發獅威。後三叉於武昌城外之洪山下。爲清軍所殺。丁氏亦死於亂軍中。

某天將

某天將遺其姓氏。清咸豐時人。家於楚。少孤貧不能自給。依兄嫂以居。磊落豪放。不可一世。日縱酒爲樂。飲輒醉。醉則大號。拔劍起舞。紅燈變色。未幾。饑饉洊至。民不聊生。兄嫂不能供。天將買酒無錢。不能遂其欲。不得已欲謀生活。旋以販絲爲業。然非其初志也。時洪氏倡業。恢復長江南北。一日樹旗募士。天將適販絲値之途。招募者遙謂曰。販絲客亦樂爲兵乎。遽應曰諾。則盡棄其絲。慨然從命。時人亦未之奇也。天將既應募爲兵。未幾臥病幾不起。二月餘始瘳。與之同時應募者。僉以功擢職。彼仍一小卒。屈身行伍之間。益悶悶不樂。旋自奮曰。豎子盡成名矣。而余尙一功未建。將相豈有種。必不讓他人先我着鞭也。時清某將驍勇善戰。太平軍不能勝。忌之。欲行刺而難其人。天將毅然請往。主將笑曰。汝一小兵耳。何能爲。勿自輕擲其生命也。天將憤曰。主將勿小覷某人。以某將爲虎。某視之直一犬耳。此去若不得某將之頭者。請以某頭易之。主將奇其言。許之。天將退。易輕裝。挾利刃。乘夜掩入清營。時月色微明。不甚了了。天將踰垣入。伏於墻麓。偵察動靜。聞擊柝聲自遠而近。瞥見一邏卒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曰員員。邏者曰建員建員者。今晚軍中之秘密口號也。俟邏者已去遠。天將從墻隅徐步而前。故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若前。彼應之如邏卒。擊柝者弗能辨也。天將乘其不備。出懷中刃。自背力斫其首。首立斷。墮地有聲。棄屍隱處。易其號衣。與已易者。而代

爲擊柝。忘其時。柝聲遂亂。軍中已數驚矣。幸擊者多。不能辨孰爲誤擊。後聞他擊者。始悉其時。途遇邏卒。必詢以如所殺擊者語曰眞眞眞眞。答者稍緩。輒斥之。人以是弗之疑也。且擊且行。至清將帳下。清將已熟睡。鼾聲如雷。帳左置巨砲數尊。彈藥已實。天將四顧無人。即棄其柝。拔刀猛斫之。須臾清將之首已懸其腰間矣。將出。盡燃其砲。聲隆隆大振。軍士自夢中驚醒。以爲敵來掩襲。人不及銜。馬不及鞍。自相踐踏。既而蜂擁入帳。見主將已亡其首。相顧失色。瞠目撟舌不敢動。一卒大呼曰。主將已死。我輩將安從。明日敵軍大至。我輩無死所矣。不如去之。遂先遁。衆一哄從之。霎時空其營。裨將某雖遏之不能禁也。初、天將鳴礮後。於亂軍中掩出。急還已營。徐從腰間解其首下。示主將曰。試認之。此是某將之首否。若誤斷他人頭。曠余盡夜功矣。主將大駭。却走。急答曰。是也是也。徐復曰。君勇過荊卿矣。吾恨未知子也。時天已大明。人方爲天將危。以爲必擒且死。既聞功就。咸大驚。相與欽羨不置焉。天王聞之。即日擢爲天將。昔與之同應募而先遷職者。今皆隸其麾下矣。天將刺清將時。兄嫂已俱卒。未幾天將亦卒。或云歿於陣云。

雀牌爲太平時之酒籌

麻雀之戲。由來久矣。初爲紙牌。其後以楮易竹。遂稱葉子。繪梁山盜一百八人於上。時尚無中發白東南西北也。至清朝淮揚鹽賈盛行此戲。陶澍嘗禁絕之。鹺商乃改繪梁山盜宋江

貌如陶謝並其女公子。太平軍起事。禁賭博。軍中用其制增改之。用作酒籌以賭酒。增入筒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諸王封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遂復變爲博具。不久而遂普及。後之嗜雀戲者。咸不能舉其故實也。

太平軍捕狼

鎮江九華山多狼。太平軍常捕之。其法掘地爲坎。用生鵝半日不與食。置鵝於坎中。以厚板蓋其上。中穴一洞。引狼至坎側。鵝不得食。引頸向上。狼來食鵝。頭入洞中。不得出。遂捕之歸。

典金官盜金

典金官某。率衆出天京城。守門者疑之。搜其身。各懷金數百。乃白東王楊秀清。閉城大索。殺藏金者二百餘人。因搜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婦各數十人。悉殺之。

天王戲腐儒

太平二年七月。安徽望江縣軍帥稟奏。保薦望江縣生員龍鳳翔。有安邦定國之才。龍鳳翔偕其父至江寧。上書天王。不下數萬言。內引周武漢高爲比。天王却之。故批數字曰。周武劉邦。是朕前部先鋒。爾知否。龍鳳翔不解所謂。旋送入詔書衙學習。卒未擢授官職。

蔣驢子

蔣驢子者。金陵土著。乞食於城隅。爲趕牲口(俗稱牧驢者)者收養。卽子之。長而襲其業。洪

氏都金陵。仍為太平軍士牧驢。性戇而忠樸。所畜驢較人健且馴。軍中呼之為驢子。忠王奉朝請居京中。權為四姓王所扼。意鬱鬱。偶遊清涼山。召驢子將事。忠王稱善曰。明日子至吾府。驢子唯唯。既歸。驢子果至。忠王乃命與之腰牌及憑帖曰。子為驢馬車三行總管。凡金陵城內之驢馬車。俱歸子統轄。子願之乎。驢子拜謝。自是驢子為趕牲口者領袖。且兼車馬勢力太張。人皆私謂之天王勅封大驢子。侯及金陵被圍甚急。四姓國宗及王侯等思他遁。輒命驢子計輜重夫役之費。井井有條。器物無所失。諸貴族無不信之。不俟忠王之推薦矣。及五月下旬。警耗日數十至。諸王欲遁而不可得。乃相與計議。欲括各家所有黃白物。聚致於城隅寂靜之所。俟得間而後出之。推究方法。至再四。又求辦此可恃之人。僉曰。惟蔣驢子乃管之。篋之囊之槖之。是時宮中諸妃嬪聞耗。亦託小西王等附載。凡獲總數至千萬而弱。悉付蔣驢子。令惟所安置。但令報告地址及暗藏符號而已。蔣驢子既受命。乃號召夫役數千人。進其頭目而語之曰。王大人等有金銀數千箱。命吾往埋於石城山某所。汝等各以部分領取。每人名下若干役。取若干箱。歸其責於頭目。先載至某花園池旁集會所候命。諸頭目皆唯唯。集會所者。本平時諸夫役飲博遊戲之機關通信處也。前有大池。諸夫役聞之。皆大喜。蓋希冀至此停駐。則可盡晚間之樂。且或可竊取少許。以供揮霍。既而轔轔轆轆。數千車同時就道。驢子忽又出令曰。宮中頃有急信至。諸王妃等亦聚金銀數千箱。令我為之埋藏。

其物須在某荒僻所取之。爾等既去復來。尚可及也。吾不復招他役。使爾等可獲利。爾等意願否。衆皆曰。諾。於是衆皆踴躍爭先。願犧牲一宵之樂矣。驢子且再四囑曰。非今晚應役者。擯不用。按期不誤給倍價。衆皆爭先至荒僻所。荒僻所者金陵督署後。即天宮後墻也。衆既至。候發箱篋出。良久無耗。驢子亦不見。惟驢子之司會計者出語衆曰。驢子方在宮中。搬擡後始得發出。且爲時過早。亦恐耳目不慎也。衆亦爲然。散坐草地間以待。久之。司會計者又令人宣言諸人飢矣。今各給饝饝兩枚。聊以充飢如何。衆皆爭取。絕無去者。至半夜。驢子始出曰。宮中已變計。各埋藏院內。勿復發出矣。誤諸君休息時間。致勞久待。請照給運資。略加酒籌如何。衆聞有資給。亦各願聽命。頭目既與驢子接洽。驢子忽又出令曰。須每人至帳房內領取。恐有冒領等弊。且防頭目侵漁。今遵宮妃之命。另賞頭目若干金。其餘則盡歸夫役自領。又曰。須魚貫而入。否者捕下致刑官治罪。衆以驢子與宮中常通聲氣。勢力雄厚。孰敢不依。於是一一唱名。授受先領。籌次領金。出者入者。秤者囊者。相呼者。相扶者。擾擾終夜。至畢。則天明已久矣。驢子復出令曰。今日衆倦矣。明日先撥人數之半。往某所開窖。如願往者自行報名。候夜間始得輦金至某處。衆亦唯唯聽命。是時所謂園池之旁者。驢車數千箱金千萬。絕無守者。衆亦不計及也。有頭目稍黠者。問驢子金銀箱露置野外。保必無盜者耶。驢子笑曰。如此重載。誰敢輕動。雖野外何害。黠者心始懷疑。竊破一箱視之。則中皆瓦礫。私告

驢子。驢子大駭曰。果然耶。吾爲諸王所賣。犧牲一身不足惜。其如衆人性命何。衆皆失色。於是黠者進曰。清軍得城在旦夕間。雨花台外城業已破矣。此甕中鼈。豈復能久。即傾之池中何如。驢子若佯爲扼腕也者。曰。果如子言。清軍得手。吾輩亦死耳。尚何言。但事宜速。吾輩可即從此亡命。否則恐爲宮中所聞。衆於是如議。傾之池中。不復往開籠矣。事既畢。衆皆鳥獸散。驢子亦不知所之。甫三日而城破。清軍竭力搜括。無有及此金者。或知之。撈池中得箱中皆瓦礫。於是大怒太平軍之狡謀欺己。置之不復顧矣。越二年。驢子自皖中挈眷屬歸。云與西商販藥得厚利。願購此廢園地起第宅。並此大池亦購焉。築垣以樊之。漸起屋舍數椽。工程甚緩。衆以爲彼勤樸故態。將省約工資。不之異。逾年。始有門庭。又逾年。漸具井竈。凡五年而規模粗具。又五年。則資本充溢。市廛多有彼之營業品。衆漸知其富厚。顧莫測多寡。又十年而花園住宅始竣工。宏麗與縉紳埒。即今蔣園是也。其後日益富裕。戚串間始稍稍傳播。彼固得池中物起家者。是時尚有當日釐任之人。親入池中撈箱得瓦礫者。不信其說。往詰驢子。驢子終不言。及驢子死。其子待其僕役稍驕倨。僕役始忿而語人。當時驢子出池中金。實先得瓦礫三箱。而後得金。金反不在箱以內。乃知釐金之夜。實給夫役至他所。傾其金於池。而易以瓦礫云。計亦狡矣。至今蔣氏尚富甲金陵。惟相戒不作官。然每爲督帥注意。輒勒捐賑金至十餘萬不等焉。

胡元煒

胡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毋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既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之。屆期。元煒降。由其所守之門入城。太平軍授以地官丞相。

宮人楊氏

天王一日到東王楊秀淸府中。東王不出迎。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

芟。許以禪位退歸天王府。卽傳集百官。議誅東王。令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獲秀清尸。誅之於市。梟首示衆。旋收秀清之妹爲宮人。清兵破南京。搜天王屍不得。有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秀全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火焚之。詢宮人楊氏。家世。卽秀清妹也。

士人滑稽

太平軍援贛。曾國藩拒戰不利。困於鄱陽湖。計無所出。大營前酒家門柱忽有一紙。上揭出賣奇計四字。左右報國藩。探之。則士人某所爲也。國藩喜。亟命延入。士人口如懸河。語皆譏國藩事異族。國藩姑容之。自是恒出入於大營。一日。文武官吏以國藩壽誕。皆具衣冠入賀。士人與焉。既至。伏地大呼曰。謹賀大帥冠禽衣獸。賓僚大駭。士人徐言曰。大帥戴雙眼花翎。非冠禽乎。穿貂褂。非衣獸乎。國藩怒。命責軍棍二百下。縶之於營門。幕僚某復援筆書冠禽衣獸四字於其面。士人自索筆疏之云。冠禽者花翎也。衣獸者貂褂也。幕僚某大慚。拭去之。而易書冠禽者老鴉藪也。衣獸者犢鼻褌也。見者皆匿笑。後士人亡入太平軍石達開待之有加禮。

九江燐火

太平三年春。江西九江府沿江一帶。徹夜火光不絕。隱隱有人馬行走之聲。疑爲大兵過境。

巡兵廹而視之。但見燐火。居民擊銅鉦喧逐。始漸散。

金山長蛇

太平軍守鎭江時。金山有蛇。長約數十丈。窟其中。屢出傷人。一日垂首飲於江。其巨如甕。尾仍在洞中。太平軍乘其首尾不能相顧。攢擊而屠之。分於各館。人各得二斤餘。

炮口中彈

清兵攻揚州。於徐凝門對河築礮隄。日夜轟擊。太平軍亦於城上開礮相拒。一日城礮裝藥待發。甫安封門子。清礮先開。巨彈恰塞礮口而入。太平軍取子不得出。某總制親點門藥。欲因以擊敵。不期礮子塞膛極緊。火藥不得發。豁然炸裂。反擊總制立斃。

何鏡人

何鏡人。相者也。嘗以術遊蘇杭間。大官貴人之門。奔走殆遍。然好作奇語。有中有不中。以是爲人所稱。其被尋者亦數數見也。杭城有某員。求補佐領。賄將軍。將軍將許之。何陰知其事。見某。某問吾於相當得佐領否。何曰。不定。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可必得。某大怒斥之。何大笑去。因某道謁將軍。將軍問壽。曰福壽兩全。雖然。近有小厄。恐致顛躓。當有人進意外財。不取可免。取之必困。將軍自審無他。或佐領事耶。卽卻某賄。某聞而大恨。然無如何也。撫軍某貪婪無厭。其愛姬某失金簪。何適至。乃使視。盜視家人遍。無語。問之。則曰不便言。撫軍大疑。

固問之。則曰。事由大人。乃不自知耶。問故。則曰大人賣某缺得若干。賣某差得若干。冥判以家財准折此區區者。其見端。恐藏庫金銀。尚有不翼而飛之日耳。撫軍怒且駭。即縶何將囚之。明日。筦庫報大亡其財。賊來無聲。去無蹤。並不知何時也。撫軍大駭。疑何與盜通。或知之。召而詰焉。何曰。此管庫者妄言耳。時未至。何急急乃爾。即偕撫軍往視之。果無恙。問衆人皆云。早間果空。頃乃復實。如幻術焉。閱畢。撫軍出。何乘間逸去。撫軍亦不敢更爲窮究。閱三日。庫藏又空。撫軍親視之。信。何仍出入闤闠間。撫軍欲捕之。而調任之旨下。所失皆私藏。事遂已。何終歲居杭南城古廟中。廟有老儒鍾姓。長年授徒。其間相處雖久。出入一點首而已。未嘗有往來也。盧龍范三。以技勇豪者也。蘇之某公子師事之。公子年少好事。一日范他出。綹柬招赴會者。其地去城二十里之荒野也。公子訝之。范歸。以問焉。范支離其辭。公子請從。范不可。固請。則曰。會中禁外人甚嚴。若往有不測之禍。公子請入會。范曰。此非有身家者所宜。且公子即入會。亦必不能守規律。他日事發。禍只一身。猶其幸事。公子毋以一時之興而自陷也。公子乃止。及期。乃陰偵之。所約地。一大林也。縱廣可數里。蓊鬱陰翳。至林側。見憧憧往來甚多。每一人入。輒有要者舉手按鼻。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因趨入。頃之范至。公子踵其後。並如式入。范回顧見公子。顏色陡變。公子仍無言。從以入。時林中已闢地廣數畝。張布幕。衆圜立以待。面相顧莫敢聲。中間三座空無人。一小時許。林外馬蹄得得。有三人者趨

而入。前行者一六十餘老婦。荊素不華。從其後者。何鏡人與鍾姓老儒也。婦中座。何鍾左右座。坐定。婦回顧問有新入會者否。速偕介紹員自投。不爾當以火棗奉客。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十數人。公子不覺亦起立。婦問介紹人。指范以對。范至此不得不應。然心極悵恨不覺形於色。何在左座覺之。顧老婦語。所操非中非外。殆不可解。老婦若相駁詰者。須臾鍾亦前助何語良久。聲至低。不可聞。老婦頤指示意。即有人趨前手布袋冒公子首。即負以去。公子不知其意。不敢拒。負者曲折走林中。至一地。乃釋手。公子身首被束縛。殊苦悶不得自由。傾耳聽外間聲浪寂寂。絕無所聞。約一時許。忽馬蹄聲人聲喧囂格鬬聲並起。俄而更聞槍聲。十數發已而聲止。即有數人趨前。共釋公子。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惟聞有人叱曰。賊黨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名氏來告。今事敗。皆為我輩擒。肯自陳。當貸爾死。公子念范言果應矣。將如之何。乃力持不答。旋聞上座者怒曰。賊如此。非用大刑不可。即聞鎖鍊擲地。聲鏗然。公子仍無言。須臾復有人近前手鐵器薄肩背。摩抄如欲擊者。其涼徹心。公子仍力持之。更炊許。始令解縛就坐。則會場未散。座中猶向時人也。遙聞老婦左右顧微語曰。斯人尚可用。顧范亦若有喜色。然。於時新入會十數人。人給布一方。其上字體蜿蜒。有類符篆。公子受之。蓋入會證書也。授訖。中座三人皆起。送向大衆演說。悉以安分守規為會中盡義務為宗旨。演說畢。衆皆散。范送公子歸。切囑無漏言。公子應之。私問范老婦何人。曰故太平天國時某王

妃子。今為東南三省正龍頭。何鍾皆其副也。自是有會。公子輒往。習慣不驚。一日范言將有大會。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公子欣然偕范往。某當者被劫之際。嘗報官。官不能得盜。此一月前。公子固知之。及往。則魁梧奇偉一壯士。鐵索鋃鐺繫之以來。初猶抗辯不承。已而示以證據。遂不能遁。須臾即有少婦自衆中出。抱壯士大哭。殆其妻也。已而解壯士縛。仍延上座。陳酒肴。演戲劇。衆人盡歡豪飲。如無事者。自老婦鍾何以及諸頭目。迭為賓主。至第三日劇散。筵罷。衆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壯士至此亦面色慘淡。無一言。衆指一室。壯士趨入。兩人從之。須臾少婦衰絰而來。則棺殮已畢。其如何死法。雖范亦不知也。尋復曳數人至階下。笞數百。流血滂沱。問異日知儆否。應之。乃釋。年餘。公子漸不謹於言。一日范來索證書云。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秘密。命斥出會。公子欲勿予。范曰。黨規不退證書者死。乃予之。自是遂絕。公子之夫人。何所媒也。公子姊嫁浙人。有甥嘗從鍾讀書。故識二人者。不虞皆秘密社會之魁率也。其黨員官寮僕隸皆有之。蓋多為偵探者。凡東南官吏。實缺自大令以上職銜自四品以上。至少皆有一二人羼迹其間。或為僕圉。或為幕友。或即其本身。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神出鬼沒之手段。而星卜命相。尤靈然。於平民則頗有保障之功。即富商大賈無號令而擅侵之者。為首死。餘皆重責。若某當之案。其一例也。皆公子事後為人言者。自公子出會後不數月。何鍾皆相繼他往。莫知所向。范猶授徒於姑蘇。更閱年餘。民軍起義。范從民

軍戰歿於陽夏、它日公子晤鍾何兩人於某都督處。皆爲秘書員云。黨魁病歿。遺言曰。中國共和。目的已達。吾黨當解散。今已無復組織矣。

清吏之讖識

太平朝建國十餘年。而北廷淫樂以嬉。尙有不知其事者、麟某嘗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一日校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怒拍案而言曰。羅以一致官而保實缺道。並以布政使記名。死且請諡。劉亦僅候選知縣耳。乃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保擧之濫。竟至是耶。惲彥彬時與同座。起而密謂之曰。彼等皆百戰功臣。其時若無湘淮軍。吾輩亦安有今日耶。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當與誰戰。湘淮軍者。以何將軍帥之耶。惲曰。蓋與太平戰耳。君豈未知東南各省大亂十餘年。失去數百城耶。麟大愕曰。北方安靖若是。老前輩所謂與太平戰者。此言尤難索解。惲曰。粵人洪秀全起事。建號太平天國。君不知耶。麟曰。晚生今僅二十餘歲。南方之事。我又安得知之。

太平銅礮

太平建國時。凡通行文字。音涉忌諱者。多爲更易。如干支之癸丑易爲癸好。乙卯易爲乙榮。癸亥易爲癸開。又軍械亦多易名。如抬鎗爲長龍。礮彈爲元碼。藥爲紅粉。清光緒時無錫漁人某在河中獲銅礮一。其礮鐫有鑄於癸開十三年七字。卽清同治二年癸亥也。所刻榮殿。

即榮王。譚姓也。

武昌地雷

太平二年八月。清兵二次陷武昌省城。太平軍於城中大宅中。多置火藥。燃香其上。入者觸之。輒被焚燒。是日城內發地雷三次。震死清兵數百人。

澣衣嫗

濟南逆旅。有澣衣嫗。年六十餘矣。無兒無女無親族。時時來逆旅中。爲客澣衣自給。嘗自述其生平。爲浙駐防旗人。父曰毓麟。嘗兩署佐領。生二子三女。嫗其季也。兩女皆嫁。二子亦宦京師。嫗獨依父膝下。年十五。母卒。自以父年老矣。不復嫁。已而洪楊難作。忠王李秀成克杭州。駐防旗兵多死。嫗父自縊不得。而外兵至。執以見忠王。忠王問能降否。曰不能。問願去否。曰不願。願就死。忠王曰善。乃解帶經於堂。忠王嗟曰。好男兒不可以褻。命軍中斂而殯之於佛寺。先是城陷之際。嫗知父必死。亦自投於井。而保母援出之。匿嫗於外舍。父既死。忠王聞尙有一女。乃榜求之。遂得嫗。忠王命爲父成服。且給以薪米。蓋當時諸殉難之家皆有之。不獨嫗也。是時忠王部下。皆奉令惟謹。莫有敢犯者。未幾而湘軍下浙。所至焚掠一空。嫗與保母方坐竈下。湘軍猝來。擁之以去。保母牽衣哀哭。兵怒。白刃一揮。而人仆矣。嫗駭慟而暈。亦不知身詣何所。久之少蘇。是夜有偉丈夫强汚之。蓋蕭姓營官也。嫗涕泣求自殞。而婢守之

嚴。逾數日。乃以情告蕭。求收葬保母。蕭許之。蕭既以軍功起家。閱歷數年。遂至開府。部下有以津妓小紅獻者。殊色也。蕭甚嬖之。而小紅妬悍淫縱。恃蕭寵。相凌藉至無人理。嫗不勝其忿。懟之於蕭。仍不得直。後娶某提督女爲正室。蕭不識字。而女則略解文義。能覽傳奇演義之屬。馭兩妾皆嚴厲。而嫗以識字。尙有時稍假詞色焉。小紅不能受。則終日勃谿。無何。小紅忽竊蕭所愛僕遁去。蕭知之。亦不甚追究。顧蕭自得志建高牙。擁旄節。前後侵蝕軍餉。不下數十百萬。小紅逃時。挾其底册並去。一日方高坐衙中。而革職拿問之旨已下。蕭茫然幾無所措手足。尋欽差大臣與三司會審。擲底册以示。蕭不能辨。但叩頭稱死罪。於是遂籍蕭家讞定。遣戍軍台。性素剛。不能堪獄吏之摧折。未及行。已自縊。嫡室乃歸母家。母家武人。不復拘執節義。卽欲嫁之。嫡室初執不可。及三年喪畢。仍嫁一京曹爲繼室。復攜嫗去。京曹被酒。誘嫗閉空室中。將强汚焉。嫗大聲。齧其鼻。流血不止。京曹怒。以大杖撲之。血肉狼藉。嫗自分求死。竟切齒無一言。京曹酒醒。撫之冰矣。大懼。潛使人負之。啓後戶。棄於野。乃在一尼菴前。老尼晨起開門。瞥見之。灌以水。竟得復甦。

韓寶英

四姑娘者。桂陽韓氏女也。名寶英。父一老貢生。寶英生而聰慧。三歲。父授以唐人詩。琅琅上口。七歲。解吟咏。鄉里稱女神童。十四歲而洪楊之軍起。湘桂之間。遂爲戰場。兩軍而外。復有

無數土寇。竊發其間。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不幸與土寇遇。盡殞於兵。寶英匿草間。亦被執。將迫以行。而翼王師至。遽捨之去。寶英稽首王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幷詳陳土寇根株。乞爲勦除以安鄉里。翼王大感動。使偏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寶英自辨其仇而後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殯斂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塚成。寶英感恩。願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緣爲口實者。非所以兩全也。無已。其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壻可乎。寶英敬諾。於是爲王義女。行四。稱四姑娘云。四姑娘爲王掌文告。敏捷無匹。每軍事旁午。四姑娘中坐踞案。運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几二。各一書生伺焉。四姑娘手寫而口左右授。三牘並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翼王平時頗以文事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於當權者而出走。獨四姑娘以治軍書故從之。故翼王家人皆及於韋氏之難。獨四姑娘免焉。上饒馬監生。貧極無聊。入翼王軍中。人極樸誠。然小楷以外無他長。惟貌似翼王。非觀其氣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願嫁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爲而賞識之耶。吾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中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選壻奚難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兒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詰。卽下嫁焉。馬生始願不及此。斯時驚喜以外。別無他言。夫婦二人仍爲翼王治軍書如故。年餘。四姑娘生一女。翼王將入

蜀。賂土司爲聲援。四姑娘聞之。諫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巖險。進退不易。鍾鄧之功。不可倖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近來朝廷於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相疑阻。恐非佳事。吾與爲從彼偕亡。不如別樹一幟。冀獲一逞。吾聞蜀西藏衞。外險而內腴。地廣而民懦。吾倘得據之。亦一扶餘也。今併力疾走。過城不攻。不過一月。瀘雅之險。皆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同時諸將亦多諫阻者。翼王皆不聽。遂入蜀。初戰頗利。已而入險。土司果背約相持於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塗徑。首尾被截。翼王猶力戰。潰圍走老鴉漩。從者才二千人。清軍合土司軍三萬餘。急圍之。翼王度不支。謂四姑娘曰。不從汝言。今果困矣。將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謂馬生曰。王平日厚吾儕。將何所爲。寧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馬生方躊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尙戀戀妻孥耶。時手中抱兒立投階下。呱呱一聲。兒碎其首。馬大錯愕。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猶咽其將斷之聲曰。速與王易馬。始悟從王入帳後。少頃。軍中傳呼王以衆降清矣。其實王已偕心腹數人變服遁去。王旣脫走。入邛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圖再舉。聞馬及軍中健將數人皆爲清殪。餘衆潰散。不可復合。王歎曰。事敗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餘。王之來。迎門而候。王訝其前知。與語大契。合同時從王披剃者五人。衲云。翼王是維摩後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

太平軍之飲食

太平軍凡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刺殺。不甚洗剔。膏血淋漓。卽置釜中烹之。民間有獻雞者。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元煮肉。宜水浸者或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顚倒。不可枚舉。廣西老兄弟嗜食煎炒。絕不飲湯。謂飲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苦辣棘喉。他人不能下咽。食果品多不去皮。如金桔連肉不知酸。蓮子連心不覺苦也。其蔬菜最珍者則爲魚。偶得之不敢私食。必進之上官。諸王有喜慶事。羣下進獻食物。亦必以魚爲至敬。緣大軍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內多蓄池魚。設官看守。曰典天魚。惟諸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衆。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宰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爲味美無比。至於煙酒。爲朝令所禁。吃洋煙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煙名曰黃煙。酒名曰潮水。有犯禁吃飲者。重則主決。輕亦枷杖。然禁令雖嚴。故殺者自殺。而嗜者自嗜。終不能盡也。

太平間諜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太平軍付劄子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鞫之。姜謂忠王李秀成帥兵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太平。而領事如故。此十日內。雖冠帶出入。過此當從太平裝云云。滬人大駭。

蕭智懷

蕭智懷。湘鄉人也。生而豪蕩不羈。年數歲。讀書一目了然。然不肯竟讀。得閒。輒遨去。集牧牛兒爲超距拔河之戲。指揮進退。如大將撫士卒。稍長。有文名。肄業長沙嶽麓書院。當時士人率以八股爲事。智懷不耐。遇題出。就己意揮灑。以氣行之。頃刻千言。見者吐舌。撫軍某初下車觀風。題爲故仲尼不有天下。智懷中幅云。假使天命有歸。則三恪可封。杞宋與成周幷列。諸侯錫命。晉楚與邾莒同行。所難爲者。魯君與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抑使人心有屬。則安內攘外。回由信將相之才。繼體守文。彼亦成康之比。所遺憾者。亳社與殷頑無及祼將之恥耳。撫軍見文大驚。立拔置第一。而黜之出齋。智懷亦不爲意。其文則傳誦一時。及太平軍起。蕭被褐謁天王於軍。次挺身直入門。卒止之不聽。疑爲刺客。執而搜之。智懷怒。出市井語相詈。聲達於內。楊秀清聞而出視。智懷拱手曰。公東王耶。敢問今日舉兵。將以排滿歟。抑以佐滿歟。秀清曰。惡、是何言。吾固排滿。安得佐之。智懷曰。然則公欲舉大事矣。乃使走卒窘辱國士。何也。秀清大笑曰。君亦狂生也。乃握手入。偕謁天王。智懷請毋戀戰。順流而下。急取襄鄂。出兵中原。以窺燕京。天王納之。武昌既下。將士覦東南繁富。皆請東下。智懷不能爭。及據金陵。又畫策請以荆襄之兵出南陽。趨河洛。皖贛之兵出淮潁。趨開封。天王自將出揚州。沿運河水陸幷進。扼臨淸。赴幽冀。所在招納豪傑。易置守令。一切因俗從簡。暫不更張。如此則

河北將望風而下。天王意亦謂然。而秀清陰有異志。以軍中耳目多不便舉動。由是兵不得出。智懷歎曰。事敗矣。佯狂不問事。俄而乘間逸去。後曾國荃圍天京。時陳提在軍。與智懷有舊。智懷訪之。故態猶昔。欲留之不可。曰、已事洪矣。既雞口復牛後耶。遂去。不知所終。

黃公俊

黃公俊。初不知何名。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鄉里多忌之。乃剃度爲僧。不能守戒。見逐於老僧。會洪氏起兵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洪。進策萬言。洪氏不能用。拂衣去。曰。此公不足與謀。大事行見覆敗耳。既去。洪氏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之。無及。後既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天王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黃有先見之明焉。曾國藩既滅太平。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我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使洪氏能用我。則爾等不足平。吾知洪氏得志。亦無異於滿人所爲。故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死。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斥爲妄人。乃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後乃稍言其事。并述其詩。詩中最工數聯。如最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眞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眞。綱常萬古惡作劇。霹靂靑天笑煞人等句。噫。此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聽王妃

清光緒初年。錢涇有酒肆。店主爲楊久牧。其地市廛寥落。顧問者絕少。其主婦日坐肆中。佐其夫理店事。常述其姊之遺事。曰。吾姊乃聽王陳炳文之妃也。吾母家陸姓。杭州人。父早卒。無兄弟。姊妹二人。依母氏以居。我年尙幼。姊與母氏藉針黹以自給。零丁孤苦。未嘗一日離。未幾洪楊事亟。太平軍蜂屯蟻附於杭垣之外。吾姊上奉母氏。下挈幼妹。倉皇奔避。途遇健兒數十人。睨視吾姊曰。此好女子。可以當王心矣。遂擁之而去。吾母因是日夜椎心。號泣不已。哀痛之情。時形夢寐。孰意事隔數月。忽有輿從自嘉興來。迎吾母以去。吾亦隨之而行。由是知吾姊已爲聽王妃矣。當杭城之破也。聽王陳炳文令其部下。遴選民家女子以充嬪御。及得吾姊。王甚嬖愛之。已而鎭守嘉興。遂以吾姊備正妃之位。姊因謂之曰。家有慈母。自生我以來。提攜保抱。歷盡辛苦以至於今日。妾今在此。身享安榮。吾母在家。悲苦萬狀。零丁弱妹。尙未知侍奉慈親。每一念此。泣下霑襟。王曰。可遣僕婦迎之。挈汝弱妹。俱來。與從之來。實銜王命。母女二人。於是相率至嘉興。至則甲第巍峨。雲棟駢列。雕甍繡闥。敷藻成文。觀其所居之壯麗。雖擬以西漢王根之宅。南陽樊崇之第。無是過也。入門。則骨肉相逢。悲喜交集。由是一家團聚。懽愛逾恆。吾母素多疾。始猶旋作旋止。歲月久而病漸加劇。遂致床褥沈綿。吾姊奉事之。日夜憂恐。王爲之徵求和緩。收集參苓。醫藥之費。雖數千金弗惜也。然臥病多時。

竟遠爲長逝。王又爲之治衣衾。視含殮。喪儀之盛。不可縷述。發棺之日。助葬而執紼者。竟達千人。母氏既歿。我孤苦無依。惟姊氏是賴。王亦善視我。將俟我長大而爲之擇壻。無何左宗棠之軍由衢州而下。進取杭州。李鴻章取蘇州。令程學啟攻嘉興。王知孤城不可守。謂吾姊曰。大事去矣。吾將以戰死。汝毋從我死也。然汝在此。城破後。恐終不免。可避去。王無子。養民間子以爲子。乃囑姊曰。挈此兒去。汝不忘我。撫養之使成人。歲時祭我。吾其瞑目於地下矣。吾姊於是屏去衣飾。挈其養子。與我避之民家。自是不復知王之蹤跡矣。未幾城破。淸兵入城。吾與姊竄伏民間。因得無恙。事既平。姊守義不嫁。撫其養子。長而習賈。今已有室矣。我及笄而嫁。爲貧家婦。回首前塵。增人悲愴。

天王日記册

日人光安眞爲。前年在廈門收得一小册。乃太平天國洪氏傳道時所作日記。頁首有小印。篆文爲光大二字。册中字跡模糊。且多行欹側。所記諸事。俱瑣屑無奇。此後有花縣硃印一顆。旁注細字一行云。敎匪洪秀全日記備査。乃知係初時爲他案沒入者。是册確非贋物。惟與後來事無干。故人或不之注目。以今視之。抑亦寶物也。

杭州婁通判

婁某者。官杭州通判。巡夜歸寓。皁韡在足。太平軍亦扒城擁至。倉皇無以對。一卒睨其足下

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七品官候缺湖南者。

炊飯太守

太平軍初克杭州。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太平軍問何業。詭曰炊飯。軍曰善。卽使炊飯而守故紈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清張提軍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卽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閽。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點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太平軍至。戰栗墮地。問何業。曰種菜。卽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楊二姑

楊二姑者。輔王楊輔清之妹也。勇敢果決。勝於男子。夫江得勝。爲輔清部下指揮。亦甚驍勇。每遇戰陣。二姑輒以黃巾裹首。繫大紅戰裙。與其夫並轡而出。衝鋒陷陣。人莫能敵。又能於馬上擲刀刺人。百發百中。中者無不立倒。刀長七寸。鋒利無比。每臨陣。胸前垂一革囊。囊中纍纍者。皆利刃也。自稱爲飛刀神手。且粗知文墨。江本武夫。目不識丁。以其妻能文墨。一切簿書。皆委任其妻。其安民告示。甚堪噴飯。卽出楊二姑之手。告示云。（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楊殿下。都指揮江爲封刀安民。不可恐怕逃亡。天兵到者。一天二天。洗城殺盡妖魔。止除天父天兄。暫息雷霆之怒。今日天兵到者。到有兩天。妖魔殺盡。天父

天兄。不殺百姓。看顧小子。今日封刀安民。就此不許殺人。不聽我言。强搶硬買。殺百姓。打先鋒。斬首號令。不可恐怕逃亡。大家投降。信天父天兄。聖教大膽做生意。不許變妖。看看斬首號令。禱告天父急急特示）二姑自命通才。所以營中不留文士。凡被擄之人。如有通文墨者。二姑輒命殺之。是亦文人之浩刼也。

老僧神勇

曾天養者。太平軍中有一無二之驍勇將也。勇猛冠三軍。人皆稱爲大力天將。曾亦自負。常曰。我生平未逢敵手。一日至大別山入僧寺中。有一老僧。長眉覆目。鬚髮已白。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曾怒叱之曰。汝知有大力天將乎。何敢傲慢乃爾。僧微睨之曰。固聞之。特未曾與一較優劣。致令後輩得負此虛名。曾愈怒曰。汝敢與我角力乎。曰何不敢之有。請各奉一拳。則高下立判也。乃坦其腹。倚墻而立。令擊之。曾憤甚。奮力猛進。揮拳擊之。如著敗絮。僧晏然若不知者。曾大驚。因思若被著手。必致破腹流腸。遂長跪於地。自陳弟子冒犯大師。死罪死罪。願拜投門下。求大師勿吝教誨。僧笑曰。孺子洵可兒也。遂揮之去。

道姑神勇

曾天養性雖殘暴嗜殺。然遇避難之婦人女子。輒哀憐之。猶能警其部下不許姦淫。并不許殺害婦女。違則殺之。既破饒郡鄱陽之後。數日城中已大定。忽見其部下多有頭破手折者。

問之。初不敢言。怒將責之。始言城外山中觀音菴有一道姑。具好身手。某等往刦之。均受創而返。曾不信。至菴。見道姑方坐蒲團上。見曾入。卽起合十爲禮。年約三十。狀貌清癯。曾曰。聞菴中一姑子。有絕大神通。故特來一試。道姑曰。將軍欲來較藝。本無不可。惟我已作佛門弟子。煩惱捐除。不願與人爭勝負也。曾曰。姑子既已捐除煩惱。何以傷我部下。道姑曰。刻來暴客。卽將軍部下乎。幸遇我。僅受微傷。若遇我師。恐不復能爲將軍驅策也。曾問其故。始知適有多人入菴。索錢物。道姑無以應。遂大肆搜括。一無所得。衆復逼問道姑。道姑指己之首示之曰。無已。卽將此去。衆大怒。欲褫其衣以辱之。道姑手執一椅。向衆麾之。皆頭破手折而仆。大驚駭。相將遁去。曾聞之。知曲在部下。遂謝過不遑。然尙欲一試其技勇。因問尊師何人。曰。長眉老衲也。曾知卽爲大別山所遇之僧。遂不敢與角而去。

譚鐵臂之豔遇

譚鐵臂者。太平軍中勇士也。能掣牛尾倒曳數十步。善拳術。人莫能敵。太平軍既入金陵。糧運每爲清軍所襲。乃令譚督運之。清軍莫敢忤視。一日至秣陵關。過一村。日已向午。方欲造飯。忽來一少年。問誰是譚鐵臂。譚問何事。曰。久聞大名。願屏騎從。一角勝負。譚見少年恂恂如書生。叱之曰。汝欲覓死乎。少年曰。姑試之。格鬬移時。少年不能敵。因止譚曰。欲勝將軍。須我妹來。將軍敢在此稍待乎。譚笑應之。少頃。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貌頗姣好。問知是譚。卽與

奮鬭良久。女仍不能勝。乃曰且止。腹中已餒。盍至我家共飯。飯後再鬭。必決勝負而後已。將軍敢隨我去乎。軍校皆勸譚勿往。譚恃其勇。不聽。竟屏騎從。與女偕往。比至。則一巨室也。僕役如雲。少年正在廳事。指揮張燈掛紅。見譚。卽呼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卽有儐相贊禮。令與譚交拜。譚不知所措。皇駭問故。少年曰。吾父爲人所殺。仇家乃精於拳術者。我兄妹與之鬭。皆不勝。因立志遍求精拳術者。以報父仇。今得將軍。我願償矣。譚遂贅於其家。別命裨將督糧之金陵。譚竟不復返。

頭上烙印

太平軍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腦門上。嗣擄得强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衆。往往强之烙印。至死不從。知不可用。始廢此令。後於沿江一帶擄人。用刀割去辮髮。留髮三四寸許。其人自不敢再入清軍。若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盡殺。輒用粗糙沙石。礪其頭皮。以痛苦之。

利用偶像

揚州鐵佛外裝金箔。太平軍認爲木身。用刀斫之。其刀立缺。又嘗以婦人之衣。著於佛身。軍牢夜役之帽。加諸三官文殊之頭。其在武漢時。將漢陽歸元等寺紗胎空心五百羅漢頭頂竹帽。身着紅衣。用船裝載前行。擋清軍之鎗礮。將江寧各寺羅漢。悉數置雨花台山上。夜間

頭上各置一燈。清兵遙認誤為敵軍。鎗礮徹夜不息。消耗軍用品無算。

太平軍之格致

太平軍之硝礦。固由民間接濟。亦能隨地製造。每拆墻壙陳石灰及各種雜灰以熬硝。硫礦無物可煉。一時缺乏。則用火酒煮馬糞曬乾。更煮更曬。經三四次。研細末攙入硝內。其性竟與硫礦無異。

黃淑華

黃淑華。江寧人。早失怙。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時天京垂危。母兄深以為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太平十三年六月。清軍破金陵。有清兵至。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並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闃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自述顛末。並附十絕。中有句云。可憐望得王師至。却是全家駢戮時。亦可見

當時清兵之殘暴矣。

太平軍納資捐清官

清咸同間絀於軍餉。捐納之風大開。遂爲太平朝所利用。東王楊秀清嘗於軍中挑取端正魁梧者百餘人。予以巨資。令其詭揑姓名籍貫。赴京捐輸。並指捐省分。至省候補。預伏內應。甚有捐至道府者。清廷竟無從查察也。

金像被竊

天王皈依耶教。嘗以黃金鑄天主像。高三尺許。供奉高臺。率臣下禮拜。越宿乃被竊。天王大怒。殺監伺者二十餘人。

乃埋世民

太平軍擄讀書有心計人。派充各館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防其操權也。黠者有故意寫字訛別者。某生爲劉瑲林寫告示有咸有天下乃理世民。理字故寫埋字以詈之。有檢舉者。瑲林曰彼自欺耳。乃理者。固我軍中用以代表救世二字之義者也。

楊妃榻

滬有鴇曰楊妃榻者。爲太平朝干王洪仁玕寵姬楊淑貞之女。孩名曰亞珍。仁玕死。從淑貞

遁。輾轉至滬。淑眞初本爲妓。至是遂重理舊業。亞珍亦隨之應客。以肥白如瓠。人遂以楊妃楊稱之。未幾。淑眞挾之遊津。稍稍積金。資蓄養女雪香三寶。復姓爲洪。尋又還滬。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乃遁而之杭。

禁纏足

軍中皆粵西溪峒村媼。赤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寧。卽傳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解去束縛。不能移跬步。太平軍故督令挑抬以困之。

薦紳之子

某薦紳之子。爲太平軍擄去數月後。太平軍復挾之過其村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囘家何爲。此中甚樂。我父母檢點比學院大多矣。

李來中

李來中。南人。曾隸屬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敗。來中涕泣呼號。誓必復仇。秀成戒之曰。爾大好男兒。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爾徃徒速禍耳。余觀滿淸氣運亦不越數十年。爾果有志。當自重。爲後來計也。來中受命。遂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毓賢撫山東。獎勵拳勇。來中乃詭投以扶淸滅洋之說。毓賢納之。由是勢大熾。及聯軍破

天津。南人有識來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國且聯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勝我當百倍。而曰滅洋。洋何能滅。曰扶清。清焉能扶。適自亡其國而已。來中曰。余何嘗不知。惟余蓄志報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間。豈敢失此好機會。余所以辛苦來此者。求復仇已耳。成敗非所計也。後遂遁去。

三眼狗

英王陳玉成。人呼爲四眼狗。人皆知之。又有名三眼狗者。亦蹻健善戰。爲清提督張國樑所殺。

白鸚鵡

天王在宮時。嘗畜白鸚鵡二。命何臣教以語言。每視朝捲簾。則白鸚鵡必先高呼萬歲。羣臣和之。呼聲震天。退朝亦如是。

支那之友之記述（當時之西報）

余等離上海後。沿途皆平原。地勢低窪。而土質肥沃。港汊紛歧。水道利便。氣候嚴寒。四野無行人蹤跡。荊棘徧地。農田盡蕪。陸上之荒涼如此。而水上之釐卡則極發達。抵黃渡。出錢四百文。船始得過。至崑山。見戈登將軍索取入蘇州城護照。將軍在戰場上極冷靜。而其在應接室見客時。亦以冷靜之態度出之。

十二月十八日自崑山行十五英里。抵蘇山城外營壘。其地曾經劇戰。屍橫郊野。廢彈滿地。重行五英里至婁門。余等先往見巡撫。其衙門爲舊時忠王府。建築絕宏壯。城中有九層之塔。高約一百五十英尺。二百二十級。升高遠望。全城情景。市廛街道。宛然羅列目前。

十九日見程學啟。彼室中有英國製之大自鳴鐘。係從慕王府刦奪而得者。程初以余等爲英國軍人。語中竭力爲巡撫辯護。及余等言明職業。彼乃默然不發一言。

余等又至附近忠王書記官住宅游覽。室中器物。均已被軍官搗毀。宅後有一大室。門上懸太平所立之標記。題曰天父堂。壁間掛基督自彼拉多裁判至十字架就刑種種畫圖。余等取其一留爲最珍重之紀念品。足見太平軍中之上級官員篤信宗教也。

二十日余等往觀發弄薩斯艦及歐西礮隊。不覺暗中痛恨歐洲之軍用品何以移置於此。礮隊司令爲白萊。見余等款待甚周。

二十一日聞官軍屠戮太平軍之地在雙塔寺前。塔建於宋代。古碑林立。血漬泥土。水色帶紅。太平軍三萬人死於此。外人干涉戰事之結果如是。

二十二日往觀慕王府。全部建築。焚燬無遺。大銅柱半皆鎔去。門口有一破鼓。尙留瞻望廢殿。慨想慕王之忠義。雖奸詐之徒。盡皆叛去。而慕王至死不變。其節可敬也。余等離慕王府舊蹟。回船向上海進發。臨行接忠王書。言（外人全無信義與滿人同惡）吾等甚慚。使余

爲武人者。必執戈擐甲爲自由戰死。以見歐人之非盡不義也。

中秋對聯

皖江清麇貢生程邦鎬。投太平爲丞相。嘗於中秋日出一聯榜其門曰。明中秋月暗。暗中秋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下注如能屬對者。膺上賞。蓋太平改用新曆後。定八月三十日爲中秋也。翌日有人書下聯於其門曰。長頭髮日長。短頭髮日短。試問你誰短誰長。事爲東楊所知。以語涉訕詛。幾興大獄。

太平軍之見解

太平軍打館子於富室。每取紫檀几案。拉雜擢燒。以當薪。人有詢之者。曰、此等物富家嘗以之驕人者。故壞之以爲打破貧富階級之表示。又嘗至一宦家。於閨中得明珠無數。太平軍悉取置臼中舂碎爲粉。和沸瀋吞之。曰、我非求補益也。獻之則啟上之驕奢。私之則懷璧獲罪。(謂犯天條)今以此不祥物納之腹中。天父當亦許予也。

太平野史卷之二十截餘終

跋

辛亥後。余客長沙。一日往書肆。見有王某與肆主論洪楊紀事手抄稿本。價不合。旋去。因繙閱一過。以彼中人紀彼中事。太平之書。莫詳于此。驚爲難得。即依原値給之。後過此肆。肆主言王某復來。知稿爲君所得。乃大懊喪。嗣清史館聞之。擬作荆州之借。欲寄未果。茲交中華書局過錄。得凌君之點竄補綴。乃成完本。刋以行世。爰識數語于後。

民國十二年三月姚瀛跋

中華書局發行

明代軼聞

一冊 五角

有明一代。正史而外。傳其遺聞軼事之書絕少。概見林慧如君特輯是書。內容分八卷

(一)孤忠鑑(二)義士傳
(三)名士志(四)美人譜
(五)異人錄(六)亂賊記
(七)技術史(八)異物志

都十萬言。選擇精當。別類分門。可作小說讀。可當筆記觀。卽作爲明代之野史觀亦無不可

清朝野史大觀

十二冊 定價三元

清代二百餘年間。遺聞軼事。上自宮庭。下逮里巷。記載極夥。卷帙繁浩。未易稽考。本書力限搜輯。分類編纂。巨細無遺。本末俱備。可爲有清一代野史之總彙。總目如下。

清宮遺聞 二卷
清朝史料 二卷
清人逸事 四卷
清朝藝苑 二卷
清代述異 二卷

清代軼聞

四冊 一元八角

書凡十六類。搜羅清代名人筆札載記數百十種。頗多家藏秘籍未經流傳之作。分名人軼事。宮闈秘史。外交小史。文苑雜錄。洪楊軼聞。檮杌近志。小說。書畫。史工藝志。遊俠記。方外記。良醫記。貨殖記。奕史。藝術史。北里志。十六類。

中華書局發行

紅樓夢索隱

全十冊　定價三元六角

王夢阮沈瓶庵兩君。熟於都下故聞。知紅樓夢一書。全屬清宮軼事。書中人名。或一人分影數人。或數人合影一人。如寶玉即清世祖。黛玉即董小琬。元迎探惜四春。即陳圓圓。劉老老即劉嫗。賈赦賈政夫婦即攝政王。王熙鳳即豫王。史湘雲即孔四貞。薛蟠包勇即吳三桂等。證以秘籍百數十種。將原書隱微。參證鈎稽。指出根據。使數百年迷陣一旦攻破。誠作者第一知已。讀者第一快事。

新六(601)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發行

太平天國野史（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元四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編輯者 吳興凌善清

發行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溫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新加坡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24 4909